

目錄

主恢复的前景与生机事奉的建立



- [第一篇 根据历史研讨今后工作方向（一）](#)
- [第二篇 根据历史研讨今后工作方向（二）](#)
- [第三篇 分家分排的事奉](#)
- [第四篇 呼召圣徒编组成军，看望久不聚会的圣徒](#)
- [第五篇 主恢复里真理的教育，以及除去意见](#)
- [第六篇 服事召会要务实苦干，没有意见，以身体为目标](#)
- [第七篇 主恢复的概括观察](#)
- [第八篇 主恢复在全地满有前途](#)
- [第九篇 主恢复中的传家之宝](#)
- [第十篇 综合性的召会生活](#)
- [第十一篇 挨家挨户传福音](#)
- [第十二篇 主恢复扩展的基础](#)
- [第十三篇 台湾众召会往前的路（一）](#)
- [第十四篇 台湾众召会往前的路（二）](#)
- [第十五篇 对全时间服事者的带领](#)
- [第十六篇 召会事奉的属灵原则](#)
- [第十七篇 基督身体的生机功能（一）](#)
- [第十八篇 基督身体的生机功能（二）](#)
- [第十九篇 推动小‘排’的路](#)

第一篇 根据历史研讨今后工作方向（一）

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因着主怜悯，今天主的恢复，已经从华语世界，也就是从中国话，中国文字里，普及到许多其他语言的世界里。可以说，主的恢复的确是到了世界五大洲。我们特别要说到，召会在台湾这三十五年多来的历史。这要从一九四九年算起，因为到了一九四八年，主的恢复在台湾还没有什么形成，所以那时不能算是初期，只能说是一个初期前的时期。

主的恢复在台湾的初期

主的恢复在台湾的初期，要从一九四九年算起。这有两个因素，第一个因素是在四九年以前，台湾还没有一个召会确定的成立。乃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初，台湾的召会才正式设立长老。在此之前，虽然台湾各地有一些小召会，或者说有一些聚会，他们的负责人都是很自然产生出来的，但都没有正式的设立长老。正式设立长老，乃是从台北召会开始。

第二，主恢复中的职事，是在四九年夏天，才开始正式在台湾工作，并且有了第一次的特会。从那时起，主的恢复在台湾，才有一种情形的显出；距离今天，已经整整三十五年多。这三十五年可说是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，乃是个不算短的时间；然而，至今已成为历史。既是历史，我们就要回头从底层，从那个基础点来回顾，好从其中得着教训，得着实际的光，而不只是停留在理想的说法而已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来到台湾。以我个人而言，我曾服事过两三个召会，靠主的恩典都很成功。第一个是烟台召会。烟台召会的成功，是许多弟兄们有目共睹的。尔后，到了抗战胜利时，我们和倪弟兄再度见面，我就把我在烟台如何作，如何带领，和倪弟兄有交通。倪弟兄一面称赞，一面对我说，‘常受弟兄，你应当把这些完全带到各召会。’他鼓励我好好去实行。所以，我在上海才放胆的带领，大步的往前，所带进的结果，同样是有目共睹。如果不是因着政局改变而受打岔，上海召会的确是相当的成功。

虽然在烟台和上海，我们有一些成功，但来到台湾之后，我们觉得有些东西是不需要的。因此，我们在台湾第一次作工时，就把那些不该要的都丢了。于是台北的工作有了一个新起头。当时，我们全省最多是五百人，到了一九五六年，就到了三万多人。等到一九五七年，我们邀请史百克弟兄来时，已经到了五万多人。然而，史百克弟兄的来访，在我们中间引起了风波，经过那个风暴后，我们从一九四九年到五七年间所作的，都被冲淡了。

综合性的带领暨分家分排的实行

我们在台湾开工时的作法，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我们的训练是综合性的。最好的一次是在一九五三年，有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和福音的训练。召会的训练中，包括了服事。凡参加过训练的人都知道，那次是综合性的；因此，对召会的带领也是综合性的。我们不偏重那一点，可以说，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并重。不言而喻，训练很有果效，人数也就大大繁增。人数增加后，我们就开始分会所聚会。之后，人数又增加了不少，于是我们就在会所之下，有了分家。

在那之前，我们中间从来没有用过‘排’这个字。我们都知道，‘分家’是倪弟兄开始用的，他是根据行传二章，那里说到挨家挨户的聚会。（46。）虽然是倪弟兄开始用这个辞，但在实行上，倪弟兄没有用得太多，因为他没有机会。等到他要开始实行时，上海召会起了风波，之后就停止聚会。在上海召会停止聚会那一年，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底，烟台召会有一次大复兴。可以说，烟台召会把‘分家’完全实行出来了。然而，我们在烟台时，还没有实行分排。当时人数虽然增加，但还没有增加到需要分排的情形。

等我们到了台湾，不仅有分会所，也就是倪弟兄所说的分家；在会所之下，又有分家。因着人数一直加多，并且不断的涌进来，我们在考虑如何顾到这些加进来的人时，主让我们想到祂在旷野分饼，乃是将人分成一排一排的。（可六 39~40。）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开始有了分排。这样，我们就有全召会，有分会所，有分家，有分排。在那七年之内，人数增加，从五百人很快到了五万，有一百倍的繁增。有一次我们为新得救的人受浸，是从周六晚上开始，因为没有浸完，主日早晨继续受浸，并且是在三个会所同时进行，加起来总共是七百多人。

这个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若是一直作到今天，不知道要加进来多少人。五百人在七年之内，扩增到五万，是百倍之多的繁增。一九五七年距今有四个七年，在这四个七年内，我们原是要继续沿用那个作法，然而史弟兄来，把那个作法冲淡了，使我们转移了焦点，不再那么注重。若是我们当时没有改变方针，过一个七年，加增五万人；后面有四个七年，至少可以得着二十万人，再加上原有的五万，就是二

十五万人。这是最保守的说法。五百人经过七年，成了五万人，以这个五万作基数，再过七年，再加一倍，我们绝对相信这是可能的。

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已经有过确定的经历，知道在召会的建造上，那些经历合用，那些不合用。因此，主带我们到台湾之后，合用的我们继续用，不合用的我们就去掉。此外，我们还加上了新的实行一分排。我们目前的这个训练，是综合性的，的确有其果效。一九五二年之前，只有我一个弟兄和另一位姊妹全时间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进了约一百位全时间弟兄姊妹。经过一九五三年综合性的训练，这一百多位逐渐因着实际的需要，从分会所加到分家，从分家加到分排去尽功用。这样几年下来，人数就到了五万。

我们因着要得属灵的帮助，请了史百克弟兄来；这位属灵大汉一来，就把我们的作法冲淡了。这一冲淡，从一九五八年之后，我们再也没有注意分家，也再没有成立分家、分排；在那个风波中，这一切都被冲走了。那些有异议的人，一再的说我们是没有异象的人，并且说，张郁岚、张晤晨、郑大强、曲郇民弟兄等人，都已经完了。这话是约在一九五九年讲的。所以，从那事件之后，众人都有形、无形的受了影响，都一窝蜂的去讲异象，讲属灵。结果，主带我们到台湾来开始所作的一切，都被放在一边；使得我们都回到了基督教的老路，只会叫弟兄姊妹来主日聚会，然后讲一篇信息给他们听，再没有人去注意分家、分排的事。我们头七年的带领，可以说是完全烟消云散了。

我们今天的人数，也就是从那时算起，将近二十八年后的人数，并不比当时的多；只有少，没有多。我们这二十八年只作了维持的事，弟兄姊妹有的故去，有的冷淡了，有的退后了，有的出国了，有的毫无下落；我们所带进来的新人，只够补充少掉的人数。现在我们已经找出了其中的原因，就是我们丢了初到台湾实行七年的新作法，又回去聚会讲道、听道，随从基督教传统的作法。

事实证明，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对召会人数的繁增的确是有利的；这个不容否认。然而，将近三十年来，我们却把这个作法丢了，以致人数没有加增；这是我们莫大的亏损。另一面，那几年在属灵上、在生命上，我们实在不见有什么成功。谈到真理，我们在真理上没有目标；论到属灵、在生命上的长大，一点也没有作得理想。不仅台湾，甚至南洋各地和香港召会，在我们中间大多数的弟兄姊妹，对真理都不是太清楚。因此，总括来看，我们在福音上是平平淡淡，在召会生活上没有什么特长，在真理上没有目标，在属灵上并不成功；然而，却把我们的特长，我们看家本领的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丢了，把人数丢了，真可说是得不偿失。

我们需要注意人数

从这里，我们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要注意真理，注意生命，注意召会生活，注意福音；同时，更要注意人数。我们不能不注意人数，因为没有人数，就没有量。一个召会若没有量，如何能有质呢？所以，在这二十七年之内，我们没有产生出多少长老，也没有产生出多少同工；这是按百分比说的。若是我们没有忽略当时的作法，就是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，而是一直继续的作到现在，相信更多的长老已经产生，更多的全时间者也已经产生。同时，人数上也必定是大量增加的。再者，那个生命的光景，也一定不比今天差。在生命方面，虽然我们没有把握说会比今天好，但我们深信定规不会比今天差。在真理方面，我们也要肯定的说，绝不会比今天差；当然，我们也不敢说会比今天好。这都在于我们怎么作。在召会生活方面也一样，不敢说比今天好，但至少不比今天差。然而，可以确定的是，我们丢了人数。若是今天我们有三十几万弟兄姊妹在台湾，这是何等大的一件事，又是何等大的一笔资产，能使我们作许多的事。

对于已过的历史，我们完全是以分析的眼光来解读，我们是盼望能从其中学到功课。今后我们的工作，必须注重人数，并给人清楚的真理。往后加到我们聚会中的人，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真理的训练，同时要帮助他们生命上长大。我们的聚会生活、召会生活一定要加强并丰富；同时，更要注意福音，顾到人数。只要传福音得着了人，就必定要分家、分排。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的，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

第二篇 根据历史研讨今后工作方向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恢复中真理的祝福

主的怜悯在我们中间不缺少，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；同时，主的恢复至今仍在我们中间，其最大的凭据，就是主的说话没有停止。今天的世界，因着交通工具的发明，和电话、电报、电视、无线电、新闻、及种种传播媒体的发达，已经进入了世界村的时代。从前的村庄生活，整个村子不到一百户人家，从村北到村南，要得知消息都很困难；因为当中有一条河，一到大河涨水时，路就不通了。等到水退之后，彼此才能相通，但仍不是那么容易。今天，全世界无论那里发生事情，很快就会传遍各地。我们虽位在东方，但全世界发生的事，无人可以隐藏、遮蔽，都会传递给我们；所以，我们得知讯息是很便利的。

故此，我们观察出一件事，就是从一九四五年，二次世界大战停战，至今一九八四年，整整三十九年间，无论在英语世界、华语世界、甚或是任何语言的世界里，有属灵价值的书实在寥寥可数。近二十年内，美国出版了好些有关解释圣经原文字义的工具书；这类书籍的出版，可说相当成功。然而除此之外，有属灵分量的出版极为短缺。在上一个世纪末了，这个世纪开头，属灵书报的出版，可说是如雨后春笋，像瀑布般，一本又一本，一本又一本。特别是解经方面的书，更是大量出版。然而近几十年，这种光景已不复见。

反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都知道，已过这十一年，我们一年两次的大训练，都是在作‘生命读经’训练。到今年再有一次，我们就把全本新约讲解完毕。目前我们得着很强的证明，显示‘生命读经’到处受人欢迎；不仅是一点点的受人欢迎，更是非常的受欢迎。我们收到欣赏‘生命读经’的信，已经上千封。这些信是从世界五大洲来的；若是能得机会，我们实在愿意把那些信印成书，让大家读读里面那些珍贵的话，看他们如何珍赏‘生命读经’。

今天在我们中间，书是每月不停的出版。有一件事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在这条路上五十多年了，从未发觉有一个时候，地上的基督徒像今天这样宝爱圣经；尤其基督徒现在最喜欢读的书，就是解经类的书。因此我们看见，基督徒要的是真理。今后我们工作的方针，第一就是要加强真理；真理在我们中间应该胜过生命。千万不要说生命第一；真理才是第一。慕安得烈曾说过，一个强的话语执事所供应的，总该超过他所经历的。若是他讲的道不高过他本身的经历，这个职事就不是高的职事。换句话说，真理应当居首位。我们中间必须加强真理；其次才是生命；再是召会生活。我们的召会生活，一定要拔高，这需要传福音。传福音就必须打开家，非用家不可；因为圣经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使徒行传一开头，就是各家各家的传福音；（五 42；）分家就会带人，也会得人。

挨家挨户聚会的实行

关于召会生活中分区、分家的作法，从使徒之后，我们大概是惟一这样作的。从历史来看，分排是我们首创。我们在大陆时，还没有作到分排，只有分家，也就是分会所；乃是到了台湾，我们才有了分排。在分会所之下有分家，在分家以下才分排，这是我们独有的。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，我们这样实行，人数从五百增加到五万，可说是相当的成功。可惜后来因着打岔，这种作法就弃之不用，我们在人数上也就没有进展。这是我们心里的痛。

最近我们读到一本书，是在香港出版，由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写的，书名叫作‘桩’，内容大大称赞我们分家的作法。在香港盖房子是需要打桩的，所以这本书名很有意思，说到无论天主教或基督教，想要扎根，想要普及，就非打桩，非注重基层工作不可。该书特别题到挨家挨户聚会，并举出台湾召会聚会所为先例，非常称赞我们。然而我们前些年，却把挨家挨户的实行忽略了；这是非常可惜的。

人数是工作的基础

你们在各地服事主的工作，必须看见，人才是我们的资产。我们的人数，若是五年前那么多，五年后还是那么多，工作如何能发展？如何能产生人？所以，我们必须在这里学习实际的功课。仅仅会带人读经是不行的，我们非注意人数不可。我们不注意人数，就会没有基础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五旬节的时候，主的确借着彼得，一天带进了三千人，一天又带进五千人，立即就有八千人在那里，就能作事了。我们不能到一个地方，只带人查经，只带人属灵，只弄个小团体就满足了。我们必须看见召会历史上一些属灵大汉的失败，就是在于只注意讲属灵，而将其他的统统舍弃，末了就没有后代；我们不能走那样的路。

以人作例子，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首要的。若是我们不保守自己身体健康，仅仅注重教育、注重科学、注重知识，到末了人进了棺材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这意思是，在召会里若是没有人，没有人数，就什么也没有。如果各地召会，二十年前是这么多人，二十年后也差不多是这些人，就没有什么可作，没有什么可发展的。

我们到台湾三十五年了，这次我在美国，看见一群群的青年人，他们的父母都是我在台湾开工以后结婚的。这些人当初都是家庭穷苦，每个家庭都有两、三个孩子，但如今一个个都得到博士学位。所谓‘后生可畏’。可见，有后代的确有盼望；这实在比一个人仅仅有博士学位，家财万贯，却没有后代有用多了。有位弟兄是三轮车夫，但他有个儿子，在美国得了博士学位，还有一个儿子作了医生，他非常快乐。我们若仅仅守着一些‘老’的，天天带他们查经，带他们属灵，带了二十年，没有什么新人加进来，还是这么一班人。这就证明我们的工作没法开展，没有后代，没有前途。我们所以有后代，是在于有人数。

若是我们照着在台湾头七年事奉的经历，继续作到如今，人数定规相当可观。香港有五百多万人口，召会也有三十五年的历史。一九五〇年，倪弟兄在那里带进一个复兴；也是在那一年，他安排我去事奉，头几年真是蒸蒸日上。若是按照头几年的比例，至今香港召会最少也该有三万人。若是香港召会从起头，肯照着台湾的新作法，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，一直不停的作到今天，至少会有二十万到三十万的弟兄姊妹。这说出，我们的确需要注意人数。

我们盼望人数繁增，但不能用一些基督教团体的作法，如说方言、教人在物质上兴隆发达、神医治病等；这一类我们都不要作。我们要用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、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，来服事召会。这样作下去，我们的人数自然会繁增。我把这件事摆在你们众人跟前，是要你们多有考虑，多有交通，并且多有祷告。我们众人应当学功课，不能仅仅以现有的一切为满足。史百克弟兄是我们很好的警戒，他讲起属灵的职事，难得有人比他再高了。然而，至终主在他所带领的团体中并没有路，因为他们连召会也不要了。我们今天因着还有召会的生活，所以人数尚能维持在一个水平上。若是我们连召会生活也不要了，我们就真的会一无所有，连人数也没有了。

我们工作的后代在于人数

多年前，我不懂为什么史弟兄那么高的一个职事，结果却几乎归于无有。现在我清楚了，因为他不要会所，不要分家，甚至连召会也不要。好比一个人没有顾到身体的健康，只想得博士学位，结果什么益处也没有。到末了，或许博士学位得到了，人的生命却也结束了。那位拉三轮车的弟兄，他没有得到什么博士学位，但是他身体健康，养出三个孩子，个个都有成就，那就是他有了后代。

现在我们要来看，到底我们这个工作的后代在哪里？要知道，我们的后代就在于我们的人数。我们首要的是维持人数，有了人数，无论怎么作都可以。人数就是我们的资本，有了资本才能作事。因着主的怜悯，今天在台北一地，至少还有二、三千位二十五岁到四十岁有心事奉的圣徒。我们必须仰望主，如何能立刻去推动这二、三千人，盼望在他们中间，最少能产生一、二百位全时间者。

我们从起头就说过‘蒙召’的问题。保罗是全时间的，但他也织帐棚过日子。这意思是，不要以为全时间就不可以再去作事，不要有这个观念。我们要看见，台湾这么安定、繁荣，我们有二、三千位圣徒，都是大学毕业的，实在应该鼓励他们，把时间拿出来传福音。已过基督教传福音，都是成立一个差会，用九牛二虎之力，募款、雇人、再训练他们出外；然而，他们有时传了七年、八年，才得着五、六个人。今天台湾实在有人力，许多年轻人都受主爱激励，愿意全时间受训练，然后受差遣到各地传福音。现在最起码有好几千位弟兄姊妹，都是奉献的。我信主绝对会顾到他们的生活。盼望我们都学习，不要作死的工作，要作活的工作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回到台湾，曾清楚的统计过，台北市有一百多所高中、专科和大学，其中有许多弟兄姊妹。以台大为例，弟兄姊妹最多的时候，曾经有三百多位。我们盼望能实际统计出，今天在台北各学校里，到底有多少弟兄姊妹。我曾建议你们作一万儿童，现在恐怕连二千儿童都没有，甚至有人说可能只有五百；这个情形就不对了。以我们经常到会的人数计，也有三千五百位弟兄姊妹；这三千五百位弟兄姊妹，两个人算为一个家庭单位，就有一千多个家庭。一个家庭若是两个孩子，也应该有二千多位儿童。现在你们只作了五百位，证明这里的儿童工作是荒凉了；这是有凭有据的事实。我们天天谈属灵，谈生命，服事却一无进展，这是不可以的。

我们需要起来关心这些事，立即统计出台北召会的圣徒，有多少家庭单位，家中有多少儿童，各是几岁几年级。这些都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统计出来。然后要看我们需要多少儿童老师。若是弟兄姊妹都要去教儿童，我们很快会有四千到五千位的儿童。

这是我们一九六六年的交通，至今十八年过去。若是那时的儿童是十二岁，今年就是三十岁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九六六年所照顾的儿童，现在是三十岁了。若是那时我们作了一万儿童，今年我们就会看见一万个青

年弟兄姊妹。有的人说，这在乎神的预定，否则恐怕我们把假的作进来。但我要说，有量才会有质，当然不会个个儿童都留下来，但起码会有六成进来。好比我们作了一万个儿童，至少有六千会进到召会生活中。然而，我们现在忙得不可开交，尽力传福音，得救的人数却也到不了六千。若是台北召会从一九六六年起，专特的作儿童，作到今天，就会整整齐齐出现六千位弟兄姊妹。这实在值得我们好好考虑。

放弃老旧作法

我们所讲的道，若是不能实行，就不要讲，也不要作了。我们常常是费了自己的工夫，也误了人家的事情。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。我们必须放弃已过的作法，好好研究如何能把‘生意’作好，如何能‘发财’。守旧固然有其原因，但若没有果效，为什么要继续这样守旧？这里既然挖不到水，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挖？难道不可以换个地方，换个方法，看看井能不能涌出水来？又好比种田，这块土地既不能生长，也没有收成，为什么还要继续播种呢？我们需要换个地方，再不然，也要把土松一松，翻一翻，总不要再停留在老旧、没有果效的作法上。

我们众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要醒悟过来。我们的工作需要检讨，改变方针，不能再这样下去。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起头，基督要多，人要多，生命要多，要热心传福音，把家打开。你们都要接受我爱心的劝勉，改变你们已往的作风。为什么一直没有收成，还要继续这样作？难道我们是如此的愚笨么？我们要好好在主面前寻求，并在作法上改进。

分家实在有好处，有时人虽然软弱些，但若差派他分家，他就起来了。当然，从另一面说，我们也得承认我们这个分家的小聚会，灵并不太高，品也不够高。然而，好比家中的孩子才上幼稚园，我们不能要求他有中学生或大学生的水准，甚至像个博士；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总要根据孩子的程度，教育、成全他们，从这里才能达到完成的地步。

给召会综合性的带领

所以，我们的工作必须是综合性的。史百克弟兄吃亏的地方，就是他仅仅注意属灵的事，因此没有后代；我们应当受警戒。但我们也不能只管人数，还得要有真理，有生命，有正当、高超、活的召会生活。这是我们综合性的带领。我们头七年在台湾的作法是综合性的，那是对的。然而，我们之后受了一点影响，偏重属灵的追求。虽然追求属灵并没有错，但我们过于偏重，就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祝福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没有偏重，必须是综合性的；我们要真理，要生命，要召会生活，要热心传福音，要用分家带人、托住人。

我们得先把人托住，才能有后面的故事。这好比人要建造一间房子，都是先把材料预备好。材料放得对不对，摆得整不整齐，尚在其次；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材料，才能有合式的建造。人不会只有二十几块砖头，然后将每块砖头摆得整整齐齐，就要盖造房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总得有合式、足够的材料，才能盖造。所以，一定要先有人，才能有真理的教导，生命的成全等后续的工作。

我们所讲的道已经够多了，现在需要的是根据已过三十五年的历史，分析得失并研究损益，好从其中学得功课。对我们有利的，要完全取用；没有利的，要全数改进，并要绝对的补上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综合性的带领，一定要有分家、分排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仅仅有分家、分排，而不注意真理，不注意生命，不注意召会生活，那是不行的。我们所以是主的恢复，是因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，看见神圣的启示，要在各处有金灯台出现。

我们有充分的把握，分家、分排一定可以托住人。只要有分家、分排，定规能把人留在召会生活中。托住之后，这些人就是召会的‘后代’，需要我们好好教育他们，成全他们。若是教育得好，喂养得当，他们定规都能存留，成为召会中常存的果子。

第三篇 分家分排的事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耶穌分排的榜樣

馬太福音記載，主耶穌以五餅二魚喂飽五千人，這乃是個很大的神迹，（十四 14~21，）也是給五千人一個很大的供應。在那一天，主耶穌吩咐了兩件事。第一，主吩咐門徒，叫眾人一排一排的坐下；有五十排，有一百一排的。（可六 39~40，路九 14~15。）五十排也罷，一百一排也罷，總歸把群眾作了妥善的安排。群眾當中男人約有五千人，加上婦女與孩子，人數可能超過一萬。（太十四 21，路九 14。）

當大家听完主耶穌講話，肚子餓了，突然看見主耶穌要將五餅二魚分給眾人吃。這時，眾人必定不僅想吃飽，也一定會覺得這太奇妙了，誰也不肯失去這個吃餅的機會。若是當時眾人都跑上去搶那些餅，有些孩子可能就會被踐踏而死去。相形之下，安排眾人一排一排的坐下，就非常重要了。

當主耶穌吩咐門徒，把這五個餅兩條魚分給眾人吃時，若是你我在現場，也一定會往前跑，因為機會難得。然而，一跑就會亂了，也難維持秩序。所以，主耶穌吩咐門徒，安排眾人一排一排的坐下，這實在是有道理；並且祂不是要人一個個站着，而是一個個坐下。坐下就沒有爭先恐後的情形了。

因此，在召會的事奉里有這一面，就是安排人一排排的坐下。當主耶穌將餅分給門徒後，他們一定是按着排分餅。同時，他們必定是按着區；若是一區十排，一排五十人，五千人就是十區。如此，神迹顯出來，卻是有秩有序的，一點也不亂，沒有產生任何的麻煩。

其次，五餅二魚能給五千人吃飽，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。眾人一定高唱阿利路亞，喜樂歡騰到了極點。此時，主耶穌吩咐門徒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。（太十四 20，可六 43。）一收拾這些零碎，眾人就都安靜下來了。若是眾人一直興奮的高喊阿利路亞，當時的場面一定很亂；然而一收拾零碎，大家就都安靜下來了。這實在是甜美的服事，所以在大會里，就要按這個原則，有這種安排。

在基督教里不是這樣的作風，不是這種安排，他們的作風、安排是組織的。這二者之間有區別。召會中沒有組織，但召會里的事奉有安排。主耶穌那一次分餅，並沒有先召開一個董事會，組織一下，推誰作大會主席等；那個叫作組織，是一般基督教的作風。召會的作法不是這樣，而是按實際的需要，臨時安排；這種安排是活的，對於主的工作，有莫大的幫助。那一次分餅，主耶穌吩咐門徒們，安排眾人一排一排坐下；並且在吃完之後，不是隨便收一收了事，乃是要他們把零碎收拾起來，數一數還剩十二籃。主使一切的事奉，都有秩有序。

五旬節里‘凡物公用’

到了五旬節，原則仍是一樣。在那個時代，猶太人已亡國於羅馬，當時的猶太人幾乎都很窮苦，所以五旬節時，才有凡物公用。（徒二 44，四 32。）否則，那時若是沒有窮人，何必凡物公用呢？如果當時都是小康之家，就無須凡物公用。既是‘公用’，就證明有相當的人是窮苦的。那一天受浸添了三千人，三千人里自然有些是窮苦的。所以，聖靈才運行，叫富有的都拿出來，（二 45，）分給沒有的；這並不是共產，這與共產完全不同。

彼得和使徒們當然不如主耶穌；主耶穌知道防患未然，但使徒們沒有那個眼光。雖然大家凡物公用，但吃的时候，分配就不公平，竟把說希利尼話的猶太人，就是希臘猶太人忽略了，因此怨言出來了。（六 1。）這時他們才趕緊安排。其實，五旬節那一天，三千人一來，大家凡物公用，他們若有主耶穌那樣的眼光，分排進行，就沒事了。然而，使徒們沒有那樣作。這給我們看見，使徒們和主耶穌還是有區別的；主耶穌有先見之明，所以沒有出亂，使徒們雖然有聖靈充滿，却可能因為太高兴，以致忘了安排。

司提反和腓利的事例

之後，使徒們選出七個人管理飯食，其中一個是司提反。使徒行傳並沒有記載司提反飯食服事得如何，却記載了司提反如何與猶太教徒辯論真理。（六 9。）由於猶太人散居在各國有三、四代了，因此，他們當中有些人不會講希伯來話。那時，他們都到耶路撒冷過五旬節。猶太耶路撒冷有許多會堂，有一個會堂叫利百地拿，是從羅馬、義大利那邊來的自由派猶太人聚集之處。其他語言的也有會堂，雖然他們的語言不同，但他們信仰相同。

当时利百地拿会堂的人，并各处会堂的人，都起来和司提反辩驳。这些人在外国寄居，但仍然热爱犹太教，为犹太祖宗的神发热心。他们听见司提反起来讲另一套，就和司提反辩论起来了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司提反不仅是个安排饭食的人，他实在有一个特别的恩赐，就是为主说话。他在行传七章所讲的那篇道，从亚伯拉罕蒙召说起，说得头头是道；说到末了，他实在有勇气和胆量，对那些人，说，‘你们…时常抗拒圣灵。’（51。）

这七个人当中还有一个名叫腓利，这个腓利不是十二使徒中的那个腓力。照行传的记载，这腓利是一个离开耶路撒冷，下撒玛利亚城去传福音的。（八5。）到了行传二十一章，就称他为传福音者腓利。（8。）他就是以弗所四章十一节所说，那四种恩赐中的一种。所以有些解经的人，说那七个人的安排是出于人意，那种安排是错误的，因为腓利根本是个传福音者，却安排他去作‘服务生’，伺候人吃饭。事实上，这种安排并没有错，不管这个人使徒，或是传福音者，总是个很有灵、很有智慧的人。当时人那么多，若不安排这样的人服事，怎能服事得过来？若安排糊里糊涂的人去服事，岂不越服事越糊涂？所以，选几个有灵、有智慧的人，并没有错。即使那个人是传福音者，因着需要请他暂时管理饭食，也没有问题。何况那时人数众多，实在需要有智慧的人安排、服事、分配饭食。糊涂的人是作不出来，也是作不到的。腓利既能传福音，司提反既能像教师讲道，必定都是有智慧的；他们帮忙处理、安排、分配饭食，也自然是没有什么错的。

基督教的错谬

今天的基督教，就是根据五旬节时，使徒们设立了七个服事饭食的人，而认为在召会中有组织。在中文里，‘组织’这个辞并不一定能表达出‘宗教组织’的涵义。而在英文里有一个字‘hierarchy’，hierarchy就是宗教组织。这个宗教组织的形成，要从第二世纪说起，当时有一个圣经教师以格那提（Ignatius），他因着不谨慎，错误的将长老和监督说成两班人，就导致宗教组织的产生。在行传二十章十七节，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；到了二十八节，保罗说，‘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。’这指明监督和长老是同一班人。长老是指人的身分、情形；年长一点的，就叫作长老。监督是指职分、责任，就是监管召会。然而以格那提说，长老是低的，是地方上的，是管理一地一地的；监督是高的，是监管一个地区的，或者五个召会，或者十个召会。以格那提错误的教训，带来了主教、总主教、枢机主教及教皇的宗教组织。

今天，社会人群要在一起，一定要靠组织；没有组织就难以成立团体。然而照圣经历史来看，以色列立国，没有靠组织。以色列怎么立国的呢？在创世记十一章，当地上的邦国分裂后，各国就有了王。‘王’乃是天然的产物，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，人群社会中都有王。到了创世记十四章，不是这个王打那个王，就是这个王打这个王。所以，当以色列人立国时，神不要以色列中有王，不要以色列中有组织；在以色列这个国里，只有一个祭司体系。这个国家，就是在这个祭司体系下往前的，而摩西五经就是他们的律法，也是他们的宪法。以色列立国就是靠旧约的律法书。这个律法书没有说到国会、国王、内阁各部会。以色列国中只有一个祭司体系，教导以色列所有的百姓。有时百姓中有了难处，大祭司就带着胸牌到神面前；这个胸牌里放着乌陵和土明，（出二八30，）借着乌陵、土明的发光照耀，启示出神的引导。那个启示一出来，就有了临时的安排。

之后，以色列人随列国的风俗，要求撒母耳立王。（撒八5，19~20。）撒母耳就提醒以色列人，其实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王，（7，）他们却要另一个王，这是得罪神的。（十二17。）耶和华差遣摩西、亚伦，带领他们的列祖出埃及，（8，）并且救以色列人脱离四围仇敌的手，（11，）因此，神就是以色列的王。这个王是属天的、是活的。如果神不是活的，祭司身上的乌陵、土明怎会发光、启示？然而，以色列人还是要立王，所以神不喜悦，就给了他们扫罗王。（九17。）扫罗王是一个消极的王，是神用来管教以色列人的；以后，神就照着体系设立了大卫王。大卫王不是利未支派，不是祭司，并不需要穿以弗得，戴胸牌；但大卫王却穿着以弗得，戴着胸牌。（三十7。）这表示，大卫在那里作王，不像一般外邦的王，有组织；他乃像祭司一样，戴着胸牌去求问神。

这些亮光在基督教里相当缺乏，他们读了圣经的白纸黑字，就以为使徒们在五旬节给人按手，是设立组织。若是如此，那么在五旬节，使徒们是谁组织的？是谁设立的？司提反成了一个教师讲道，是谁立他的？腓利出去传福音，成了传福音者，又是谁立的？这都不是人封立的，乃是圣灵设立的。就如林前十二章、十四章，是圣灵按着自己的意思，将这些恩赐给了人。所以，在五旬节并没有组织。

有人问说，在安提阿召会有圣经教师，那不是组织么？他们不是打发保罗出去么？保罗成了使徒，难道不是组织么？这和组织完全没有关系。他们不是人封立的，乃是圣灵兴起来的。行传十三章说到，当五个圣经教师聚集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‘要为我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。’（2~3。）这并不是组织。那时，保罗和巴拿巴还不是使徒；乃是他们出去后，在十四章十四节才题二人是‘使徒’。这指明他们一出去就成了使徒；使徒乃是被打发出去的。这在在证明召会是没有组织的。

事实上，以格那提是铸了大错，但天主教根据那个错误，认为长老只管一个小召会；长老之上，一区一区都有主教；主教之上有总主教，总主教之上有枢机主教，等于天主教的内阁，是一个中央、中枢。从长老升到主教，从主教升到总主教，总主教升到枢机主教，枢机主教就进到罗马梵蒂冈。教皇就是由这些

枢机主教选出来的。若是教皇死了，几十个枢机主教，就彼此互选，再选出一个教皇。所以，上有教皇，下有枢机主教、总主教；再有主教分区的，然后有长老。这就称作宗教组织。但主耶稣要门徒们安排人，一排一排坐下，使徒们安排七个人好好分配饭食，这并不是组织。

在台北的实行

三十多年前，我们在台北开始事奉，先是在仁爱路有一个会所。一九四九年，召会中的人数一年加三十倍，从三十几个人，翻到了九百人。这样，自然无法再集中聚会，只好分区；分区后就在分区的会所聚会，我们称之为分会所。以后，人数就更多了。实在是主带领我们，六、七年就翻了一百倍，人数达到五万。可惜史百克弟兄来，把这件事冲淡了。我们请史百克弟兄来的本意，是要加强属灵的分量；不料他来了，既不要召会立场，也不要召会的实行，甚至不在乎有没有召会。

一个人必须先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，而后才能托住魂，再后灵才能活过来。史百克弟兄的工作，不在意这原则，只在意属灵。好比我们培养一个人，若不给他吃，不注重他饮食的健康，只教育他，至终这个人还是会死掉。今天人宁可不受大学教育，却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好能有个后代。反之，若是一个人得了博士学位，在世界里功成名就，身体却非常不好，末了离世时，连个后代也没有，这一点也不荣耀。

受到史百克弟兄打击

史百克弟兄所犯的错误，就是没有后代。我们中间一些受他影响的弟兄们，后来的结局也是一样。他们一直说他们看见了异象，然而，二十多年过去，他们的异象也不知去那里了；只看见他们之间分了又分，却不见有什么后代。因着史百克弟兄的影响，我们中间的繁增被冲淡、打断了。我们的人数在一九五七、五八年时，达到五万，之后就停顿了。今天，全省弟兄姊妹不到五万。我们这二十多年来所作的，不过是填补那些老去离世、冷淡退后、出国移民的；我们现今的人数可说不到五万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放弃了头几年分家、分排的作法。

我们要看见，我们分会所、分家、分排的作法，并不是组织的；就如同主耶稣分饼时，有实际的需要一样。‘排’、‘家’乃是取自于圣经，‘排’是根据主耶稣分饼时，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；‘家’是根据行传二章四十六节，挨家挨户的在家中擘饼聚会。

在召会生活中，这些事奉上的安排，实在是需要的。比方，我们的特会有一万多人，为着聚会的需要，当然要有许多的安排，这并不是组织，而是一个配合。不要说这个配合不重要，这如同一个人天天需要用三餐配合他的身体，好叫身体可以存活。此外，每天还要洗脸、洗澡、修指甲；没有一样是能缺的。我们若认为那些洗脸、洗澡等事无关人的生命，可作可不作，人就难以存活了。我们为着生存所作的安排，并不是组织，而是一个需要。如同腓利正当的职分是传福音，然而当临时有需要时，他会帮忙服事饭食。所以，并不是说你们今天管会场，管电气，你们就是事奉了；你们还有更重要的，或者作使徒、作申言者、作传福音者，就像司提反或腓利一样。这才是正确的解经。

从主学得秘诀

一面，我们需要了解，我们没有组织，我们不过是为着召会的需要，安排一些事。另一面，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在召会中作些事，并不表示那就是我们的事奉。好比作母亲的，在家替孩子们安排好饭食之后，还得到公司去上班；孩子们在吃饱后，也得到学校去受教育。有些事是为着需要，有些事是职分，是工作。所以一面，你们能作些事情，这实在是需要，不要看这个是组织；但另一面你们也要清楚，并不是你们作这些事，就叫作召会事奉。你们还要学习在生命上尽功用。

基督教里的人不懂这个，所以指着我们说，‘你们没有组织，但你们开特会时组织可厉害。’在一次特会中，负责会场安全的一位警察先生，惊讶的对我们的弟兄说，‘没有多久以前，有个团体开大会，情形是一团糟，秩序简直没法维持。但你们很特别，不用我们警察管，却能一个个的凡事就序。’不只他惊奇，连基督教里的人也惊奇。甚至有人说我是杰出的组织家。意思是说，我们的工作作得相当好，人数也众多，其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是杰出的组织家，很能将人组织起来，所以人数才会多。

五旬节那天，彼得他们给三千人施浸。当时服事的人连姊妹在内，最多不过一百二十人，三分之一是姊妹，三分之二是弟兄。然而，我们相信姊妹们没有去给人施浸，只有弟兄们去。意思就是八十位弟兄给这三千人施浸。这要怎么施浸呢？我们绝对相信，那时使徒们一定从主耶稣学得秘诀，一排一排的作。公会的人研究我们，是怎么给人施浸的，后来他们知道了，就说我是个杰出的组织家。其实，我们不过和使徒们一样，从主学得秘诀。

一九五〇年，我到马尼拉，在那里住了三、四个月，主要是带领传福音。到了第二年，就是五一年春天，有二百多位青年人要受浸。当时长老们就很苦恼，从来没有同时要给二百多位受浸的记录，这要怎么办？这二百多位若要一个个受浸，每位差不多要十五分钟，一个钟头最多受浸四位，这二百位受浸要多久？我就训练他们，安排人一排一排的先坐下，然后更衣的更衣，擦地的擦地。结果不到两个钟头，这二百位就都受浸了；这叫长老们真是服了。我并不是什么杰出的组织家，我不过是安排他们‘一排一排坐下，然后把饼分给大家吃’。

公会的人不晓得，我们真是在这里经历生命；然而经历的过程中，还必须有些事配合。感谢主，从大陆到台湾，我们的家风就是众圣徒都事奉，而不是靠组织。虽然我是个传福音的人，若是今天有一个需要，我也能去布置会场，管理电器；之后，再去尽我属灵那一分的职分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该有的认识。

第四篇 呼召圣徒编组成军，看望久不聚会的圣徒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从圣徒们的交通，可以看见台北的圣徒变得更像书香人家。你们所说的话，一点也不土气，其中还多有引经据典的。这表明你们里头有很强的素质，个个出口成章，满有书香之气。即使在全世界公认神学第一的美国，在他们的神学院里，也难得听见像你们所用的‘素质’、‘经纶’等类的辞汇。

征召圣徒，编组成军

然而，面对台湾整体的光景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仍有很大的缺失。所谓‘诚于中，形于外’，我们里面深沉的负担，实在无法再保留。在台北，你们的造诣达到高峰，几乎可以点石成金。现在，我们要接续这个负担，把台湾的众圣徒都点石成金。

一面，我们在这里享受主固然很好；但另一面，我们还得出去打仗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征召弟兄姊妹‘从军’，并将他们编组成军，为主出去争战。所有在职青年，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，都要从军；老少少都可以从军。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老，四十五岁和二十五岁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。

这几年，我们对主的享受的确更深入了；在擘饼聚会中，我们的祷告和赞美，与五年前相比确实是好太多。过去，我每次回到台湾，总是向你们说重话：我的聚会最叫你们吃苦。所以有人常劝我：‘不要找大家的麻烦。你责备一会所，其他会所是更差阿。’其实，我不是不愿意称赞，而是实在没有什么可称赞的。我与一会所关系悠久，可说将近三十五年了。一会所这块地，大约三百八十坪；一半是两位华侨弟兄奉献的，我们曾在其上盖了小会所，使用不到二、三年就拆了。另一半，原是日本式房子，被轰炸过后剩下水泥地，有位农夫在其上填土种菜。我们盖造小会所后，只能容纳四、五百人，我看出将来会不敷使用，便和那位农夫商量，给他一些钱，使他让出那块地。之后，我们再到国产局调查产权，不过用了几百块美金，就向政府买了这块地。所以这另一半，是我们用不到一千美金买来的。

此外，我还圈了一块地，就是从前的工人之家。当时我们在这里大传福音，会场的座位不够，就买了砖头，在外面空地上，用砖头在两边垫高，中间架上长条木板，作成板凳，使人坐着听福音。然而，因着座位后面有车子来来往往，于是我就把地圈了起来。有些人看见我圈地，他们也照样作：那时没有人管这件事。后来，我再要向他们买地时，他们就不卖了。之后，我便在所圈的地上，盖造了工人之家。

作学问的人不能只读书，还必须传授知识；练武的人不能只练武，还必须出去打仗。这才是学以致用的。从一九八一年至今，你们已经比过去更成熟、稳重；现在时候到了，你们都应该出去。以作学问来说，你们都得上去教书；以练武来说，你们都得上去打仗。根据统计，在台北召会，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的在职青年有二千位，并且素质相当高。二千位并不多，最好能有五、六千位。目前台北召会情况表上有名字，找得到人，还住在台北地区，地址、电话号码都清楚的，约有二万三千人。然而，每周来参加聚会的，最多是三千二百人，不过是总人数的七分之一。这表示有七分之六的人，没有经常聚会；七个人当中，只有一个人聚会。其他六个人中，有的大概一年来一次，有的二年来一次，有的是完全不来。

寻回久不聚会的圣徒

从我正式离开台湾，到美国开工，已经将近二十三年。台北召会的人数非但没有增加，反而减少了。当时，台北召会的人数超过二万三千人，实际到会的超过四千。过了二十多年，竟然仍维持一样。有些弟兄讲理由说，有的圣徒去世，有的出国留学，有的冷淡、退后…。然而，不论理由如何，经过二十多年，人数不增反减，实在是说不过去。

虽然你们现在会讲素质、经纶等有内涵的语汇，也能作见证、分享，并且出口成章，话语简洁有力，但对于那些流落在外、不回家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这三千五百人在这里享受，那其余的一万七千五百人该怎么办？所以，这次我们必须下定决心，编组成军，找出一个因应的方案，来解决这个难题。

这次福音大会，与会者有一千多，但受浸人数不到一百，你们却觉得已经很多。已往我们周六下午，在新公园的露天音乐台传福音，整整坐满三千人，一次就拿回四、五百张记名卡。隔天，我们便按着街巷，将数百名单分发出去，请圣徒看望。我们的受浸记录，最多一次曾达七百多位，分三个会所同时举行。一天受浸了四百多位，还不能全部浸完，隔天早晨继续浸了三百多位。我们不是要抱怨你们所作的，乃是要给你们看见我们的家当。

这次福音大会受浸不到一百人，并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千万不要作那个领一他连得的仆人，认为主要是忍心的，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。（太二五 24。）我们传福音，有九十多名受浸，我们很高兴快乐；然而，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历史，我们便无法快乐。

一九四九年我们到了台湾，起初聚会的人数只有三、四百位。当时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，大多是跟随政府机关、医院来的，少数是自己来的。总人数加起来，最多四百人。那是我们创业维艰的情形。从一九四九年开始，不到七年，我们从最初不到五百人，繁增到五万人，翻了一百倍。看看今天召会的光景，按比例说，每七个弟兄姊妹中，只有一个来聚会。其他六个人怎么办？这种情形若从一九六五年算起，也已经十八年了。十八年来，这个家庭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其他弟兄姊妹都离家出走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所以我们需要编组成军，以应付这个需要。

我们必须一起讨论，共同商量，好找出对策，以挽回那一万七千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。这是我们众人共同的责任。好比我们家里有七个弟兄姊妹，六个离家多年下落不明，我们里面不能平安，除非我们把他们找回来。

如果我们只是例行的过生活，甚至例行的过召会生活，即使众人都很忙，这一万七千人还是不容易找回来。若是弟兄姊妹真正下定决心，即使丢了职业、挨饿受冻，也非得把离开的家人找回来不可，我们就能挽回这些人。我们不敢担保百分之百都找得回来，但起码能找回百分之四十。一万七千人的百分之四十，就是近七千人了。我们若是能努力带回七千人，岂不甜美？

要达到这目的，首先，我们自己必须率先当兵，自愿从军。请我们忘记自己的年龄，不论我们是否超龄，都可以当兵。我们要废寝忘食，前去寻找弟兄姊妹；弟兄姊妹若不回来，我们就不能安心。对于他们，我们的态度必须是：请我们走，我们也不走，非把他们带回来不可。千万不要认为这样作太人工、太勉强人。好比吃饭这件事，那是相当的人工；因为我们不能用灵吃饭，无论我们怎么用灵，饭还是不会进到我们的胃里。我们还得作饭，还得张口，饭才会进到我们里面。虽然我们个个都是书香人家，但我们不能不作事。头一件要作并该作的事，就是把弟兄姊妹恢复到神的家里。

注重儿童工作

约在一九六六、六七年时，我回到台湾，当时儿童聚会有四千人。那种光景相当的好，我就告诉弟兄们，一定要看准，把儿童聚会作到一万人。同时，可以成全高、国中的弟兄姊妹，协助教导儿童。若是我们有一万个儿童，当他们小学毕业进入国中，就会成为福音的种子；国中毕业进到高中，高中毕业进到大学，都会是校园里的种子。

一九六七年时最小的儿童若是六岁，至今也已经二十三岁了。请想想看，若是我们当时就作一万儿童，到今天，不敢说这一万人都得救，最低限度也会有五千位，是整整齐齐的留在召会中。我们算一算，就会看见我们的生意失败了；我们作的全是白费工夫的事。我们天天都为召会生活忙碌，从早忙到晚，从当时忙到现今，全台北召会的聚会人数，最多也不过只有三千五百位。若是我们从一九六七年就作儿童，作到今天一九八四年，那时六岁的现在二十三岁，十二岁的现在二十九岁。他们得救并进到召会生活的比例，若是三分之一，现今与我们一同聚会的，也应该有四、五千人。所以，这个账怎么算呢？从统计数字来看，实在是一目了然。

目前我们儿童的人数不到一千。若是一九六七年儿童的人数只有一千人，我们作了十七年，落到四、五百人，这是说不过去的。按事实来说，我们到会的人数有三千五百位，其中至少有一千个家庭单位，若是一个家一位儿童，也应该有一千位儿童。这说出近二十年来，我们连自己的儿童，都没有培育起来。所以，按统计看，我们的光景实在不正确，也不正常。

我在主的工作里，已经超过半个世纪。我总是一面作，一面研究；不仅研究我们自己，也研究外面的情形。比方，天主教没有布道大会，没有布道家，更不会登广告，但他们一年有上百万的人入教，这些人就是从他们的儿童来的。十七年前我就劝你们，要作一万儿童，这一点也不会太多。并且我曾说明，儿童聚会不一定要在会所，许多圣徒的家都可以有儿童聚会。若有七个家打开，起码可以有二十位儿童参加聚会，只作邻舍的儿童就够了。儿童聚会不一定要在主日，周六或周间都可以，只要时间方便。再者，可以成全国中以上、大学以下的青年弟兄姊妹，试着配搭作儿童教师。

注重校园工作

当我一九六五年回来台湾时，在福音大会里看见许多学生。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学生，穿着不同颜色的制服，有蓝的、白的、绿的，会场里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。那时在台北市的范围里，有上百所高中、专科、大学，每一所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。台大作得最好时，校园里有多位弟兄姊妹。所以，在一百多所学校里，我们弟兄姊妹的人数加上教职员的人数，是相当可观的。如今，以台大来说，在校园里

已没有剩下几位弟兄姊妹：台大几乎没有我们的福音工作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青年学生工作，已经差不多完了。我们的儿童工作不成功，校园的青年工作也不成功；作来作去，人数不增反减。对此，我们不能没有感觉。

宝贵我们的家当

所以，我们应当清醒过来，从今天起要改一改。若是再不改，我们的老本、老家当，都会逐渐消减。我们作了许多统计，不论是长老、同工方面，甚至连儿童、青少年，我们都作了统计。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六年，我们在头七年激增了一百倍，从五百人到五万人。得救的弟兄姊妹达到各阶层，包括政府机关、医院、商场…，甚至有居政府要职的。这应该成为我们可以善用的资源，同时也证明当初的福音工作，作得相当普及。

今天，我们所出版的书到处都受欢迎，在亚洲，不论是印度或缅甸，都有寻求的人。基督教进到缅甸以后，并没有产生什么结果。最近我们得知，缅甸又兴起一个聚会，他们和泰国的圣徒联络，并且自动来信向我们要书。此外，还有一个缅甸人，用流畅的英文写信与我们交通，说到他们约有十九至二十处的基督徒聚会。他们自己来与我们接触，要求我们给他们翻译权，能把生命读经全数翻译成缅甸文，供应那二十处地方。另有一封信，从其中的语气、笔法和名字判断，大概是英国到缅甸的西教士。他欣赏我们的生命读经，觉得相当可读，便向我们请求翻译权，以供应他们查经的需要。所以，缅甸可说是开了。另外，印度也开了。有一位印度的中学教师，到美国留学后，与我们有接触。这个冬季训练结束后，他准备回到印度南部教书，并且确定要在那里开始召会生活。

除了亚洲以外，在南非共和国的东北边，有一个小国辛巴威：一个月前，那里的信徒来信说到，他们开始有聚会，并且向我们要书报。一面，为着这些文字能出去，我们感谢主；另一面，我们感叹这些真理竟然出去的这样零散。这足以证明我们的工作作得不紧。真正扎实、确实的工作不能这样分散。这都是我们分内应该作，却没有作的事。

因着神主宰的权柄，美国立法通过，放宽华人移民美国的限制，使许多华人移民美国。我们中间也有好多圣徒，从台湾移民过去。我到美国这二十多年，并不推动华语工作；但感谢主，从去年开始，我们不推动也不行，因为弟兄姊妹移民的人数众多。这些从我们中间到美国的弟兄姊妹，他们的亲属、朋友、产业都在美国。当我们一地一地去接触他们时，都受到欢迎。我们有好几位弟兄，专门作这件事；他们作先锋队，才能使这件事成功，我们因此蒙了许多祝福。

呼召二百位在职青年接受成全

目前在台湾，传福音比已往更方便了。三十年前，台湾的教育水准不高，经济条件不够，交通不如今天发达。如今台湾人口密度高，人都聚集在一起，加上高的教育程度、充足的经济条件、便利的交通、良好的治安，可说是传福音的大好时机。因此，接下来我们盼望，从台北两千位在职青年中，能产生出二百位，接受成全。我们有素质的灵在里面，有经纶的灵在外面；我们里外都有灵。然而，有灵作什么？有灵是为着我们的行动。我们行动的先决条件，是要先产生出两百位青年圣徒，受训练、受成全。

若是我们从起头就立志走头七年的路，经过这么多年，现在应该有三十万人。这并不是一个理想而已，这乃是从统计得来的数字。若是弟兄姊妹赞成、阿们今天的话，希望我们家业兴旺，愿意看见台北有三十万个弟兄姊妹，就让我们先来恢复这一万七千位不常聚会的圣徒。长老们回去后，要好好仔细考虑这个问题。我们都是家里的人，所以我在亲切的灵里，向你们说这话。我所给的统计数字，都是关乎我们的家庭成员。你们应当考虑，接下来该作什么。我们的确应该改，若是再不改，我们会把家业统统荒废了。我们也应该觉悟，这不是个人的事，乃是我们众人的事。

第五篇 主恢复里真理的教育，以及除去意见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立下真理的根基

问：真理的追求与主的恢复息息相关，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若是天然的，就容易落入不正确的情形中。然而，许多真理需要 we 继续发展，如新耶路撒冷的十二种宝石，以及启示录里所题到许多的点；但我们都不晓得如何深入研读，也不知如何保护自己，不被引到别的地方？

答：一个人追求真理，追求异象，而不认识肉体，乃是可怕的。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真理的重要，盼望每一个人都认识真理，但真理只能在认识肉体的人手中有用。对于不认识肉体的人，真理不过是可利用的工具。所以，认识真理的先决条件，在于认识肉体、天然的生命和己，并要认真对待。

关于追求真理，年轻的一代不需要从读新耶路撒冷的十二种宝石开始；乃要先读我们中间已经出版，关于真理的书籍。你们对现有的真理，若是没有根柢，没有根基，就想凭空去读十二种宝石，即便读了，也不知道读了些什么。千万不要好高骛远，而要从根基着手。比如，一个人对‘称义’是怎么回事，都还说不清楚，就去对人传讲十二种宝石；那种传讲，定规叫人避之不及。

以台湾为例，有人说台湾圣徒的人数，估计是四万五千人，或许不只如此。然而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：在这四万五千人中，能否有四百五十人到各处，有条不紊、透透切切、满有亮光和生命的，把称义的真理传讲给人、供应给人？恐怕连千分之一也找不到。你们也许会认为我太悲观，我们应该乐观，应该欣赏自己所作的工作；但你们若仅仅那样想，是无济于事的。

你们参加这次训练的人中，能否有四、五十位，可以把‘称义’讲得头头是道呢？只怕你们好高骛远，以为自己不只是研究生，更是什么学院的院士，所以，个个都不教小学，不作国中、高中，不讲称义，只想讲十二种宝石。这就是好高骛远。你们需要把主恢复里小学、国中、高中教育的基础打稳。无论你们在那里，都要在你们所在之地，从最基础的属灵教育作起。

现在若是不谈十二种宝石，只请你们根据圣经，而不是根据人的哲学，把人的光景说一说，你们说得出来么？当然，就着我们中间的真理教育，你们都知道，那个根据就在约翰福音；约翰福音讲到九种人。你们无论作什么，都必须守住一个原则，要先往下扎根，才能往上建造。若是你们小学没有读好，国中、高中也没有读好，你们接下去无论学什么，都会差一步，因为没有根基。你们所学、所作的，都必须讲求实际，并且必须有实际。

二十年前，台北召会在名单上就有两万多人。理论上，现在即使没有两万人，最少也该有一万多人。我们传福音将人带进来后，必须好好带领他们。从我们在台湾开始作训练，至今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。我们从旁观察，发现台湾的工作不够实际。会办教育的人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如果那里没有小学，就会先从小学作起；等到小学作普及了，再作国中，然后再作高中。这样，至少必须先作十二年。接着，再作大学四年。这样的工作是有目标的，而不是今天教一点物理，明天教一点数学。可惜，台湾的工作几乎都是零星的，这里教一点，那里教一点，所以难有果效。

在我离开台湾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照理台湾应该有相当的工作成就。岂知现在，台北的人口增加，召会里的人数却减少。我未离开以前，主日现场到会的人数，最少将近四千人，绝不少于三千。这二、三十年当中，即使有过世的、搬迁的、冷淡退后的，人数上也不该没有进展。然而事实是，这将近二十三年的工作，好像什么也没作。第一，从统计学来看，这个工作没有进展；其次，我们在各处遗落了人才，同工人数有减无增。以前台湾的同工数，约达一百位，现在少了很多。第三，就一般情形而论，各地长老是有所进步，但就工作来说，实在不行；原因是他们只重讲道，不务实际。

办教育不能像请名人演讲，一、两个月或者每周请名人来讲；结果讲来讲去，过了一年半载，学生并没有什么得着。这个我们都得看清楚，要按部就班的先把小学教好，这样才有根基。起码六年后就有一批小学毕业生；然后继续教育他们，十六年后就有大学毕业生。这样才能培育出人。所以，不能好高骛远，作事不能好像在云雾中，飘来飘去。我们都要在工作上讲求实际，立下根基。

学习是没有捷径的，要从基础作起

问：在一年训练开头时，我们摸着带领弟兄的负担，是要将各地召会有心的人聚在一起，好像办师范教育一样的来带领我们。所以训练的整个过程、安排、以及追求，就像是办师范教育。这样作不知是否合宜？

答：如果你们连小学都没有毕业，怎能办师范教育；那不过是想跳级。你们至少要先小学毕业，才能有基础、有实际。以我们自己为例，虽然我们的家当丰富，但你们却都没有得着那些丰富。比方，要你们讲‘人的光景’，你们少有人能讲得清楚，但你们却急着要去告诉人什么是十二种宝石。这等于小学都没有毕业，就想要去教研究所。有人带你们学习查读资料，这是不错，但你们不能到了要讲那一个题目时，才到图书馆去查读相关资料；这是不成的。不是图书馆丰富不丰富的问题，而是你们都必须受最起码的教育。如果你们连小学都没有读，就想受师范教育，作小学教员，那是不实际的。

说到受属灵教育的问题，我要回头说台湾的同工们，这二十三年来，你们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：你们只注重讲道，没有注重圣徒们属灵的成全。这在原则上和公会的传道人一样，没有具体的带领工作，造就弟兄姊妹。所以，即使万贯家财都在这里，你们也全都派不上用场。从我到美国开工至今，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大声疾呼：‘这个工作你们不能这样作…。’可惜，你们都没有听进去，以致圣徒们在真理的成全上缺了。今天，我们要回头去补救。

若是二十年来，你们忠信的好好办教育，即使师资差一点，至少这个教育体系还维持着，圣徒们还能受一点造就。然而，同工们不论在台湾，或到南洋各地，在各处所作的工作，都是不行的。我们作工，不能只是出去讲道，叫人听得受感动，却没有把一些扎实的东西作到人里面。凡是作小学教员的都知道，教课不在乎动听，乃在乎如何把课程教到学生里面，好让他们会应用；这才是实用教学。

同工们出去，就应该作这种实用的工作。我们到一地一地去，如果人不清楚神的救恩，就该向他们传福音；有条理、有亮光、有能力的将福音传给他们，使他们在神圣的生命里得救。这样的带人得救，不是凭口才，乃是借着福音的真理，点活人的灵；这才是扎实的路。等到人得救后，要进一步带他们如何跟随主、读圣经、认识真理，按部就班的将赦免、称义、重生等基本真理，一题一题的教导他们。这需要我们都作，而不是只有少数人会作。人生的第一个时期，就在头二十五年，这是人受教育最好的时间。一个人过了二十五岁，想要再受教育就比较困难了。所以，台湾的工作务要从根柢解决不可。

你们应该学习基础的工作，接受负担到台湾各处办‘小学’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二十几个会所都需要小学教育。另一面，在实际的生活上，要认识肉体，并操练对付肉体。据我的观察，你们中间这班青年人，甚至带头的人，彼此都不和谐、不同心。不和谐、不同心，就是肉体最有力的显明。不论你们有多大的理由，只要你们在一个地方上有不和谐的因素，就证明你们在肉体里。你们所以会如此，不过表明你们不够认识肉体，并且不认识灵。

好的教员都是埋头苦干，没有意见的。只要将一个班级交给他，他都能教得成功，使这班得第一。那些意见很多的，反倒都是不会教的。在召会生活中发生难处的弟兄们，都应该有警觉，所有的难处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意见。你们不应当接受这个人，不接受那个人；钦佩这个人，不钦佩那个人。这在在都是保罗所责备的，是世界的样子，是肉体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，‘你们各人说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…。’（一 12。）效法世界的样子，是不实际的。你们如果讲求实际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在家庭里也是如此，那些老老实实读书的孩子，都没有意见；反而那些喜欢闹意见的，都是不读书、不作事的。你们对每件事都要发表意见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这有什么用呢？何况真正去工作的不一定是你们。所以求主怜悯你们，使你们不要有意见。

你们不仅要有心愿，并且要谦卑，得着务实的帮助，从基础作起。虽然这看起来好像很慢，其实结果是快的。你们如果一直想跳级，小学没有读完，就想进到师范教育，那于你们是无益的，并且不切实际。你们一定要先读完小学六年，中学六年，然后受大学教育；这是没有捷径的。若是你们倚靠自己的聪明，自以为是高材生，可以跳级，你们至终会发现那是行不通的。无论如何你们总得花工夫，一步步稳健的往前；虽然懂了，还要再花工夫，以得着更多的认识。所有受教育、学习的过程，都是没有捷径的；作任何事都没有捷径。

不好高骛远，要务实的作属灵教育

问：如果我们小学没有毕业，是否能以小学程度教幼稚园，使教学相长？

答：依我看，你们现在不要研究怎么教别人，要研究如何先把自己教好。你们一下就想跳级研究十二种宝石，那实在是好高骛远。召会在地上已经二千年，圣经的研究至今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；对于十二种宝石的启示，乃是到了我们才有眉目。所以，你们该先把基本真理，如人的光景、称义、和好、圣别等好好读过；同时，要在一个工作的带领里，好好受成全。

我们没有几个人够资格作院士、作名人演讲；何况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教育，是借著名人演讲达到的。抗战时，在中国北方天津，有位姓张的教育家，办了南开中学，之后又办大学。他原是在海军，因着看见要救中国非办教育不可，所以就这样作了。若是我们也有这样的眼光，我们的工作定规不一样。看看今天的世

局，没有教育怎能治国呢？治国首重教育。我个人并不赞同革命；所谓革命必先革心，革心就必须从教育着手。如果从清末开始，中国就集中人才办教育，今天的中国就不只是这样，而是个很强大的国家。革命是互相攻打，彼此反对，总是不止息的恶斗。中国从推翻满清以后，就一直在革命，把整个国家弄到贫穷的地步。结果不仅民不聊生，甚至百姓受教育的机会都失去了。

今天我们传扬主耶稣，讲解圣经、属灵的事物，建立召会，原则也是一样。我们传讲真理，若不是以办属灵教育为原则，召会定规没有前途。我绝对相信，从清末直到现在，整整一个世纪之久，若是其间所产生的人才，别的事都不作，专门着重教育，这个国家必定富强。可惜，事与愿违，人才都消耗在争斗中；因为他们眼光短浅，没有见识，没有远见。同样的，我们也为从前在我们中间闹事的那些人，感到可惜；他们所走的路，不仅害了自己，也害了别人。若是当时他们肯安心、守己、守分，好好的认识肉体、对付己、随从灵、认识真理，凡事不好高骛远，实际的作工，今天他们在主手中是太有用了。

现在全世界都向着主的恢复开启，可以说我们有作不完的工，然而我们实在缺少人。所以，我劝你们年轻的一代，要衡量自己该走的路，不要好高骛远。真理就是真理，就如二加二等于四，绝不会是三点九九九。我们只有一位主耶稣，一位灵，一位神，召会也只有一个。若是作出第二个，那必定是错误的，是不合真理的。那些离开主恢复的人，至今是进退维谷，因为他们不敢讲‘召会不对’，又不肯回到召会来。他们实在应该带着悔改的心，回到召会中，不要留在外面挣扎。他们原是认识召会的，今天忽然要说这不是召会，他们自己内心也无法自圆其说。因着他们不承认这惟一的‘一’，以致他们自己也合不来，这是他们今日的情况。

我们必须要走一条务实、谦卑的路，不要有意见，倒要尽力、实际的作。主在台湾岛上开的门，比别处都广阔，可惜台湾这么好的经济、治安、人才、教育，都没有用来配合主的工作。你们需要醒悟过来，要亲手作正事，好好研究如何把小学作得普及，作得成功。台湾有将近一百处的召会，实在有太多工可作，并且也容易作。所以，不要作跳级的工作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要务实的从根基作起。无论到那一处地方召会，都要从最基础的教起。用句中国土话说，‘死店活人开。’别人一教就死的，你们要一教就活。不要传讲那些好比十二种宝石的题目，要到处处对人传讲‘人的光景’、‘称义’、‘赦罪’等，可以叫人得救的基本真理。

此外，要学习拒绝自己的意见，并且不随便赞扬人。保罗说，‘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…不过执事。’（参林前三5。）‘谁都不可拿人夸口，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或保罗、或亚波罗、或矶法…，全是你们的。’（21~22。）连保罗也不赞扬自己，我们赞扬人岂不更不合宜？我请求你们也不要赞扬我，因为我已钉了十字架。赞扬人的观念深入在我们的血轮里，必须将其从我们的血轮里去掉。同样的，意见也在我们的血轮里。今天在台北这个小地方，你们就有许多异议，等到将来你们能作一点工，岂不更觉得自己不得了。若是这样，你们是自暴其短，自暴自弃。千万记得，你们一旦有了意见，不必别人弃绝你们，你们就已经自暴自弃了；意见是要不得的。

已过六十多年来，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碰到的难处，原则上，第一个就是‘有异议’；第二就是‘反’；第三就是一直批评别人作得不好，自己又不能作什么。在召会生活中，千万不要有异议，也不要去反别人，更不要批评别人，反倒要勉励自己好好的作。比如你们在台北，不要有意见，不要以为只有老同工才能作什么，却要自己好好的尽功用。

例如，你在一个分家聚会，当你站起来交通分享时，千万不要想一鸣惊人，也不要自义，更不要独树一帜。弟兄们讲什么，你就跟着讲什么；不要争论该讲初信造就，或是生命读经。凡坚持一定要讲什么的，都会成为意见。如果弟兄们讲初信造就里的‘衣食’，你就要跟着讲，并且要从圣经里讲，基督徒的‘衣食’是怎么回事。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内涵，你不能没有内涵又不会作，却只是一味的发表意见。意见没有用，反对也没有用；只有一件事有用，就是无声无息、脚踏实地的实干。不论你到那一个分家聚会，一有机会就要起来为主说话，供应生命；你一定要有实在的东西给人。

谁说得好谁说得差，都无所谓，要紧的是你们对召会能有多少供应；这才是实际的问题。你们的训练必须从这条路上着手，好使你们能成为务实的工人。那些太高超、太深奥的东西，可以慢慢来。等到你们从低入高，由基础往上去时，你们就可以作‘院士’了。现今台湾岛上一片广大的‘农田’，没有人扎实的去耕种，都是这里作一点、那里作一点，实在可惜。盼望你们能醒悟过来，从最低层、最基础的地方作起。

认识真理才能有生命的经历和长大

问：当我们对一件事的反应和从前不一样，能更流露主的美德时，是不是表示我们生命有改变？

答：生命和真理不能分开。当我们听到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时，若是我们懂得这个真理，就会检视自己是不是在这个真理里；这样，真理在我们里面就会变作生命的经历。我们作世界上的学问，不论是化学、物理、数学、地理，都可以与我们的生活无关；但属灵的真理不是这样，属灵的真理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生活。

比方我们听到‘称义’、‘和好’、‘圣别’等真理时，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那个经历。当真理变作我们生活的经历时，那就是我们生命的实际，使我们有生命的改变。如果我们仅仅听道，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有长大，凡这样觉得自己生命长大的人，都没有长大。我们从小就在生长，长的时候自己也不觉得。所以，一个人有没有生命的长大，第一要看他对真理明白多少；第二，他对真理有没有经历。凡对真理没有认识，而能有生命经历的人，是非常例外的。生命的经历多半由于真理的启发；没有真理的启发，很少能有生命的长大。试想，你若没有听见福音，没有认识福音的真理，你会得救么？你若懂得十分的真理，才能有五分或两分的经历；你若不懂得真理，就难得能有几分经历。

你们在真理上一定要进步，真理的进步就叫你们有生命的长大。然而，你若只注重研究真理，生命却没有跟上去，就不过是在研究神学罢了。所以，不要徒然谈论生命的长大；真实生命的长大，是离不开真理的。对真理没有认识，就难得有生命的长大。你对真理的认识越高、越深，尽管你生命的经历不一定百分之百跟得上，起码也能跟上百分之几。正因这缘故，我们必须研究真理，勤读真理。另一面，读的时候一定要配上生命的经历。不要在乎自己有多少改变，要注意自己跟上的真理有多少，在真理的经历上有多深入。

当你听懂，或是看见每一项真理时，都要核对一下自己，有没有这个经历。然后要祷告、寻求，直到这真理成为你的经历。切切记得，很少人在生命的经历上，超过自己对真理的认识。大多数人都是认识超过经历，先认识真理后有生命的经历。尤其是作话语出口的人，当他所讲的道无法超过他的经历时，他的话语总是微弱、贫穷的。一个话语出口若是刚强、丰富，这个人的真理定规是超过生命；超过得越多，就越刚强、越丰富。然而，这不是说他可以没有经历；他的经历总得跟上去。如果他的经历不再跟上，他真理的水准也定规不会升高；真理的水准要高，一定要有生命的经历。所以，生命的实际是在乎对真理有经历；我们必须竭力认识真理。

第六篇 服事召会要务实苦干，没有意见，以身体为目标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我们要实际的来看，台北召会到底该怎样往前走。首先，我们需要回顾一点过去的历史。我们中间的聚会，在开头时，处处规模都很小，少有一地开始时超过五十人。大多是从少数人开始，由十个、二十个渐渐增加；但达到一百人的并不多。到了一九三三年，只有几处召会达到一百人以上，比如上海召会。一九三三年，当我初次到上海召会，看到一百多人的聚会，就觉得那是很多人的聚会。

我们中间人数的骤增，是在一九四〇年，由烟台召会开始。那时，我们全召会传福音，并且开始使用‘召会传福音’这个说法。在这以前，我们一次聚会受浸人数，最高记录不超过三十几位。然而，在一九四〇年从烟台召会开始，一次受浸人数达到一百人以上，并且几乎月月都有大批的人受浸。至此，我们中间得救的人数骤然增加。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上海召会因着曾经停止聚会几年，所以初期恢复聚会时，擘饼聚会的人数，不过约一百位。上海召会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恢复的，一九四七年我回去后，就在那里住下了。等到下半年，上海召会的人数便大大繁增。这一次，不仅恢复了旧有的几百位弟兄姊妹，并且加增了不少得救的新人，于是开始有分家擘饼。分家擘饼最早是在烟台召会开始实行，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前，至少分为四至六家。到了一九四七年，在上海的分家擘饼，约有十七家，人数将近一千位。

照着圣经聚会

当人数少时，照着圣经实行聚会比较容易；人数越多，聚会越困难，带领上特别不容易。我们曾花了不少工夫，回到圣经去寻找带领。大体来说，可分为三点：第一，在使徒行传里，当耶路撒冷的人数增多时，他们是一家一家的聚会。（二 46。）至于一家一家如何聚法，圣经没有深入的题到。第二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，给我们一些原则上的带领，就是在聚会中，每一个人都能供应自己的那一分。（26。）第三，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要将所托付给他的，交付那忠信、能教导别人的人。（二 2。）可见，不只提摩太一个人在聚会中教导；在他之外，还有一班得着托付的人，也在聚会中教导别人。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所找出来，关于聚会的项目。

虽然从圣经的记载，我们无法清楚得知，实行聚会的具体步骤；但我们从倪弟兄得着帮助，知道圣经不给具体的办法和实行；圣经只给我们看见，新约的原则就是灵，并且完全是灵。倪弟兄很着重的说到，关于聚会，在新约里没有确定的作法，更没有固定的方式；新约里完全是灵，而不是字句、规条。所以，历代的基督徒都感觉为难；因为论到作事，有规条总是容易作。今天不论我们办学校、医院，或是成立任何社团，总是先有规章，然后根据规章成立一个机构，再照章行事。然而，在新约圣经里，我们所能找着的，多半是一些榜样，并没有明言该如何聚会；即使有些话语略略题到，也只限于原则而已。

我们聚会的情形及台北召会的带领

我们曾参考过历代各宗、各派关于聚会的作法，其中大部分都无法采用，因为太世界化，也太重人意。我们只好在逐渐往前中，实在并实际的面对我们聚会的需要。当上海聚会人数达到一千以上时，我们有了将近十六个分家。然而，因着政局的转变，我们无法继续作工。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，来到台湾。初到台湾时，本地人寥寥无几，大部分圣徒都是从大陆随政府机关、学校、医院，迁移来此，其中也有少数商人。这些从大陆三十多省来的弟兄姊妹，散居在台湾全岛各地，北从基隆、宜兰，南到高雄、屏东，人数不到五百位。我曾亲自出门，到全台各地，一处一处寻找、访问他们。虽然只有四、五百位弟兄姊妹，但因着主的怜悯，仅仅五、六年的光景，在一九五五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一次来时，全台湾的召会已有五十处，人数扩增到三万人。

到一九五八年，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湾，带来了打岔，那是个极大的错误，也造成我们中间无法计算的亏损。一九五九年，虽然我们的人数有增加，但异议者已经开始破坏。这时，全省总人数是四万多，而台北召会占了全省的一半，分家有六十几处。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，如何带领这样大的一个召会。

按基督教在远东的历史，一处召会能有二万人，而实际上有几千人参参加聚会者，台北召会可说是首例；这在远东基督教的历史中，是空前的。然而，正值此时，我们却受到了极大的打岔。一九六一年，我到了美国，并且逐渐接受美国的负担。然而，对台湾的带领我虽然没有放弃，却也自然的从我肩膀上脱开了。

从那时起，一九六一年至今，对台北召会该如何带领，成了我们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。换句话说，这二十多年来，对台湾的召会，特别是台北召会该如何带领，我们仍是摸不到方向。在我们离开台湾时，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，先是分会所；然后在分会所之下，有分家；在分家之内，有分排。一九六一年，全台北有二十多个分家，分家之内有分排。我们所以称之为‘家’，是根据行传二章‘挨家挨户’聚会。(46。)分排则是根据主耶稣分饼时，要求群众一排一排的坐下。(可六 39~40。)在当时，这样的作法尚能应付需要；然而我们在人数上始终没有进展。这些年间，虽然我人不在台北，但是对于台北召会到底该如何带领，一直是我里面的负担；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定案。我们需要实际、务实的来看这个问题。

主恢复在各处的召会，都是从少数人开始，而我们总是尽力回到圣经，从其中寻求亮光和指引。当我们人数少时，依照圣经的作法相当容易，等到人数渐增，就不太容易了。我们中间聚会人数增加，先是在一九四二年，从烟台召会复兴开始。当时上海召会由于日本的逼迫，暂时停止聚会。在烟台召会的复兴里，我个人有许多的学习和认识。在此之前，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寻，只有一点一点的摸索。等到日本人入侵，我受到了他们的压迫；之后，因着生病，我便借此离开到外地养病。在养病期间，日本投降了。然而，因着烟台已被共产党占领，弟兄们便要求我往南到上海、南京一带。在南京，也是仅仅不到一年，人数就迅速增加；因此，我们又有了新的学习。等到抵达台湾以后，在头六年，我们也是一面作一面学，直到我离开台湾到了美国。

从一九五七年开始，我们已经感觉我们的聚会应该再进一步。然而，因着撒但进来作工，没有给我们机会往前。等到一九五九年，风波、搅扰进来了，我们疲于应付那个搅扰，其他什么也顾不了。那实在是我们的损失。

就我个人一面而言，从离开台湾到了海外，我只专心顾及这个恢复的普及。在海外的环境，有点像初期的召会，这里五十人，那里三十人，散布于全美国。逐渐的，有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多人，也有不少达到二、三百人，但并没有一处召会有五百人。所以，我们尚未遇到像台湾那样大的需要。

要有研究精神，花工夫以应付实际的需要

长期研究真理的人都会承认，许多时候，照着真理的亮光所说的是一回事，等到实行时，又是另一回事，必须考量当时的情形。如同我们学开车一样，在教练场学的时候，只是一种模拟，并不是现场。等到实际在路上开车时，临场的状况，并不是教练场那一套所能应付的；因此，就需要有应变的能力，难就难在这里。

我虽然接受海外的负担离开了台湾，但我的心仍在台湾。我一直从旁观察，觉得台湾有一个问题，一直没有解决。同工们所作的，不得其法，以致无法应付那里实际的情形。这如同作生意，有了工厂、资金、原料、市场、工人，却没有好好照着实际的情形，加以配合、利用。要成功一番事业，就必须照着现实的情形，有合宜的规画。如果你有了工厂、资金、原料、市场、工人，就需要好好使用这些资源，生产产品，来应付市场的需要，甚至提高市场的需要，增加市场的购买力。

到一九六一年，台北召会的人数就是那么多，再也没有往前。可以说，从那时至今，没有什么进展。虽然各处召会一直问我该怎么作，我从不给他们答案，也无法给他们答案。这好比一部车在你手里，我并不在车上，怎能告诉你如何开车？即使我告诉你，我的指挥也不全然是对的，因为我不在车里，不在现场。除非你把车停下来，交在我手中，我才能指挥这部车往前。

不到会人数的比率及儿童工作的研究

我们需要学正式的功课，正式的研究事情。我曾经具体的告诉你们，依据我的观察，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定会增加；所以，应当对那些要出国留学、或作事的弟兄姊妹，有一点适当的训练，免得他们因环境改变就从召会生活中失落了。此外，台北召会在情况表上的名字有二万多，但实际到会的人数不到四分之一，这样高的不到会率，值得我们研究。至于研究的办法，就是按名把这两万多人，一一找出来，并且深入了解其中四分之三不到会的原因。这需要有弟兄们专门研究，看如何应付那个需要。

关乎儿童的事，若是我们要作儿童，二万人中至少该有五千个家庭单位。许多父母虽然不来聚会，但他们的儿童还是可以聚会。若有五千个家庭单位，每一家有二位儿童，就有一万个儿童了。所以，台北一周之内，应当有一万个儿童参加儿童聚会。儿童聚会不必都在主日集中到会所，从周一到主日，天天都可以有儿童聚会。聚会的地点可以在圣徒家里，一家一家都可以作。如果儿童从六、七岁开始算起，十年后，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年幼的，也已经十六岁，有的甚至大学毕业。这一万人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，那是何等惊人的成果。虽然我一再题出这项建议，但弟兄们听不进去，不能接受这个负担。实在说，不是他们存心不接受，乃是没有这个窍。

若是我从一九六一年至今，还留在台湾，我们会有一个积极的作法。这个作法不是只用人脑、聪明和干才，乃是先到主面前祷告，按着台北召会的情形，和弟兄们一同将情况表一一查明。剔除地址错误的、去世的，或软弱、离开的，余下的应该是还算有心的人。这些人不一定经常聚会，但一年至少总会聚几次。如果我留在那里，我一定要与众长老、同工们一同祷告，把这件事交通出来，看看怎样顾到这二万圣徒。这样的工作需要我们劳苦、下功夫。作任何一件事，若根据老旧的办法顺势而为，都很省力；但要应付一个新局面和需要，就得花工夫。

分类聚会以应付不同需要

台北像是一个大工厂，全世界没有一处召会，像台北有那么多的会所；并且台湾现今是空前的富有，所以我们的财力也没有问题。此外，我们更有一千多位在职青年。在其他地方召会中，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五百位的还不多。所以，台北召会实在是人才济济，资金庞大，资源充足。我们要以台北召会这二万人为目标，研究如何作工和聚会，以应付实际的需要。首先，我们的聚会必须是多种类的，要能顾到各面的情形。在传福音之后，一定要讲福音真理，有福音真理聚会。此外，还需要有初信造就聚会、真理追求聚会、生命追求聚会。每周最少有五、六种聚会，分别的举行，或分散在两、三个会所进行。到了主日聚会，并不一定要全部集中在一起。这些都需要我们依现实状况，花工夫深入研究。

我们要将台北召会的二万人，作一个统计、分类，分析他们的程度和情形，研究该如何带领他们聚会。我们绝不能今天试试生命读经，发现行不通；明天试试初信造就，也行不通；后天就读十二篮。这样的作法，没有一件行得通，因为没有一件能应付多面的需要。比方学校的教育，除了教英文，还要教地理、历史、物理等。因此，都得开好几个班，不能让学生笼统的一起上课。作笼统的工作总是比较省力，但我们不能笼统的讲属灵，而不注意实际的情形和需要；我们需要有实际的实行。好比你虽然是一位名厨，但还得有人为你预备厨房，为你切菜，你才能炒菜、作菜。弟兄们作工，不能只试一种作法，只作一件事情，要多面的顾到。

按原则而论，召会是家，家重在喂养；但召会也是学校，学校重在教育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一直讲教导，并且讲到教师。古代没有学校，可以说，古代的学校就是家庭；家庭教育就是学校教育。然而，我们在召会中对弟兄姊妹的成全和造就，大体而言，应该像近代的教育制度一样，由小学而中学，中学而大学，大学而研究所。

召会分项事奉的成全

对于带领召会的事奉，首先要将召会的需要列出来。比方，将整洁、招待等事项，统统表列出来。经过众人的祷告之后，将能运用的人，照着需要将名字填在每一个项目里。尔后，再分项作训练以成全人。我们在台北传了二、三十年福音，现在参加聚会的人数有四、五千人。这些人总是受过一些带领，我们要研究如何作工，以应付他们的需要。这好比开工厂，总要先到实验室里作实验，试试原料、生产技术等，看看能生产出什么东西。总之，我们要一试再试，也许不一定能马上成功，但终归需要我们把心摆进去，把力量摆进去，全人都投入。

放下自我的见地，在整体的带领上达到和谐一致

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，我的心情相当沉重，我从旁劝告了将近二十年，但同工老人们似乎依然故我，在老旧的作法上没有丝毫的改变。弟兄们都很忠心，并且肯摆上，可惜大家都说同心，实际上却是不同。众人不肯放下自我的见地，不肯放下‘我’，接受一个公众的见地，为着公众的需要；并且不肯在公众见地的观点里，一同研究，各尽其职，为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努力，分工合作。

我们需要一致的放下‘自我’的见地，接受共同的见地。弟兄们要来在一起，一同祷告，除去骄傲，除去对自己的高抬；这样，你们一定成功。当弟兄们这样实行的时候，在你们的祷告和交通中，主必定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，使所有的需要都得以应付。以整体的带领而言，其实，台湾的同工们并没有和谐；但这并不是说同工们闹分裂、不同心，乃是说他们没有工作的重点。他们自我的见地太多，并且都是好意，没有坏意；但这个自我的见地，无论怎么好，都作不出事情来。惟有长老同工们和谐一致，没有自我的见地，只有共同的负担，才能应付现实的需要，作出一些事来。

比方，你们研究为什么到会的人数少时，要来在一起，共同研究采取分类的聚会试试看。然而，聚会分得太多不行，分的太少也不够。你们要一步一步去试，末了就能试出结果；然后众人照着共同遵守。最好只保留一次众人的聚集，为着召会整体的带领，其他的可以分类来聚。在集中聚会里，你们要将周中的聚会表，清楚列印出来，报告并分发给弟兄姊妹。不要强逼弟兄姊妹，只要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情形及需要，选择合式的聚会。若是我们的聚会只有一种，全召会几千人都作初信造就，对那些已经得救二、三十年的人，实在没有益处；并且他们也不会有兴趣。

总之，你们个个都要去作，草木皆兵，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派上用场。若是你们每周带领一万个儿童，一个教师带二十个，就需要五百位教师。教师的来源，可以是高中或大学的弟兄姊妹。此外，在分区里传福音真理时，也可以训练大学生传。这样就能人尽其力，物尽其用。以建设国家来说，如此才能把国家建立起来。

放弃意见，不守旧，认真考虑召会的光景，并用心经营

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意见是一文不值的。若是有人问我学了什么功课，我要求主宝血遮盖，夸口的说，我和倪弟兄一起作工，向来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。我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工作，比当时有些同工晚了十年；但是到一九四〇年，不过八年之久，倪弟兄已经相当重用我。那时在上海，除了讲道以外，我几乎没有什么声音，我从不随便发表意见。什么地方工作难作、不能作，倪弟兄就要我去作，我都没有选择。我从不赞成这个，不赞成那个；或要作这个，不作那个。

当我还在专科校队里踢足球时，每次校队开会我都不出席，即使出席也不发表意见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我打中锋、打右翼、打左翼都可以；你们要我打什么，我都没有意见。意见有什么用处？台北召会可作的事、需要作的事太多了，为什么不好好作，反倒要发表意见。在台北，儿童可以作到一万人，国中一万人，高中至少也有三、五千，大学一样是三、五千人；然而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作成。我们不能只会发表意见，要能拿起负担作工，并且认真的作。

今天在整个主的工作里，我无意作一个带头人；我只是认真的作工，没有什么意见。若是人有更好的作法，我从来不和别人争，反倒是别人要跟我争。要知道，祝福不在意见里，祝福乃在于同心合意；所以，不需要到长老、同工聚会里发表意见。目前在台湾，尤其是在台北，实在需要具体的带领，并且研究现实的情形，以应付实际的需要。这好比开工厂，怎样运用厂房的资源、资金、人力，以制造物品，应付市场的需要，才是当务之急，也才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。

总而言之，关于台北召会，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。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，一处地方召会，有三千五百多人周周经常聚会，这不是一件小事。长老们该怎样带领圣徒，启发他们，推动他们，使他们可以扩展，不是单靠一个聚会制度就能应付得了的。若是一周只有三次聚会，祷告聚会、周中聚会、主日聚会，那是太省事了。然而，除此之外，还有许多事要作。比方，有些人虽然不来聚会，但对于传福音这件事，他们还肯接受；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接触这些人，启发他们传福音的功用。这都需要很多的工作。

在人群社会里，人是复杂且多面的，人的需要自然也是多面的。正如一个人有身体、魂、及灵的需要，不能只单顾一面，而要全面顾到。在召会生活的服事中，我们若只会讲属灵，只叫人属灵，其他都不顾到，那是行不通的，总要配上一些实际的照顾。

在配搭中，需要有人传福音，也需要有人传讲福音真理。我们不能只传福音，而不讲福音真理；否则，人受浸一个就跑掉一个。我们年年有人受浸，但是年年人数没有增加，因为留不住人。负责弟兄们需要研究，如何在人受浸之后能把他留下来；这一定要下决心研究。我们若只是依循规矩传福音，为人施浸，然后作初信造就；这样年年作下去，是行不通的。所以，同工长老们要一起到主面前，就着现实的情形，研究出一个正确的方法。你们要像路加福音里那位寡妇，缠磨不义的审判官，为要伸冤，使那不义的审判官，至终还是为她伸冤。（十八 2~7。）

虽然负责弟兄们在一起，没有闹意见，也没有搞分裂，而是确实的彼此相爱，可惜总是作得不一致。如果连带头的人都作得不一致，全召会怎么可能作得一致。所以，台北召会的整个局面就悬在那里。幸亏台湾实在是蒙主祝福的地方，众召会也就在主的保守中，稳定在那里。然而，我们不该停留在那种光景中，我们绝不能守旧。

我们应当把实际的情形带到主面前，看看主怎么带领。目前台北召会，有二万多弟兄姊妹，长老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，寻求怎样带领、成全他们，使他们都能尽功用。当我作生命读经训练，讲路加福音时，我连作梦都是路加福音。我不只在聚会中传讲，我甚至在休息、躺卧时，都在想着路加福音；因此，我才能得着亮光。所以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，不能一面向主祷告求亮光，一面却在那里睡平安觉；这样绝不会得着亮光。你们既然带领台北召会，就该连作梦都是台北召会；要不断的考虑如何成全这二万多人，并如何将这二万多人，五千个家庭单位里的一万个儿童，带进召会生活中。

你们要作儿童梦、国中梦、高中梦、大学梦，让整个台北召会的每个会所，都动起来，将功用发挥到最高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需要作的事情，必须有人接受负担投身其中，并且用心经营。若是主使我回到二十年前，没有其他负担缠身，我一定要在台北召会这样实行。

我们不能一直照着旧规、老路，一成不变的作下去。好像作得出来也这么作，作不出来也这么作；这是行不通的。若是整个台湾的工商界，都以守旧的作法经营，台湾经济早就完了。在工商界里，他们只知道默默作事，不多发一言，只不过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。作长老的弟兄们，若是在召会中发表意见，

却不作事，就是极大的羞耻。作长老就是要作事，并且没有意见；同工也是如此，一有意见，就把自己的资格抹煞了。主的工作需要人作工，不需要人出意见。当别人开车时，你不需要指挥驾驶要开快或开慢，那是多言多语。若是车子交在你手中，你就要好好开，最好是又省油，又不出车祸，快快达到目的地。

作事务实，认识真理、肉体 and 灵

台北召会有两万人，你们需要作的、可作的、能作的、值得作的事太多。盼望所有年轻的一代，要将这些话听进去，要务实，要追求真理，不要只会高喊异象。今天有些人说自己明白圣经，却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；他们实在没有在真理上花过真工夫。有些人说我们讲异端，事实上，他们对于异端是什么，真理是什么，只有肤浅、片面的认识。你们对真理的研究要深刻、要努力。此外，还要学习认识肉体。保罗所传扬的基督，与律法、宗教、文化相对，更与我们天然的能力、生命、思想、己、肉体相对。这些我们都要有认识，并要对保罗所传基督是灵的真理有经历。

学习作人、作事、作工

我们是在这里为主作工，作‘工’就是作事。所以，我们要作人、作事、又要作工。这三种‘作’，都需要学习。若是你到一个小乡镇开展，只有八、九位信徒在那里，而镇上总共只有一千户人家；你要怎么将这八、九位作到一百人？甚至将召会作得很刚强？这都需要下功夫研究、学习。现在台北召会有二万人，我们要应付这个需要，就要从多方面研究；不仅研究真理，更要研究作人、作事、作工。这样，我们才能懂得作人如何配上作事，作事如何配上作工。会作人才会作事，会作事才会作工；这几样都学会了，我们的工作才能得体，也才会有果效。

在主恢复里闹意见而离开的人，至今没有一个有出路，因为他们都走了一条不正确的路。他们所以走那条路，就因为他们不会作人，也不会作事，更不会作工。他们只稍微听了某弟兄讲的道，就以为自己看见了异象，并且一再批评我们所走的路。他们离开不过五、六年，他们的光景就像昙花一现般，过去了。在主的恢复里，要作一个有前途的人，就必须学会作人、作事、作工。今天主拣选、呼召了我们，我们是否能成为有前途的基督徒，端视我们如何作人，如何作事，如何作工。无论主带我们到那里，在什么环境中，我们都要能作工，以应付那个环境的需要。我们需要像主所说的，灵巧像蛇，却是驯良像鸽子，不伤害别人。

要务实苦干，没有意见，以身体为目标

问：每一次我们听到李弟兄的交通，都觉得有路可行，并且清楚透亮；但是回去后，慢慢就越过越模糊，不知该如何往前。借着弟兄的话，今天我们看得比以前更清楚；但是在台北这么大的召会里，我们好像不会游泳的人，泡到大海里。一面，盼望能在大海里随心所欲；一面，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我相信每一位在台北服事的弟兄，心里都很着急，也很苦恼，到底我们该怎么办？

答：我们无论作什么事，都要专心作那件事，不要分析会不会作。比方吃饭，就好好把饭吃完，不要分析饭里有什么，害怕自己饭吃不好。我们绝不要常给自己借口，说，这个不懂，那个不懂；我们只要去作就可以了。同样的，不要说台北召会太大，不知道该怎么作；你只要去作自己的那一分就是了。你若是扫厕所的，就把厕所打扫得比别人扫得干净。你若是饭食服事的，就把饭作得大家都有胃口，吃起来津津有味。我在烟台时，曾带头扫厕所。那时北方人的厕所，都是茅坑，又臭又脏。我就去研究，如何能作得更好。结果，我设计了一种用铁皮作的粪盒和尿罐，可以清洗，平时也可以盖起来。我自己带头作给其他的人看，大家都很喜欢，也都照著作。

千万不要好高骛远，以为自己能把台北召会作好。台北召会这么大，连保罗也不一定能作好。你不必想作好，只要作你该作的。若是该你讲福音真理，你就要讲得比别人清楚、动听，且有感染力。千万不要埋怨说，为什么别人讲造就的道，你却被安排讲福音真理；对召会的安排，要学习顺服的接受，不要有意见。今天，弟兄们要你讲福音真理，就讲福音真理；要你扫厕所，就扫厕所；安排你到一会所，就到一会所。若是我们个个都如此，召会就蒙恩了，召会的光景就强了。

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知道该如何服事召会，就不要害怕回去后，好像又回到大海里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你何必跳到大海里呢？今天给你的是一桶水，你就把这桶水处理好就够了。你不必跑到长老聚会里，想要发表自己的高见；你只要把你该讲的福音真理讲好就可以了。若是你要将福音真理讲得好，那不是一日之功，乃需要多年的预备；十年寒窗苦读，才能考得上状元。所以，要下功夫，在你所服事的专项上，深入研究，有一天都会派上用场。

我们需要的是务实和苦干的态度。比方，若是叫我扫会所的地，我就要扫得干干净净。在烟台召会，我带头作整洁，虽然会所是老房子，我却作得里外、上下一尘不染。每一个接待房间，都有不同的颜色。若是白色的接待房，从床单到摆设，就统统是白色；黄色的接待房，都是黄色。那时，负责整理接待房间的人，都受到我的对付和成全；他们刚扫过地，我就捡到纸屑。若是我作整洁，一定不撇下任何纸屑在那里的。用这样的态度，才能作出事情。那时，连烟台的会所、姊妹祈谈室、弟兄祈谈室，统统是我自己设计的。然而，我们也常常改会所的样子，因为总要有进步。这样，人到会所来，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，知道我们有所改进。这才是治理召会。若不是这样，会所今年如此，明年更糟，人来聚会，不该败兴也败兴了。我是从务实的观点说，盼望你们不要高言大论；弟兄们要我们作什么，怎么作，我们就照著作。

你们若肯接受这些话，不论到那个城市或乡镇，都会很有用处。你在一个地方召会，能不能发挥作用，全在于你这个人。所谓‘死店活人开’，店是死的，全在于你这个人会不会经营。不论到大召会，如台北，或到小召会，只有八、九位弟兄姊妹，原则都是一样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到了小乡镇，就英雄无用武之地。若是你有这样的观念，就证明你不懂得怎样才会成为有用的人。你在小地方没有用，在大地方一样不会有用。这不在于你去的的地方大或小，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全时间的同工，或是召会里的长老、负责人。属灵的事，没有所谓‘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’。果树的种子落到那里，就在那里开始生长。在属灵上，‘在其位，谋其政’是个很丑陋的名词。不要认为当了长老或同工，才能作什么。你不是同工，更要能作；不是长老，更要会作。你能作了，就是同工；你会作了，就是长老。

不要管环境如何，不要管你是在一个小地方或大地方，你是全时间或是在职者，这都没有差别。你需要看见，什么是主今天的恢复，什么是主今天的见证，什么是主今天所要的。然后，要在主面前接受这个负担，把自己交给主；并且一直在十字架的杀死下，对付肉体，绝对随从灵而行。你若这样为着基督的身体，你自然就有用处。不论你到那里，都会遇见人，而这些人就是你接触的对象。你要研究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把真理介绍给他们，把基督供应给他们。你若这样行，即使一个只有一千户人家的乡镇，也够你作了。

当初西教士来到中国，的确有主的恩典。他们将中国人的环境、处境、心情、心理、哲学都研究过，并且学习中文。他们因着爱主，肯下决心苦干，便打开了中国的局面，产生了一些结果；只可惜他们所看见的亮光不够多。然而，我们不能否认，和他们爱主的心、作工的精神比起来，我们是差多了。今天我们的环境容易，却没有人肯下苦心接受负担，对现实的局面加以研究。那些西教士，接受主的差派到中国，还要先研究中国人的哲学和心理，并且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传福音。今天的原则还是一样，台北是一个有二万人的大召会，我们要就着现实的情形加以研究，不能只在那里谈论，充满意见。

当初在我的家乡山东，有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教士，到乡村里传福音。人看见他就说，‘蓝眼珠来了，黄毛来了。’并且敲锣让全村都知道，好赶紧把门都关上。这位美国弟兄就研究出一个办法，叫门缝里面的人看不见他，并且预备好一根硬棍，在人要关紧门时，插入门缝里，他就能进到门里去。进去后，就直接进到人家推磨的地方推磨。乡下人最怕推磨这件苦差事，看见他推磨，就让他推。但人的心毕竟不是铁打的，看他推了半天，总觉得他很可怜、很辛苦，便吩咐小孩送杯水给他喝。他又继续推了好一会儿，主人就给他东西吃。至终，他便和这一家人坐下来谈话了。他就这样打开了许多家的门。

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。有些西教士被中国人接待在家里，第二天全身都是虱子。他们就研究，回家后先进到一个小房间，将衣服全脱下，把全身刷洗过，手指也弄干净，才进到另一个房间。若是有人来看他们，他们当然也要接待，但又怕会传进虱子。他们就去研究怎么接待中国人，送走访客之后怎么处理。在有些地方，中国人不肯租房子给西教士，他们就住在城外的土地庙里，只能遮风挡雨。为着中国的福音，他们真是费尽心机，吃尽苦头。

西教士那种精神，实在值得我们学习。我们到一个地方去，总要是能掌握实际的情形。一面，我们对真理要研究得透彻；另一面，不可好高骛远。所有为主用的人，都是从卑微作起。当初西教士作了许多，只可惜看见的亮光不够。今天我们看见的亮光，比他们要加许多倍。然而，我们若好高骛远，只会高喊看见异象，带进一大堆意见、己，而缺少灵，缺少作人、作事、作工的态度，是没有用的；并且会带进许多的难处。

从已过的经历我们知道，在我们中间闹事的都是意见多的人。保罗在实行上，消极的一面，知道自己这个人是个难处，所以他说，‘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’（加二 20。）在积极一面，他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灵，并且我们的目标就是身体，就是一。盼望所有青年弟兄们，能记住这三点。首先，要明白在召会里或在工作上，自己才是难处。‘我’消灭了，召会就没难处，工作也没难处。其次，对基督实际的认识和经历，乃是在灵里的故事。第三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一，一个身体，一个宇宙的召会。在上海、在台北、在美国，只有一个召会。若是只有一个召会，就没有那么多的意见。我们的肉体要受对付，‘己’要受对付，都需要我们在灵里，以身体的一为目标。但愿这三个基本的因素，在我们里面，一直杀死我们的己，并且一直灌输灵，为着‘一’这个目标。在召会里是一，在同工中是一，在长老们中间也是一；我们必须要有这三个因素，要成为召会和召会生活的基本因素。否则，我们所受的训练，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，只会带来难处。缺少了这三个因素，你受的训练越多，发生的难处也越多。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学了功课的人，一定会把这些因素牢牢守着。好像医生开药方，其中一定要有杀菌的成分，这样的药方才下得准。总之，我们要务实、要简单，而没有意见；并且目标就是身体的一。

第七篇 主恢复的概括观察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本篇信息我们要交通到，关于主在台湾岛上的工作，应该如何再往前去。为着帮助我们看得透彻，首先，我们必须对召会历史的演变，有一个概括的观察，并要了解今日基督教的概况。

召会历史的演变

没有信经，只有圣经

约在主后九十年左右，约翰写完启示录，也就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；这时，关于主的神圣启示以及整个新约圣经，才有了总结和完成。不过当时，新约各卷书还没有集中在一起，也尚未完全确定。到主后三二五年奈西亚大会为止，只确定了二十卷新约圣经，还有七卷没有确定，其中有两卷是非常基要的，就是启示录和希伯来书。新约中若是缺了这两卷书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；因为希伯来书是保罗职事的著作，启示录是约翰职事的著作。就着新约的启示说，最重要的职事，第一是保罗，第二是约翰。然而，直到主后三二五年奈西亚大会时，新约只有二十卷，并且这二十卷书就是信经（Creed）的根据。

直到今天，天主教和更正教都以信经为他们信仰的基础。几乎在所有公会的礼拜堂里，每个主日他们都要背诵两篇东西：一篇是信经，一篇是主祷文。他们信仰的基础，按照他们的实行来说，并不是圣经，而是信经。

已过一百五十年，基督教中有三个强而有力的宗派，都正式声明、强调，他们不要信经，只要圣经。这三大派，第一是弟兄会；这是第一个批评信经的团体。他们说，‘我们不要任何的代替品，我们只要神的神圣启示，就是全部圣经六十六卷。’其次，是今天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宗派，也就是全世界基督教最大的一个宗派—南浸信会。南浸信会的口号是：‘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（No creed but the Bible）’。第三派是‘基督教会’（Church of Christ），他们的教导和弟兄会相当雷同，也没有特别的名称，仅仅说他们就是基督的教会。有时他们也挂了一个牌子：‘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。’除了这三派之外，我们也是只要圣经，不要信经，所以可说是第四派。我们是从中国兴起来的；开头我们就一再声明，我们不要信经；因为信经不可靠，信经把神的话语铲除了，信经不够完全。

主后三二五年，奈西亚大会确定了信经，那时他们所根据的圣经，只有二十卷。他们所缺的七卷是：启示录、希伯来书、约翰二书、约翰三书、彼得后书、雅各书、以及犹大书。新约从希伯来书到启示录共有九卷，当时只有约翰一书和彼得前书被公认，其余七卷仍是被拒绝的。

奈西亚大会主要的重点，是要定规三一神的定义；然而，当时所缺少的那七卷，最明显的就是论到三一神的启示。比如启示录讲‘七灵’，（一4，）这七灵就是三一神的灵。然而，信经并没有题到七灵；信经里讲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却没有讲七灵。乃是到了主后三九七年的迦太基大会，才确定接受那七卷书信；这时，新约圣经才正式全部确定。所以，我们很有立场说，奈西亚大会并没有把圣经完全包括在内；因这缘故，我们不能要信经，也不能跟随信经。

从迦太基大会以后，关于三一神的定义仍有争执，所以就一直召开大会。直到大约主后五七〇年，天主教的教皇系统被公认，就不需要再开大会，而是由教皇来裁决。天主教认为，彼得是基督正统的继承人，又在罗马作过监督，所以就是第一任教皇。教皇等于是召会的头，他说的话就是召会说的话。所以，天主教的教训是，众圣徒都得听召会的话。他们从来不说圣经怎么说，也不说神怎么说，总是说召会怎么说。所谓召会怎么说，意即教皇怎么说。所以，自第六世纪末以来，都是由教皇来断定争论。

现今基督徒的信仰根据，可分成几种。其中大多数是相信圣经六十六卷。有的是说根据信经。另有一班人说，他们的信仰是根据信经，加上大会的决议。所谓大会，第一个自然是奈西亚大会，之后还有五、六次大会，都是为着解决基本信仰的问题。所以直到今天，还有人说，‘我们必须跟随信经加上大会的决议。’

约在十年前，有一个基督教团体召开聚会，租用在安那翰的会议中心作会场。他们在外面张贴标语，说，他们只相信四福音，不相信保罗的书信。另外，天主教在圣经六十六卷之外，另加了几卷次经。实在说，那不叫次经，而是伪经；因为它不只是次等的，更是虚构的。这种带着伪经的圣经，不仅天主教刊印，圣经公会也印制。甚至一些传道人讲道时，也拿来引用。

关于这方面的故事很多，我们无须多说。总之，我们是相信圣经六十六卷，包括旧约三十九卷，新约二十七卷。我们不接受天主教所增加的几卷次经，也不接受缺少了七卷书信的信经。我们的信仰，乃是全本圣经。

改教与国教

自主后五七〇年，教皇制度确立以后，天主教徒就都听命于教皇。到了十六世纪，路德马丁起来改教；他主张的第一点，就是不必凡事听从教皇的话。当时路德并没有意思要从天主教出来，只是想把听教皇的话这点改掉。他没有意思要脱教，他只有一个意念，要改教；他没有意思要推翻教皇，他只有一个意思要改革。他主张要听从圣经，而不是听从教皇；不是教皇说了算，而是圣经说的才算。

路德这样的主张，引起了一连串的斗争，甚至引起战争。当时德国地区可说是小国林立，各诸侯都不满教皇的欺压，想借题发挥，好脱离教皇的干涉，于是就出来保护路德。乃是这样的举动，引起了脱教运动；结果有一班人从天主教出来，却不幸又落入国教手里。德国地区因此成立了国教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，如挪威、瑞典、丹麦等也起而效之。直到现在，德国百姓都得纳教会税。若是不纳，还得有特别的申请；必须理由充足才能被批准，否则时候一到，政府会强制征收。政府征收的税，就拿来给国教使用。

德国的国教是信义宗，意思是信仰因信称义。差不多的国教都是信义宗；信义宗就是路德宗，因为路德是第一个主张因信称义的人。然而，英国的国教并不是信义宗，英国国教的名称为 The Anglican Church，原意为‘英国教会’；其另一个名称是‘圣公会’（The Episcopal Church）。Episcopal，意即主教。所以，英国圣公会乃是实行主教制度的宗派；‘主教’就是监督的意思。这个作法乃是承袭天主教。

主教是圣品阶级制度的产物，完全是不合圣经的。圣经清楚说到，作监督的人就是长老；长老就是监督。行传二十章说，保罗把以弗所的长老请来，（17，）对他们说，‘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。’（28。）这证明长老就是监督。

在使徒们过去之后，有一班教导圣经的人，召会历史称他们为教父。实际上，‘教父’这个称谓并不合宜，因为主耶稣明明的告诉门徒：‘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，就是那天上的。’（太二三9。）在第二世纪，有一位圣经教师，名叫以格那提（Ignatius），他也被尊为教父之一。但是他在说到长老和监督时，闯了大祸。他教导说，长老是治理一地的；监督却是管理一区的，列在长老之上。乃是这样一个讲法，产生了宗教组织（hierarchy）。

从那时起，十八个世纪以来，就形成了所谓圣品阶级。今天在天主教里，最基层的是神父；然后，神父可以升为辅祭，辅祭升为主教，主教再升为总主教，总主教再升为枢机主教，枢机主教就等于教皇的‘内阁’。现今天主教，在全世界共有一百多位枢机主教。当教皇去世时，就由枢机主教互相投票，选出新的教皇。教皇—枢机主教—总主教—主教—辅祭—神父，这一套制度就是宗教组织。今天全世界的宗教团体，组织最坚强、最严密的，就是天主教。

路德从天主教脱离出来，就是脱离了那一套宗教组织，可惜他又落入国教（State~Church）里。每一个国教的首长，就是那个国家的国王。比如你若是圣公会的教友，你就等于是英国女王的百姓。每一个圣公会的教友，都是英国女王的属下，因为英国女王就是圣公会的元首。所以，每一个英国人生下来，就有双重身分：既是英国国民，也是圣公会的教友。这就是国教。

私立召会与弟兄会的恢复

国教成立后，到了一千五百年左右，就有民间的私立召会兴起，如长老会、浸信会、以及中欧和德国一带的弟兄们（Brethren）。他们既不接受天主教，也不接受国教，因此，受到这两派对他们的大肆逼迫。那些受逼迫的人，都是出身民间的信徒，从其中就产生了清教徒。当时中欧是天主教，北欧是国教，这些清教徒在他们的逼迫下，只能四处流浪。

到了主后一千七百二、三十年，在今天德国南部，有一个叫作萨克森（Saxony）的地方。那里有一位袭有爵位的弟兄，名字叫作新生铎夫（Zinzendorf），他拥有一大片土地，不仅爱主，并且信仰相当纯正，大多照着圣经而行。当时，有一班清教徒无处可归，就陆续聚集到他那里一同聚会；其中人数最多的一派，是从摩尔维亚经由波希米亚而来的；波希米亚就是一九三九年希特勒发动欧战的地方。那些人被称为‘摩尔维亚的弟兄们’；他们最少有百分之七十是回到圣经，照着圣经聚集的，所以各方面的情形都相当好。

与新生铎夫同时，有卫斯理约翰（John~Wesley）兴起来，在英国各处布道，成了有名的奋兴家。再过一百年，约在一八二〇年代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来了。他们对真理的认识超过了新生铎夫，亮光相

当清楚。然而，这只是按着召会的一般实行来说。若按着圣经真理深奥的启示而言，他们比我们今天差得多。因着他们太注重道理，便落到字句里，结果分成了好多派别。现在所谓的弟兄会，最少分了一千多派。他们这一分裂，就把原有的基础丧失了；毫无疑问也使主的见证、主的同在失去了。

主在中国的行动

到了主后一九二〇年，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来。那时我们不是闭门造车，独创一格，乃是把召会的历史都参考过，并且对照了整本圣经。到了一九二二年，倪弟兄在中国南方福州，开始了第一个聚会，直到现在已有六十几年。中国北方的聚会，是一九三二年在烟台开始的，当时那里召会的责任，多半是托在我身上。从一九三二到一九八四年，我在主的恢复里已有五十二年。

自从主后一八二七年，英国的弟兄们兴起来以后，真理的亮光可说是非常的汹涌。他们中间有几位著名的圣经教师，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达秘。他们出版了许多的书，一百多年来帮助了无数的基督徒。司布真（Spurgeon）曾经称赞弟兄会的一个教师开雷威廉（William Kelley），说开雷的头脑像海洋那么大。马金多（Mackintosh）写了一部‘五经注解’；慕迪（Moody）曾指着自己的藏书说，‘人可以把这书架上的书都烧掉，只要留下圣经和马金多的摩西五经注解就够了。’这便证明弟兄会的道理，对人的影响甚钜。

在前半个世纪，美国的基督教最受司可福串珠圣经的影响。美国最高的神学院，如达拉斯神学院和慕迪神学院，都是根据司可福这本串珠圣经施教的。而司可福的圣经注释，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根据弟兄会的道理。虽然他们没有接受弟兄们的道路，却完全接受了他们的道理。一九二〇年主在中国把我们兴起，那时第一次欧战在一九一八年刚结束，欧洲出版了许多属灵书报。不仅有弟兄会的，（弟兄会的亮光在一九〇〇年以后，逐渐衰落，）还有其他人的。如宾路易师母的书，出版时也是轰动一时，很有影响力；接着有司布真弟兄的书。这些书都相当有价值，大部分都在英国出版。美国也有一点，如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的书；他的诗歌有很多选在我们的诗歌本里。宣信所创办的差会，中文名称是宣道会；这位弟兄相当属灵，有几篇信息很闻名，都是基本的启示，说到基督作我们的生命。这些人的著作，都是在那五十年内出来的。

多年来基督教没有进步

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直到今天三十九年了；按我所知道、所观察的，很难找到有属灵分量的书。或许有人会说，‘这话太过了。基督教出版的杂志、刊物不是很多么？’然而你若去看看，无论是在解经方面，或是在真理亮光方面，或是在生命供应方面，没有一本是有属灵分量的。

在华人方面，香港是华文基督教的中心，这些年来出版的情况，亦是如此。若要说到，从一八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间，所出版具有相当分量的属灵书报有多少，那可说是不胜枚举。然而，若要问到已过三十多年里，到底那一本新出版的书，是有属灵价值的？可以说几乎没有。书刊是出版了不少，但都很零碎，没有什么属灵分量和价值。

我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在观察，有些弟兄们也在帮忙注意，却都几乎无法从基督教中，找出一本书刊甚或一篇信息，是结晶的，是有真理亮光或生命供应的。所幸，另一方面，还有一班学者，希腊文读得相当好；他们在近十多年来，出版了几本讲解新约希腊文的书籍。这些书可以说相当好，我们从其中得着莫大的助益。

我从一九三二年冬天开始使用希腊文圣经，至今已经用了五十二年。对于希腊文，从文学角度来说，我并不懂；但从使用而言，我可称得上是专家。已往那些关乎希腊文字义的书，还没有一本能像这十多来在美国所出版的那么好。然而，最多也就只有这一方面。至于亮光、真理、生命、解经等方面的出版，美国的情形和别处一样，也是一贫如洗。美国基督教出版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旧书搬出来重印。这是今天整个基督教的光景，是我总结的观察。基督教从使徒们过去直到现在，演变的历史就是如此。

主将亮光大量倾倒在祂的恢复中

今天在世界的各行各业里，各面都有长足的进步。特别在科学方面，进步得很快，电脑的使用越来越普遍；然而这三十多年里，基督教却一点也没有进步。

另一面，在主的恢复中，祂乃是一直将亮光倾倒下。以读经为例，最近美国相当有影响力的一分基督教刊物，登载一篇文章，说到最好的读经方法，乃是祷读（prayread）；这道道地地是我到美国后发明的辞句。在华语世界，最近也有一本书说，最好的读经方法，就是‘生命读经’的办法；这也是我们的发明。

一九二二年，倪弟兄开始出刊他的书报；那时在中国，凡有追求的基督徒，几乎都在他的影响力之下。特别是青年人，因着求知欲很强，更被激起爱慕研读真理的心。倪弟兄的信息很有影响力，因为亮光清楚，且满了生命的供应。我个人可以作这样的见证。过去为了研读真理，我陆续买了许多书；后来总是因着没有多少价值，也就陆续丢掉了。一九六二年我到美国，第二年我的家人带着许多箱书籍前来。再过二、三年，等我稍有工夫整理那些书时，便拿出来看看，最后五大箱书，十分之九是英文的，全被我撇弃了。惟一叫我得帮助，还留下来的，只有倪弟兄的书刊。

一九四九年，我们受主带领，从大陆来到台湾。差不多有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天天望着天花板叹息，觉得外面的环境相当令人失望。然而有一天，主给我感觉，虽然外面艰难，但从大陆先后迁移来台的弟兄姊妹，也有三、五百位。于是，我决定沿铁路由北到南，一路访问众圣徒和各地召会。走过一遍之后，我里面开始觉得真有点可作的。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，在台北市召会一会所，我们有了头一次的特别聚会；那是台湾工作的开始。到了年底，人数就由三十位增加到九百位。

看到这个光景，我就觉得有设立福音书房的需要，起码要先刊印诗歌，好供圣徒使用。因此我就在我家里，开始写作的工作。我们先后出版福音诗歌和第二集诗歌，接着出版圣经要道。

过了一年多，我去菲律宾作工几个月；一九五一年回来，觉得应该出版一分刊物，于是出刊了‘话语职事’。后来，话语职事足足发行了三十三年。在基督教的刊物里，难得有一种刊物，连续出版二十年的；然而蒙主怜悯，话语职事这分刊物，从五一年一直出刊到八四年。头七、八年差不多都是我亲自修编，以后刘遂弟兄加进来。等到我往国外去，编辑的责任便担在他身上。初期在修稿上我还稍微帮一点忙，不久，他就可以完全担起来了。在南洋的弟兄们都知道，从话语职事出刊以来，东南亚各地召会，大部分属灵、亮光的供应，都是依靠话语职事。

一九六一年我到了美国。到了六三年，我看见那里有一个需要，就出版了一分英文刊物一水流报，并且成立水流出版社，开始出版我们的英文书报。到了那一年下半，我觉察到我们必须有一本英文诗歌，便下苦功与美国弟兄们合作，从基督教各宗各派，历代有名的诗歌里，选出大约八百首，再加上我自己写的约有二百五十首，另外从中文诗歌里翻译了三、四十首，辑成英文诗集一千零八十首。

帮助我的美国弟兄们，英文都不错，又懂音乐，又会修辞，把我所写的英文诗歌都押了韵，并且赋予节奏。再者，由于深感基督教诗歌里，对基督、灵、生命与召会这几类的缺乏，我所编写的二百多首诗，都偏重在基督、灵、生命与召会这些方面。因此可以说，这本英文诗歌，对于主在美国的恢复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，实在有莫大的帮助。

同时，这本诗歌也相当博得基督徒的重视。有的人就说，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里，还找不出这么一本诗集。实在说，人不必去读什么神学，只要花几年工夫，好好把这本诗歌研读过，他的神学必然有一定的水准。你若不信，只要把这本诗集的目录读一读，看看它的分类和分项，就知道其中神学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。

一九六七年我回到台湾，觉得中文诗歌也需要整顿，就请了几位华语弟兄帮忙，根据英文诗集整理。所以，现在的中文诗歌里，有带着英文诗歌的首数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把英文诗歌全翻译成中文。因为当初编英文诗歌，不仅是为着我们自己，也是为着给美国基督教知道，我们是懂真理的，我们的神学是综合性、不偏不倚的，各宗派的好东西都在这里。等到编中文诗歌时，我们觉得不必有这层用意，于是只采集了六百多首。现在我们所用的中文诗歌，一共是七百八十多首。

一九六三年，我在美国开始有了文字工作。十年后，到了一九七四年，我们觉得，在美国的工作到一个地步，若要再往前发展，洛杉矶并不是个太适宜的地方。于是，我们开始寻求出路。那时虽不太清楚，却也就这样搬到安那翰。初到之时，安那翰所在的橙县，是个新兴的城市，华人不过三、五千，大部分都是美国人。不料在这十年内，因着美国移民法的修改，每年有两万多华人移民到美国，而后又增加到每年四万多；结果，橙县竟成为今日华侨在美国定居最好的地方，现今已有近三万华人。

在安那翰，我们找到一块地，共有二亩半；每亩是四万三千五百六十平方尺，合计有十万八千九百平方尺。那块地几乎没有花多少钱买到的，只付了约二万二千美金，而后每月再付一千多元。我们在这块地上盖了一个会所，宽一百二十尺，长二百二十尺，每层的面积有两万六千多平方尺，可说是一个相当大的会所。六、七年前要盖这么一个会所，材料费需要八十万美金，建筑费需要一百二、三十万。然而我们盖的时候，省下了建筑费，因为都是各地弟兄们奉献时间来盖造；许多青年人为此牺牲了半年的学业。那是一九七六年上半年，约有七十到八十位弟兄们这样作。本地的弟兄姊妹，也在晚上来盖造。所以，经过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，就把会所盖造起来了。主乃是这样给了我们一个大会所。

一到安那翰，我们就有一个感觉，要改变工作的作法，并且每年要有两次训练，冬季一次，夏季一次，要把新约完全解释过。因此，我便重新翻译新约，并且加上注解；每年夏、冬两季，各讲三十篇信息。感谢主，到今年冬天就整整十一年，前后举行了二十二次，现在只剩下使徒行传。等到今年十二月底，新约

二十七卷的恢复本，就会全数翻译并完成注解。我很清楚，必须把这段时间摆出来；我不能花太多时间去看望，并照顾各处的召会。每半年我用三个月至三个半月的时间，翻译恢复本和编写注解。在我写的时候，总有两个助手：一个替我抄写，由我口述；另一个替我读参考书。每半年一次的大训练，需要这样花三个半月作工，平均每天要费四至五个小时写作。这实在是主的恩典，因为这样的工作真是劳苦。每一年上半年三个半月，下半年三个半月，这样作了十一年，才把新作写完。

新约圣经恢复本不仅是重新翻译过，并且还带有丰富的注解；这不是轻易能作成的。至于生命读经，乃是根据恢复本的翻译、注解和串珠，化成信息释放的，每次训练讲三十篇；到修改成书时，差不多再加五成的分量，编成四十至五十篇的信息。现今全套生命读经，只缺使徒行传这卷书。我们先刊印保罗的十四封书信为九大册，到明年春天，新约其余部分也会装订成八大册。这样，全部新约生命读经一共是十七大册。

明年夏天开始，我有一个负担，要讲‘新约总论’。这可能需二至三次训练，一次有三十篇信息。这样，新约生命读经就能完全结束、总结。我绝对相信，对有心追求的圣徒，特别是各地爱主、愿意追求真理的青年人，这实在是一个基础的供应。

我的点在这里：一面，基督教三十九年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东西；另一面，主在我们中间，实在释放了许多丰富。倪弟兄在世时，已经相当有属灵的东西；到了已过十一年，因着生命读经的信息，亮光就更多了。以马金多的五经注解为例，和我们的创世记、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相比，仍差了许多。

我愿意告诉你们，今天在主的恢复里，为着供应文字、录影带、录音带，在美国的职事站和台湾的福音书房，共有四十几位弟兄姊妹，全时间服事这份工作。此外，在美国平均还有四十个人，是不定时来帮忙的。现在的文字工作，需要这么多人才服事得过来，这对于主的丰富的推广，实在是个很大的加强。

在美国安那翰的会所，有两万多平方尺的面积，第一层几乎都是职事站使用。另一个分站在德州欧文，差不多也把欧文召会会所的一楼，都作为印刷用；出版物都从那里出来，分送到美国各地。单是送到美国东岸的，每个月就是一部大货车。这都是主的怜悯。祂的亮光一直临到我们，特别是在已过两、三年，这亮光一直集中在神新约的经纶——三一神把祂自己分赐给我们，为着产生基督的身体。这是很高的启示。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，即使是一些很大的团体，他们对基督身体的认识，可说是一无所知；但主却把我们带到这样高的地步。

众召会传福音正值千载良机

自一九六一年我到美国开工后，几乎每年我都回来台湾，但召会的光景总令人不满意。然而这次我回来，看见圣徒在特会中的分享、反应，叫我大吃一惊。对于素质的灵、经纶的灵，即使是青少年圣徒都能琅琅上口；这使我觉得你们个个都是书香人家的子弟，个个出口成章。这说出台北召会的确是大有进步。圣徒在两次大会里的响应，进步良多，可说是诚于中形于外。特别是弟兄姊妹在聚会中的灵强，这样的空气的确能征服人、折服人；这是无法装假的。全台湾的弟兄姊妹实在是有所进步，这是很可称赞的。

这些年来，台湾在各面的情形，无论是教育、经济、交通、社会，都有很大的进步。这对于主的恢复，实为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局面，召会是这么整齐，而且人才济济。或许有人以为，现在台湾经济富裕，生活提高，人不一定肯要主；不像三十五年前，那时大家刚从大陆出来，什么都没有着落，很自然就投靠主，所以容易接受福音。然而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。现在台湾的环境，对主恢复的往前，在条件上比从前是好得太多了。
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这里曾有一篇事奉的交通，那时我对弟兄姊妹说，我从北到南把台湾走了一趟，实在看见这个地方适合于主的工作，我们应该在此忠心。三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那些话语都成全了。这次我回来，也要说同样的话：现在是主的恢复在台湾最成熟的时候，若是我们不抓住机会，而错失良机，那就太可惜了。摆在我们前面的十年，将是最关键的时刻。

自一九四九年在台湾有主的恢复起，六、七年间人数增加了一百倍。起初人数不满五百，到了一九五六、五七年，就增加到了五万人。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始聚会时，几乎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是赤手空拳起家；但现今这里，什么都超过我们从前许多倍。那时，弟兄姊妹对真理也明白不多，今天却是人才济济。

有的弟兄告诉我，在台北召会，仅仅在职青年就有二千人。我听了一面很高兴，另一面觉得事实上还应该多几千，至少要多一倍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考量，如何运用这二千位在职青年？难道只是在这里享受主，好像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，在山上搭三座棚，说在那里真好？（参太十七 1~8。）不要忘了山下还有被鬼附的。（14~21。）今天我们在这里或许真好，聚会的座位很舒服，又有冷气，但你们肯不肯‘下山’，应付世人的需要呢？

现在台湾的众召会，应该要全体出动。若是众召会在这里全体出动，台湾这地便要蒙更大的祝福。已过三十几年，主为着祂自己祝福了台湾。国外许多人都说，短短三十几年，台湾能从农业社会迅速转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，实在是个奇迹。相信你我在此若是忠心，神还要加倍祝福这个地方。

从前西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，中国人教育不普及，听不懂真理。他们对什么是称义，什么是重生，都不懂；这逼得西教士只好办学校，将西方教育带进来。然而今天在台湾，你我所说的话大家都听得懂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若是对人说，‘你需要被称义，’‘你蒙称义了，还要得着灵，’人都会懂。主给台湾人最大的祝福，就是教育办得好，有成群的硕士、博士。至于交通方面，从高雄到台北只要四、五个小时。环境上，人人安居乐业，社会安定。同时，政府也给人民完全的自由。这对我们传福音实在是太便利了。所以，我们要‘下山’，世人需要我们顾惜。

若是台北召会能产生五百位全时间者，三年之内，至少会带进三万人。这话不是随便说的。一九四九年我在这里，带着弟兄姊妹们传福音，那时每年还要出国三、四个月；但仅仅头六、七年，人数就从五万人增加到五万人。当时那五百位，是老老少少都有；但今天台北召会，单单在职青年就有二千位，并且各方面都配合得上。这样一比，你们若传三年福音，难道还得了三万人？或许你们会说，需要有人全时间，也得对他们有训练。我愿意说，只要你们有五百位全时间产生出来，我会回来带着你们一同拚上。

盼望你们想想，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，演变到今天是什么局面；再看看主在我们中间，给了我们多少亮光、祝福和预备。今天这个世界，似乎比从前的一个乡村还要小。那时交通既不方便，通讯也不发达，连电话都没有；今天，电话已经可以直拨世界各处。这样大好的良机，我们怎能不把握？我们在这里的召会，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靠着主的祝福，也有相当的基础；各阶层都有弟兄姊妹，传福音太容易了。所以，你们要到主面前祷告、寻求，到底主要你们怎么作。

第八篇 主恢复在全地满有前途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满有前途的活路

虽然一面说，全时间这条事奉主的路，是一条十字架的死路，是一条没有前途的路；但另一面，十字架总是带进复活。所以我们的前途，乃是复活；我们现在所走的，不是死路，乃是活路，并且不是没有前途，乃是满有前途。

奉献的见证

我能根据这五十多年来走主道路的经历，向你们见证，主乃是又真又活的。我生在基督教家庭，先母属于南浸信会，所以我们这些孩子们，每主日也都跟着去聚会。虽然我听了许多次福音，但却一直没有得救。一九二五年四月间的一个下午，我抱着好奇的心，去听一位青年女子布道；那时我才二十岁。我在那里听的时候，一面听，一面实在是神临到我，我便被神得着、抓住了。散会后，我走在回家路上，便蒙召将自己奉献给主。当时在我们的公会中，并不常听见蒙召、奉献的道，并且那时我正在努力学业，笃信学业是我的前途。我的确有一个抱负，想要借着学业，作一个成功的人。然而那一天，我走在马路上，里面受感，中途突然站住，脸朝着天说，‘神阿，我要你。今后就是把全世界给我，我也不要。我要作个穷传道人，带着圣经，在这一带走遍乡村，到处传福音。没有饭吃，就吃树根和地瓜干；没有水喝，就喝山水。’就这样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了主。

当时，我正准备去读一所英文专科学校，那是美国人在中国北方创设的。我入学后，便想毕业之后，一定要到乡村去传讲主耶稣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就在我毕业那一年夏天，我成全了对神所许的愿，一村过一村去传福音。没有牧师鼓励我，也没有传道开导我，我这么一个青年人，就自己下乡传道去了。我所写的头一篇福音单张，题目是‘灵魂得救之妙法’。那时印刷并不进步，我用老式排版，在红色纸张上印着几个大字：‘灵魂得救之妙法’。带着圣经和一札单张，我一村又一村，到处分发，觉得很有味道。我真是盼望一生就作这一件事，一生作个传福音的人。

开展工作的扩展与祝福

主成全了祂自己的心意，不久便在我的家乡，兴起了一个地方召会。因着这个召会的兴起，主开了门，很快的把我带到上海，那是中国最大的都市。后来到了抗战期间，我在烟台。那时各地人才济济，东北的弟兄们有好几位是千万富翁，他们爱主、愿意摆上；因此，主的工作开展得非常快速。

我多次对弟兄们谈起，我们要用华北的人力、东北的财力，开发西北。为此，于一九四三年三、四月间，有七十位弟兄姊妹，从烟台移民到西北内蒙一带。他们去的时候，都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奉献了。召会只供给他们路费，以及到达之后三个月的生活费；他们就在那三个月中尽力谋生。有的当小学教员，有的作小生意，有的帮人修理鞋子、理发的；这些人出去都作了‘使徒’。第二年，烟台召会有位长老，去探访那些移民出去的弟兄姊妹，看见那一带已有四十几处召会兴起。

那一带原有一些人，协同内地会的教士们在当地作工；他们撒下了福音的种子，带领了一些信徒。后来太平洋战事爆发，西教士们都被日本人关到集中营，他们所兴起的召会也就荒凉了；这些信徒便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就在这个当儿，我们有七十位平信徒的‘使徒’到了那里，不只把福音带去，也把真理带去。他们在那里教导真理，把那些流荡的信徒统统带到真理的路上。因此，有四十多处的聚会，全转到这条路上。这七十位弟兄姊妹，在一九四三年三、四月间移民到那里，到了冬天，便兴起了许多处的召会。

当时，除了这七十位去西北内蒙外，还有三十位去了东北鸭绿江下游地区。后来因着政局改迁，失去联络，对他们的情形便不得而知。然而，无论如何，一九四三年我们有一百位弟兄姊妹移民出去，七十位到了西北，三十位到了东北。这个见证是要让众人看见，表面看，我们走的这条路，是死路一条，是断了前途；但在复活中，主的确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活路，是满有前途的路。

主恢复的蓬勃发展

美国

事实上，我从未想过要到美国。远在一九三八年时，北平有位信徒寄了两张支票给我；一张作为我去美国的来回船费，一张作为我内人和孩子留在国内，一年的生活费。那位信徒说他有引导，主要我去美国。然而我回答他，我没有这个负担，这两张支票该怎么处理。他坚持说要留在我这里，总有一天天主会叫我去。到了一九五八年，我应邀到英国和丹麦时，便顺道去了美国，但还不是去作工。

主的带领是超过我们想像的。一九四九年，我们被主带到台湾，那时主的恢复仅仅是在华语圣徒中间；台湾和南洋各地，约只有一百处召会。然而从一九六二年，我被主引导在美国开工，一九六三年出版了英文水流报，同时也出版了别的英文书籍。因着这些英文书刊，主的恢复借着英文，很快的从美国普及到了五大洲。当然，首先是普及在美国。现在美国各地，约有九十几处召会。从东岸到西岸，虽然各处的人数不多，但是局面相当可观，得着了各种的人，明显的看见主的祝福。

欧洲

接着，主的恢复到了德国。德国虽然不是英语的国家，却也属于英语一系，所以主的恢复能借着英语到了德国。经过德国没有多久，即散布到好几个国家，如英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瑞士、丹麦、瑞典、义大利，甚至到了芬兰；今天在芬兰赫尔辛基，也有一个小召会。目前主的恢复在欧洲仍在继续扩展。去年和今年，我们在德国有训练，共有八百多位弟兄姊妹一同聚集。其中大部分是德国的，另外从附近国家来的也有一些；那个情景叫人非常受激励。我们这些从台湾去的圣徒，本来是要去鼓励他们，却反而受了他们的激励。他们在激励我们之后，自己也迈进了一大步。

俄国

主的恢复到了欧洲以后，就进到好几种语言里。现在我们的书刊不只有德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、和其他文字的翻译，也有了俄文。‘神的经纶’这本书，已经在斯图嘎印成俄文，并且经过赫尔辛基进到俄国。另外还有十本左右的俄文小册，也送进去了。主安排一位俄国的犹太人学者，是华盛顿州西雅图附近一所大学的教授；他具有英文和俄文的博士学位，很甘心乐意来翻译这些属灵书籍。另有一位懂俄文的俄裔姊妹，帮助他翻译属灵的名词。他们目前正在翻译‘生命的经历’这类的书。最近西雅图一位负责弟兄，亲自进入俄国，到各地看了一下，发现有很多所谓的地下召会。他们告诉他说，‘圣经我们已经有了，我们所需要的，就是你带来的这类属灵书籍。’盼望我们多为这事祷告。

英国

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，是英国学生人数相当多，规模相当大的大学。最近他们的图书馆管理员，写了一封信给美国的职事站。大意是说，他收到经由黑池（Blackpool）召会的人转寄给他的几本书，都是水流职事站出版的。他读了很享受，所以写信给我们，请我们把一切刊物，无论是中文、英文、或其他文字的，全套供应给他们。他们要把我们的书籍，收藏在曼彻斯特大学的图书馆里。因此，我们立刻收集了我们所出版各种语文的书刊，中文、英文、西班牙文、日文、德文、韩文，连菲律宾文都在内，一起寄给他们。这是主作的。

中南美洲

再一面，主的恢复到了中美、南美，也到了墨西哥。今天主的恢复在墨西哥山区里是蓬勃的；我们的工作，连同我们出版的刊物和录影带，都供不应求。他们的心愿是沸腾的，有多处召会因此被兴起来。现在墨西哥大约有五十多处召会。我们送了六、七部录影机给他们，在各处轮流放映生命读经训练的录影带。这是最有效用的。

至于巴西，他们向往主恢复的情形，也是令人希奇。那里的弟兄们，在距圣保罗两个钟头车程所到的地方，买了一大片地，在山丘上盖造了一个会所，可容纳一千多人，于一九八一年完工。最近他们在圣保罗市，又买了一个旧医院，翻修扩建成一个大会所；文字印刷的工作就在里头。

巴西的见证，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，有少数弟兄们从台湾和菲律宾，移民到巴西；不过，他们一直没有成立召会。一九六五年我到那里，把当时的情形稍作厘清。因为当地有许多基督徒，那时我们很愿意和他们一同聚会，成立当地的地方召会。然而，我们在那里多方观察研究后，觉得当地信徒的宗教、宗派气氛很浓，我们无法和他们一同作见证。所以，就在一九六五那一年定规，有正式的召会聚会。当时一个巴西人没有，全数是中国人，也是用华语聚会。

一九七〇年我又去了一次，到八四年，经过十四年之后，我又去了一次。那里进展的情形，使我大吃一惊。一千一百多位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，道地的巴西人有一千出头，只有四、五十位是中国人，其他还有五、六十位是阿根廷人，以及智利、秘鲁、巴拉圭、乌拉圭、玻利维亚这些附近国家的人。这些巴西的弟兄姊妹，

大部分是大学教育程度，好多位以前是牧师、传道人、神学生，医生和医校的学生也有一些。那一次的光景，和我这一次在台北看见的情形差不多，他们的分享完全是根据生命读经的内容，证明生命读经的信息在他们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现在，从墨西哥到巴西最少有一百五十处召会。哥伦比亚（Columbia）是中美洲文化相当高，使用西班牙文的国家，现在也有召会。瓜地马拉（Guatemala）的首都，也正式开始有聚会；他们还正式来信给我们，邀请美国的弟兄姊妹，去参加他们开始在地方立场上的第一次聚会。

非洲

在非洲，主的见证首先由迦纳（Ghana）开始。迦纳在非洲西岸，从前叫黄金海岸，脱离英属以后，成立迦纳共和国。在非洲，主的见证也是借着文字，借着英文刊物开始的。而后，主的恢复又转到奈及利亚（Nigeria）。奈及利亚是西非最大的国家，首都拉哥斯（Lagos）有九百万人口，那里也有召会。北边的利比亚（Libya）也有召会。

近几年，主的恢复也到了非洲南端的南非共和国。在那里，因着宪法正式订定，中国人可以和白人享受同等待遇。目前那里有三个召会，其中两个是在首都普利托里亚，和开普敦。另外，在南非东北部，有一个邻国叫辛巴威（Zimbabwe），在那里也有了召会。不久前他们来信，请我们许可他们翻译所有的生命读经；并且若是可能，希望我们大量供应书刊给他们。

这些非洲国家，因着经济力微弱，这些年我们都是免费供应书刊。仅仅对迦纳这个国家，我们所供应的书报、录音带，到现在最少达到五万美金。这些情形叫我们相当受鼓励。这些地方的见证，都不是因为我们去他们那里，而是借着文字。他们得到文字的帮助后，就有人到美国参加训练，接着就兴起了那地召会的见证。

澳洲

再说澳洲，澳洲包括澳大利亚和纽西兰；那里的光景也很叫我们很受感动。澳大利亚约有三、四处召会，雪梨、墨尔本都有。比较强的召会是在纽西兰，约有十处召会。感谢主，现在全世界五大洲都有主的恢复。

亚洲

关乎亚洲这一面，主的恢复在中国已经六十多年，但是在印度、缅甸，一直没有动静。多年前，在锡兰岛上有一点点行动，但是情况不太明朗，所以等于没有。然而，就在这一、二年，主在印度和缅甸都作了工。现在缅甸有了第一处的召会，泰国曼谷的召会和他们稍微有点接触。另外，还有两条线是和我们通信的，一条是缅甸当地的一位青年，他英文写得非常好。他在信中告诉我们，那里约有十九处聚会。虽然他们对于召会的道路并不清楚。然而他说，他们读到生命读经，非常得帮助，所以请求我给他们翻译权，他们要把所有的生命读经译成缅甸文。他也告诉我们，他是个青年人，爱主、追求神学。我相信他将来会被带到这条路上。另一条线写信给我们的人，从他的语气、英文笔法和名字看来，应该是一位英国西教士；他也说到他们那里有几处聚会和查经班。他自己最近读到生命读经，很得帮助，所以想要用生命读经，供应他们各地查经班的需要，请我们给他们许可使用并翻译这些信息。这些都是很好的征兆。

至于印度，在南部有一个弟兄是中学教师，四十岁上下，是因着书报的关系和我们有了交通。他来到美国，住了将近一年。等到今年冬季训练结束，他就准备回到印度南部，开始有召会生活。盼望我们都为这事祷告。

这些年来我接到许多信札，从各国各城来的都有，都是向我表示得到生命读经的益处。我把这些信都积存在那里，希望有一天能把它印成书，起名叫‘珍贵的信函’（Letters of Appreciation）。

主在台湾的工作

有些弟兄姊妹准备到义大利、印度去，还有要到非洲、澳洲、北欧。我要告诉你们，行动要有步骤，进军也要有策略。打仗不只要有战术，也要有战略。你们切切不要行动得太快，否则欲速则不达。当然我不是给你们命令，更不是强迫你们，乃是仰望主的灵在你们里面作工。

我到英语世界已经二十多年，长期住在美国，也去过澳洲，到过雪梨、墨尔本，和纽西兰几个城市，并且去过欧洲、南美，对一切情形都相当了解。我观察来观察去，觉得全球各地召会实力最雄厚的还是台湾。原因在于这里的召会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。在这三十多年内，主的确祝福了这个国家，使一切都安定。我们作福音工作，最需要的就是这样环境，这样一个社会、国家，并且民众的教育程度也够。所以主的恢复、福音、真理到了这里，真是如鱼得水。

这三十年中，头六、七年人数加了百倍，从五百达到五万。以后因着我们稍微偏重属灵的追求，以致进来了一个打岔，把我们的扩展冲淡了。分析来说，主的恢复在台湾已有三十五年的历史；这三十五年用七来分，是五个七年。第一个七年，人数从五百人加到五万人。此后，因着打岔被冲淡了，就没有再按着既定的方针往前推动。所以这二十八年，就是后来的四个七年，人数等于没有增加。现在全台湾，弟兄姊妹的人数，不过就是四万五千到五万。

香港曾出版过一本海外华侨统计，说到台湾的基督徒，人数最多的是长老会，有八万多人；其次是‘聚会所’，有四万五千人；第三是真耶稣教会，多半是在山区，有二万多人。我们只有这些人数，是因为我们在后来五分之四的时间里，只作稳定、维持的工作，并没有像头七年那样，作开展的工作。当然，我们还要感谢主，因为稳定，所以才有今天这个局面。

我们承认我们有诸般的软弱、缺点，然而比较来说，我们在这里的光景，实在是近代基督徒中间的佼佼者。我们有许多人，已经接受了十多年的装备。一九六六年我回来的时候，这里有一个空气，就是许多青年弟兄姊妹愿意全时间事奉，并且写过奉献单。从一九六六年我们收到这些奉献单到今天，已经十八年了，我若把这些单子都找出来，相信已经超过一千位。这一千位已经写过奉献单的人，都是和主立了约的；所以，现在我是代表主来要你们履约。

美国的华语工作

当我到美国开工时，我很清楚，我的负担不是去作华语工作。因为一作华语工作，英语工作就会受到阻碍。我们若是要作华语工作，就不要去美国；既去美国，就是要主的见证送到英语世界。所以二十年来，我专作英语工作。感谢主，在这点上我们的确看见主的祝福。然而，因着前年美国修订移民法，把中国人的移民限额从二万加到四万，于是华人移民至美国的人数，一下增加了许多。我看见许多弟兄姊妹移民去了，却得不到照顾，就和华语弟兄们交通，必须开始注意华语工作。因此，目前在美有五、六位弟兄，曾经受过高等教育，事业有成，现在离开了事业，全时间在那里事奉，并且专作各大学的校园工作。

从台湾到美国的留学生非常多，几乎在各校园里都有。这些中国学生的成绩和表现，实在是为中国人争光。不仅台湾去的留学生如此，即使是在美国生长的下一代中国人，在小学、中学里，也都是名列前茅。有人说，在大学里开学选课时，美国学生只要一看中国学生选得多，就自动放弃那一门课，因为实在无法和他们竞争。也有人说，英国各大学的数学系，没有华人教授就不能成立。换句话说，数学教育几乎是中国教授的天下。至于最时髦、热门的电脑科学，从事研究的人员，三分之二都是中国人。美国的一份周刊，去年曾有一篇报导说，现在的电脑科学是由美国、日本两国隔洋竞争；但实在说来，不是美、日竞争，而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竞争，因为美国的电脑从业人员大多是中国人。

自从我们推动华语工作，到各校园去看望学生，我们发现各校园都有华语基督徒团契。在美国凡是有华语基督徒的学校，都有华语基督徒团契。而这些华语团契的主要人物，多半是在我们中间受过栽培的。这是真实的光景。当我们的弟兄们去看望他们时，非常受他们的欢迎。

福音化、真理化台湾

今天台北这里的召会是这样的丰富，水准也是这样的高，人才济济。另一面，国家、社会又有这样好的光景。同时，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们在这岛上三十多年，在社会的各阶层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；这是了不得的一件事。今天台湾人口这么密集，仅仅台北就有将近二百万人。他们就像二百万条鱼，在我们的周围，我们应该来捉鱼。现在的机会的确是千载难逢，所有少壮的人都该快快去‘捉鱼’。

简单的说，你们头一步得在台湾普及主的恢复。我们都该祷告，求主福音化台湾。福音要遍传，不只在台北，还要一乡、一镇的传，全台湾都要福音化，并且还要真理化。我们一定要把主给我们看见的真理，普遍的传给全台湾的人。我们要作到家喻户晓，让真理渗透全台湾。我们估计最多五至十年，一定要福音化台湾、真理化台湾。

我们在这里成立了书房，出版书籍已经三十多年。我们的书都是纯纯洁洁的，专传福音、讲真理；这乃是今天人类在地上的需要。我们实在相信，这些也是强有力的因素，叫神祝福这个国家，并且从这个国家兴起成千的人。

所以，凡要去北欧、南欧开展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们不要急，大家要集中全力，先从台北开始。台北是我们的耶路撒冷。我们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作主的见证人。千万不要从耶路撒冷跳过犹太地；不，乃要从这个地方传出去。我们相信，非洲去一百位是不够的，南美洲去三百位也不够；现在各处的需要的确是非常的大。

今天全地五大洲都向主的恢复敞开，主要的原因是在主的恢复里有真理。现在我们在台湾这里，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个开展的模型。所以，我们要从台湾这里作起，最少经过三、五年，这个模型才能成形，你们就可以从这个模型出去。因此，目前头一步就是要在台湾，从台北这里作起。

关于全时间事奉的一些认识

我们事奉主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体力；所以必须有人把时间和身体奉献出来，这是确定的。然而，我们不能有一个观念，以为我们一奉献，就作了传道者，就进了‘传道者’这个行业。在我们中间没有这一行，我们乃是作主的见证人。若是主在环境上有安排，叫我们的生活有着落，我们就把全部时间摆进来；若是没有，我们也得作一点职业，这就是保罗留给我们的榜样。

保罗是全时间事奉主的，但是到了一种情形，各处召会跟不上，众圣徒对使徒的供给也不够多，这时他就亲手织帐棚，不只供应自己的需要，也供应他同伴的需要。这并不是说，他作传道者作了几年，后来得不到供应，从此就开厂织帐棚。他若是能生活，又何必织帐棚？所以，我们要了解一个大前提，不是说我们一旦全时间，就是圣品人物，进入宗教组织了。我们没有宗教组织，我们还是弟兄、姊妹，和别人一样；只不过主特别恩待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负担，把时间和体力尽量拿出来为主用。

有些弟兄虽不是全时间的，但并非说他们就不是同工，不是在主的恢复里一同往前的；他们仍然是。以亚居拉和百基拉这对夫妇为例，到底他们是不是全时间事奉的？答案是，说他们是也对，说他们不是也对，两面都对。因为这一对夫妇，的确不只把他们的身体、时间摆上，甚至他们的家也都是给主使用的。他们无论到那里，聚会就在他们的家里；在罗马、在以弗所，都是这样。从这一面看，他们是全时间的。但从另一面看，他们又不是，因为行传十八章说到，保罗在哥林多时投靠了他们。他们本是制造帐棚为业，保罗因与他们同业，就和他们同住作工。（1~3。）

我们曾交通到，台北召会要产生五百位全时间者。这五百位中，两百位全时间，三百位半时间。有的人环境、一切都许可，就能全时间摆出来；有的人环境不许可，或者他的事业、工作，需要他仍留在其中，而他能拿出半时间，这也是很好。他这样作，不只在经济上方便，在为主作见证、带人得救，种种关系上也都方便。

从去年夏天，我们在美国开始实行一件事，这件事不是强迫的，乃是圣徒们自愿的。我们希望我们中间的大学毕业生，毕了业，服完兵役，不要立刻去就职，要先全时间服‘召会役’两年。在这两年期间，每天上午用四小时，专读生命读经、恢复本圣经和注解。两年的时间，可以把整本新约圣经恢复本和注解，以及约一千二百篇生命读经完全读完。这是个了不起的教育。下午时间休息、交通，晚上参加聚会，或者到校园去接触人，或者去作家庭访问。

我们这样作二年，再看主在他们身上的显明，和他们自己的心愿及负担。若是主在他们身上的显明很清楚，他们的负担也很强，就可以再留一、二年，甚至三年。如此即可定规他们以后是带职业，或者不带职业。这是灵活的，不要勉强。有些弟兄姊妹不能自己作主，就不可违反家长的命令。家长若是不赞同这么作，就不要和家长起冲突。这样的实行，是盼望召会不仅是圣徒的‘家庭’、‘医院’，并且是属灵的‘专科学校’，使人能在其中经过一种真理上的特别栽培。这对召会将有很大的影响。

很显然，目前台湾这里有四方面需要展开。第一，要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。这样的弟兄姊妹在台北特别多，最少有一万人，你们要去和他们有交通。第二，要大大开辟学校工作；国中、高中、专科、大学，都需要。有了全时间事奉的人，这些工作就都可以去作。第三，要积极推动儿童工作；希望一年后，台北儿童聚会的人数能达到一万。第四，要向社会各阶层传福音。这就要借助你们在各层的关系，接触你们的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并且需要许多人一同来作。

我们要明了这是主的带领，并且要有信心，相信主一定祝福祂的召会；同时，因着这一个，主也会多方祝福这个国家和社会。我们该为着国家、社会，有够多的祷告。特别是为着我们国家的元首、高级的长官们，求主给他们智慧，实实在在把这个国家带到一个地步，满了福音，满了真理。

第九篇 主恢复中的传家之宝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服召会役二年

若是有主的带领，盼望我们中间的大学毕业生，能在大学毕业后，像青年人服兵役一样，把你们这一生最宝贵的时间，摆出二年来给主。事实上，你所给主的，结果都是叫你自己得的更多。这好比聪明的儿女，不仅不向父母要东西，反而多给父母一点东西；结果他送父母一分，父母还给他三分。只有愚拙的人，才会一直向父母要东西，而不给父母任何回馈。

当我们受感动要奉献财物时，通常是先有个数字，但经过考虑之后，就减了一半；再考虑又减了一半，再三考虑就想不奉献也可以吧。然而请记住，你一不奉献，祂的供应也就停止了。儿女，我作过；神的儿女，我更作过。我的确能作这样的见证，有给人的，必有给你的。要知道，我们每一次的奉献，都是上算的，都是主所祝福的。所以，青年人拿两年出来献给主，主必定能在你们身上作更多的事。

美国有一个最大的异端，就是摩门教，但他们的扩展非常厉害。他们的信徒，无论男女都得服役二年；这个服役全数是自愿、自费的。他们从小学开始，学校就灌输他们服役二年的观念。在家里，父母也配合这种作法给他们作准备。每逢孩子的生日，父母就送他一个蛋糕，不只在那里唱‘生日快乐’歌，还给他一点钱，告诉他：‘我给你五百元，你要从这里拿出一百元，存在银行，为着你将来服役时用。’所以，他们每一个人，都是从小就作准备。等到大学毕业，就拿着自己的积蓄，去服他们‘教会’的‘兵役’。

积极得人，广传福音

摩门教为着他们的宗教，都能如此；我们为着主的恢复，岂不当当作得更高？在台北，实际过召会生活的人，约有五、六千人。这五、六千人该如何用上呢？是仅仅一周过一周，一次又一次的聚会么？我们有那么多的地，都没有人耕种。到底谁该去种呢？

许多弟兄姊妹都愿意进入职事的负担，都愿意去陈明真理；当你们去陈明真理时，就会发觉需要多学一点。不去教书，就不知道自己还缺多少教育。或许你是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，但你一教书就会发现，自己数学知识还是不够，还得再跑图书馆找参考书。即使找到参考书，还得研究一番，才能熟知其教法。今天你若不把真理传给人听，还不觉得自己真理不够。只要你出去一讲，立刻知道自己存货何等不够，还得再学。

我们爱主、爱召会、爱主的恢复，就要实际的把这个爱活出来。我们在这里不能五年前是六千人，五年后还是六千人，甚至反而更少了。若是我们真爱主，今年有五千人，明年就该有八千人，再过一年又一万三千人。若是以一万五千人算，过了七年，应该翻了好几倍。照圣经所说，麦子的繁殖是一百倍、六十倍，最起码也是三十倍。这是主耶稣说的话，也是主耶稣开出来的最低要求。因此，以一万五千位弟兄姊妹来说，过了七年，应该可以翻三十倍到四十五万。

一位弟兄因着太太生病住院，他才发觉这个医院上自医生，下至护士，共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。那家医院好比一甲多的地，早就需要几个‘农夫’，带着‘耕耘机’去耕种。我们却到最近才发觉，那里有一百多位弟兄姊妹。若是天主教遇见这个光景，他们一定会立刻派一位神父、两位修女，去照顾那家医院。到了主日，就在医院里办弥撒，然后，神父和修女会挨着病床为教友送弥撒饼。这样一来，教友邻床的病人会问：‘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’教友回答说，‘是我的神父送弥撒饼来给我。’这个病人一定受感动，觉得这个‘教会’不错，愿意等病好了一起去看看。所以，天主教不需要开布道会，每年却能带进成百万的新教友。我们在这里却像‘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’；况且我们的钩还是直的，难怪我们的人不多加。

以前面所题那家医院来说，值得有两位同工，最好是一位弟兄、一位姊妹前去，帮助医院里的弟兄姊妹生命长大，同时照顾病人，传福音给病人。这样，无形中不知要带进多少人。你们若根据这个原则作，即使有五百位全时间者也不够用。今天在这里，医院多，学校林立，我们都应该将福音正正式式的传进去。所以，你们现在必须装备自己；要下功夫，起码把新约生命读经约一千二百篇读过。然而，生命读经只是基础，你们还得去研读我们所出版的成百种书报。今天我要给你们一条路线，让你们能根据这条路线，到那些书里把材料找出来。

五套传家之宝

一 生命读经

我们的负担是重在要你们进入真理；你们一定要花工夫进入生命读经。我绝对有把握，也绝对相信，最能开你们心窍，叫你们明白圣经的，就是这套生命读经。无论年长或年轻的弟兄姊妹，若是每天肯花两个钟头，读一篇生命读经，加上它所根据的几节圣经和注解、串珠；一天一篇，一周六篇，一年可以读三百篇，整整四年就可以把已出版的新约生命读经读过。若是你们肯下决心，这样苦读四年，你们在神的圣言上一定有好的基础；同时，你们的生命也将随之长大。

二 主恢复中基要的真理

神的创造

圣经中基要的真理，第一项是神的创造。为着这项真理，至少你们都要去读创世记第一章。在神的创造之下有几个小点：第一，先造无生之物。如天、地、光、空气，还有成千成万的受造之物，都是无生命的。

第二，造有生之物。在这点里又分为三步：头一步造低等的生命，第二步造中等的生命，第三步造高等的生命。低等的生命，就是没有感觉、没有意识的生命，如植物等；中等的生命，如鱼、鸟等类的动物；高等的生命，就如猴、马等兽类。

第三，造像神的生命，这是指造人说的。神是按着祂的形像，照着祂的样式造人。（创一26。）这些都是神的创造。你们要把这几点记下来，花工夫到圣经里去研读，并要参考我们中间出版的书籍，把这些要点都读出来。

人的堕落

基要真理中的第二项，是人的堕落。这是在创世记第三章记载的，分为两点：第一，人在外面有了过犯，成了犯罪的人，就是成了在神面前犯法的人，被神的律法所定罪。（罗三23。）第二，人在里面有了罪性。人堕落的时候，不仅外面违犯了神的法定规矩，里面也接受了撒但的毒素，就是善恶知识树。撒但进到人的天性里，成了人的罪性。（七17，20。）所以，人的堕落使人外面有罪行，里面有罪性；外面的行为是罪，里面的性情也是罪。这就是人堕落的结果。

神拯救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就是解决我们的罪行，并且对付我们的罪性。有一首诗歌——‘永久磐石为我开’，（诗歌七三一首，）是基督教里一首很好、很有价值的经典诗歌。这首诗的关键就在于第一节的末两行：‘愿你所流血与水，解决我的双重罪：赎我免去它永刑，救我脱离它权能。’永刑是我们因外面罪行所要遭受的刑罚，权能是指我们里面罪性所显出的权势。罪行和罪性要如何解决呢？乃是凭着主所流的血与水：血赎我们免去罪的永刑，水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。所以，这首诗实在写得很好，其中的真理也很清楚。在原文里不是用‘双重罪’，而是用‘double cure’，意即双重的医治。

中国基督教很早以前，就将这首诗歌翻成中文，我们从小就学着唱。以后，我们稍微懂一点英文，就觉得翻得不是太达意。所以在上海时，我就重新翻译，和其他诗歌同编成一本福音诗歌，拿给倪弟兄看。倪弟兄很欣赏这首诗歌，但改了这两句：‘愿你所流血与水，解决我的双重罪。’他这一改，叫我五体投地。这句话没有说到‘双重的医治’，但已经包括其中的意思了。解决我的双重罪，不就是‘双重的医治’么？

这是要给你们看见，认识真理必须认识得这样透彻。‘愿你所流血与水，解决我的双重罪：赎我免去它永刑，救我脱离它权能，’这就是‘双重的医治’。主的血洗净我们外面的罪愆，叫我们免去罪的永刑。‘水’是指主复活的生命，要进到里面作能力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权能。保罗在罗马七章说，‘我是个苦恼的人！谁要救我脱离那属这死的身体？’（24。）这说出在我们里面有罪性。然后到了第八章，保罗说，‘如此，现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没有定罪了。’（1。）这里的定罪，不是指下火湖的定罪，而是指对自己的定罪。许多丈夫不愿向太太发脾气，也不知立了多少志，祷告了多少次，但竟然还是发脾气，之后就说，‘我真定罪自己阿，我真是苦阿，谁能救我呢？’然而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，就不定罪了。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（2。）这就是‘脱离它权能’。血是在外面赎我们，生命是从里头救我们；赎是赎我们脱离罪行，救是救我们脱离罪性。

神的救赎

第三项是神的救赎。基督教里有不少著作论到神的救赎，那些讲论可以说都是对的，但都不够完全。所以，我们要交通到关于神救赎的七个点。人原是神所造的，不幸堕落了，从神的手中堕落出去。神不肯放弃人，要把人再救回来。然而，这个救是要付代价的，因此这个救就必须赎。不仅仅是救，更是带着赎。

如同你把东西送到当铺里当了，你还得再用钱把它赎回来。因着堕落，我们把自己卖了，但在神看来，那个条件是可以赎的，是没有卖断的；所以，神就来赎我们。祂要救我们，非赎我们不可；这就是救赎。

神的救赎需要经过七步才得完成。第一步，赎罪。（弗一 7，西一 14。）主为我们赎罪。认真说，赎罪就是救赎，不过赎罪是救赎里的第一步。主把我们的罪都清理了，把我们从律法的定罪下赎出来。第二步，是赦罪。（弗一 7，西一 14，徒二 38。）路加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说，‘传悔改以得赦罪之道。’所以，福音就着某种意义说，乃是赦罪的福音。第三步，洗罪。（约壹一 7，9。）主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还把我们的犯罪的痕迹都洗掉了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

第四步，圣别。（来十 29。）林前六章十一节说，‘但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，并在我们神的灵里，你们已经洗净了自己，已经圣别了，已经称义了。’一般的神学是说先称义后圣别，但在圣经有些地方，先说圣别后称义。这里不用‘成圣’而用‘圣别’，因为‘成圣’的‘成’字，是个被动动词，不能明白说出，到底是神把我们作成什么，还是我们把自己弄成什么。‘圣别’则是指神把我们分别为圣。神赎了我们的罪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；神就说，今后我们圣别了，与众不同了，不再属世界了。这个‘圣别’乃是客观的，是地位上的。

第五步，称义。（罗三 24~25。）圣别后神就称我们为义。第六步，和好。（五 10，弗二 16，西一 20，22。）神使我们与祂自己和好了。第七步，悦纳。（林后六 2，路十五 22~24。）林后六章二节说，‘现在正是最可蒙悦纳的时候，’神悦纳了你，神快乐了。正如浪子回家的比喻，浪子回来是失而复得；失而复得就是救赎。所以，神救赎的七步就是赎罪、赦罪、洗罪、圣别、称义、和好、悦纳。

以上所讲神的救赎，完全是客观的。一般基督教讲神救我们，只讲这一面；这一面乃是主的血所成就的。是主的血救赎我们，赎了我们的罪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把我们圣别了，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，与神和好，也叫神悦纳我们。这是救赎。

神的分赐

第四项是神的分赐。这是主恢复的神学，主恢复之外的神学没有这一项。一般基督教只讲到神的救赎，这完全是客观的，是神借着血救赎我们。说到神的分赐，就相当主观了，有七个点。

第一，重生。（约三 3。）重生不是神救赎的一部分，重生是神救赎我们之后，把祂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；换言之，是把祂自己当作种子，种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得着祂作生命。我们一得着祂作生命，就在我们灵里得了重生，也就是为神所生。这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给我们的第一步。

第二，圣别。（帖前五 23。）这个圣别不是外面的，乃是里面的；不是客观的，乃是主观的；不是地位的，乃是性情的。在这里，主不是用宝血圣别我们，而是把祂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把我们分别了。

第三，更新。（罗十二 2，多三 5。）神用祂神圣的生命把我们圣别出来，祂这神圣的生命就在我们里头更新我们。

第四，变化。（罗十二 2，林后三 18。）变化不是改变。一切的哲学和道理，最多只能改变我们，不能变化我们。改变多半是外面的作为，如同人在脸上擦粉。比方我这个人原来脸色不好，擦上一层粉，再抹上一层胭脂，面孔就变成又红又白。这是改变，不是变化。什么叫作变化呢？变化就是里面的新陈代谢。我所以面色不好，是因为我的身体缺少营养；于是我开始天天吃营养的食物，一两个月后，我的身体从里头有了变化，脸上就呈现出健康的红润；这不是涂抹上去的，而是出于里头的变化，也就是出于新陈代谢的作用。

无生之物没有新陈代谢的作用，只有生物才能有新陈代谢的作用。动物、植物都能新陈代谢，人类更能新陈代谢。新陈代谢好的人，都是身体健康的人；新陈代谢不好，身体就无法健康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神圣生命，都有最好的新陈代谢。祂天天供应我们新的元素，这个新的元素，就把旧的元素代谢掉；这就叫作变化。

不要盼望去改良你的脾气。脾气暴躁的人，不要想改，越改越暴躁；倒要不断的‘吃耶稣’。主耶稣说，祂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吃祂的人，要因祂活着。（约六 57。）你要把主当作生命的粮，天天吃；你吃祂就得着供应，就得到新的元素，把你旧的东西代谢出去。这就是变化。

第五，模成。（罗八 29。）神要把我们模成祂儿子的形像。变化是素质的问题，模成是形像的问题。亚当被造时，有神形像，却没有神生命的素质。然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有神生命的素质；这个生命的素质在里面变化我们，一天过一天，就叫我们有了神的形像。

每一种生命都有其生命的元素、素质，也有其生命的律，并有其生命的形状。一棵桃树长大、成熟了，自然长出桃子；这是植物。动物也是如此；每一种生命都有一种形状，猫的生命生出来就是猫的样子，狗的生命生出来就是狗的形状。今天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，变化我们，就把我们模成神的形像。因着这是神的生命，所以长出神的样子；这就是模成。

第六，荣耀。（八 30。）这不是说我们荣耀神，而是说神来荣耀我们。按一般基督教的观念，我们荣耀神就是我们作几件好事，叫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，因此人就称赞神，那就是荣耀神。我们不敢说这不是，但这是最浅显的。真正的荣耀神，乃是你从里面把神活出来。什么是神的分赐呢？就是神来荣耀我们。神一直在我们里面，把祂自己分赐给我们，祂那生命的成分就将我们荣耀了。

这里的‘荣耀’不是名词，而是动词。神不只重生我们、圣别我们、更新我们，神还要变化我们，把我们模成，至终祂更要将我们荣耀。有一天你我都要在荣耀里。表面看是我们要在荣耀里，是我们要进入荣耀；但实际上，是荣耀要从我们里头彰显出来。这就像一粒种子种到土里，发芽后一直生长，末了就开花了。比方一个玫瑰园，当玫瑰花盛开的时候，你看到一朵朵的玫瑰花，那就是玫瑰花荣耀了。我们里头有一粒‘玫瑰花种’，就是神自己，祂一面生长，一面圣别我们、更新我们、变化我们。我们越变化越像祂，越像祂，荣耀就越显出来。这就是真正的荣耀。

第七，终极的显出一新耶路撒冷。（启二一 2。）神的分赐乃是从我们的重生开始，到终极的显出。在永远里，我们要成为新耶路撒冷，彰显神、显大神。

这是主恢复中的神学纲领，从创造到终极总结于新耶路撒冷，可说包括了圣经六十六卷书。

三 主恢复里的几个重大的辞

除了生命读经和基要真理外，主恢复里还有几个重大的辞，需要我们好好研究并进入：

神

首先，你们需要研究‘神’，就是研究三一神—父、子、灵，耶和華神。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。可以说，二十世纪以来，没有人研究父、子、灵三一神像我们这么透彻。几乎凡关乎父、子、灵三一神的章节，我们都解说了。可能你们有人曾经多年在基督教里，却从未听过基督教的神学说，当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乃是带着父而来。我年幼在基督教里，只听到神爱世人，因此差遣祂的儿子来到地上，祂自己却还留在宝座上。今天你若去问基督教的神学家，恐怕他还是这个说法。我曾花了许多工夫研读这个问题，看见在约翰福音里，主耶稣再三的说，我是从父，且带着父而来。（七 29，八 29。）当主耶稣来时，祂是神的儿子，受神差遣，从神而来，却是带着差遣祂的父而来。所以，祂在约翰福音一再的说，父是与祂同在的，父从来没有离开祂。（八 29，十六 32。）约翰十四章记载，腓力求主将父显给他们看，主耶稣就对他说，‘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么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；你怎么说，将父显给我们看？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你不信么？’（九~10。）

这里的‘在’不只是‘同在’，更是‘内在’的‘在’。比方一位弟兄，从早到晚与我在一起，这叫作同在；但我无法进到他里面，他也不能进到我里面，我们无法‘内在’。然而，子在父里面，父也在子里面，（十 38，）人无法形容这样的‘在’。

有人或许会说，这二者是不是就成了一？不错，是一，却又是二；是二而一，一而二。形态论把父和子的分别抹煞了，说父与子是一个；但圣经的神学是说，父和子是一，子在父里面，父在子里面，然而二者仍是分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个奥秘。

基督

其次，你们要认识基督。基督太伟大了；你们若要认识基督，就该认识基督是包罗万有的。我们诗歌的目录里，有一小项就是说到基督的包罗万有性。基督不仅有祂的爱、祂的恩、祂的光、祂的权能，还有一项，就是祂的包罗万有性，以及祂的无限。这位基督的丰富，即使用千万篇信息，也讲不完。我们一定要追求认识祂。

灵

第三，你们要认识灵。两千年来的基督教，几乎从来不讲七灵，然而圣经末了一卷书，却是专讲七灵。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，‘你们要…将他们浸入父、子、圣灵的名里。’到了启示录一章四至五节，就说，‘愿恩典与平安，从那今是昔是以后永是的，从宝座前的七灵，并从那忠信的见证人、…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归与你们。’你们在公会或天主教里，曾听说过七灵么？曾看见过一本书是讲七灵的么？所以，主后三二五年奈西亚大会所订的信经不完全，因为没有将启示录包括在内，没有七灵。你们务要读这些关于灵的项目。

信徒

第四，你们要读信徒。信徒就是你这个得救的人。你要把自己读一读，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已经得救了，究竟你现在如何？今天不只外人不知道基督徒、信徒是怎么回事，即使信徒自己也不知道。所以，你们务要把全本新约圣经读一读，读读你自己。

召会、国度、新天新地

第五，你们要读召会。第六，要读国度；将来的千年国就是国度。第七，你们要读新天新地；新天新地里有新耶路撒冷。这些都是圣经里重大的辞：神、基督、灵、信徒、召会、国度、新天新地—新耶路撒冷。你们要好好读这些。

这三套宝贝，一套是生命读经；一套是我们中间的神学，从创造到新耶路撒冷；一套是圣经中的重大的辞—神、基督、灵、信徒、召会、国度、新天新地。若是你们把这三类教材都花工夫读过，你们定规得着一个很好的基础。

四 生命

主恢复中的宝贝，还有一项就是生命。我所以没有把生命摆在前头，因为生命不是一个道理，而是一个经历。生命乃在于我们的经历；所以，你们要读读自己的经历，怎么重生、怎么被变化、怎么成熟等。这一点你们不能仅仅从圣经读，还要配着自己的经历。

你们若肯这样花工夫，你们定规是个丰富的人。你们和人接触时，就不会辞穷不知所云，反而会越说越有东西。这就如马太十三章所说：‘凡经学家作诸天之国门徒的，就像一个作家主的人，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’（52。）若是你们里面满了属灵的丰富，这些丰富会如同活水的江河，从你们里面涌流出来。约翰七章三十八节所说‘活水的江河’，这‘江河’在原文是个复数字；不是一条江河，乃是多条江河。因此，从你们腹中能涌流出多条的江河来。

若是我们众人都能这样尽功用，整个社会、国家就不知要蒙多大的祝福。并且这里的地方召会，就会如同一盏高照的金灯台，一面传福音，一面讲真理。如此，台湾不仅要福音化，更要真理化。这是莫大的祝福。盼望你们记住这些话，这将是你们的指南和指引。

五 诗歌

此外，主恢复里还有一本诗歌。诗辞歌赋不像一般的文章；一个人的文章若达不到高明的境界，自然写不出好诗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们要追求认识圣经到一个地步，使你们的认识能成为诗歌。例如，诗歌第三百八十二首，是我累积六十年的读经，以及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，而作成的诗歌。其中不仅有知识，更是从知识里产生出诗歌：

一 荣耀基督，亲爱救主，
你是神的荣耀显出！
原是永远无限的神，
竟作时间有限的人。

（副）荣耀基督，大神化身，
奥妙、丰富，享受不尽！
圣中之圣，人中之人，
在我灵里作我福分！

这首诗的对仗，对得非常好。‘原是’—‘竟作’，‘永远无限的神’—‘时间有限的人’。这是将普通的知识变作诗章。

二 神的丰盛藏你里面，
神的荣耀从你彰显；
前在肉身成功救赎，
今成那灵与我联属。

三 凡父所有全由你承，
凡你所是都归于灵；
灵进我灵作你实际，
使你成为我的经历。

四 灵今借你生命活活，
在我里面将你实化；
接受这话，接触这灵，
你就作了我的供应。

五 灵里敬拜，灵里瞻仰，
如镜返照你的荣光，
我就变成你的形状，
使你从我得着显彰。

六 惟有如此才能成圣，
必须如此才能得胜；
舍此无法摸着生命，
舍此无路可以属灵。

七 借此你灵浸透全人，
到处是你，到处是神！
我就脱离天然自我，
与众圣徒作神居所。

这首诗歌是有真理的。盼望青年弟兄姊妹都能学着写诗，这能提高你们对生命的认识 and 经历。你们学真理、研读真理，把真理研究透了，就能写出诗歌来。一般基督教的光景，是依靠神职人员，他们认为要有人去读神学，毕业后再作牧师传道，服事教会。我们不依靠那个，我们相信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每一个信徒都是个肢体，个个都能尽功用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位都是‘神职人员’。

一九六三、六四年，我在美国收集诗歌，花了相当的力量。其中一首‘我今饮于生命活水泉源’，（诗歌二五四首，）这是我们翻译的。我非常欣赏这首诗歌，它讲到人生的经历，把人生的经历认识得透彻，而作成诗歌。若是你们的祖父母、父母或是同学，还没有信主，你们可以唱这首诗歌给他们听，再根据这首诗歌传福音、讲真理。这首诗歌是拔尖的，非常有感力。

再者，我们也可以用诗歌七百一十五首传福音。这首诗是我写的，非常通俗，却描写得很达意。唱诗歌必须有表情，不能太按着乐律，那太呆板了。所以，唱这首诗歌的速度要快一点。

一 你堕落罪恶境，历尽了苦情
为何不立悔改，脱此苦境？
邪路上你在行，前面多陷阱，
不回头，势难免，堕入深坑！

（副）主渴望拯救你！主等候救你！
为何不趁今天让主救你？

这的确是一篇很好的福音，讲到四个重点：罪、撒但、死亡，还有主的救赎。有时你在学校里，把十个、八个同学召聚在一起，不必特别传福音，就打开这首诗唱一唱，唱完了就可以对他们说，‘同学们，你看你像不像一条鱼，或者一只鸟在网罗里？你像不像一个病人躺在手术台上，让外科医生任意宰割？’这样的福音定规很有感力。所以，你里头必须满了真理，让真理蕴酿到一个高点，产生诗章；这时，你的传讲就会篇很有感力的福音。

第十篇 综合性的召会生活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的路是综合性的

圣经中有两卷书，约翰福音和歌罗西书，清楚、明确的说到基督是生命。这两卷书不是用预表或预言的方式，乃是明言题到生命。在约翰福音中，主耶稣自己说，‘我是生命。’（十一 25。）主并没有说，‘我是你们的生命。’因此，这里还是说到生命客观的一面，并不是指信祂之人的经历。然而，到了歌罗西书，保罗说，‘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’（三 4。）这不仅是个事实，更是信徒主观的经历。

从我们中间的历史看来，主带我们所走的路线就和圣经的原则一样，乃是综合性的。不仅有事实，更有主观的经历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所着重不在事实，乃在经历。多年来，主给我们的带领是综合性的。我们曾经将已过的许多基督徒团体作过比较，看看他们有什么优点、缺点，有什么可行、不可行之处。加上我们中间几十年来的历史，当我们把这些都摆在一起时，我们学了一个功课，就是主的路和圣经一样，都是综合性的。

圣经六十六卷书里的启示全数是综合性的。比方，以西结书题到四活物，最终启示录又出现了四活物。四活物有四面：从正面看是人，从右面看是狮子，从左面看是牛，再从后面看是鹰。那么到底四活物是人，是狮子，是牛，还是鹰呢？答案都是，因为圣经的启示是综合性的。

历代召会的难处是由于人缺少综合性

历代的基督徒，特别是领头的人，都容易犯一个大错误，就是不综合。在基督徒中间，各种人都有，好比四活物，有人、狮、牛、鹰，不同面的讲究。有的人一直强调人的一面，就把鹰赶走，把狮子踢到一边，把牛宰杀了。这样的人，他所作的主张，自然狮派不赞成，鹰派不同意，牛派更是反对，最后只有人派赞成。反之，有的人是狮派，他一出来，谁都被他吞吃、嚼碎、甚至践踏了。这些都是失败的事例；所以，我们必须从召会历史中，看见这些难处，清楚知道我们的确需要综合性。

七、八年前，我就已经写好英文的倪柝声弟兄传记，然而因为我里头的灵禁止，所以迟迟没有出版。一九八一年，我回到远东，在香港和台北两地办训练，讲召会历史。我站在讲台上，才发现有许多事不能说；因为一说，就会把人的弱点和败坏暴露出来。我灵里实在不愿题起那么多的名字，虽然那些事例并非我听闻的，而是我亲身经历、亲眼看见，甚至亲身受过苦楚的。那些事例都将写在历史里，不为别的，只因为在那些历史中，有许多亮光、许多功课可以学习。我只愿意告诉你们，我们历来所发生的难处，就在于有些弟兄们没有综合性的眼光。

倪弟兄是一九二〇年得救，从一九二二年开始有召会生活，直到一九五二年他被关进监，前后历时约三十年。其间大部分的事例，我都亲身经过。我亲眼目睹有的人进到主的恢复，没有多久就出了事；有的人虽然没有出事，却离开而自创一派。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，从五二年开始有正式的训练，直到一九八二年，也是三十年。在这三十年间，我不只看见、知道一切的难处、风波，我甚至还成为风波的箭靶，所有的箭头都朝着我而来。头三十年在大陆，箭靶是倪弟兄，那时我是在倪弟兄的大伞之下；但后三十年，那把大伞没有了，我就成了箭靶，一切的风波、苦楚，都集中到我这里，我是身历其境。

为什么会有这些风波呢？乃是因为缺乏综合性。所有出过事，来到我们中间又出去的，都是爱主的人，但有的是狮派，有的是鹰派，有的是牛派，有的是人派。一派又一派，就是不能来在一起。按人说，人和狮子怎么同处呢？狮子和鹰又怎能在一起呢？这是不可能的。然而，在基督里什么都可能。四活物的中心就是基督。在基督里，人、狮、牛、鹰，统统可以在一起，都合得来。基督是中心，是综合性的。

召会的事奉着重综合性，以基督为中心

当你们在召会中事奉时，切记这三个字：‘综合性。’这是我们经过多方观察而得的经验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的带领，也是综合性的；不是仅仅教你们作狮子，有狮子的脸，更要你们有大鹰的头和老牛的背脊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是人。人、狮、牛、鹰都在这里，却不发生难处，因为基督是中心；这是综合性的。从我们来到台湾，自一九五二年的训练起，我们的带领就是综合性的。如果你们回头读那时训练的纲目，就能看见四大点：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。这就像四活物有四面，我们可以把这四项比作人、狮、牛、鹰，而其中心是基督；有四面就是综合性的。

年长年轻彼此需要，一同配搭

中国人性格的难处，就是外面似乎柔软，里面却很刚硬。中国人那个硬的性格，有时用炸药也炸不开。因着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，就叫我们的配搭发生难处。这种外柔内刚的性格里，有一部分素质，造成年岁大的总是轻看年轻的。即使在召会中，也难免如此。然而另一方面，年轻人总喜欢找年轻人，听年轻人的话，而不喜欢听老年人的话。这些情形一旦带到召会中，自然就影响了配搭。有时，无形中还会形成一个局面，老的一派，少的一派。年长的一坐下就叹息说，‘唉，他们年轻人，就是那个样子，有什么办法。’年轻人一来在一起便抱怨说，‘谁叫他们是年长的，我们有什么办法。’年长的对年轻的没办法，年轻的又不找年长的交通。等到擘饼聚会时，大家有临时的恩典能够喊说，‘主阿，我们在基督里是一。主阿，我们是一。’这个‘一’喊得很响亮，却不一定有实际；聚会一过，仍是老的找老的，少的找少的，又不一了。只要留在自己里面，没有了基督，就不‘一’了。

如果要使主的恢复能扩展出去，能得着人，我们非配搭不可。圣经所启示的基督不是一面的，乃是多面的，并且最少有四面。因此，我们不该盼望在召会中只有年长的，没有年轻人；更不该盼望，只有年轻人，没有年长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该盼望在召会中，只有和自己同类的那一种人。我曾看见过，凡是这样坚持的人，不论他的恩赐多高，他的职事多丰富，都维持不了多久；他在召会中不能长存。所有能维持长命的恩赐、职事，必定都是综合性的。

个人、家庭、召会正常的光景，都该是综合性的

以人的身体为例

神造我们这个人也是综合性的，因为人不只有灵，有魂，还有体。人的身体至少需要四件事：吃饭、睡觉、呼吸、运动。年轻人容易注意魂，而不注意身体。年纪大的人，就知道要好好保养身体，不只吃饭、睡觉、呼吸，还需要适当的运动；一运动身体就会好。我年轻时，一分钟都不浪费，都用来读经、写作；但现在我学了功课，知道自己不能作一个单一性的人，而要作一个综合性的人。因此，平常无论怎么忙，我每天至少要走一个钟头的路；宁可少睡觉，也不要不走路。我们若是把运动取消了，身体定规吃大亏。所以，一定要花时间运动，保养身体。然而身体顾到了，魂和灵也要顾到。若是我们不与主交通，不向主敞开，不花时间停留在主面前，这是更大的亏损。神创造人，不要人闲着，祂要人顾到魂，顾到身体，更要顾到灵。

现今世界上先进的国家，都是尽量让老百姓生活丰富，使他们的身体能得着各种供应。同时，又办学校，让他们的魂接受到各样教导。然而最大的缺憾，就是忽略了人的灵。我们传福音，讲真理，就是要顾到人的灵，以补上这个大的缺欠。今天你要作一个正常的人，就必须身体健康，魂兴盛，灵刚强；有了这种综合性的顾到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人。

同样的，召会绝不能单一性，必须是综合性。主恢复中的召会在台湾，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，蒙主相当多的祝福，而有了很好的根基。然而，主的恢复还要再往前去，召会中有许多人要出来事奉，甚至全时间。我们所关心的是，在召会往前时，会有难处产生。或许那时，各地的长老们会吃不消，会看这些青年人看不顺眼；而青年人出来全时间，也会抱怨长老带领有问题。所以，青年人虽然有心全时间，在实行时必须注意综合性，才不会埋怨弟兄们的带领；而长老们在带领时，也切记要有综合性的带领。如此，召会才会强。所以召会中，无论年长的，或是年轻的，都要操练综合性。

以家庭为例

一个家庭若是只有六十岁的爸爸、妈妈，还有八十几岁的老爷爷、老奶奶，两代四老彼此相看，一个孩子也没有，就没有什么意思。这样的家虽然可能很干净，生活作息也很规矩，但是不会有前途，因为再过几年大家都过去了。正常的家庭都是三、四代在一起，小孩一堆，吵吵闹闹，虽不是很有规矩，却满有生命力。这样的家庭一面有点乱，叫老人家很受罪；但另一面却很有朝气，满有盼望。所谓有后代就有福气，但有福就有‘气’。你要有后代，就得承受一些苦楚。不仅家庭如此，在召会中也是如此。

许多家庭都是老一辈的气小一辈的，孙儿辈的气老一辈的。举例来说，我的孙子怕我，但我更怕他们。他们来到我的住处，我真是欢喜，但他们闹过走后，我还要收拾，真是麻烦。所以，有后代是福，也是气。盼望我们都看见，召会是综合性的；年轻的需要年长的，年长的也需要年轻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男的不能没有女的，女的也不能没有男的；家庭如此，召会也是一样，都需要综合性的。然而，姊妹常常不满意弟兄，因此几乎都会发怨言。要姊妹们不发怨言，那是不可能的；因为女人的天性就是发怨言。弟兄这面也很难办，因为男人的天性就是‘难办事’。刚结婚时，他在家还会帮忙擦地板、修车子；一旦久了，他就难为妻子，要妻子为他擦皮鞋、擦地板。所以不论如何，我们都要看见，弟兄姊妹是需要综合性的。

以召会的开展为例

国家打仗如何需要壮丁，召会开展也一样需要壮丁。召会要传福音，真理要传扬出去，非要年轻人不可。如果要老人家在公车上和人说话，传福音，太为难老人家；同时，人也不一定听得清楚，因为老人家讲话气不壮。然而年轻人讲话，众人喜欢听，因为年轻人力壮，说话气也壮。所以在召会中，无论年长、年轻，彼此都不要有要求；年长的不要求年轻的改，年轻的也不要求年长的变。年长的若错了，因着他们是老前辈，年轻人要多尊重他们一点。年轻人若错了，也是在所难免；年轻人怎能不错？只要我们多祷告，多操练，一步一步的往前去，召会定规有前途。

在召会中，有的人天性内向，有的人天性外向；但无论内向或外向，都要有综合性，不要冲突。外向的人喜欢出外传福音，天天疯狂似的传福音；内向的人若认为外向的人这样作太张狂，那就不是综合了。我们的神没有叫我们生来都是内向的，或都是外向的；祂让我们有的内向，有的外向，目的是要我们综合，每一面都顾到。

真理、生命、福音、召会，面面都要顾到

我们作主的工作，若要工作能以发展，非要得着人不可。虽然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，但是我们还得发展。得人的方式，首先要‘在耶路撒冷’，（参徒一 8，）台湾就是我们的耶路撒冷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永不要忘记，主恢复中的召会，乃是主的金灯台，所以一定要有主的见证。第一，要有主的见证，就得传扬神的真理。因此，我们非在真理上下功夫不可。召会中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必须是书香人家的子弟，不只自己懂真理，还能用浅显的话教导别人。我们能在真理上受教育、受栽培、受熏陶，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

若是全台湾有一万人是认识真理的，并且天天传讲真理，这个国家和社会必定蒙福；因为这乃是主所要求的。主所要求于我们的，不仅是灯台照耀，是世上的光，更是这地上的盐，能杀菌防腐。在群众中，我们是盐，能杀死他们的细菌，消除他们的败坏；这个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。其次，我们必须活出真理。活出真理就是活出基督，也就是活出神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都必须追求生命长大。

因着召会是综合性的，从人这一面说，年长的要包容年幼的，年幼的更要尊敬年长的；弟兄要顾到姊妹，姊妹要将就弟兄，大家一同配搭，自然没有问题。然后，我们的见证不仅只是对福音热心，对真理清楚，在生命上丰盛，更要过团体的召会生活。若是我们这四面具备，真理清楚丰富，生命长大成熟，福音热心，见证是团体的，这才真是主在地方召会中的见证。

两千年来，主还没有得着一个丰富的见证。在召会历史上，有的人虽然非常注重生命，比方内里生命派；但至终，他们因着偏得太厉害，几乎没有产生后代。他们有些人只注重灵、魂而不注重身体，结果把身体弄坏了。另有些福音派的人，他们只注重传福音，成立差会；但他们的真理没有根基，生命也不行，更没有召会生活，甚至还反对召会。

至于我们，多年来我们把召会立场讲得很响亮，就是讲一地一会。然而，若是没有真理作后盾，召会立场不过变作口号罢了；另一面，若是没有生命，一切也都是空的。再者，若是没有福音的热心，没有新人带进来，过不了多久，在地方立场上的弟兄姊妹，就都是一些老人，立场站不了多久，就会没有人接续下去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得人，把子孙生出来，教他们站住立场。故此，我们必须综合，有真理、有生命、有召会，然后再去得人；这样，自然能产生后代。

这四面，最关键的一面是生命。若是没有生命，只有真理，就不过是一些空洞的道理。生命一差，真理空洞，召会生活自然不行，等你去传福音时，就没有后盾。若是没有生命，只有召会生活，那就没有基督，全是宗教的一套。同样的，若是没有生命，你去传福音时不会有实际，最多只是讲一种学说，一种理论。你自己虽然已经得救，但在生活中并没有得救；你没有日常生活里的救恩。保罗说，‘当恐惧战兢，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。’（腓二 12。）这意思是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的生命。

多年来，因着我们觉得生命这件事太重要了，所以一直注重生命，甚至我们的读经也是生命读经。正因为我们一直注意这一点，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件事上，就忽略了福音的事。实际上，当我们在注重生命时，更应该去传福音。而当我们传福音时，也要注重生命。

我们都知道，要保持身体健康，必须天天运动。你若是天天吃补品，却不运动，那些补品就会成为‘毒素’。因此，你吃了营养品之后，还得去活动、运动。有了适当的运动，配上营养品，身体才能健康。我们不能只注重生命而不传福音，也不能偏重传福音而不注重生命。生命、福音二者不能偏废，需要综合。生命就是基督，认真说，你若活基督，你就是综合的。基督在你里头一有地位，就综合了；生命长大就活基督。

从歌罗西书看经历基督

扎根于基督，一切以基督为根据

若要生命长大，就必须在基督里生根。（西二 7。）我们可以从歌罗西书，来看经历基督。歌罗西书说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（三 4，）是神分给众圣徒的分，（一 12，）这分就是产业。好比一个大家庭，分八栋房子给八个兄弟一样。基督作我们的分，就是神给我们一分承受的产业。歌罗西书又说，这位基督是神的奥秘。（二 2。）换句话说，基督就是神的讲究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的福分，祂就是神的讲究；神格三一的丰满都居住在祂里面，祂是神格丰满的具体表现。（9。）

我们需要记得这些点：基督是我们的分，是神的奥秘，神格一切的丰满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祂里面。这一位来作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就要在一切事上，生根在祂里面，不以别的为根据。我们的生活，必须以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为根据。丈夫不以夫妇相爱为根据，妻子也不以夫唱妇随为根据；一切都以基督为根据。你所以爱妻子，是从基督里来爱；你所以相随丈夫，是从基督里相随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的生活，不是以中国人的道德、古训为根据，而是以基督为一切的根据。我们的一切都必须以祂为根据，祂是我们的根源。

你若看见这个，也学习这个，你的生活就会改变。你作任何事都以基督为根据，这需要你与祂多有交通，多有接触。你若是这样与基督交通，你就会发现，十件事有九件事，你没有以基督为根据，反而是以伦常、古训、风俗、人情、口味、爱好为根据。有些古训、家风，表面上很符合基督教的教训，但那不是基督。你必须转，从一切古训、家风里出来；你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基督是你的生命，你要将一切都扎根在祂里面。

享受基督，以神的生长而长大

因着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祂是包罗万有的，神的讲究都在祂里面，祂也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就要天天享受祂。祂在那里呢？祂在话里，也在灵里；灵是话的实际，话是灵的管道。我们必须天天读经；圣经乃是话奶，我们需要天天喝话奶，（彼前二 2，）喝圣经里的营养。我们不仅仅读，更要将灵敞开，与主交通。所以要祷读，借此接受基督的成分；这样，我们的生命就得以增长。

结果，我们不是凭自己改变行为，也不是凭讲道人的栽培、浇灌，乃是神在我们里面，加给我们生命。神自己就是生命，神的成分在我们里面增加，我们就长大了。（西二 19。）结果我们的一切，都因这生命的长大，被带到基督里；这就是在凡事上长到元首基督里面。（弗四 15。）众人都长，其结果就是基督的身体；这个身体就是基督的家，也就是神的殿，就是召会。

经历基督的结果

此外，我们必须传福音带进新人。认真说，我们一年若是只带一个人得救，那是羞耻。如果有一棵桃树，一年只结一个桃子，那是多么古怪的事。有句话说，结实累累；我们的结果子，应该是累累下垂。有位姊妹曾经宣告，一年要带八个、十个人得救；结果不到半年，她所带得救的人数，就已经超过十位。一九六六年我回到台湾，在一次福音大会中，许多听众都是穿制服的中学生；那个光景是对的。最容易带人的，应该是教师们。在学校作教师，不论教国中或高中，都是很好的机会；你们所教的学生，都该是你们要得着的对象。作老师的若教三十个学生，每年带三分之一得救，七年之后，得救的人数就相当可观；这件事大有可为。每一个作教师的弟兄姊妹，不仅要学会教学生，还要学会得学生，使学生成为一个果子，挂在你们的枝子上。

另一面，带人得救好比生孩子，生了之后还要养和教。你带人得救后，就需要养他，慢慢的还得教他；如此，你就桃李遍天下。若是我们都这样忠信向前，主的恢复在这里，经过七年、十年，定规要得着一百万人；这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。

然而，我们不能仅仅作出人数，而没有真理，叫人的生命幼稚，无法长大，使召会生活等于零。这是草、木、禾秸的工作，不能讨神喜欢。我们工作的开展，必须带着真理、带着生命，并且以召会为后盾、为归依，把人都带到召会中。如此，在台湾全岛，必定处处有强而活的召会；不仅人数众多，并且实在有见证。这才是明亮的金灯台。不仅如此，圣徒里面个个都有盐的素质，无论在社会的任何单位里，都能起杀菌的作用；这样，我们的国家、社会，必定都蒙祝福。愿主怜悯我们，使我们众人都能有好的配合。

补充的话

关于如何聚会，在此要有一些交通和带领。如果聚会中的分享太长，会像吃八宝饭一样，太甜而让人无法一直吃下去；这时，可以唱唱诗歌。唱诗要带有表情，不能一直高，也不能一直低；众人都得操练或

高唱或低唱。此外，唱诗不要成为习惯性，应该有起伏；气氛浓厚时，就要冲一下，但有时又必须唱低一点，才会有味道。盼望全体弟兄姊妹不仅认识圣经，也都能认识诗歌；诗歌乃是真理的结晶。特别是青年人，更要学习唱诗歌、背诗歌。诗歌中有些是神经纶中心线上的，有些是旁枝末节的。我们要多唱中心线的诗歌，例如诗歌三百七十八首‘何等生命！何等平安！’，有八个‘何等’，唱这首诗歌一定要有表情。比方第一节头两句，可以唱得雄壮些，三、四句则唱得低声一点。第一节头一个‘现在活着不再是我’，唱得弱一些，第二个‘现在活着不再是我’就要唱得强一些。如此一来，诗歌就唱活了，整个聚会也就活了。

第十一篇 挨家挨户传福音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主的恢复是综合性的，需要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四面兼顾。本篇信息要交通到福音这面。关于传福音，有三个基本条件，简单的说，就是要为福音癫狂、脸皮要厚、家要打开。

传福音该有的基本条件

首先，我们来看头一个基本条件——‘癫狂’。祷告乃是最能叫人‘癫狂’的；一个人若是祷告透了，不会不‘癫狂’。不仅是传福音，就是在别的事上，我们若是祷告透了，都会癫狂、发疯的。此外，还需要脸皮‘厚’。

传福音的基本条件就是两个字：一个是‘疯’，一个是‘厚’。这是我们的经验谈。若是你不‘疯’，脸皮不‘厚’，一切努力就会都归于徒然。要学习‘疯’，要操练‘厚’。此外，在实行上还要把家打开。圣灵早已浇灌下来，问题在于你不疯，你的脸皮不厚，你的家也不打开。所以，我们要来交通把家打开这件事。家打开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却也是一件最容易的事，并且是太有果效了；所以家打开是很重要的。

在交通这事以前，我们要先来研究几首诗歌。

不是活着‘为’耶稣，乃是活着‘是’耶稣

诗歌三百四十二首，‘活着为耶稣’，是近五十年内，一位美国弟兄写的；他在美国的基督徒中间，一度很有名。而后，弟兄们于一九四九至五〇年间，在上海翻译这首诗；译文在真理上比原文进步很多。第一节说：

一 活着为耶稣，只望能单纯，
所有的一切都求祂喜悦，
自动并乐意来向祂投顺，
这是我蒙神赐福的秘诀。

(副) 耶稣我主，
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，
因你为我代死时，
给的是你自己；
从此，我无别的主，
我心是你宝座，
我的一生一世，基督，
只要为你生活。

我们在翻译此诗时，把原文中真理不太准确的地方都改正了。然而，我要问你们，这首诗到底好不好？‘活着为耶稣’这首诗虽好，却不够好。因为保罗是说，‘在我，活着就是基督。’（腓一 21。）在圣经里，‘活着为耶稣’是次好的，最好的乃是‘活着是耶稣’。

但是很可惜，基督教不懂‘活着是耶稣’；这也是我们和基督教争论的点。今天基督教是在‘为耶稣’的世界里，他们的国度是‘为耶稣’，不是‘是耶稣’。请问，是‘为耶稣’高呢，还是‘是耶稣’高？是‘为耶稣’容易呢，还是‘是耶稣’容易？有经历的人就能见证，‘为耶稣’真难，‘是耶稣’真轻省。因为‘活着是耶稣’，一切都是祂；是祂作，不是我作；是祂出主意，不是我努力。

这首诗里有一个最大的弱点，就是不照着神的中心路线。在基督教里，每一次奋兴会末了，都要鼓励人献身作传道。我年幼时，奋兴会都要唱‘我岂可以空手见主’，（诗歌六六八首，）因为那首诗很能鼓动人献身传道。然而那些都是在‘为耶稣’；‘为耶稣’不是错，但有一个缺点，就是不照神的中心路线，叫人偏离了中心线。

什么是神的中心路线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基督作生命，也就是三一神分赐祂自己给我们；三一神把祂自己，分赐到祂所拣选的人里面。诗歌三百七十七首就是讲基督作生命：

荣耀！荣耀！基督作生命，

荣耀！荣耀！圣灵来引领，
无力变为有能，黑暗变光明，
荣耀！荣耀！基督作生命。

这首诗很简单、很浅显，却是在中心线上。

主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

我们一唱三百四十二首，定规立志要为主而活。这首诗的第二节说，‘这爱激励我答应祂招呼，恭敬向着祂奉献我所有。’这就是基督教的宗教生活。或许有人会说，林后五章十四节不是说，‘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’么？我们若这样领会，就错了。这一节是说，‘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因我们断定：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’这里不是说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得赦免，得救赎了；乃是说，众人就都死了。祂替我们死不是要我们为祂活，乃是我们都死了。罗马六章五节说，‘我们若在祂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，也必要在祂复活的样式里与祂联合生长。’

不是天然的奉献，乃是献上新造的人

在基督教传统的神学里，是有一些对的东西，但是里头总藏着一些错误的东西，好像面酵一样。以这首诗为例，其中所说的都对，但是里头却藏着一个东西。这首诗若连唱三遍，每一个人都会立志‘活着为耶稣’，‘恭敬向着祂奉献我所有’。然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所有的是什么？照着保罗在腓立比三章所说，我们所有的都是粪土，（8，）没有什么可宝贵的。

旧约里有一卷利未记，讲了许多献祭的事；其中所记载的祭，没有一种是预表我们的。赎罪祭是主耶稣，赎愆祭是主耶稣，素祭是主耶稣，平安祭是主耶稣，燔祭更是主耶稣。（一～七。）那有一个祭是我呢？在预表的图画里，我们不是献上自己，我们乃是献上主耶稣。当我们感觉自己败坏、有罪，我们就献上主耶稣作我们的赎罪祭，或者作我们的赎愆祭。我们献上祂作素祭，作神的食物，并作我们的食物；我们也献上祂作平安祭，作燔祭。我们何尝献上自己呢？

或许有人会问，罗马十二章一节不是说到，‘将身体献上，当作…活祭’么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必须先明白整卷罗马书，才会知道这里的身体和活祭，是指什么说的。罗马一章先是说到人的败坏，到了五章就说到我们败坏的根源，乃是因着我们在亚当里，死和罪就是我们的成分。第六章说到，我们和祂同死同复活；因此到了六章，就不再是原来的我，而是复活的我。第八章说，在我们里面有圣灵；圣灵的工作就是圣别、更新、变化，我们要在这灵里，治死身体的行为。（13。）不是仅仅治死恶行，更是要把身体的行为完全治死。而后到了十二章，才说到把身体献上，这不是在第一章就说到的；乃是到了这时候，身体成了一个更新、变化、被圣灵作过工的人。使徒所劝勉的，不是要我们献上败坏的身体，乃是献上这被圣灵变化，经过祂工作的身体；在这身体里带着基督和灵。

诗歌三百四十二首，很容易让我们领会，在天然方面要活着为耶稣；因为第二节说，‘祂为我缘故，在十字架上担当罪与羞。’祂在十字架上，不只担当了我们的罪与羞，更是把我们结束了。使徒保罗的话，清楚给我们看见：‘原来基督的爱困迫我们，因我们断定：一人既替众人死了，众人就都死了。’（林后五14。）我们众人都已经结束了；现在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乃是将这个新造的人献上给祂。然而，这首诗里没有这个思想，只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，担当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羞辱；这完全是客观的，一点也不主观。到末了，我们所献上的完全是天然的人；并且这样的奉献很难办得到，因为必须咬着牙作。

保罗说，‘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；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’（加二20上。）我们乃是把这个有基督在里面活着的‘我’献给祂。宣信有一首诗说，‘与基督同死，何等的安适！…与基督同活，何等的超脱！’（诗歌三六五首。）宣信不是说，‘与基督同死，何等痛苦。’若是活着为耶稣，是很可怕的，是痛苦的；但真正活着是耶稣，就没有痛苦，都是享受。活着为耶稣，全是痛苦；活着是耶稣，全是享受。活着为耶稣叫人有错误的领会，以为要凭自己为耶稣作什么。事实上，祂不要我们为祂作许多，乃要我们让祂活出来。

不是将自己给主，乃是否认己

诗歌三百四十二首的副歌说，‘耶稣我主，我救主，我将自己给你，因你为我代死时，给的是你自己。’这里也有一点问题。在圣经中，我们不容易读到主要我们把自己给祂，反而主要是要我们舍己。不仅主不要我们自己，主也告诉我们，叫我们不要自己。既是主不要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还要给祂？主要我们舍弃的，难道我们还要给祂？这里的歌辞虽然很有诗意，但诗意里的真理并不纯净。

千万不要以为分辨真理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在马太十六章，主耶稣说，祂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（21。）彼得听了就拉着祂，责劝祂说，‘主阿，神眷怜你，这事绝不会临到你。’（22。）

当时我们若是在场，必定会喊‘阿们’，认为彼得是对的。然而主回答说，‘撒但，退我后面去吧！’（23上。）接着又说，‘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。’（24上。）所以，圣经明言要我们否认己，并没有要我们把自己给主。

或许有人会题起罗马六章十三节，说，‘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兵器；倒要像从死人中活过来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兵器。’他们以为这里是说到要我们把‘自己’献给神；然而，如果把这节圣经，从上文读下来，就会明白这里的‘自己’，不仅是指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是指我们的肢体。肢体是身体的一部分。罗马六章是讲犯罪的问题，而犯罪是重在身体方面。六节说，‘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祂同钉十字架，使罪的身体失效，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。’所以，这一章是讲到我们的身体，要受十字架的治死。简单的说，六章说的‘自己’，是指着身体说的。经文里说到一个地步，不只说身体，甚至说肢体。这指明，这里的‘自己’，并不是指魂的自己。

诗歌副歌说到：‘我将自己给你，因你为我代死时，给的是你自己。’这里的自己，不是重在身体，而是重在魂里的这个人。认真说，我们的自己不能献给主，而是要摆在一边的，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说，‘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；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’然而这节诗歌中的‘我’，这个自己，不是指身体说的，乃是指人，就是我们天然的我，天然的魂生命。

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

当我们读这首诗歌时，若没有基本的亮光，就会领会错了。诗歌说，你要把自己献上，为基督活着。‘要为基督活着’，这是错误的观念；不是你为基督活着，乃是你让基督活在你里面。然后在身体上，你要与祂合作，让祂来支配。你这样把身体献给祂，让祂支配，照着罗马六章所说的，就是把肢体献给神。（13。）

总之，你们唱这首诗歌时，若是没有真理的亮光，定规会天然的把自己献给神，想要为神作一番事业。今天基督教里有一个难处，就是人不献上自己给神，问题还不多；人一旦把自己献给神，问题就来了，结果搞出分裂，产生许多派别。所以要切记，当你们爱主的时候，不要把你们的‘自己’带来。你们不能以为你们奉献了，今后活着要为耶稣，就想要为耶稣作什么。若是那样，一定闯祸。恐怕过不了十多年，你们这些全时间奉献的人，就会分裂成五、六派了。

所以，不要想活着为耶稣；要认识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你已经死了，如今活着的是耶稣。不要作一个活着为耶稣的人，乃要作一个活着是耶稣的人。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死了还作什么？所以要切记，我们已经死了。然而就着复活一面说，乃是条条活路，满有前途，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在我们自己里面，是死路一条；但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乃是满了盼望，满有前途。

对年轻人来说，唱诗歌三百四十二首，在领会上若有丝毫的偏差，就会闯祸。然而对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而言，因着他们大多心怀感谢，认为能给他们机会爱主，在召会中事奉祂，已经相当心满意足了，所以不会特别想要去作什么。对受主呼召而愿奉献一生的全时间事奉者，他们所作的见证很有味道，像士师记五章所说的，有人定大志、设大谋。（15~16。）然而另一面，看他们雄心勃勃，又不免令人捏把冷汗，深怕他们这些‘野牛’、‘野驴’，若个个要活着为耶稣，要作一番事业，恐怕召会就要被他们搞垮了。我这样说，实在是因为有前车之鉴。

历史的鉴戒

一九四九年我们来到台湾开工。之前，我们在上海，曾得着一班青年人，他们大部分都是学生，有的还是我在那里传福音带得救的。后来，因着政治局面的转变，工作上就把我安排到海外。那时，倪弟兄清清楚楚和我交通，要他们这班在上海受我带领的青年，尽可能的都到台湾。那些青年人中，约有十多位，在交通状况许可的情形下来到了台湾，接受我的带领。

到了一九五八年左右，他们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，能飞了，就告诉人：‘李弟兄完了，在他周围的那些弟兄们，如张郁岚、张晤晨、郑大强、曲邠民等人，也都要装棺材了。’之后，我又去了英国、丹麦，再回到台湾。那时他们就蠢蠢欲动，但表面上仍是阳奉阴违；许多人并不知情，连我也并不十分清楚。

有一回，张弟兄到嘉义去看望召会，这班人就趁机抓住张弟兄，盼望他能站在他们那一边。张弟兄回到台北后，立即去找另一位弟兄交通，交通过后，他们就决定请那班人到台北来。那班人来了后，就在这另一位弟兄家里交通；那时他们更加明目张胆，想要把这二位弟兄说服，好联合起来造反。这时候，正值李师母病危，所以两位弟兄都没有告诉我什么。到了一九五九年四月间，在李师母病逝安葬之后，因着我曾答应菲律宾弟兄，去和他们有交通，正准备行李要出国。二位张弟兄来见我，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你就要出门了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必须告诉你，不告诉你，是不可以的。’我听完他们所说的，就告诉弟兄们，按工作的原则，他们几位应当从这个工作上停下来；这不是从召会中革除，他们依然是召会里的弟兄

们。但另一面，他们是在我这个工作之下受我带领，我是一个工头，我有地位、责任，把他们停下来，不要他们在这工作上继续这样作。

因此，一九五九年五月，我立刻召开一次全省同工聚会，告诉同工们：‘现在二位弟兄让我知道，在我们将近百位同工之间，有几位对这个工作非常有异议，要走另一条路。我愿意告诉你们，我所走的这条路，我带领的这个工作，还要继续往前去，绝不能更动。你们若觉得你们有所看见，觉得你们的路高，我盼望你们高就，而不要留在这里希望我能改变。我不能改变，也不会改变。我希望你们清楚，大家都是主里的弟兄，虽然你们是我带领的，还是我们的弟兄，但请不要在这里作阳奉阴违的事。我要告诉你们我的立场、我的决意，我不会改变。这条路我要一直走；这是倪柝声弟兄帮助我所走的路，我还要继续走，这就是我的态度。’

这时，两位弟兄反而替他们说情，说他们还年轻，该留个机会给他们。有些年长弟兄们也觉得我应当对他们宽大，给他们一段时间。因此我没有立时处理什么，就到菲律宾去了。

一九五九年底，我在台北这里有训练，讲约翰福音生命读经。那时，每周有一、两次特会，专讲约翰福音的信息，讲到二章末了时，我就觉得不要再讲了。在结束时我说，‘根据二章十九节，主说，“你们拆毁这殿，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。”我确实知道，现在这里有几位同工，在作破坏的工作。我愿意告诉你们，若是台湾的工作是主作的，无论你们在这里怎样破坏，主都要在复活里把它再建立起来。’从那一天起，我就容让他们，没有再去作什么。

一九六〇年，我到美国，往后几年也去过几次，在美国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。考虑之后，实在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，要我在美国开工，开始主恢复的工作。我就留在美国，从六一年到六五年，有四年之久。在这四年间，两位弟兄每一、两周会写一封信给我，都是告诉我，这几位真是叫人难办。我的覆信几乎都是相同的，就是请弟兄们安心，让那几位弟兄尽力去作他们所能的，看看他们能不能拆毁。

到一九六五年四月间，两位弟兄又来信；这封信非常不同。他们说，只有你有地位能说话，现在我们这八十几位同工觉得，在这里的工作都不能作了。我立即覆信给他们，告诉他们我当年九月，一定回国，把这件事作处理。在信里也请弟兄们安排，我回去后次日，能有同工聚会；同工聚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处理这件事。

九月间我如期回到台北，第二天早晨就有全省同工聚会。聚会一开始我就告诉众人：‘你们在座的同工中，有四位从我出国以来，就一直在这里阳奉阴违，作破坏的工作。因此，我请这几位从今天起，从这工作里退出。’第二天中午，他们推出二位，到工人之家要求和我谈话。我对他们说，‘弟兄们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可谈的呢？我觉得不需要再谈了。’他们说无论如何要谈一谈，我们三人，就在工人之家大门旁的小客厅，坐下来谈。其中一位告诉我，他们对这工作没有问题，对召会的道路没有问题，对我的带领没有问题，对我在主工作上的权柄也没有问题。我看看他，说，‘弟兄，你的话很真实么？’他说，‘没有问题。’我说，‘这就难了，八十几位同工都说你们有问题。’他们立即回答说，‘这都是那两位弟兄说的一套，叫你回来，不得不这样处理我们。’我这一听，觉得更不得了，他们搞了几年的破坏，到末了，却把一切责任都扣到二位弟兄肩头上。这太可怕了，召会里那能有这些东西？这就更加证实我的感觉，的确需要停下他们的工作。

这二位弟兄一再说他们对召会的一切都没有问题，我就举出几件事例，放在众人面前。第一件事，就是我所写的八十五首诗歌，各地召会都很喜欢，只有他们所在的台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等处，四年之久不用这些诗歌。请问他们要如何解释？这一问，他们的口就被封住了。我又举了几个例子，他们一样没有话说。我对他们说，‘弟兄们，请你们看看，事实是如此。请你们这几位，从这时起，就从工作上退下去；但你们仍可以参加召会的聚会，尽你们的功用。’他们就题到关于长老的职分，我一样告诉他们，要退下去；因为他们若留在长老职任内，这些事情就会牵扯不清。他们退下去后，可以站在一个弟兄的地位，好好作一个好弟兄，给主一段时间，让主替他们表白。

建造基督的身体

全时间奉献是宝贵的，但是天然的生命不能带进来。我们前期的同工为数不少，几十年前被主兴起来后，没有一个人要为自己作什么，众人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主的恢复。所以，我们没有难处，没有人在主的恢复里耍花样。我在一个地方带领召会，建立起那地方的召会，我并不感觉那召会是我所建立的，是装在我口袋里的。我绝没有这样一个感觉。我们在倪弟兄的带领下，都是这一个灵，也都是这一个脚踪。

然而，中途陆续有人发生难处。有些人来到主的恢复里，是希望找一个机会发展自己；发展不通就出去了，成为基督教里的一位传道人。近代华语的基督徒中，几位有点名气的传道人，都曾到过我们中间，以后再转出去，自己另成立一个工作。我信他们自己也知道，他们的路走得并不正确。他们知道召会只有一个，但是为着自己想要作什么，也就只好另起一个工作。

一九六五年，我曾警告几位要离开主恢复的弟兄们说，‘我愿意告诉你们，你们出去不久后都要分裂，而且要分而再分。’因为他们弃绝了召会的立场。到如今，我所警告他们的话，都应验了。他们不只和别人分，他们自己也分了，而且是分而再分。所有全时间服事的人，都应当认识，你们蒙恩愿意全时间事奉主，实在是主自己作的，是可贵的。然而，你们必须受警戒，打预防针，不要想把自己献上，为主而活，不要在自己里面定大志、设大谋；倒要永远记得，主在地上只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建造祂的身体。召会在宇宙中，只有一个；召会在地方上显出，也只有一个。

你们可以尽量发挥你们从主所得的恩赐，这在主的恢复里绝对没有限制。然而，你们必须守住一个原则，不在主的恢复里另作一个工作，不在主的恢复里耍你们的花样。你们只要尽你们的功用，不要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建立起召会，也不要看那里的召会是你们的召会。那是主的召会。

因着主的怜悯，烟台召会大部分是借着我的职事建立起来的；但我从来没有把烟台召会看作是我的召会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主兴起环境，我必须离开烟台。在离开时，关乎召会和工作，我没有交代一个字，我只是告诉负责弟兄们，我必须走开；我就这样走了。抗战胜利后，主带领我到上海，我在那里尽职两年半之久，也带给上海召会一个复兴。虽然我在那里作带领人，但召会的事都不在我手中。到我离开时，我是上飞机就走了；从台湾到美国也是如此。我无论到那里，都是就地和弟兄们配搭事奉。

你们要一直记住这个原则：我们只是在这里劳苦效力，为着主的恢复，建造祂自己的身体。特别对青年人，我们愿意把这样的事向你们说清楚，是盼望你们没有雄心，没有大志，无论在任何境地，都要尽忠，活着是耶稣。你们要为主得人、造就人、成全人，要把一切都作在所在地的召会中。地方召会不是你或我的，乃是基督的，是神的，是众圣徒的。新约中对于地方召会，只有这三种说法：神的召会，（林前一2，十32，）基督的召会，（罗十六16，）众圣徒的召会。（林前十四34。）没有一个召会是使徒的，没有一个召会是长老的，没有一个召会是同工的。召会是众圣徒的，我们只能站在众圣徒中一分子的地位上，享受召会。或许因着我们的工作，有些召会在地方上兴起来；或许因着我们的工作，有些圣徒被带得救；然而那里的召会，仍是众圣徒的召会。

挨家挨户传福音，推动家庭福音

行传五章四十二节说，‘他们每日在殿里，并且挨家挨户，不住的施教，传耶稣是基督为福音。’最近有一个天主教团体出版了一本书，内容大意是说，若要建造召会需要‘打桩’。他们在书中很称赞我们，在一九五八年以前，就已经开始实行家、排的事奉。他们觉得这样的作法很有效用。

那时，我们带领召会的一切行动，都是根据圣经。分家的‘家’，就是根据行传五章四十二节，和二章四十六节的‘挨家挨户’。在上海和烟台只有分家，没有分排。以后我们来到台湾，圣徒人数增加得很快，仅有分家不够，就有了分排。这是根据路加九章，五饼二鱼给五千人吃饱的记载。在那里主耶稣对门徒说，‘叫他们一伙一伙的坐下。’（14。）在希腊文里，‘伙’（group）就是一个小的团体单位，也就是所谓的‘排’。

已过台北召会刚开始实行分排时，每排的人数不多，约只有二十多人。以后慢慢的，一个排的人数，多至一百位。根据我们已往的经验，以及观察别人后的心得，我们要把排稍微缩小一点。在圣经里，十二个人就可以算作一排。因为初期门徒在地上，第一个排可说是十二位使徒。我们约略作过估计，台北召会目前在数的圣徒，约是一万五千人，经常聚会的约有五千位，每主日实际到会的有三、四千人。若是把十二个人分作一排，就可以把台北召会分成三百排至四百排。这种小排的划分，不是按着属灵的程度，而是按照居住的地区。挨家聚会的原则就是分排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分小组。一分小组，我们的牧养、教导、看顾，就都能周到。这是个往前发展的基数。

使徒行传里说到挨家传福音。他们当时传福音，不仅在殿中，更是在家里。这样的家，不是挑选的，也不是轮着的，而是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把自己的家打开，为着传福音。把家打开后，请谁来呢？就是请他们的亲戚、朋友、邻舍；每一个家都传福音。所以，我们如果不能每周传一次，也要两周传一次，至少一个月传一次。

在此，我们要特别推荐姊妹们，因为家庭福音一定是建造在姊妹们身上。首先，弟兄们白天比较忙碌，要上班、工作；其次，弟兄们的心不一定在这里；第三，以召会中爱主的光景而言，姊妹们比较强。圣经中两次记载，姊妹把香膏浇在主身上；路加七章里有一位，（36~39，）马太二十六章也有一位。（6~13。）弟兄们多半很冷静，头脑算得很清楚，认为香膏可以卖许多钱赈济穷人。所以，家庭福音不要太交给弟兄们作，要让姊妹们来作，一定要推动姊妹们。同时，弟兄们出去请人，人比较容易拒绝；但若是姊妹们去请人，人就比较不好意思拒绝。所以，一定要借重姊妹们推动家庭福音，直到家家都打开传福音。

盼望服事情况表的弟兄们能作出统计，知道我们有多少家庭单位。若是台北召会有一千两百个家庭单位，就表示我们在台北有一千两百个福音站。这一千两百个家庭，若是每一个家一年平均救三个人，全召

会一年就能救三千六百人。因此我很有把握，众圣徒若都忠心接受托付，台北召会在不久的将来，一定能增加一倍的人数。

学校福音工作

以学校方面的工作为例。现在台北市的学生人数，大专有十二万，高职有八万，高中约有四、五万，国中有十三、四万，总共加起来约是四十万。所以，年轻的全时间弟兄姊妹，都要分派到各学校去传福音。你们不必作别的，只要专作这一件事，从早到晚在校园里传福音。一个家庭一年救三个人，这个数目并不难。至于一个全时间者到校园工作，一年能救几个人呢？若是平均一年能救十个人，全省四百位全时间弟兄姊妹，一年就能救四千人。这样，单单学生工作，一年就能增加四千人。

儿童福音工作

另一项是儿童福音。我们至少应该安排约十位全时间者，专门去作儿童；最好大部分是姊妹。目前实际到会的儿童，约有五百多位；我们盼望一开始就能增加到一千位。儿童聚会也应该分到家庭里作，每一班的人数不要超过二十位，由三位高中的姊妹或弟兄作教员。至于全时间的同工，要去作推动的工作，和教材的预备，以及其他事项的照顾。

每一个家庭里的儿童聚会，都当常常传福音，把邻居、亲戚的小朋友请来。有些父母虽然自己不来，却很愿意让儿女前来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儿童福音能带进许多人。以一千个儿童来开头，盼望到明年春天，能有两千位儿童，到夏天就可能有三千位，秋天以后就能达到四千位。这是很有前途的。若是如此，相信经过二、三年，台北召会的儿童可以增加一万。在这一万的儿童中，最少会有两、三千位，不是我们中间弟兄姊妹的孩子；如此，就能开出一条得人的路，尤其是得儿童们的父母。

社会各阶层福音工作

此外，我们在社会各阶层，比如医院、机关、工厂、商场等地方，也能得着相当多的人。在我们的估计内，明年一年要增加五千到一万人，是相当可预期的。这需要我们守住两大支柱，一是家家传福音，一是学校工作。

除了这几条传福音的路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借着分排，恢复那些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。现在约有一万左右的弟兄姊妹是久不聚会的。若是我们忠心的去恢复他们，相信半年之内，可以恢复三分之一。这一面又能带近三千人。

家家打开，普及福音传扬

我们要特别注意家打开传福音这件事。家打开传福音一定要作得普及；每一个圣徒的家，都需要打开传福音。即使一位新受浸的圣徒，也可以在受浸后打开家传福音。刚受浸的人都很新鲜，也有许多亲戚朋友，若是把他们请来，很容易就得着他们。

我们的观念都要改一改，不要以为某个特定的家庭很属灵，传福音一定有果效。这并不见得；有时，太属灵的家庭反而不结果子。一般而论，生儿育女的都是人年轻力壮时作的。所以我们的眼光要改，看见即使新蒙恩的也能传福音得着人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求人不属灵，也不是鼓励人爱世界，乃是说不需太拘泥，许多情形不必太受影响，尽管传就是了。

我们要来看，圣经中记载主耶稣是如何传福音的。主耶稣乃是到税吏和罪人的家里；祂不仅去传福音，并且还和那些税吏、罪人坐下，一同吃饭。然后祂起来讲道说，‘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’（太九 12。）主的意思是要告诉法利赛人，说，‘法利赛人哪，你觉得你没有病，那就算了，我与你无干。若是你觉得有病，是一个罪人，就来我这里吧。法利赛人，要知道你也是个罪人。’

故此，我们的眼光要改变，我们到弟兄姊妹家传福音，不要衡量人，不要带着一把尺，把他们从心里量到外面，看看他们这一家够不够资格传福音。我们该有信心，只要他们到人家家里传福音，人的家就会改变。新约所记载传福音的家，有的是罪人的，也有的是敬畏主之人的。撒该是个罪人，因为他是税吏长。然而主耶稣说，‘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。…今天救恩到了这家。’（路十九 5, 9。）哥尼流是敬畏神的人，多多赍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他请彼得去向他的亲属密友传福音。（徒十 2~8, 24~43。）这两种家庭我们都去。

我们总要把家打开传福音这件事作得普遍。无论老练不老练，只要是召会里的一分子，都要打开家传福音。这是征召；我们征召家庭，每个家都要答应呼召，老少都得传福音。让我们这样作一段时间。至于传福

音时，不必太担心怎么作。我们只要负一个责任，把自己的家打开，把亲戚、邻居、同学都请来。同时要有一点花费，预备一些点心；偶尔可以有爱筵，但平常越简单、越经济越好。然后大家来在一起，都学习为主说话，将个人蒙恩见证摆出来。千万不要把家传福音，作成家庭礼拜。

因着效法列国的风俗，在基督教里难免有崇拜、敬拜这一套。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主耶稣在任何人家里，都没有作一套宗教仪式；人乃是在那里愿意真正的悔改接受祂。这就是父所要寻找的敬拜。因此，真正的敬拜，不是五体投地。约翰四章给我们看见，那真正敬拜父的，乃是喝活水的人。（14，23~24。）路加十五章记载浪子回家，父亲远远的看见，就跑过去与他亲嘴，又吩咐奴仆给他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穿上鞋子，然后把牛犊快快宰了，让大家一同坐下吃喝快乐。（11~24。）此时父亲快乐了，这也就是儿子对父亲的敬拜。儿子能享受父亲所预备的，父亲就得着敬拜了。同样的，主不要我们拜祂，祂喜欢我们把祂吃进来。所以，真正的敬拜乃是用灵接受主作生命，吃生命的饼，喝生命的活水。

已过许多基督徒以为擘饼纪念主，就是把主所经历的默想一遍；我也曾如此实行多年。一直到我离开中国大陆，写‘如何擘饼’时，才真正知道主日的擘饼聚会是怎么回事。在新约里，主设立筵席时，是拿起饼来，祝福后擘开，递给门徒，对他们说，‘你们拿着吃，这是我的身体。’并说，‘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’（太二六 26，路二二 19。）主要我们如此行，就是要我们‘吃’；这才是真正的纪念祂。因此，纪念主是要认识主今天乃是生命的饼，我们拿着吃才是真正的纪念。在认识这点之前，我都是注意要跪下祷告；有了这个认识后，我就注意我的灵开启没有，我的灵动了没有，摸着主了没有。纪念主不该有外面的仪文，乃要照着圣经，回到灵里；一切都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

今天我们推动家庭传福音，不要给人有天然的领会和宗教的观念，那些统统要丢掉。只要这里有一个圣徒的家，这个家就得打开传福音；人人都要作见证，述说主耶稣。不要太罗嗦，只要简单告诉人，你是如何得救的。这样，慢慢就会产生出更多传讲的人。‘家庭传福音’实在是一个水源，能打出水来。只要我们打得深一点，在家庭里得救的人数就会一再加多。

第十二篇 主恢复扩展的基础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全体动员传福音

多年来，台北召会经常聚会的人数，约有四、五千位。圣徒借着经常聚会，属灵的生命才得以维持，也才能长大。从积极面看，这样的光景很不错，有好些弟兄姊妹在召会中长大，也有好些新得救的人被带进召会生活中。然而时至今日，这种维持的局面必须改变，就是从维持改到有所行动。这意思是，台北召会应该起来有所行动。虽然四、五千人不是个很大的数目，但若能集体起来行动，相信是很有意义，并且是很可观的，必定能作出一番事情。

照我们目前聚会的气势看来，人数加多绝对没有问题。明年的人数要翻一倍，是很容易的事，即使翻两倍也不无可能。因为在已过的聚会中，站起来表明愿意一年带一个人得救的，至少有三千五百人。这意思是，明年起码可以加三千五百人。若是众人都在一年内，一人带一个，人数定规能翻一倍。此外，还要加上家庭福音，以及学生福音，这两面加进来，相信明年人数必定能加两倍。我们要这样得人，必须全体总动员，不论老少都要配合上去。主的带领是全体总动员，草木皆兵，个个尽功用。

今后工作的焦点—生、养、教、治

本篇信息的重点，是着重在真理、生命、召会这三方面。以福音来说，若一直传下去，铁定有果效。以人来说，生孩子是定律，并不困难，但是养孩子却不简单，教孩子更得有本领，首先自己必须受过教育。在主的恢复里，我们鼓励大家生育，生越多越好；然而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不能将他们撇在路旁，也不能寄养在托儿所，乃是要亲自把他们扶养长大，让他们受教育，并且要把他们带上轨道。试想，如果明年我们生了五千个孩子，养和教是不是成了大问题？如果你我从未学习过，怎能教呢？古代在中国，女人是难得受教育的；她们结了婚就在家带孩子。孩子即使有母爱，却缺少母教，因为作母亲的没有受过多少教育。

已过中国的家教里，的确缺乏母教，但是今天时代不同了。台湾已经改观，青年女子几乎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，绝不输给男子，她们或多或少都有高中以上的程度。这样，自然可以谈到养和教。

要托住我们传福音所生的孩子，就得教育他们。他们不懂神是什么、基督是什么、救赎是什么，而我们多年受过真理的教导和薰陶，该知道如何教导他们。我们不仅有生、养、教，还得治；治就是‘治理’的意思。你把人生出来，养育他、教育他，还要带他过正常的召会生活，并且一同在召会中尽功用。到一个地步，你的孩子至少能与你一样，能够去生、养、教、治；这样，就能一直不断的得人。故此，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生、养、教、治。

在日本有一种学校，叫作新娘学校，专门教一些将要结婚的青年女子，如何作妻子，如何作母亲；这在有其道理。一对夫妻结了婚，按理就会生孩子；有了孩子就不会有‘平安’，因为夫妻吵架大多是为了孩子。现在有一些人结了婚却不愿生孩子，这使神创造人的旨意无法成全。有些基督徒也不愿‘生孩子’，他们得救后，愿意祷告，与主交通，也愿意读经、属灵，就是不愿意生、养孩子。因为有了孩子，就有‘福’，也有‘气’。请他作长老、作执事，照顾弟兄姊妹，负担召会事务，他都不愿意；他只愿作个‘清淡’的基督徒，没有搅扰他、烦恼他的事。我们却不能这样，我们要生，也要养；但不是交由长老养，也不是放到托儿所里，乃要自己养。

根据过去的经历，我们都知道生容易，养、教、治都不容易。多少年来，我们把人生下来，却很少给人妥善的照顾和喂养；不是把他们撇在家里，就是把他们扔在路上，有的冻死，有的饿死，还有的被别人领走。所以今后，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光景。我们传福音所生出来的人，总要照顾他们、喂养他们、教导他们，好托住他们。教导以后，还要治理他们，把他们带上轨道，使他们过正常的召会生活，在召会中尽功用。这是我们今后工作的焦点。

三方面的追求和操练—真理、生命、召会

因着主的怜悯，我事奉主已经五十多年。在这五十多年中，我在事奉上有过不少的经验，其中有三点有待得着结论。第一，人得救之后该怎样托住，使他们不至丢失？第二，人得救之后该怎样栽培，使他们像青苗一样，一株株都长得青绿，并且很快的长大？第三，人得救之后该怎样治理，尤其当圣徒人数加多，从五千加到一万时，召会应当如何治理？一个三、五十人的小召会很简单，但是台北召会已经有五千人，若再翻一倍，到了一万人，要如何治理？托住、栽培和治理，乃是目前三项需要结论的问题。

若是照世界的作法，只要组织起来就可以；然而召会不是组织的。因此，我在这些点上考虑很多。根据已过的经历，我觉得托住、栽培和治理，都在于所有的弟兄姊妹。换句话说，召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都得操练真理、生命和召会；这样，自然能托住人、栽培人、治理人。如果大家真理不清楚，生命不长大，也不过召会生活，只是热心的到处带人得救，结果路上定规满了弃婴。一个家庭生了孩子，不能只交给外婆、奶奶去养；我们不能把心带得救，就完全依靠全时间或同工、长老，去托住、栽培和治理。虽然生了孩子以后，不只会负担，也很麻烦，但所有作妈妈的都有母爱，这是神作的。你如果一年能带五个人得救，那是主的怜悯；然而人得救后，你必须托住他。作母亲的都是以孩子为第一，无论再忙，也会照顾孩子。这在乎我们生命的程度。要从根本上解决托住、栽培、治理的问题，必须每一个人都不盼望别人代作，乃要自己作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们人人必须认识真理，在生命上长大，并过正常的召会生活。

劳苦追求真理

近代的年轻女子，几乎都受过适当的教育，具备相当的常识，将来作了母亲，都能教育自己的儿女。这原则对于我们也是一样。盼望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，甚至同工、长老，都能听进这些话。大家先不必烦恼怎样去托住、栽培，甚至怎样去治理，乃要从根本解决，自己先在真理、生命和召会这三方面，下功夫追求。首先，要劳苦追求真理；在真理上不能怕劳苦。你们个个都要在真理上花工夫，不只是为着儿女，就是为自己也得苦读。传福音需要劳苦；读圣经、学真理，认真研读生命读经，一样需要劳苦。一个学生若不劳苦，就进不了好学校。

现在台湾的青少年，为着进好的大学，个个都在劳苦读书。同样的，你们若要在主手中有用，就必须劳苦读经；不能像看报纸，看小说一样，随便翻翻。你们非得下苦功，一字不漏的好好研读不可。就如马太一章头十七节的家谱，你们都得好读，好好研究。我可以向你们夸口，我在很年轻的时候，就把马太福音的头十七节读透了。所以在一九三六年，也就是四十多年前，我便根据这十七节，写了一篇‘基督家谱的拾遗’。你们若去深入，就会知道我把主的家谱研读得非常透彻。对圣经，你们也必须这样下功夫。

操练生命长大

其次，你们必须在生命上长大。不要放松、放纵自己，也不要修改、改良自己。修改自己是没有用的，永远记得我们不是活着为耶稣，乃是活着是耶稣。一定要操练‘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’。事情临到，不要学忍耐，乃要操练‘现在活着的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’。（加二 20。）凡事要操练在基督里生根；（弗三 17，西二 7；）在生命上一定要操练。比如弹琴，你若一天不练，再去弹就不一样了。我们今天活基督，也要操练。永远要操练这件事：我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我要活在基督里，我要生根在基督里。无论别人对你的态度如何，对你怎样说话，你总是生根在基督里。操练自己在基督里，就是‘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’。你们必须天天这样操练，让生命长大。如此，当你带人得救后，自然也能帮助别人活基督。

建造召会不仅要热心传福音，还必须有真理、生命、召会作根基。你们在真理上用功，好比学了基础的代数、几何；这样，因着这些数学的底子，等到你教导孩子时，就能运用自如。召会要得着建造，仅仅鼓励是不够的，必须众弟兄姊妹从真理、生命上扎根。真理、生命、召会这三根绳子，我们必须紧紧抓牢，不能放松。虽然我们鼓励圣徒要为福音癫狂，脸皮要厚，但这必须在兼具真理、生命的情形下；否则就会闯大祸。我们要一直注意圣徒们真理清不清楚，生命强不强，召会生活正常不正常。这些面都要顾到，都要追求、操练；这样，召会的事奉才能长命，召会的扩展才有前途。

正常过召会生活

论到召会生活，我们都应该实际的过召会生活。虽然弟兄们在社会上有职业，姊妹们在家里有家务；但你们还得静下心来计算花费，把你们的时间好好支配一下。你们每个人都该有一张计划表，列明当周该作的事。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忙，该作的事都很多，然而，我们还得按着轻重缓急，把事情排出来。比方接到一封信，若不是紧急，也不一定立即拆读。因为事情多，时间又不够，只好根据轻重缓急处理。当然，来的若是一封电报信，我们就必须先看，因为电报通常只有几句话，而且都是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排时间表，让自己里面有个预算，知道每天要安排多少时间，在主的话上下功夫。

说到召会生活，每位弟兄姊妹，最好一周聚四次会。今天全世界几乎都在主日放假；所以我们每主日上午有聚会，晚上有擘饼。此外，一周还有六天，我们用周间两个晚上来聚会，应该不是太难。事实上，召会生活需要这四次聚会。我们曾考虑把主日上午的聚会和晚上的擘饼，二者合并在一起，但很不容易作好。若是急急忙忙的作，恐怕会两败俱伤，两个聚会都作不好。若要作得好，就要像美国有些召会一样，从上午一直聚到下午一、两点，然后大家留在会所里用饭；这样，讲信息和纪念主，在时间上都从从容容。这样的作法是因为美国有些城市太大，弟兄姊妹散居各处，一日之内来回数趟，实在不容易作到。若是召会所在的城市不是太大，弟兄姊妹住得也不是那么分散，最好还是上午一次聚会，晚上再一次聚会比较好。此外，周间还要有一次祷告聚会，再有一次研读圣经聚会。这四次聚会是需要的。

圣徒们无论怎么忙，总要把时间计划好，努力参加这四次聚会。你们若自己这样作，你们所带的人慢的也会这样作。不要认为一周四次聚会是件小事，这对你们的生活是个很大的调剂。好比你天天正常的吃饭，这和‘一曝十寒’的吃饭，分别很大。召会生活是个健康的生活；你若常常不聚会而忙别的事，只偶尔聚一次会，就如同常常不吃饭，只偶尔吃个大餐一样，日久对身体是不好的。

真理要清楚，就要天天读经；并且不是一般的读法，乃要往深处追求的读。不仅要天天读经，还要用最有益处的参考书来帮助，叫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一直增长。我蒙主的怜悯，六十年来，天天没有离开主的话；所以在我里头，亮光一直增长。主的话在我里面是流通的，也是贯通的，亮光来了就四通八达。因此，你们一定要认识真理。

将来全时间同工们所作的，都是推动的工作；比如推动学校福音、家庭福音、儿童福音、以及各界福音等。对于校园福音，要作学校，就非得全时间来推不可，否则不太容易作进去。在儿童聚会方面，虽然可以有在学的高中生来教，但整个工作的推动、教材的预备、进度的掌握，还是需要同工们来作。我们在台北的儿童，人数所以少到四、五百位，就因为缺少同工在那里推动。儿童工作要开展，一定要有福音。不只是针对我们会所里的儿童，还要把邻居、亲友的儿童带进来。在家庭福音方面，我们盼望每个家都打开，都开放传福音。这需要同工们去访问他们，带领他们打开家，并且帮助每一个打开家的人，自己都要成为讲的人。开始的时候，同工们要去带领、推动；几次之后，就要让他们自己讲，这在实行上要作得活一点。总之，一面需要全时间同工们去推动工作；另一面，圣徒们不能一直倚靠长老、同工，要学习自己作。

若是每位圣徒熟悉真理，生命也有相当的程度，并且召会生活正常；这样，人人出去传福音，无论怎样发疯、癫狂，脸皮怎么厚，都不会走样，不会出问题。若真是如此实行，结果我们就不仅在外面有立场，并且在里面会有实际。我们真理通、生命长大、召会生活又正常，自然就是一班稳妥的人。我们经常带人得救，所带得救的人也会和我们一样。如此，召会就会得着建造，主在地上也能有一个见证，能叫新妇预备妥当。

主在走恢复的路，要成就圣经上的话

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基督教各宗各派里的一个；主给我们的带领与众不同，我们的确是祂的恢复。基督教失去这个已经一千多年，主在这里要走恢复的路，好成全祂在圣经里所说的话。主在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歌罗西书、以及罗马书，说了许多高的话；然而，今天我们看不见多少实际。我们不该认为这些话无法成就；我们相信主在圣经里所说的话，不论多深、多高、多奥秘，都会得着成就。若是我们不肯与祂合作，使祂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得着成就，祂将会延迟祂的回来。在祂看，千年如一日，晚一千年不过等于晚一天。祂的耐性很大，祂可以忍耐；总有一天，祂会把祂的话实现出来。盼望我们都是蒙恩、蒙福的人，能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在我们身上，让主经过我们，把祂的话作出来，实现出来。

神盼望在祂的众儿女中，能得着我们这班人，真理透亮，生命长大；并且得着召会生活，就是金灯台的彰显。我们在这里传福音，讲真理，带人得救，使人蒙恩，蒙光照，为主作金灯台的见证。我们相信这是主要我们作的，并且相信只要我们忠心，主的恩典一定会带我们走上这条路。

我们实在是一班有福的人，因为这个恢复已经不是在一百年前，也不是在三百年前，更不是在路德马丁的时代。在主恢复里，乃是一代胜过一代。我们何其盼望年轻的一代，胜过我们这老一代的，并且能一直随主往前。胜过的路乃在于真理、生命、召会、福音。头三项是基础，后一项是开展。有真理、生命、召会，才能有开展。

在召会生活中该有的感觉和注意

末了有几点提醒的话。首先，我们对于‘召会’的感觉是很重要的。你们出去传福音时，不要感觉说，‘我是福音大汉，我一年能带一百个人得救，我不得了。’你若感觉你不得了，你就完了；换句话说，你就把自己杀死了。不要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得，主若使用你，那是主的怜悯、主的恩待。你必须谦卑，必须从深处看见，你的一切都在召会中，你工作的结果也都要归给召会；只有召会能保障我们、平衡我们。一没有召会生活，你就单独了，你就是在危险里。甚至你若独创一格，你就必定枯竭，因为那是分裂。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，路也只有一个。所以我们必须在真理、生命和召会上，把基础打得越稳固越好。这样，当我们往外推广福音时，即使带成千成万的人得救，都不会有危险，也不会遭破坏。

再者，你们要切切记得，在召会中不可以有派别。不要说亚波罗比保罗高，或保罗比彼得深，甚至彼得比他们都老资格；不能有这样的分别。你们要看见，保罗是为着你们，彼得是为着你们，亚波罗也是为着你们。保罗说，万有全是为着你们的。（林前三 22。）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彼得，感谢主给我们一个亚波罗，也感谢主给我们一个保罗；他们都是帮助我们的。你若说你是跟着保罗走的，或者你是彼得的人，或者你是亚波罗的人，你就为召会带来分裂。这是从前的历史；那条路我们走不得。

谦卑学习，勿论长短，凡事和谐，不生难处

在主的恢复里要谦卑学习，勿论长短，凡事和谐，不生难处。我们要爱众召会，也要爱众圣徒，这是我们一直需要持守的态度。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是一，并且各有各的功用，年长有年长的功用，年轻有年轻的功用。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‘保罗’，给我们‘亚波罗’，给我们‘彼得’；他们的供应我们都接受。我们绝不可说，‘我和保罗站在一起，’或者说，‘我和彼得站在一起。’当别人对你说，‘我和你站在一起’时，你要马上拒绝。若是你去一个地方服事一段时间，人就跟你了，这是可定罪的。

我们不要人跟着我们，也不要跟任何人；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，爱主的恢复，爱众召会，也爱众弟兄姊妹。凡能给我们帮助的，我们都接受；凡我们能帮助人的，尽量帮助人。无论到任何地方，都不要说长道短，更不要说，‘哎，这个地方召会比不上我原来所在地方的召会。’即使是一点这样的意念，都不能有。当然，有的召会属灵情形高一点，有的低一点，但我们不谈论这个。我们的态度必须是带着主的恩典，去供应别人。另一面，我们必须谦卑，凡能帮助我们的，我们都要欣然接受。

我们到任何地方，都要从那里有所学习。那里有什么是我们能得帮助的，有什么长处是我们没有的，我们都应该有所学习。同样的，我们到任何地方，都要供应人，并接受人的供应；如此，众人的灵都是和谐的。我们不能盼望每一个召会，清一色都像我们所在地方的召会；这是不可能的，不要盼望这个。然而，我们都要能和谐一致。

同时，你无论到任何地方作工，都不要单作你那一分。主给你的一分，你应当作出来，但不要把别人的一分推开，或压下去。千万记得，主给召会的是丰富的；每一个肢体都有主的丰富。以我们的身体为例，即使是身体上最小的一个指头，也都有其用处，也都有身体的丰富。所以，要宝爱所有的弟兄姊妹。

实行分排得人，肢体负起牧养教导的责任

若是我们实在盼望召会的推动、扩展能够长命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得负起责任，牧养教导人。从现在开始，在各分家之下都要有小排，一排约十二个人，好比主耶稣当初亲自带领门徒一样。我们要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带领、成全一些人。等到人数多了，就要分出去。这意思是，受我们带领的人，慢慢学会带领别人后，他们也要出去带别人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不要等召会的安排，总要先带几位，然后慢慢增加。一面传福音，一面带人，把那些人看作是自己应当喂养的孩子；他们长年这样受带领，生命自然会改变。

我们带人得救的目标，是要把人带到召会中，使他们稳定在召会里。为此，我们需要一面带人得救，一面托住人。否则，我们这一手救人，那一手就把人漏出去了。今后我们要避免这个，我们不能一面生孩子，一面又不管孩子。我们生了还要养，还要将人带到召会中。大多数得救的人，都得受过一段时间的带领后，才能稳定在召会生活中。这是我们的目标。

第十三篇 台湾众召会往前的路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读经：哈巴谷书三章二节，以西结书一章四节。

真正的‘复兴’

诗歌二百一十二首是二十多年前，我们透彻研读以西结一章后，所写的一首诗。那次研读聚会的信息，后来编辑成‘以西结的异象’一书。

以西结一章说到，以西结看见一个异象，有暴风从北方刮来，带来一朵大云；在大云里面闪烁着火，火里发出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。（4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在以西结一章，有风、云、火、金四件东西。按照神圣的启示，金是表征神本性的显出。从神那里有暴风吹来，吹来的大云里闪烁着圣别的烈火，从这火里显出好像光耀的金银合金的光景。这是相当有属灵意义的图画，含示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成为‘风云人物’，里面满了神圣的火，且满有神圣的素质照耀出来。

自从路德改教以来，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基督教，一直最注重的就是复兴。召会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五百年来，更正教的兴衰，主要就在于依靠历次的复兴会来维持。当然，不能说这不合乎圣经；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复兴会，光景却越作越低，结果也越来越失去属灵的分量。等到基督教传到中国，中国的基督徒就把‘复兴’改成了‘奋兴’，意思是将人奋兴一下。然而过不多久，人又冷淡下去，依然故我。因此，从主在我们中间兴起祂的恢复，我们一开始就不太注意这类的复兴会，更不愿意使用‘奋兴会’一辞。所以，在我们中间，很少有所谓的复兴会。

我多年讲说神的话语，很少引用旧约小申言者书的经节。然而，为着这次聚集，至少有一句话是可用的：‘耶和华阿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工作。’（哈三 2。）此外，诗歌第五百七十六首，也可说相当合式；因为这首诗每一节开头和副歌，都说到‘复兴你工作，主！’原本我们想先请众人读哈巴谷三章二节，接着选唱这首诗歌；因为按辞句说，实在非常相配。然而，有许多年长圣徒，多年与我们一同聚会，我担心我们所讲关于复兴的事，他们会认为我们走回头路。因此，我们不愿意选用那首诗，而改用诗歌第二百一十二首。

我们若把这首诗好好读过，就能清楚看见，我们所说的复兴，不像今天基督教一般所说那种浅显的复兴，更不是中国基督徒所引用那种奋兴的复兴。这首诗第三节后半说，‘烧尽了邪污，烧尽了俗物，使人、神相符，全圣无劣。’我们所说的复兴，乃是人、神相符，全圣无劣的复兴。第四节后半说，‘神性调人性，人灵联神灵，使神的生命显于人形。’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复兴，相信那也是神所渴望要得着的复兴，同时更是今天我们应该推广的复兴。那不是外面所谓工作的复兴，更不是奋兴会的复兴，而是‘神性调人性，人灵联神灵，使神的生命显于人形’。

一九六一年夏天，我带领以西结书的生命读经，写了这首诗歌，至今已过了二十三年多。这证明远在二十多年前，神给我们看见的复兴，就是‘神性调人性，人灵联神灵，使神的生命显于人形’的复兴，也是‘使人、神相符’的复兴。现在我们要将这些话唱到里面，向神发出这样的呼吁：‘主，求你在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复兴，使人、神相符，使你的生命能显于我们。’

召会治理、行动与建造的模式

在已过几次特别聚会中，我们得着六百多位圣徒，愿意全时间奉献，六百多位愿意半时间奉献，一同为着主的工作和事奉。这样一来，事奉的体系自然大为扩增并且充实。因此，为着今后主在台湾的工作，以及为着召会的建造，我们必须有新的更动和安排。

首先，我们要把我们在主面前所接受的带领、所看见的异象、以及今后所应当往前的路，全盘交通给每一位弟兄姊妹。我们愿意在台湾的每一处召会、每一位圣徒，都知道主的见证这个工作，今后该如何往前，并且各地的召会该怎样事奉、建造，以建立祭司的体系。我们乃是在一个大家庭里，一同谈到家里的事，一同来看今后该如何往前，该如何推动主的见证。

主恢复之行动的回顾

根据召会历史，第一次召会的聚会，乃是在使徒们所兴起、设立的耶路撒冷召会中。那个召会在一开头，得救的人数就非常众多。按照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当时有一百二十人在耶路撒冷的一间楼房里，同心合意祷告

了十天之久。到了五旬节那天，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有三千人听到福音而得救。（一 13~14，二 1~4，41。）所以，第一个召会一兴起来，头一天就加进了三千人。五旬节过后不久，又在一天当中，约有五千男人信了主。（四 4。）

然而，当时的耶路撒冷召会是怎样事奉，使徒行传里却说得很少。不过，我们看见那时的圣徒们，没有自己的会所，他们一面使用圣殿聚集，另一面挨家挨户聚会。（二 46，五 42。）二章四十六节说，他们凡信的人，都挨家挨户的聚会。这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，他们是‘从家到家’（from house to house），一家又一家的聚会。换句话说，耶路撒冷召会一开始，在那八千个得救之人的家中，就都有聚会；圣徒们是挨家挨户的聚会。这是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。

以后，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，就难得看见有其他别处召会，人数是那样众多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新约里，很难读出一个大的地方召会模型；没有一处地方召会，大到不只有几千人，甚至超过一万人，或者达二万人以上。因此，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模型，给我们看见，在人数众多的地方召会里，该怎样建造，怎样开展。

在圣经以外的召会历史中，虽曾有过多次的大复兴；但按文字书籍的记录来看，也不容易找出一个大的召会，有几千或几万人一同聚会。所以，我们实在不容易在历史上找出一个大召会治理的模型。

主在中国的恢复

说到主在我们中间的历史，第一处召会是一九二〇年在福州兴起的。开始时，聚会人数仅有三位，是从家里开始的；然后由三个人开始，逐渐增加到十几、二十几人。直到人数增加至一百位左右，就不大增加了。我们召会的人数，在一百这个数字上，停留了许多年。以后，我们从福州扩展到上海，于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正式聚会。经过五年以后，我们再往北方去，于一九三二年在烟台开始有聚会。在烟台的聚会，是从我家的客厅里开始的。我们头一次擘饼聚会，有十一个人，众人围绕着中国古式客厅的四方桌聚会。蒙主怜悯，到了一九三三年，聚会人数就上升到一百位。

奇妙的是，当人数上升达一百多位时，就不大容易再往前繁增了。可以说，差不多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三年，约莫十多年的光景，从南方经过上海到北方的烟台，各处召会的人数，都在一百位左右。一百不是个大数字，但在我们中间，开头时人数能达到一百位，好像都要庆贺，认为那是很可观的数字。然而，按着治理、带领、牧养来说，这个数字是最容易照顾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，人数一增加到一百位，繁增就停滞了。

当时在我们中间，每次受浸人数，最高记录没有超过四十位，最多是三十七、八位。直到一九四〇年在北方烟台，我们开始看见主的亮光，推动召会传福音。‘召会传福音’这辞，是一九四〇年我们在北方，开始使用的。当我们一开始召会全体传福音，得救的人就大为增加。到了一九四一年，就是实行召会全体传福音的第二年，我们蒙了大的祝福。一传福音，接着就有受浸；第一次受浸人数就达一百二十多位。以后接二连三，最少连续四个月，每月都有受浸的。第二次有一百位，第三次有八、九十位，第四次又有七、八十位。这四次受浸的结果，带进了几百位的新人。从那时起，召会人数就大为扩增。

烟台是我的家乡，主兴起当地的召会，就是从我的家开始的。烟台召会在一九三二年兴起之后，第二年人数就增加到一百多位。于是，我才觉得应该立刻离开职业，全时间在召会中事奉。到了一九三三年八月，我便蒙主引导离开了职业。十月间，我特别前往上海召会访问。初到上海时，那里召会的人数，不过一百五十位。上海幅员广大，会所是在西边的哈同路上，但是弟兄姊妹中，有一部分人散居在闸北区，所以势必需要分成两处聚会。以后，除了哈同路聚会所，闸北也成立一处聚会所；两处聚会总人数，也不超过一百五十位。因此可以说，我们中间的恢复，乃是到了一九四〇、四一年之后，才有一处烟台召会，人数是从一百多位上升到几百位。

过不多久，太平洋战事爆发。国内的情形，因为战事的关系，起了很大的变动，许多弟兄姊妹迁往内地去了。因此在内地的四川一带，便有主的召会兴起来。当然一地一地，人数都是很少。至于上海召会，因为被日军占领，成立伪机关，就被逼到一个地步，暂时关门，停止聚会。

等到抗战胜利以后，从一九四六年起，上海召会又恢复聚会。开头恢复时，擘饼聚会人数不到一百位。那一年夏天，我被邀请再度回到上海。刚到上海时，擘饼聚会人数不到九十位。以后弟兄们向我题议，请我从北方带家眷搬到上海。当时我感觉主也是这样带领，就在一九四六年底，举家搬到上海，同时往来上海、南京两地作工。

一九四七年初，我开始在上海带领召会传福音。那一次的召会传福音，传得相当成功。记得就在中国农历春节，召会一传过福音，便是一百多位受浸；之后，接二连三的，月月都有多人受浸。这样一来，召会的人数就大为繁增。

上海召会是历史较久的召会，原本就有相当人数的弟兄姊妹；然而，在一九四二至四六年间，由于时局的缘故，会所关门不能聚会，大家就散了。等到一九四六年恢复聚会，从一九四七年起，就有一个复兴带进来。到了当年夏天，不仅新得救的人有几百位加进来，连原有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，也大多恢复了聚会。总括来说，到了一九四七年，上海召会的人数已达到一千多位，圣徒散居上海各处。于是，我们觉得必须开始分家聚会，便在当年夏天，分作十六个分家擘饼。这样再经过一年多，人数更为繁增。

到了一九四九年，由于时局再度变动，主带领我离开上海，来到台湾。所以，在大陆期间，我们召会的人数，仅一地最高人数就是一千多。一切事奉的事，也都分在那十六个分家里；每个分家约有几十位到一百位圣徒。这是我们在大陆时，工作上人数最多的情形。

台湾和南洋工作的兴起

在我来到台湾之前，从一九四六年起，就有少数一班圣徒开始迁移来台。一九四七年迁来的人多一点，四八年就更加多。到了一九四八年底，张晤晨弟兄、孙丰露弟兄、刘效良弟兄、张郁岚弟兄等，先后都来到台湾；当时台北召会的人数，不过是三、五十位。到了四九年春天，我来到台湾，当时台北召会聚会的人数，也还不到一百位。到了八月一日，我们就在现今一会所原址，盖造了一栋小会所，正式开始作工。到四九年底，台北召会的人数就达到了八、九百位，人数可说增加得很快。

到了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，主带领我到南洋菲律宾的马尼拉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每年都去四个月左右；其余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台北。每次我留在台北时，因着人数众多，所以多半是作训练。在一九五二年以前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加上一位同工姊妹，我们两个是全时间的。到了一九五二年，就加增到一百位左右的全时间者；结果很自然的，这个工作就在全台湾扩展开来。从基隆一直到高雄，甚至东部的花莲、台东，在全台各大城里，差不多都有了主恢复中召会的设立。这一百多位全时间者，便分散在各地，照顾各地召会，推广主的工作。

蒙主怜悯，到了一九五四、五五年时，我们在全台湾的圣徒人数，差不多就有将近五万人。再过二年，到一九五六、五七年时，人数达到了五万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从一个基本的小数字，约是三百五十到五百人，在短短的六、七年间，便有了百倍的增长，达到了五万多人。

打岔的难处与失去基层带领

这时，我们因着想要追求属灵的长进，要得着属灵的帮助，就邀请史百克弟兄前来尽职。一九五五年他第一次来，而后在一九五七年又来一次。然而，因着他的前来，反而使我们中间发生难处，惹起了风波。有数位青年弟兄，因着受史弟兄的影响，起了异议，有所变动。那是一个很大的打岔。从那时起直到现今，已经过了大约二十七年，我们的人数没有增加，而是一直停滞不前。

在台湾工作的头几年，由于人数增加得很快，我们在台北这里，就从一个会所分成数个会所；在每一个会所之下，又分作许多家；在每一个分家之下，又分作好多排。当时我们从其中经过，现在回头看，都必须承认，那个作法完全是适合的，也是有效用的。那个实行就是在分会所之下，分成许多家；在分家之下，分成许多排。这样作最大的益处，就是由这些排去照顾新得救的人。然而，因着史百克弟兄的来访，我们受到打岔，而不太注意这些家、排的事奉。以后逐渐的，排就没有了，家也重新安排过。

按照新的安排，台北这里现有二十几个分家。这意思是，排在无形中就没有了；这也等于召会的基层不见了，最根基的一层没有了。因这缘故，在照顾弟兄姊妹，特别是顾惜新人的事上，那个效能就差了。好些弟兄姊妹未能得到照顾，新得救的人也没有被合式的托住，所以召会的人数，就逐渐减少了。幸亏历年来，弟兄姊妹在这里，仍然忠心的维持主的见证，仍旧传福音，带进好些新人，可以补上一些失去的人数。然而虽是如此，却仍远不及二十多年前，五万多人那个数字。这是现在的局面。

已过三、四年，我一直注意观察这些光景。虽然我人不在国内，但我里面对于台湾，总有一个负担。我常常在主面前，遥远的观察台湾召会的光景。我和负责的弟兄们、长老们，也都有很透彻的交通。我们一直在寻求，到底像台北这样大的召会，该如何往前？

当初我们所受到的打岔、难处，是在一九五七年，但事情一直延长到一九六五年九月间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才得以处理。等到那件事告一个段落，可以说如同一个长期患病的人经过开刀、手术后，自然需要一段复原的时间。同样的，那是一九六五年九月间‘开刀’；所以至少需要一、二年来恢复。因此，从第二年开始，一九六六、六七、六八年，我每年都回来。

在那三年间，我曾请求台北的弟兄们，把召会中弟兄姊妹的情况表查核一下。根据我所得的报告，弟兄们把情况表调查后，发现台北市还有为数二万一千至二万三千的圣徒，是能找出姓名、地址的。因着近十几

年来，台北市的版图有了很大的更动，许多街道、地址都变更了不少。所以，能找得到姓名、住址的，在台北市召会只有将近一万一千人。这与一九六六至六八年，我们能找到二万一千到二万三千人相比，是相当下降了。这包括了许多原因，如迁居、市容改变、出国、死亡等，都是大的原因。不过按我的观察，最大的原因，乃在于我们失去了基层的带领。

召会往前的关键

加强基层带领

为什么我们这样注意台北召会的光景？因为第一，直到今天，全地少有一处召会人数超过一万。第二，虽然已过二十多年，台北召会在人数上没有增加，但在属灵程度上，的确一直有长进。第三，由于一般台北市民教育程度颇高，所以弟兄姊妹们大多受了高等教育，人才济济。第四，台北是个大都市，有约二百万人口，以整个台湾来说，也是人群集中的地方，交通便利。这些都是先天的条件，有利于我们福音开展的工作。我们不能把这一笔大的资金，摆在这里不用。已过约有二十几年的工夫，我们在这里仅仅守成，没有往外开展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亏损。正因这缘故，我们才详加深入研究，并多方祷告寻求，盼望今后台北这个大召会能再往前去。

这次我回来台北以先，里面有一个蓝图：那是我从主所得的亮光，虽然不是绝对清楚，但总有一个大概的模式。我的负担原本不重在召开特会，呼召全时间事奉的人；但感谢主，借着几场聚会，总共有一千二百多位全时间、半时间者奉献出来，要为着主的工作。这样一来，我里面的光和感觉，就更加清楚，觉得我们在这里，应该要有个全新的起头。由于时间短促，我只能利用两次聚会，把我们在主面前所看见的光，就是今后我们所要走的路，全盘摆在众弟兄姊妹跟前。希望弟兄姊妹们能感觉快乐，我相信这也是主所喜悦的。

需要更多全时间者

首先，我们必须有更多的全时间者。因为以今天台北召会的人数来说，有一万一千多人，经常聚会的有四、五千人。这四、五千人就是一个基数，无论作任何事，都可以相当成功。现在这五千位经常聚会的弟兄姊妹当中，全时间为着主工作的并不多，几乎都是忙事业、忙家庭；他们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聚会、事奉主。我们都知道，要利用业余、空闲的时间作事，并不能作出太多的事。所以，必须有大量的全时间者，才能推动主的工作。

不只台北如此，甚至整个台湾的众召会，都有这个需要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有五千人经常聚会，有一万一千人在名册上。要推动这样一个数目的圣徒都尽功用，来为主效劳事奉，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；这不是三、五十人所能为之的。甚至即使是一、二百位全时间者，也是不足把这个工作推动得完全尽致。所以，我们首先觉得，要求主赐给我们够多的全时间者。当我们题起要产生全时间者这件事，我们就希望能有二百位全时间者，甚至五百位。我们的考量是，二百位全时间者，加上三百位半时间者，一共是五百位。目前单以台北而论，这个数字还没有完全达到；愿意全时间的人还不到二百位，愿意半时间的人可能超过了。然而无论如何，半时间仍是不如全时间那么运用自如，那样有功效。所以，全时间的数目还有空缺，还有需要，盼望有更多圣徒报名上册。

建立并推动小排

或许有人会问，若是有这么全时间者，该怎样安排呢？根据已往的历史，有些基督教团体就作得很成功。比方在美国，有几个很大的团体，就作得相当成功。我们研究的结果，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那就是分小组。当主耶稣要分饼给五千人吃饱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像，五千男人加上妇人、孩子，一定有一万多人。那时众人几乎已经饿了一天，没有东西吃。在黄昏的时候，主耶稣从门徒那里接过五个饼和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就分给超过五千位饥饿的人吃。如果当时没有一定的安排，秩序一定会混乱；众人在山上的野地里，很可能会彼此践踏。所以主耶稣很有智慧，在没有分食物以前，就告诉门徒，要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有五十一排的，有一百一排的。主是说坐下，而不是站着；如果是站着就很容易移动，但一坐下就定住了。等到大家都坐定了，主耶稣才把饼拿出来；谁着急也没有用，只能坐在那里耐心等待。这时，主耶稣才把这些饼分给门徒，由门徒一排一排的分递出去。于是大家吃得整齐有序。（太十四 14~21。）

除了排，还有‘家’。这是根据使徒行传所说，凡信的人都挨家挨户擘饼聚会。因此，‘排’和‘家’乃是一个基本单位。例如中国现代的兵制，最基本的单位乃是伍、班、排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排。军队要真能打仗，作战力要强，必须排是强的，一排一排都得强。同样的，召会应当有一个一个小排，作为基本单位；只要这些小排作得强，召会就会强。

二十多年前我们实行小排时，开头只有一、二十人。以后随着人数加多，排就大得多，有时变成一百多人，还愿意分排。然而按照圣经来看，一个小排应该以十二个人最合式，因为有召会历史以来，第一个排乃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，就是十二使徒；那个小排是十二个人。所以这次，我们按着圣经来作，就是十二人编成一排，只可少，不可多；一旦人数增加到十四、五位，就得分成两排。如果缺了几个人，就要赶快去‘招兵’；或者传福音带人得救，或者恢复久不聚会的，总要把那个排再充实起来。这是小排繁增的实行。

现在台北召会经常聚会的四、五千人，分成了四百多排。这不是照着属灵程度分，乃是完全按照地理分。比如，你住在这一条街，家里能聚会的人有二位，你不远的邻舍还有一家，可参加聚会的人有三位；你住家的前前后后，可能还有几家，合起来一算，人数正好足够一排。这样，你们这几家就是一排。然后可能不远处又有几家，可以自成一排。如此，台北就可分成四百多排。

再者，这次我们的小排没有排长，没有负责人，连召集人也没有。从另一面的意义说，我们的确有带领的人，因为每一个都是召集人，每一个也都是负责人，每一个都是排长。每个小排里的十二个人，个个都是排长，个个都是带头的人。这意思是说，你带我，我带你；就你而论，我是带头的人，就我而论，你是带头的人。既然这十二个人，个个都带头，那么我丢了你得来找我，你丢了我也得去找你；你掉到坑里我得去救你，我跌倒了你也得来扶持我。

这样实行，乃是有鉴于从前的经验，发现设立‘排长’有弊端，有错误。那时只要一设立排长、负责人，他就好像作了官。即使我们不讲地位、等次，他仍然表现出那种光景、味道。结果其他人都觉得：‘既然我不是负责的，那我不负责了。你看那位弟兄跌倒了，你是排负责就应该照顾，你不能只作官不作事。’这是确实有的光景。

这次，我和弟兄们交通得很透彻，经过再三考量，我们觉得排召集人仍然用不得。因为一旦责成两位召集人，其他十位就不管事了。最后我们定案说，没有排负责，没有排长；个个都是召集人，个个都是排长，谁也逃脱不了，谁也无法定谁的罪。若有人跌倒了，没有任何人能推卸责任；人人都需要负责任，都必须去扶持。相信这样的实行，众人一定会喜乐的赞成。无论是小弟兄或小姊妹，个个都是召集人，这真是太好了。然而请不要忘记，既是召集人，就该有本分；一看见有人落下去，就要把他扶起来，大家都要彼此照顾。

关于排聚会的地点，没有固定的地方，乃是排里十二个人，每次聚集后再定规。比方这次在某位弟兄家聚会，聚完后大家一起交通，决定下一次在那里聚集；小排中任何一位的家都可以。若是你家没有那么多座位，也不必为难，大家坐在地板上也很好。现在台湾的房子都很讲究，每一家的地板几乎都很干净，大家席地而坐也不错，只要有地方聚集就可以。这样家家轮流，机会相等，个个一样，都有责任，小排一定会作成功。

帮助带领、经营小排

目前整个台北召会，大约每五十排成立一个区，人数约六百位。若要排排情形都相同，个个都相等，家家都一样，就需要同工来推动实行。全时间的同工不是来带排，而是在每一区里专职推动，每一区可能需要四至六位同工。

全时间同工去推动之先，必须受训练。现在全时间者都奉献出来，好比兵都征召来了，接着就需要练兵；我们不能把兵一召来，就给他们枪枝，要他们去打仗。若是他们连枪都拿不好，一定打败仗。因此，我们需要规画训练课程，如同练兵般的好好训练他们。诸如圣经该怎么用，道该怎么讲，人必须怎么照顾等，这些都需要经过训练。目前台北召会已经分为四百多排，可以约略分为八个区，每区五十排。如果一区需要四位同工，最少需要三十二位。依此类推，若要这些同工业余去推动，那是作不来的；他们必须全时间摆上。

这些全时间同工要作什么呢？首先，他们要给这五十排‘生意’，就像经营商店的老板，要经营就得生意。若生不出意来，就没法作好买卖，只能关门大吉。买卖要经营得好，生意必须生得好。这几个全时间的同工，乃是要给这五十排‘生意’。

虽然每一排都是圣徒自己召集聚会，但他们来在一起，可能不知道如何聚会。比方他们来了十个人，聚在一起我看你、你看我，彼此观望，个个都不知道该怎么作，或要作什么。最后有人题议唱一首诗，又不晓得该唱那首，只好随便选一首，结果有的人还不会唱那首。这样聚了两三次后，恐怕个个召集人都变成不到会的人了；不论谁召集，圣徒们都不来，因为觉得聚会白费工夫。所以，这需要同工给他们生出意来，帮助他们经营聚会。

这些去帮助的同工们，可以先把这六百位弟兄姊妹，召集在一起，对他们有一个说明：告诉他们每一排聚集时，该怎么作。首先要鼓励他们，要他们不要担心，只管把人召来，担保有粮食供应他们。当然同

工人们也不能光说，说出来的话要能兑现。所以，每一周同工们都要给圣徒们预备东西，帮助他们生意。这样一来，分排之后带领的责任是相当的重。因此，我与弟兄们交通，觉得这个责任太重，所以一定要训练全时间者，并且带着他们学习事奉。好比排长在军队里，就带着他那一排的士兵跑步、作事、学习等，排长需要带头作。

推动小排事奉

负责到每一区去推动的同工们，要把他们那一区五十排的六百位圣徒，推动到一个地步，能家家传福音，个个都服事，人人尽功用。要作到这一步，实在需要有点本事。我和长老们交通定规，每一区的同工们，如果推动了一年，还作不到这个地步，可能就要考虑他们是否继续全时间事奉。

以今天社会的情形为例，人在各机关公司里作事，都必须竞争，力求上进，否则没有前途可言。即使是公会里雇用传道人，也都是聘请的制度；如果你受聘，就得作出成绩，否则合约期满，人家不会继续雇用你。这时，识相的人就会离职，不恋栈。然而，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全时间者，一旦全时间就好像拿到铁饭碗，也不一定需要上进。这是不合宜的。

我们都知道，在美国作医生的，至少二年要考一次试；即使是自己行医的，也得参加考试。如果考不及格，行医执照就没有了。甚至你即使行医二十五年了，还得考；因为美国的医学天天进步，你不能说自己是老资格。或许你二十五年前是从名校的医学院毕业，但二十五年来医学大大进步，你就必须跟着进步。不仅如此，美国各个机关，每隔一段时间也都会举行考试；如果考不及格，不仅不能升级，甚至还可能被革职。所以，所有准备全时间的新进者，都要受一点训练，并要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接受考试。根据什么应考呢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内，你们在训练里表现的情形，以及事奉的果效和成绩。

可能有人会问：‘这样作合不合乎圣经？保罗有没有考过提摩太？’我可以找出一些经节，证明给你们看，保罗也作过考试。（参提前三15，四15，六14，20，提后二2，7，三10，14。）我们一面需要训练，一面也应该有点‘考试’。人的确需要鞭策，才会进步。从这一面考量，我们会发现，全时间者太有可作的。如果我们要推动全台北召会经常聚会的人都尽职，可能二、三百位都不够用。

恢复久不聚会者

推动小排的工作，按目前台北召会显示的情形来看，最需要的一件事，就是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。总执事室方面已经把情况表都调查清楚，久不聚会的情况表将单独列项，按着地理的街、路、巷、弄、号码分给各排。比方有几位久不聚会的，按地理离第二排近，都是他们的左右邻舍，第二排的就应该去看望。另外几位久不聚会的归到第九排，那里的弟兄姊妹，也要就近去照顾。所以，每一排的第一个责任，就是恢复久不聚会的。

然而要推动这事，不能单靠排里的人，乃要靠这些全时间的同工们。同工们在那里推动这事，要把情况表郑重的转交，确实交到各排手中，并要对他们说，‘你们这一排有十二个人，在你们附近也有十二个久不聚会的人，你们要找机会、想办法去寻回他们。’虽说要他们自己想办法，全时间同工还得先帮他们想办法，鼓励他们去接触人。若是打电话不行，就当面接触，或请到家里吃饭、交通，并且不要先题聚会的事，乃要先想办法温暖人。

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，实在是一件重大的事。现在我们人数有一万一千位，经常聚会者最多五千，还有六千多位都在家里。假设我们能尽职恢复他们，到明年夏天，至少能恢复三千位。召会到会的数字，立刻会从四、五千人达到七、八千人。虽说不一定能百分之百都恢复，但很可能恢复三分之二。如果这六千位久不聚会的，真能恢复四千位，那就是一件极其重大且有功效的工作。

推动家家传福音

接下来，就要推动家家传福音。尤其是久不聚会者，一定要推动在他的家里传福音。或许有人认为，这件事真难办，人已经久不聚会，还盼望在他家传福音么？这件事怎么可能办得到？盼望全时间的同工们，都能帮圣徒的忙，使那些久不聚会的圣徒，打开家传福音。根据我的经验，以及亲眼所见，恢复久不聚会圣徒最好的办法，就是到他家里传福音。

再者，若要使他更快恢复召会生活，就不只要到他家传福音，更要请他传讲福音信息。他可能会说，‘我五年都没有聚会，要我讲是不行的。’其实这一点也不为难，他五年没有聚会，但是得救总超过五年，总有得救、爱主的经历。他可以把自己得救的经历说一说，作一点福音见证。

或许他会说，自己没有什么经历好讲，你就要鼓励他把如何得救，以及直到今天的光景都说一说。可他越讲越火热，眼泪就流下来，说：‘你看主何大的恩典，我都不不要祂，祂却要我。祂找到我家来，要我打开家传福音，还叫我传福音。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’我们应当相信，他讲过这一次，晚上一定睡不着觉，里面风、云、火、金就来了。风云一来，他就变作‘风云人物’，他的家也变作‘风云之家’了。结果，他和他的家就被恢复。如果你们认真试一试，虽不敢说百分之百有果效，但担保只要你肯作，总会有七成果效。在这件事上，只要你们肯尝试，全时间的同工最少也能得到七十分。这是一个最好、最快的办法。

再者，去恢复久不聚会的家庭时，不要先从弟兄着手，因为弟兄都很有自尊心。我们去看望时，作弟兄的因为自己已经五年不聚会，可能不好意思见到弟兄。所以，不要走弟兄这个门，要走姊妹的门。既要走姊妹的门，就不能弟兄去看望，而要姊妹们去。所以，同工们要负责推动姊妹们走出去。姊妹和姊妹很容易亲近，因为个个姊妹的心都是软的，一走就通了。姊妹一走通，丈夫很难走不通。凡作丈夫的，差不多都是跟着妻子走的。所以，我们不要怕，只要信，放胆去走姊妹的门，一定行得通。

同工们推动这事时，必须要有智慧。有时你可能观察到姊妹很硬，不容易走得通，弟兄当然更不必题；这时，你可以改走孩子的路，先找到他们的儿子、女儿，给他们打一个底子，要他们回家作父母的网。在一个家庭里，多半是丈夫跟着妻子走，父母跟着儿女走。儿女作坏事，父母不会跟，反而会责备；但儿女一作好事，个个父母都会跟。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请你们想想看，儿女被恢复了，可能父亲心里会想：‘我五年不聚会，连我的儿女也受到影响，这让我的心一直不能快乐。现在我的儿子十三岁了，突然要求我打开家传福音。我这个作父亲的听到这样的话，实在快乐。’可能他就落下眼泪，觉得这真是一个大恩典，神真是怜悯了他这个家。这时，他不被恢复都不可能。

推动人人尽功用

当然，我们的目的不只是为着拉人来聚会，我们不是为此作工的。所以，全时间的同工们，一定要受训练，并且多加祷告。你们要去负责一个区五十个排，推动六百位弟兄姊妹尽功用，必须要有多而彻底的祷告。所以，凡全时间的同工，每天都要祷告一个小时，最少也要半小时，能够多一点更好。你们需要迫切祷告，为你们所负责的每个家祷告，为这六百位圣徒一一题名祷告。然后，你们要按着主所给你们的责任，一一去照顾、鼓励，直到把他们个个都推动起来，使他们尽功用来事奉。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能个个都是使徒，个个都是申言者和教师。

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申言者，第三是教师。请问你是不是使徒、申言者和教师？可能你会想自己没有资格，既不是使徒，也不是申言者，更不是教师；所以，我们的观念都要转。如果你今天回到家，对还未得救的父母传福音，你就变成使徒了。使徒就是受差遣者。主差遣你对父母亲传福音，你就是使徒。等到你父母听了相信，你再对他们说一点造就、勉励和安慰的话，你就是申言者。你受差遣传福音，是使徒；为主申言造就人，是申言者。以后，你再多教导他们一点，你就是教师了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，你在召会中，可以又是使徒，又是申言者，又是教师。若是在台北召会里，经常聚会的五千位弟兄姊妹，个个都如此，先作使徒，后作申言者，接著作教师，那定规是一件不得了的事。想想看，台北召会有五千位使徒，他们个个都是申言者，也个个都是教师。这样一来，召会的扩增与开展，真是大有可期。

这的确是圣经的教导，而基督徒却将此完全丢失。结果，基督徒个个都以为自己既不是使徒，也不是申言者、教师，只好花钱雇牧师、传道人去作使徒、申言者和教师。这完全是错误的。我们要推动人人尽功用。基督教可能会觉得，今天乃是专业的时代，由专项人才作专项事业。比方读医的就作医生，学那一行的就作那一行。传道也是专行，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读过神学，不懂圣经知识，怎能传道？然而这样一来，就废掉了圣徒尽功用的机会。

比方一个基督徒，刚从神学院毕业，就有团体请他作牧师、传道。他去一作，就包办一切，变成‘独霸’的局面，由他独霸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使其他圣徒统统被免职，也废掉了生机的功能。这是杀害基督身体上肢体的功用，是最得罪主的一件事。今天主的恢复不能那样，乃要成全每一个圣徒，把不是使徒的成全为使徒，把不是申言者的都作成申言者，把不是教师的都变成教师。这就是全时间的同工所要作的。他们必须是出去制造使徒，产生申言者，成全教师的人。

推动众人学习真理

要作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必须在真理上有所学习。如果不会讲说真理，说自己是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乃是外行充内行。许多在我们中间老资格的圣徒，讲起什么是‘耶稣’，什么是‘基督’，都还说得不太正确。所以，你们要出去作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一定要在真理上有学习。

一面，海外各处都称赞你们台北召会；另一面，我也替你们说谦卑的话，你们台北召会还不行。我们中间有许多年轻人，真理还是答不清楚。这意思是，你们要出去作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首先要明白真理。

全时间同工主要就是作这件事。这样，你们就能清楚知道，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全时间者。今天全地一片黑暗，人群是个个瞎眼，都在暗中摸索；但在主的恢复里，全数是亮光，充满了真理。这需要你们许多人出去，大大作工，大力传讲，四出宣扬。不是全时间者自己出去讲，乃是由他们推动、鼓励、教导、成全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出去讲，并且使每一位都能讲。如果我们真能这样作，毫无疑问，那个果效定规是丰满的。

抓住千载难逢的时机，推动主工作的繁增

台北有将近二百万人口，交通方便，教育程度高，经济条件够，治安也很好；并且这里的召会，有几千
人经常聚会，我们不能失去这样大好的机会。这时，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我们应当大大的生意，抓住机会，推动主的工作。具体的作法，就是从基层作起，也就是从小排作起。由小排来推动每一个家，恢复久不聚会的，使家家打开传福音。每个人都有三亲四故，还有左右邻舍、同学、同事、朋友，他们许多人都还没得救。请想想看，有二百万条鱼，天天都在我们周围穿梭来往，为什么我们不去捉鱼？我们在这里有四、五千个渔夫，怎么能不捕鱼？成群的鱼就在我们周围活蹦乱跳，我们都当醒悟过来，速兴起传福音。

我讲这些话，是要提醒众人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主的面前，那时如果我们两手空空，要如何向主交账？诗歌六百六十八首说，‘我岂可去，双手空空？岂可如此见主面？从无一日为工作，未有礼物献主前。’这首诗歌的确形容得很贴切，我们都应该觉得扎心。到那一天，不要等别人问：‘你的亲戚、朋友呢？他们都得救了么？’恐怕在神询问我们时，天使也会说，请先等一等，快去找你的亲戚、朋友来，快拯救他们。这样的亮光，会改变我们今天的生活。已过我们也请亲戚、朋友吃饭，大家礼尚往来，嘻嘻哈哈，却从来不对他们传福音，这怎么对得起他们？

保罗说，无论对外邦人或犹太人，他都欠了他们的债。（罗一 14。）我们和同事们在同一个办公室，一周办公五天，一年相处五十二周，却都不对他们传福音，这怎么说得过去。大家若都从这个立足点来看，相信弟兄姊妹立刻都得悔改，统统都向主认罪说，‘主，怜悯我，我欠太多债了，我真是欠了许多债的人。’

美国大布道家慕迪，定规自己每天最少要对一个人传讲福音。有一天晚上，他脱下衣服正准备就寝，忽然想起当天还未对任何人讲福音，立刻穿上衣服出去。那时已经快要半夜。他出门走到马路上，找不到一个人，只看见一个警察，正在路口站岗值勤，立刻跑去对警察说，‘警察先生，你要信耶稣。’这个警察又好气又好笑，觉得这个人在半夜来劝人信耶稣，大概是个疯子。于是对他说，‘你快回去吧，我信耶稣不信耶稣，与你何干？’后来这个警察回家后，圣灵就在他里面作工，叫他不能平安。第二天他就四处打听，要寻找前一晚来对他传讲福音的人是谁。最后找到了慕迪，两人当面谈话，那位警察就得救了。

若是我们众人都这样传福音，就等于有五万个慕迪，那会带领多少人得救呢？而这一切的关键，完全在于基层的带领，由全时间同工在小排中推动、鼓励、成全。盼望大家能看准这个目标，同心合意的祷告、跟随；这样，台北召会的扩增与开展，必定荣景可期。

第十四篇 台湾众召会往前的路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祷告：主阿，我们敬拜你，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谦卑，我们向你仰望。我们俯伏在你面前，承认我们都是微小、无用的人。主，全召会在这里寻求你，等候你，仰望你向我们显现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们不愿意在外面有活动，而在里面没有摸着。主，我们把自己献给你，感谢你是我们一切的祭物；我们与你联合，也把自己当作燔祭献给神。

主，求你在我们里头开展，在我们里头得着更多的地位，使我们个个都有一个雄心，愿意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主，我们为着你在台湾的召会，为着你荣耀的恢复，再一次仰望你。求你记念，这是你的行动，这是你的见证。主，怜悯我们，叫我们里头能跟得上你。

主阿，带着我们向前，为着众召会祷告，为着每一个同作肢体的祷告，叫我们没有一个失去你的恩典，没有一个失去你的同在。主阿，每秒、每分钟，都叫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，叫我们实际的、天天经历与你成为一灵。主阿，我们与你是一灵，这是天大的事；求你使我们中间甚至最小的，都经历这一个。在宇宙间，我们见证我们与死而复活的基督是一灵，我们与那升天掌权的基督是一灵。我们得蒙恩惠，天天活着就是基督。

主，你天天供应我们恩典，给我们每时每刻够用的恩典，使我们都能在这个岛上活基督，作基督的见证。主，设立我们，个个都作你的见证人。我们求你，不只素质的灵在我们里头常常变化我们，你作经纶的灵，更在我们身上常常膏我们。主阿，使我们里外都满了你，实在是到处是你、到处是神。主，使我们显出这个光景。但愿每日，天向我们都是开的，都是明亮的，宝座也是向着我们的。主，我们愿意摸着你的宝座，使我们的家是通天的，我们个个是摸着宝座的，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行动，都是带着宝座的，也都是受宝座指挥的。主阿，你岂不是告诉我们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，都已经交给你了所以我们要去，使万民作你的门徒。

主，我们实在敬拜你。你不只是我们的头，更是万有的元首。你作万有的元首，是为着我们，挂着我们，带着我们，也是同着我们。主，我们呼天唤地作见证，我们是为着耶稣，是向着基督，我们尊你为大，尊你为主。主阿，你祝福你的召会。为着你的福音，为着你的真理，你祝福这个国家，祝福这个地方；你在这里得荣耀，叫众人都认识耶稣是主。万膝跪拜，万口无不称颂：耶稣是主。我们要把天地的荣耀，都归给耶稣基督。我们要宣告说，‘你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是我们的元首。我们敬拜你，我们事奉你，我们永远爱戴你，永远高举你，我们更是天天活你。’主，你是我们的一切。但愿一切的爱戴都归与你的尊名。阿们。

前一篇信息我们说到，每一个家都要打开为着福音。所以，我们今后的行动，不只刚强的家要打开，软弱的家、久不聚会的家，也都要打开。我们仰望主的恩典，带领我们众人一同进入这个生命的行动，使我们全体起来，个个、家家都为着福音。

校园工作

今天是个教育的时代，尤其在台湾这里，特别是台北，从国中、高中、专科、大学、到研究所，最少有四、五十万的学生。这些校园都是福音的鱼池。在校园里鱼群聚集，并且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，或是在学校里读书的学生，或是作教员、教授的。这些都是主所安排的环境，是最好的机会，去得着那些青年学子。在这些学子还没有进入社会，还在校园里受教育时，我们应当配合主的工作，把主的福音传给他们。

圣经启示我们，人有三部分一灵、魂、体。然而，今天的教育只顾到人里面的魂和外面的体。全世界知名的奥林匹克运动会，虽然提倡得好，却只是好在体的方面。台湾教育普及，世界闻名，但也只是顾到人里面的魂，特别是顾到人心思的部分。至于人最中心部分的灵，没有人注意到。所以，今天召会传福音，实在是配合体育和教育的工作。感谢主，使我们有机会，为着造就这些青年学子，使他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；不只身体健壮，魂健康，并且灵是完全正当的。

这些青年人需要神，他们若是没有得着主的福音，不晓得主的真理，在他们为人的中心，就失去了一个充实的力量。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必须背负这个责任，到各国中、高中、专科、大学、研究所去，尽我们所能的，使这些青年学子，能在他们受教育时，也得知主的真理，而接受主的福音。我们实在应当把整个召会献给主，来为着校园的工作。

若是每个校园都有青年人，进去作校园工作，特别是那些三十五岁以下，二十岁以上的青年圣徒，那将是最受欢迎的。所以，我们实在盼望青年弟兄姊妹，大学毕业以后，先把自己献给主，也献给召会，最

低限度摆上两年全时间，为着主的工作。这两年可以在主面前，在读经上受操练。另一面，也可在校园里多接触学生，带人得救；同时能在召会中，多学习事奉主。过了这两年之后，再看主在他们身上如何引导。

若是主这样恩待我们，我们中间所有的大学、专科毕业生，该服兵役的服完兵役后，就立刻能有两年分别出来，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，来为着主的召会。他们能一面在真理上装备自己，花二年的工夫，每天上午用四个小时，进到主的话中，从生命读经得着帮助；另一面，下午能有时间祷告，并且出去接触人，特别是到校园多接触学生。相信主会借着这些青年弟兄姊妹，大大的祝福各校园的学生。这是一件大事。同时，为着推动校园福音，的确需要几位老练的同工，能在这件事上带领、推动。他们要从主那里接受引导而能生意，多方推广大学、专科、高中、国中各学校里的福音工作。

我们实在敬拜主，在台湾岛上，为着校园的福音工作，各种环境和先天条件，的确是太好了。人民自由、交通方便、教育程度高、经济充足、社会安定，人心在这里是完全敞开的。这实在是个大好良机。你们若不能一生为着主全时间，起码在大学毕业学成后，把头两年的时间拿出来，当作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在那两年之内，神在你们身上会有成全，也会有显明。这样，你们就能知道，自己一生的前途该如何。

现在全台湾已有将近六百位弟兄姊妹定规要全时间服事主，他们大部分是青年人，其中少数人仍旧需要完成学业；这是主的恩典。然而，他们即使分配到全岛各学校去，人数还是不够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接受负担，为这事祷告；也接受主的引导，在这事上有分。

儿童工作

台北这里的弟兄姊妹当中，至少有几千个家庭单位，这些家庭单位里都有儿童。我们所说的儿童，是从六岁，也就是小学一年级算起，到十二岁，小学六年级毕业为止。相信在我们中间，这个年龄层的儿童集合起来，定规超过两千。不仅这样，我们的邻居、亲友、同事和同学家里，还有许多儿童。所以，我们不只要作召会中的儿童，还要作外面的儿童，就是儿童福音。我们相信这个岛上的居民，都喜欢自己的儿女能接近主的真理，好叫他们能得着实在的益处。这也是一件大事，盼望我们能尽力推动。到明年夏天，最晚到明年底，起码在台北这里，能有五千个儿童在召会中，在弟兄姊妹的教导下，每周都能听见一篇真理的话。

开头或许只有一千，希望一年之后，或者不必到一年，能达到五千个儿童。从一九八五年算起，那时儿童最年幼的是六岁，过十六年就大学毕业；十二岁的，再过十年也大学毕业了。依此看来，这个工作长期作下去，效果难以估计。得救的小学生，毕业后进了国中，就成为国中里福音的种子；国中毕业后，就成为高中的福音种子；高中毕业了，就成为大专的福音种子。这个数字真是难以估计；若是我们作得好，必定生生不息。我们绝对相信，用五千作基数，作个十五、六年，儿童方面所带进的人，不只一万、两万，甚至是倍数的繁增；那将会是个相当大的数字。

这样得救的人，定规既稳固、又长久，因为他们从小听真理和福音，直到大学毕业。届时，他们已是深深受过培植，用真理装备过自己的一班青年基督徒。这是个大大有可为的工作，盼望弟兄姊妹能为这事，多把自己献给主。希望在学的，特别是大专的弟兄姊妹，能有一个心愿，担负起服事儿童聚会的责任。

若是我们只靠会所作儿童聚会，是不够的。所以，必须有更多的弟兄姊妹，甘愿把家打开。一处儿童聚会的人数不可过多，最多只能在二十到二十五位之间，可以用一般弟兄姊妹家中的客厅。另一面，不只主日可作儿童聚会，周六、甚至其他日子都可以作。这样一来，一周一次，在各分区里会有许多家都有儿童聚会。若是我们的目标是要得着五千个儿童，就需要有二百五十个儿童聚会。每个聚会二十人，二百五十个儿童聚会，就有五千人，分布在弟兄姊妹家中或在会所里。这是何等的美好。

同时，我们还需要一大批作教师的弟兄姊妹，来教导这些儿童。若是有二百五十个班，一个班需要三位弟兄姊妹，立刻我们就需要七百五十位大专青年弟兄姊妹，来担任这件事。这也需要相当的人来推动，把这件事作得又活、又丰富、又高尚。从这个来源，必能带进很好的福音材料。

社会各阶层福音

今天，在社会各阶层里，都有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在各行各、公司、医院、政府机关作事。这些弟兄姊妹应该尽所能的，担任社会各阶层的福音工作。这也是一件大的工作，需要全时间同工，帮忙推动、生意。

盼望即日起，在台湾这里，各地的召会，无论大小，都能在分排上开始作。借着分排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并开始挨家传福音，开始校园福音，也开始儿童工作，然后开始社会各阶层福音。我们若是忠信的这样作，全体总动员，相信最低限度，半年内在全台湾岛上，能有两万的弟兄姊妹，积极的在这种召会生活中往前，去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并带进新得救的人。

真理就是福音

我们要在真理上装备自己，这样就使我们众人都逐渐在真理上受到确定的栽培。已往，我们常常聚会、听信息，也读属灵书报，但我们在真理上受的栽培并不确定。盼望今后为着这样的推动，不只是全时间者，而是凡在主恢复里各召会聚会的圣徒，都得装备真理。

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们的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，包括完整的注解，应该能正式出版。同时，新约二十七卷的生命读经，也都能齐备。如此，便能从台湾这里开始，供应各地的需要。届时希望能有各种大小尺寸的圣经供应，好使弟兄姊妹客厅的茶几上、沙发上，甚至厨房、厕所，家中的每个角落，都有生命读经和新约恢复本。我们要用新约恢复本和生命读经装备自己，使我们里头是在灵里，在清明的心思里，外头随时随在，都要有一本生命读经，有一本恢复本圣经。我们要积极、大量的推动这个。

我们花了十一年的工夫，把新约二十七卷书，借着训练都讲过了。末了，我们要有一个训练，作一个总结；总结之后，我们的生命读经最少有一千二百篇。平均来说，一篇差不多是十页，所以，总页数应该是一万二千页。

若是我们每天用四小时，研读新约恢复本带注解、串珠，加上生命读经，二年就能读完。若是每天花两小时，四年就能读完；每天花一小时，八年就能读完；若肯花半小时，十六年就可读完。无论如何，每天半小时是作得来的。大专毕业生在献给主的头二年当中，首要的一件事，就是用上午四小时，来读新约恢复本和生命读经。若是二年读完，那是不得了的事。其他人要尽可能的，一天花两小时，四年可以读完。若是作不到，一天花一小时，八年也可以读完。总之，盼望我们都能这样认真的，在真理上装备自己；这是一件大事。

真理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真理

有人以为真理和福音是分开的，其实不然。圣经上说，真理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真理。保罗在以弗所一章十三节说，‘你们既听了真理的话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。’可见真理的话，就是福音。

保罗所写的罗马书，一共十六章，他在一章一节里说，他是被分别出来，为着神儿子的福音。而后他又说，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；（14；）所以，他愿意尽力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。这就是指着他所写的罗马书。整卷罗马书，从第一章到十六章，都是福音。而这一卷书末了，第十六章的总题乃是地方召会。我们若仔细阅读罗马书，会看见罗马一章里所讲的罪人，个个都是邪恶、淫乱、黑暗、污秽，罪大恶极。然而，到了十六章，这些人都成了地方召会里的人。

罗马十六章的题目是召会，而这个召会不是宇宙的，乃是地方的。它先说坚革哩的召会，有一个姊妹名叫非比，是坚革哩召会的女执事。保罗在他这本福音书里，大大的推举这位非比姊妹。之后，又推举两个人，百基拉和亚居拉这一对夫妇。在罗马，召会是在他们家中聚会；在以弗所，召会也在他们家中聚会。保罗说，他们为着众召会，为着使徒的性命，将自己的颈项置于度外。他说，不只保罗他自己感谢他们，就是外邦的众召会也感谢他们，又问在他们家中的召会安。（3~5。）接着又说到，外邦的众召会等等。所以，我们在罗马十六章看见地方召会。

当然，我们在罗马四章看见称义；在八章看见成圣，并且看见更深奥的真理，就是三一神将祂自己分赐给三部分的人，这是八章的中心信息，也是福音的中心。我们所传的福音，乃要高到这个境地。全本罗马书没有讲下地狱、上天堂，但全本罗马书乃是福音。这和今天一般基督徒所传的福音比较，对比是非常的强烈。基督徒今天传的福音，不是脱地狱、上天堂，就是福利平安的福音；这样的福音很难得着受过相当教育的人。

因为人一受过教育，都有自己的思想，有个人小哲学。而这些个人的小哲学，大部分是根据他内里生命的光景；这个生命不是指得救以后属灵的生命，乃是指人生的光景说的。一般青年人最晚到国中毕业，就是十五岁时，都会开始考量到人生的意义。什么是人生，到底人生是怎样一回事？将来人要往那里去，人生究竟有何目的？这就是每一个人，他人生哲学的开始。这种对人生探究的饥渴，绝不会满足于那种脱地狱、上天堂，福利平安的福音，反而会认为那是一种迷信。

我们若是把圣经的真理，像保罗所作的那样，释放给他们，传讲三一神要将祂自己分赐到三部分的人里面，相信他们的眼睛会得开。我们若能讲得头头是道，讲得明亮清楚，把天讲到地上，把地讲到天上，必定能打动他们。比方我们去校园接触学生，和他们传讲罗马八章的真理。他们听得懂或听不懂，全在于我们怎么讲。实在说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传讲人家听不懂，不在于他们，乃在于我们自己讲不通；不是他们不会听，是我们不会讲。

无论那个民族，小孩子学说话，都是先听他不懂的话，但听来听去，他就懂了。又如现在在美国的小学教育提高了，在小学里就教电脑。八、九岁的孩子，都懂得电脑语言，都会玩电脑，甚至无师自通。所以，

我们的观念都要转。从前，我们对人传福音，都是讲信耶稣上天堂，信耶稣真好；有病时祷告主，祂会医治，病就好了；丈夫生意作不好时，全家信耶稣，祷告主，丈夫就发财了；孩子想读好大学，信了耶稣，每天祷告，孩子一定进最好的大学。这是什么福音？这是迷信的福音。

圣经这一本书里的神圣真理，高过一切的哲学。然而，今天一般的基督徒，没有在这本真理的书上受过装备。即使是我们中间的圣徒，甚至是多年的同工，不要说对整本圣经，甚至仅仅对新约，或者仅仅对保罗的十四封书信，都没有好好进入过。全时间三十几年的同工们，若是今天作圣工，传福音，讲真理，而自己却没有进入保罗的十四封书信，真理的装备就太差了。

这样的光景，实在亏欠主。主把祂的话留在地上，今天印刷这样便利、普及，并且这本圣经已翻译成世界各种语文，而我们在其上花费的时间却不多。这是我们的羞耻。今天基督徒传福音，常常是传约翰三章十六节：‘神爱世人。’什么是福音？福音就是‘神爱世人’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都应该下地狱；但神爱你，为着救你，差遣祂的儿子来拯救，祂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些很有口才的人，讲起这一段都很动听。这就是他们的约翰三章十六节。

然而，约翰福音一开头，什么也不讲，就介绍‘话’，‘太初有话’。若是我今天有一个布道会，大家把亲戚朋友都请来，我一开头就说，‘各位朋友们，太初有话。’相信众人都会摇头，因为这是在教人研究圣经，亲友怎么会懂得什么是‘太初’？圣徒中十之八九，不会赞同我们这样对人传讲福音。然而若是我开头就说，‘诸位朋友，我愿告诉你，神爱世人，我们人都有罪…’大家必定都点头，称赞我是传福音的好手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天然观念；但约翰却不是这样。约翰一开头就说，‘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…生命在祂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…话成了肉体，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，有实际。我们也见过祂的荣耀，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。…从祂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；…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，将祂表明出来。’（一 1, 4, 14, 16, 18。）这个才是福音，高品的福音。

今天在基督徒中间，有谁传这高品的福音？神经纶的福音原是高品的，不料被我们一传，都变成低的了。因为连我们自己也不懂什么叫‘太初’；我们不懂，听的人自然也不懂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不会讲，还怪人家听不懂。人听不懂，是我们讲的人有问题。神创造人，都给人有一个头脑能懂，有一个灵能领会，我们若讲得清楚，讲得在灵里，人都是能懂的。

在真理上装备自己

所以，我们必须在真理上装备自己。这样，召会里的人就都变成书香人家，一开口都是真理，出去传福音，就是讲真理。若是我们这些年轻人，回家都对父母亲讲罗马八章一至十三节的真理，三一神要将自己分赐给三部分的人，相信他们都会心动。不要怕他们听不懂，如果我们真懂，别人就能听得懂我们所讲的。

另一面，我们不能仅仅懂得这些真理，平时见了面，还是谈气候，谈政治，却很少谈真理。我们若在真理上受熏陶、受装备，到一个地步，呼吸是真理，吃饭是真理，生活是真理。我们整个人满了真理，一见面就谈真理，三句话不离本行。如此，我们的亲戚朋友，从我们的口中听见的就是真理；久而久之，即使他们原来听不进，听到末了听惯了，也都听进去了。比方在美国，尤其是一些中国移民家庭里的老先生、老太太，原本一个英文字都不懂，但是他们的子孙都讲英文，慢慢的，他们也都会说英文了；因为他们天天听的就是这些。

为着家庭福音、学校福音、儿童福音、社会各阶层福音，我们都必须养成一个说真理的习惯；我们的福音就是讲说真理。若是我们在家谈真理，对亲戚朋友谈真理，一进门，一开口都是真理，福音那会传不出去？不要担心没有话可讲，我们可讲的太多了；我们的新约生命读经有一千二百篇，约有一万二千页，我们还有恢复本圣经和注解，里头埋藏的珠宝太多、真理太丰富了。

现在，我们每个家、每个人都进入新约圣经恢复本，装备自己，好让真理浸润我们，使我们里外都满了真理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定规会传家庭福音，传学校福音，传儿童福音，传社会各阶层福音。这样，主在我们中间一定有路。

几个实行的点

此外，我们要交通几个实行的点。第一，盼望弟兄姊妹了解，主现在给我们的路，乃是要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实际的事奉主。我们每一位，只要是召会中的一分子，即使是最软弱、最幼小的，都应当得着帮助，成为一个实际事奉主的人；我们要个个都事奉。

其次，在事奉中，我们不一定必须全时间，但总要学习赎回光阴。（弗五16。）此外，还要将身体献上。（罗十二1。）总要作到这个地步，赎回光阴、献上身体。主安排各人的环境不同，有的人必须带职业，或是作护士、作医生、作教员、作教授、作职员，可以谋生、养家，这是对的。或者主安排人作一点事业，这也是对的。然而，我们必须把时间安排好，每一天、每一周、每一个月，都有相当的时间拿出来，把身体献给主，为着主用。或者每一周有一个钟头，去访问人；或者每一周有一个晚上，把家打开，带着全家人，一同向亲友传福音。这就是赎回光阴，也就是献上身体。这是实行的点，盼望我们全体如此动员。

第三，是关于财务、供给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不盼望设立一个财务单位或组织，来供给全时间弟兄姊妹的需用。在各地召会全时间的弟兄姊妹，在他们所在召会的区域里事奉主，为主工作，就该由那个召会来供给他。比如在高雄区，就由高雄召会供给；在台中区，就由台中召会供给；在基隆，就由基隆召会供给；在台北，就由台北召会供给；在花莲，就由花莲召会供给。这样便简化了一切财务单位的手续，同时也便利弟兄姊妹奉献。所以，弟兄姊妹若有心为着全时间者，可以在所在地，奉献给那里的召会。若是喜悦的话，也在奉献包上加一个注，说是为着全时间的弟兄姊妹用的。即使奉献不加注，也不成问题，因为奉献给所在地的召会，那里的召会就可以用这个奉献，顾到全时间的人。

我们都要知道，全时间弟兄姊妹一出来事奉，供给的需要定规是加多的。同时，召会各项行动的动员、推动也会有果效。一有果效，人数就增加；人数一增加，就牵连到会所的问题。台北现有二十一个会所，大约估算一下，若是这二十一个会所每个角落都坐满了人，只能坐八千多人。目前台北有五千人聚会，盼望明年能挽回三千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再有新得救的人进来；这样，人数立刻会达到八千。如此，二十一个会所铁定是容不下的。有人建议我们可以暂时将每个会所分为两部分，有一部分弟兄姊妹上午聚会，有一部分下午聚会，而聚会的内容相同。然而，这非长久之计，我们人数若再加多，分成两部分也是不够。所以，我们必定有增加会所的需要。

在这样一个经济成长的工业化国家，地皮、建筑都是昂贵的。所以，我们必须有事前的预备，和未雨绸缪的打算。这不是一天、两天的事，需要的金额也不在少数；所以，必须全体配搭，奉献的奉献，安排的安排。长老们和所有服事的人，眼光都要远大，要观察社会的发展，留意合式的地点；这些都需要人，也需要财物的供给和准备。因此，弟兄姊妹都该有一个心，愿意摆上一切来为着主。这样，主才能有亨通的道路。

若是一地召会的奉献多，当地召会用不了，多余的款项，可以补其他召会的不足，使各地召会在财物上能彼此顾到。这样，我们就没有‘死’的钱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的钱都是活的，都是流通的。从弟兄姊妹们里头流出来的，流到召会中；甚至流到别处，流到世界各地的召会里。今天主的恢复扩展到了世界五大洲，像非洲许多国家，欧洲的德国，还有其他地方，都很需要财物上的帮助。

我们今天在地上，乃是为着主在这个世代的见证。在这个世代，地球已经像一个小乡村，各国各地息息相关。感谢主，在经济上，因着主的祝福和怜悯，台湾是名列前茅。我们在这种祝福下，应当因着爱祂的缘故，自动在祂面前多有奉献。奉献的路极其简单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财务单位，只要就近交给所在地的地方召会。你在一个地方，就把奉献交给那里的召会，那里的召会自然会支配这些奉献；多半用在全时间、推广主的福音，或者用在建造会所。一地用不完，可以顾到别地；在这个国家用不完，可以供给别的国家。一切的环境都在主的祝福之下，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，努力用主这一切的祝福和安排，推广祂在地上的见证。

盼望我们能天天祷告，与主有交通，照着主的运行往前去。若是我们都被主兴起来，往后几年，或者五年后，我们都会高声赞美。再过十年，那个荣景将更加显明。盼望弟兄姊妹接受这些交通，也接受负担，在主面前把自己投身在这个行动里；并且多为着主的见证，在主面前多多祷告。

第十五篇 对全时间服事者的带领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祷告：主阿，我们仍在天然里，在旧造里，甚至在自己和肉体里。主，我们需要你的洁净，我们天天需要你作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。我们感谢你赎罪的宝血，天天洁净我们，时时把我们维持在你的交通中。主，我们蒙你的怜悯，也蒙你的恩惠，不是为着我们的事业，也不是为着我们的前途，更不是为着我们的生活，乃是为你，为着你在地上的利益，为着你在地上的行动。

主，我们从深处向你敬拜，在永世里你就拣选了我们，甚至把我们分别出来。在时间里，在这个地上，你把我们呼召出来，把我们摆在一起。我们从深处向你仰望，求你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天然，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热心里出来，从我们的观念里出来，从我们那些宗教的思想里出来，甚至从我们那些天然敬虔的思想里出来。主，拯救我们脱离隐藏的自己，脱离变相的自己。

主，我们不是在这里学作法，学办法。我们乃是愿意认识你，认识你在我们里面的道路。求主把天上的幔子，向我们打开，把我们每一个人带进你的心意里，叫我们真是有出乎你的感觉。主阿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脱离天然观念。我们所需要的，乃是你的灵在我们里头，天天给我们天上的光，给我们圣所里的光，给我们至圣所里的启示。主，把我们一个个摆在你的光中，叫我们实在认识自己，也认识历史；认识我们的已过，也看见别人的失败，更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。

主，我们求你在每一次的聚会中，都与我们同在，叫我们所说的，是摸着你的心意，也摸着我们自己的难处。主阿，给我们清楚的感觉；把你的感觉，把你的思路，把你的话，甚至把你的发表，都涂抹在我们的灵里。主阿，我们需要你的涂抹，需要你的灌输，需要我们在灵里实际的与你成为一灵。主，你和我们成为一灵；我们也和你成为一灵。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已成的事实，但我们却愿意在这里实际的经历与你成为一灵，经历你在我们的说话中说话。主，你实实在在是与我们的调在一起，实在是神性调人性，人灵联神灵。主阿，眷顾我们，眷顾你自己的恢复，眷顾你在地上的行动。

主，从台湾这里，求你给我们一个好的模型。主，使我们在你面前，从里头向着你忠心。我们向你屈膝，求你刚强我们全人，把我们加强到里面的人里，叫我们在这里给你地位，给你机会安家在我们深处。主，得着我们，从里头得着我们，不仅从年幼时得着我们，更是从我们深处得着我们。主，对我们说话。我们等候、仰望你，求你遮盖我们，为我们抵挡你的仇敌。主，我们靠着你得胜的宝血，再一次宣告你的得胜。这血不仅在神面前，为我们说出更美的话，并且在仇敌跟前，为我们说出更强的话。主，你的宝血抵挡仇敌，遮盖我们，求你为我们划定界线，叫他没有一点机会，也没有一点地位在这里作任何事。

主，叫仇敌在环境中没有地位，在我们心目中也无地位，在我们里外都没有地位。主，你捆绑他；在你的宝座前，我们奉你得胜的名也捆绑他。主，我们凭着信心，把那恶者就是你的仇敌，那控告我们的魔鬼，践踏在我们脚下。我们宣告你的得胜，宣告你恢复的得胜，宣告你行动的得胜；你征服魔鬼，征服全世界。主阿，使这世界归一于你这元首之下。

主恢复的特点—不守旧

主的恢复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，在这六十多年的历史中，我们从许多过程、学习、遭遇和失败里，认识主恢复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能守旧，而要一直的被更新。

所有事奉主的人，都要接受一个课题，就是不守旧。这个‘旧’包括了许多项目。事实上，凡不是出于主自己的，都是旧的。不守旧意即不守主以外的东西，不论好或坏，一概都不要，只要主自己。你只要在主以外有所坚持，有所保守，那就是守旧。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，在我们的天性里，仍隐藏着许多守旧的成分；所以，我们个个都是守旧的。不仅年长的守旧，甚至两岁的孩子都守旧。凡不是出于主的都是旧的，都是垃圾，都需要丢掉。甚至你已往对圣经的领会都是旧的；你若坚持那个，就是守旧。这样，神的光必不会进到你里面。

我们许多人蒙怜悯，都全时间奉献了。虽然有的人因着环境不许可，只能半时间，但我们都在这里为着主。我们不为着主的时候，身上的旧东西还不一定多；一旦为着主了，我们就要当心，我们全身都是旧东西。五十多年前，我和许多青年人一样，一爱主就发热心，然而这五十多年来，主在我身上一直作清洗的工作。直到今天，我还得承认我被洗得不够干净，许多老的、旧的、陈的、败的东西，都还在我里面。

千万不要以为，只有老年人会积存老旧陈败的东西；即使是年轻人，也很可能积存不少。他们里头的主张、见地、看法和办法，并不比老年人少。比方，在姊妹们当中，少有两个是真正同心的。虽然她们祷

告时很好，同灵同魂，但就是不同心。灵同，魂也同，就是心不同。各地都有许多姊妹，有谁敢在主面前说，她和那位姊妹绝对同心？这是我们真实的光景，同灵同魂，就是不同心。一个人不是全时间服事时，恐怕那个不同心还轻微些；一旦全时间了，就很容易把不同心带进来。有六百多位全时间者，就带来六百多个不同的心，请问这要如何事奉呢？

我们有些人已经全时间一段时日了，然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能说和谁真正同心过？这实在是令人伤痛的事，却也是不容易的事；这个不同心的因素，就在于我们的守旧。我们的一个看法、感觉、认识，甚至所谓的学了一个功课，都可能是旧东西，都是老旧。主的恢复从开始以来，就是在打掉旧东西；凡是旧的都要摆一边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倒空自己，倒掉所有旧东西，让主进来，让主说话，让主启示，好叫我们能毫无阻碍的受祂引导。‘旧’有如一层层厚重的帕子，一层又一层的遮蔽了我们，我们不能不察。

当前所需要的实行

盼望所有全时间事奉的人，都能在最短时间内，读透三提书的恢复译本、注解、串珠、生命读经、纲目、标题。在这十三章经文中，找出事奉主之人的要点，并且作笔记。这三本提字书，说出事奉主之人的各种情形，以及该有的规范。所以读的时候，不要肤浅的读，也不要挑喜欢的读，乃要像没有读过一样，从头开始，好好的读。

对全时间服事者的审查

所有全时间事奉的人，都必须经过所在地负责弟兄们的审查。比方，台北的由台北召会审查，高雄的由高雄召会审查。首先，要审查年龄问题。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早就全时间了，他们在退休以后，将余生的年日，全数用在主身上，这实在是一件美事。其次是一些年长的姊妹们，她们向来是作家务的，现在儿女都成家；她们经过奉献，再经过召会的认可，都正式全时间了。对于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过问他们的年龄，一概通过。

关于年轻的圣徒

然而，对于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有年龄的考量。我们不希望弟兄姊妹还没有超过二十岁就全时间。人类历史证明，二十岁以下乃是人受教育的年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愿意有个全时间的青年弟兄姊妹，没有受足够的教育；所以我们希望最低限度，每一位青年弟兄姊妹，都要大学或专科毕业，并且要超过二十岁；年龄和教育要摆在一起衡量。

这不是说我们好像在经营世界的事业，还需要考核教育程度。要知道，今天的时代乃是个受教育的时代。一般人受教育，最起码都要达到专科，何况我们事奉主的人。若是我们的知识水准构不上别人，我们就很难接触他们，也很难对他们讲说真理、传扬福音。所以，我们对全时间者，应该有个基本要求，盼望他们至少要专科毕业，并且年龄要超过二十岁。

各地召会在审核奉献单时，若是发现有青年弟兄姊妹不及这个标准，就要劝他们好好读书，至少把专科读完；若是可能，最好读完大学。此外，若是年龄和教育程度够，但尚有某种原因，如兵役没有服完，或者与人立约教书、作事还没期满等，这种种情形也都要顾到。不要让人觉得我们不守规矩、不守信用、不守信义；我们应该积极，却不该太着急。

关于在职的圣徒

关于在职的弟兄姊妹，就要衡量他们的职业。比如有位弟兄是作电工的，已经三十五岁了，所受的教育只到高中，而且现在他电工作得非常成功。若是一定要他把工作辞掉，全时间服事，而他那一分功用，在主面前也没有那样多，这就不太合宜了。这样的弟兄，我们应该劝他，好好作一个职业，然后尽力用业余时间事奉主。这样，对他、对召会都有益处。若是他辞去了正当的职业，把时间都摆在召会里，却不能尽他的功用，又占了他的时间；同时，可能又会加重召会财务上的负担，这就不合式了。这样的弟兄，若是留在职业里，利用在职的机会对人传福音，也是相当有分量的。

关于自己经营事业的圣徒

若是弟兄姊妹有自己的事业，但正在考虑不再摸世界的事，想完全为着主，就需要衡量，这个事业若是停下，便会失去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因为许多人可能借着这个事业，有机会接触福音。同时也要衡量，个人在主工作上的那个用处、功能，是否需要占用那么多的时间。因此，对有的人来说，我们宁可劝他留在事业里，只是不要太被霸占，并且要劝他利用机会多和人接触，多传福音带人得救。如此，不仅能顾到自己的家计，并且能在财务上对主有相当的奉献。所以，召会在审查时也要衡量这些情形。

姊妹必须顾到家庭

另有一种情形，就是有的姊妹一发起热心，真是天地不顾，不顾丈夫，也不顾孩子。从前在北平有一位姊妹，她先生在大学里作教授，她则到处为主发热心。每天一早，她就往城内跑，热心看望，连家事都不管，孩子也不顾，直到晚上才回家。于是，她先生就到会所来告状，说，‘你们这个召会在作什么？我的太太都没有了。’你若去劝那个姊妹，她会对你说，‘太太没有了，丈夫、儿女就不能活了么？他们自会有办法吃饭的。’试问她这种光景，谁能印证她全时间呢？相反的，我们应当印证她全时间回家作妻子，等她在家里把妻子作对了，再来事奉主。

一九三八年烟台时，有位姊妹全时间到一个地步，连饭也不吃。她说吃饭耽误时间祷告，她要全时间祷告，所以饭也不吃，水也不喝，觉也不睡，单要全时间祷告。她又正辞严的说，‘圣经不是告诉我们，要不住的祷告么？’任人怎么劝，她都不听。到了一个地步，大家只好说，‘李弟兄去劝吧，她或许能听。’然而，她却说，‘李弟兄也不够爱主。若是李弟兄来劝我，我就死了吧。’一个人不吃、不喝八天，即使不死，半条命也没了。有的人就算身体不死，他的事奉也死了。这种非正常的事奉，终究是短命的。所以，当召会在审查全时间者时，这些情形都要考虑到。

在人面前有好名声

保罗曾说，‘我们留心作善美可敬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也在人面前，’（林后八 21，）当一个人要出来全时间时，我们必须注意他在召会里，或在人面前的名声如何。若是你们那里有个弟兄，是全时间事奉的，却在召会外名声不好；你们就要劝他，先把那件事改正过，要先学会作人，再谈全时间的事。

有的弟兄姊妹，在召会里并非有什么不好，或有什么不规矩，但非常喜欢说话。他一到聚会里，就是讲个不停；可以说是逢会必到，逢到必讲，逢讲必长。即使长老喊停，他还是讲个不停；到末了，还自认为是对的。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也会递奉献单要求全时间。你们在审查时，都得把他们摆在一边，找机会和他们交通。所以，这种种情形，各地在考量时都得顾到。

我们是盼望所有把时间摆出来的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全时间事奉或半时间事奉的，都是用在积极面上，没有消耗的，没有错误的。所以，召会需要根据这些原则审核他们。若是这些点都顾到了，就可以印证他们在召会中全时间或半时间事奉。

勿将全时间者作成阶级

再者，我们不可将全时间或半时间者作比较，作成特殊阶级；若不然，我们会落在宗教组织里。一九五二年之后，我们在台湾有一百多位全时间者。过去在大陆时，我们不太听见‘全时间’这个字眼，最多只是说同工们。以后在台湾，全时间这个名称叫得很响亮，以致有点把全时间者弄成了阶级。严格说，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是全时间者，因为我们无论生死，都是为着主。

倪弟兄曾经说过，事奉主是我们的正业，作事不过是副业；我们个个都该是全时间的。所以，无论是作学生、作教师、作医生、或作护士的，甚至家庭主妇在家作贤妻良母，照顾孩子，都是为着主的；我们的目的都是事奉主。从这个目的看来，我们众人都是全时间的。

如何安排全时间者的工作

至于对全时间者工作的安排，要看各地召会实际的情形。他们是到校园作校园福音工作，还是配搭作儿童工作，或者作家庭福音工作，甚至作社会各阶层的福音工作，都要按各地召会的光景而定。

今天基督教是组织的宗教，一切都是集权分配；这个我们不能要。所以，关于供给的问题，我们不愿在所谓的工作方面，设立一个财务单位，将一切供给都集中在那个单位，而后从那个单位再分配下来。因此，在全时间供给的需要上，必须各地召会一同顾到这事。即使要安排全时间事奉主的工作，我们也极其不愿意有集中的作法，而是完全让各地召会自行安排。

我们从圣经所看见的带领，不是集权，乃是身体。在这个身体的活动中，我们要避免分裂。比方，膀臂和身体若是脱节，那就是一个分裂；这对身体来说是个大破坏，对膀臂而言，就完全报废了。同样的，对我们也是如此。

我们既不要集中，又要避免分裂，就需要有交通。比方台中召会全时间者很多，在审查安排之后，若是觉得不需要那么多，就可以和其他召会有交通。若是台北召会全时间人数不够，台中、台北两地召会就可在交通中得着平衡。

事实上，在我们的本质里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个政治家，一心想抓权、管人。比如，姊妹们来会所作整洁，若是来了二十位，立刻难处就来了。首先，谁都要作领头的。其次，若是一个人作了领头的，她就盼望其余十九个人，都站在她这边。假使长老说，今天会所整洁分成楼上、楼下、楼底、厕所四部分，由四个姊妹领著作。那位领头的姊妹，一定盼望这些人都在她这边；这就是小政治家，这就是搞政治。不要以为只有在政坛里的人才搞政治，即使在召会中扫地、擦玻璃都能搞政治。

若是长老安排几个青年人作儿童，几个青年人作国中，几个青年人作大学；立刻你会看见这几个青年人，开始为他所负责的专项拉人。拉来拉去的结果就起争执，这就是搞政治。这种天性就在我们里面，因此，我们要切切避免。不要以为，台中所产生的全时间者，都该留在台中，锦上添花，而台北因为劳苦不够，产生的全时间者少，就应当承受那个不够的苦。好像有人没有作饭，就该没饭吃；我们作了一大锅饭，即使吃不下，也不给他们。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就是如此，我们在那里作工，一定要作得锦上添花，至于其他的，即使天塌了也不是我们的事。这是不对的。所有爱主、爱主恢复的人，都要学一个功课，看见神不要政治；我们必须打掉这一个，召会要打掉这一个，个人也要打掉这一个。

当一个青年弟兄姊妹出来全时间时，他乃是奉献给主，也就是奉献给主的身体。无论他是受何地的栽培，他要摆在那里，都应当在身体的交通中，并要照着主在他身上的引导，当地的召会不该把人拉得紧紧的。在我们中间没有组织，也没有教皇下命令说，谁不可到那里，只能留在那里；那是天主教的作法。

各地召会间不要太争执，多给是在主手中，不足也是在主手里。我们在召会中服事多年，看得见也够多，我们能见证所有想要锦上添花的人，寿命都不长；因为那只是像昙花一现，半夜十二点盛开，到下半夜二点就凋谢了。所以，不需要为自己把花都争了去，争多了，也不过像昙花一现，过不了多久都凋谢了。

或许人看见一个召会不行，好像破车走路，觉得这个召会实在很差，殊不知走了十年、八年之后，忽然天上有恩典临及，这个召会就起来了，变成众地方召会中最活泼的。我们都要相信后生可畏，召会是有前途、有生命的。

所有事奉的人，眼光都要放大，看见我们所事奉的，乃是全召会的元首；这个全召会是指全宇宙说的。所以，不要只顾自己所在地的那个召会。我们就是事奉主，至于果效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也好，是别处召会也好，我们要看见那都是为着主，一切都在身体里。台湾是个小岛，我们切切不要陷在自己的圈圈里；各地召会都可以有交通，全时间、半时间事奉的都可以多有交通，寻求主的引导。这样，安排起来就很容易了。

分排的问题

分排这事在当前是太重要了，该是我们首要作的事。各地召会要立刻把情况表清理出来，好就着情况表来看，有多少圣徒是经常聚会的，有多少是不聚会的。然后，立刻把那些经常聚会的人分成排。一排最多十二个，不过初次安排时，不要排满十二个，好使他们能有空间带新人进来。排里面没有带领的，也没有排长，更没有召集人，因为所有圣徒都是召集人。等到这些排一分好之后，就要安排所在地的全时间者或半时间者，去照顾这些排。照顾时，千万不要顶替了他们；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同时，在照顾排时，最好划分区域。比如台北召会有四百多排，至少可以划分十区、八区。一区若是四十排，这四十排就有四百多人，需要几位全时间或半时间者带领，替他们生意。这样的分排是很自然的，没有排长，也没有召集人。排里的人就住在相近的三、五条街内，由一个全时间或半时间者来带领，并且帮助他们，给他们生意。此外，每周还要给他们排聚会的材料，教导他们如何聚会，以及聚会时该注意些什么事。这些都需要全时间或半时间者，受当地召会的安排，负起这个责任。这样一来，一个地方召会就分作几个区。全召会是由长老们治理，区里实际的工作，就由几个同工带领。所有安排的原则大致如此。

全时间工作的其他重点

学校工作

对于学校工作，要看你们所在地目前有多少学校能进去作工，有多少学校现在不能立刻进去作工。同时，要看全时间及能服事的人有多少；总要照这个原则作安排。

儿童工作

对于儿童工作，我们必须当作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来接受；各地必须很积极的作儿童，因为儿童工作的前途，超过学校工作。一般来说，儿童很容易进来，并且一旦进来，差不多都会留下来。有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证明如此。以马尼拉召会为例，马尼拉召会所以存在，可以说大部分是寄托在儿童上。今天全菲律宾的召会，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，都担在三十岁以下的人身上，而这些人几乎都是在召会中，从儿童聚会起一路上来的。

我们传福音时，通常需要到外面拉人，甚至到学校请人，这些人都是马路边的人；只有一班人不是马路边的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家里的儿童。我们何不作自己的儿童呢？马路边的人，可能今天来，明天就不来；但我们自己家里的人，会一直在这里。并且我们自己的儿童，也能去带别的儿童来，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对象；这是持久的、永恒的。以今天六岁的儿童为例，再过七年，他就十三岁了。十二、三岁是进入召会最好的年龄，他们一进入召会，就是少年弟兄姊妹；一进到国中，就是福音的种子。这时，我们若借着他们作国中，那就容易多了。

我们若有这样的看见，就会积极作儿童；儿童是越多越好。若是到一九八五年底，八六年初，台北召会能作出两万个儿童，那么台北召会的前途就非常远大。所以，眼光要放开，这的确是值得作的。再者，作儿童还有个好处，就是能把大学生、高中生这些青年人都配进来；这个推动起来就容易。所以，各召会不仅要尽力安排各排的事，并且尽力作校园工作，更要尽力开发儿童工作。

家庭福音

推动家庭福音，不能脱开排，并且需要相当有能力、有时间的弟兄姊妹去推动。

各阶层福音

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福音工作，也需要全时间的人去推动；这是最难作的部分，需要所有的人，无论是老年的、中年的、或青年的，有多少人，就用多少人。各阶层的福音工作是无限量的，各地召会都要好好安排这面的工作，依照需要，将全时间、半时间的人配上去，而且每一个关系都要用上。比如有的弟兄在中学教书，因着他在那个学校的关系，他就能帮助那里的校园工作。有的弟兄是工厂的老板，或工程师，甚或是里面的员工，都可以用他们的关系接触人、传福音。有的人是在政府机关、或在医院里作事，也都可以借着那个关系推广福音。这需要召会安排全时间或半时间者配上去。

问答

问：关于全时间服事，有位弟兄年岁不小，三十五岁左右，动力非常足，生命的情形也好，但是学历不够，这该如何？

答：学历的问题是为着功用，若是这位弟兄属灵的功用很显明，需要他全时间摆出来，他就应该出来全时间。在审查时，这是很重要的点。你们要看他的功用，能不能占他的全时间，或者需不需要他全时间。若是需要他全时间就摆出来，若是不需要，他摆出来就是浪费了。

我们鼓励专科毕业的青年人，还得继续进修，即使是大学毕业的，也得进修；这是为着事奉主。特别是在中文和英文这两种文字上，年轻人都要进修到一个地步，能讲也能写。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中国人一定要会中文，而英文是世界通用语，所以我们若不通英文，我们的用处最少差四分之一。因此，青年人一定要攻读这两种语文；这是必需的。甚至青年人还应当去读点希腊文；这并不是要你们去得学位，而是为要你们能入门到圣经新约的文字里去。这样，你们既可以读参考书，也可以读一点希腊文圣经。这对于我们中间要认识真理，持守真理，是很有关系的。

问：在有的地方，全时间弟兄姊妹人数比较多，要不要有集体的追求，或者交通、祷告，一同谈论事奉的事？其次，在召会里除了全时间者，还有很多非全时间者，他们在事奉里也担负重要的责任，这两面在搭配上该注意些什么？

答：这些事都需要你们自己在主面前，照着当地的情形来定规。我们所能给你们带领的，只是原则性的。比如，我带领你们一天要吃三餐饭，至于你们吃的时候，是用叉子、筷子，还是用手抓着吃，这需要你们自己观察，并多有交通而定规。

问：什么叫半时间的？

答：半时间的意思是，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，却能比平常业余事奉的人，多拿一点时间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有的人能全时间拿出来事奉主，有的人虽不能把全时间拿出来，但还能把作事情的时间，不是业余的时间，拿一半出来，这就是半时间的。

问：某人单独、有怪僻，想全时间服事主，怎么办？

答：以现在的教育来说，讲求德、智、体、群四育并重。以群来说，一个事奉主的人，贵在能群；一个人若不能与人合群，即使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用。基督徒不应该是蝴蝶，而该是蜜蜂，当蜜蜂聚在一起时，人很难分辨谁是第一，谁是最末。你若失去你自己那个特别的点，你就成了蜜蜂；你若保存你那个特别的点，你就是蝴蝶。所有作蝴蝶的人，都不适合在召会中事奉。换句话说，这种人不应该全时间；全时间的人都要作蜜蜂，是能合群的。

比方你到洛杉矶去，就是洛杉矶的弟兄，不该让人看出你是从台湾去的，否则你就成了蝴蝶，而不是蜜蜂。你是台北召会的弟兄，一旦到高雄去，就应当是高雄当地的弟兄，而不该让人觉得你是台北来的‘蝴蝶’。在主的恢复里，特别在我们的训练里，虽然有不同国籍的人，但聚起会来，大家都是蜜蜂。我们这个训练真像‘蜂巢’，里面住的都是‘蜜蜂’。我们这个蜂巢的洞太小，蝴蝶是没法住进来的。所以各地负责的弟兄们，要花点工夫，在那些有问题的弟兄们身上作工。总要让他们知道，已过在聚会中，在召会生活里，他们的表显太单独了；虽然他们爱主，想把时间拿出来事奉主，但他们还得先学功课，所以暂时先不要全时间。

问：我有二个孩子，我一直有全时间的心愿，家人也赞成，这样的情形如何？

答：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，以为全时间就不结婚了；所有全时间的姊妹们，都应当结婚。全时间不该打岔你们结婚的事，也不该打岔你们持家作贤妻良母。换句话说，你们若有丈夫，有儿女，就得照顾丈夫，照顾儿女。然而这不是说，你们照顾丈夫，照顾儿女，你们就不能全时间。

这位姊妹何等有福，家人、爸妈、还有婆婆都赞成她全时间。这样一来，她就等于有三个帮手，帮助她全时间。她若是不全时间，那真是不应该。所以就她而言，不是要不要全时间的问题，而是怎么用时间的问题。她必须把时间先作安排，什么事情老母亲能作的，就请她作；什么事情婆婆能帮的，就请她帮。对儿女课业上的辅导，若是她们不能代替，就得自己亲手教。然而，不能因此说没有时间和姊妹们一同追求；总还要追求，只是要量着自己的限度来作。

事实上，我们没有一个全时间的，我们总有自身的情形要花时间处理。倘若全时间是像你们所想像的那样，恐怕连呼吸也没时间了。问题就在于我们在主面前，是什么样的光景。你们有丈夫，有儿女，就必须照顾丈夫，照顾儿女。好比我早晨起来，必须梳洗整齐，这总归是要花时间的。这意思是，你们要衡量情形，不要一发起热心，就什么都不顾；那是不对的。若是弟兄姊妹的感觉跟不上，为着合群的缘故，你们还得作得得体。无论我们如何爱主，如何属灵，终归还是在肉身里作人，还有肉身的生活。既是在肉身的生活里，我们作人就一定要正常，而后才能合群。一面我们把体力、时间、一切，尽所能的都摆进去；另一面，我们还得过一个正常的生活。这才是全时间的意义。

第十六篇 召会事奉的属灵原则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本篇信息，我们要交通一点事奉方面的属灵原则。在前面的信息里，我们已经交通到，在工作的安排上，各地的全时间者，如何到各小排带领、推动家庭福音，并推动校园福音、儿童福音；同时，还要借着弟兄姊妹的关系，在社会的各阶层，推动各阶层福音。

我们没有时间交通到推动每一项的细节，这要留给各地将来在作的时候来决定，总要向主多有祷告，并彼此多有交通，且要对现实的情形多有观察，然后一起研讨出具体可行的步骤。至于我们在这里所交通的，不过是一个原则。比方一个人身体要健康，每天最少要吃三餐饭，这是原则。至于应该吃西餐或中餐，吃馒头还是白米饭，是用刀叉或用筷子，这都该由自己去研究、决定，不必由别人特别指引。

事奉必须是生机的，不是组织的

我们里面有一个沉重的负担，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，是为着什么来在一起？首先，我们要认识，我们都在主里面，彼此是弟兄姊妹；但这个关系并不简单。那些在基督教各团体里得救的人，也是在主里面，也是弟兄姊妹；然而我们没有和他们聚在一起。我们蒙主怜悯，被主摆在一起，乃是要我们共同维持一个见证。为什么我们不到天主教去？因为天主教那个见证错了。为什么我们不到基督教各团体去？因为他们的见证也不对。

先不谈全球各地那么多的圣徒，就是我们这二千多人，要在一起维持一个见证，该如何作呢？按着人群社会的办法来说，铁定要靠组织，否则无法成事。然而，我们都得承认，按属灵的原则，我们不能倚靠组织。若不要组织，我们的工作如何进行呢？我们能靠什么呢？可能有人会回答说，‘靠长老、执事、同工们。’不错，要靠所谓的‘长老’治会；这的确是圣经的思想。

从前，无论报章杂志，或是社会上一般的谈话，只要一提到‘教’会，都认为‘教’会是由牧师治理。比方一位新闻记者要访问‘教’会，都是说，‘请问贵会的牧师是谁？我可否晋见？’这是因为当时都是牧师治理‘教’会，很少基督徒知道长老治会。即使是长老会的人，他们只知道有这个名词，却也不太懂得其中的意思。

我年轻时所就读的英语专科学校，就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设立的。我在那里读书，读到快毕业时，还不知道谁是长老，只知道几位牧师的名字。其中有一位是我们中间一位弟兄的伯父，他原是长老会的名牧师，相当有口才，是讲道的好手。我这样说的意思是，那时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长老，却相当知道牧师。

以后主在中国兴起祂的恢复；我们头一件强调的，就是恢复圣经的实行。有一天，我们看见圣经里题到召会的治理和带领，乃是交给长老来作。于是，我们就设立了长老。后来主的见证、主的恢复在中国，越发强而有力，长老治会的实行，也越被各团体接受。等到我们到了台湾，最大的‘教会’就是所谓的长老会，是从苏格兰来的。然而，‘长老’这辞被用得普遍，用得出名，却是在我们身上。今天这个名词甚至传到了美国，连美国的中文报纸都不再说，新闻记者去访问某基督徒团体的牧师，而是说访问长老。

可惜根据我们的观察，即使是我们中间一般的弟兄姊妹，都把长老看得太大了。所以，一提到怎么推动工作，大家自然而然就认为‘要靠长老’。我们既都是全时间交出来的，今后事奉主，到底应当听谁的？若说‘听主的’，这固然对，也很属灵，但我们要再问：‘这是什么意思，该怎么解释？’如果你回答：‘就是照生命的感觉，膏油的涂抹。’我们也不能否认，因为这都是我们中间的教导，是更正教各团体不会讲的话。

举例而言，一位姊妹到高雄服事，可能是因着所谓‘生命的感觉，膏油的涂抹，那灵的运行’。虽然高雄召会印证她的负担，让她在师范学院服事，但是认为她的交通不够。因为这位姊妹虽然很尽属灵一分的功用，却无法有什么事务的服事。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在一起一同事奉，是无法单独的。一个人无论怎么有负担，怎么有打算，都无法单独，无法独力作什么。一面，在我们里面有所谓‘生命的感觉，膏油的涂抹，那灵的运行’；另一面，我们所能服事的很有限，反而我们常常要倚靠、享受许多别人的服事。这证明我们无法单独，我们不能没有一个身体的生活。换句话说，我们要在这里服事主，定规要在身体生活中。

现在，不仅社会的任何团体是组织，连天主教和基督教各团体也是组织。然而，圣经所启示的召会，并不是一个组织，乃是一个生机体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问自己：‘我们这个见证的事奉，是团体的组织，还是一个生机体？’既是一个生机体，就是一个身体。团体是一个组织，生机体是一个身体。我们在这里不是一个团体，而是一个身体。我们知道，人整个身体上的四肢百体，都是身体这个生机体的一部分；但今天许

多人都装有假牙，假牙就不是生机体的一部分，它是一个组织。这其中的分别，在于假牙里面没有身体的生命。有身体生命的，才是这个生机体的一部分；没有身体生命的，即使可以在这个身体里，却是组织的。

所有作长老的都该问问自己：‘身为长老，我是生机体的一部分呢，还是这生机体里的组织？’比方那位在高雄服事的姊妹，她必须问自己，她在高雄的事奉，是生机体的一个作用呢，还是这个生机体里组织的一部分？我们每个人都得这样问自己，也都要好好回答这问题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厉害地发现，我们无论是作长老，作同工，或只是一个全时间服事者，我们的那个存心、成分，多半是组织的，不是生机体的。这就是本篇信息的焦点。

长老治会的原则

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可能我们都认为，在召会中应该听长老。然而，圣经从来没有一节经文说，召会是长老的。圣经只说召会是神的召会（或神的众召会），（林前一 2，十一 16，）是基督的召会（或基督的众召会），（罗十六 16，）或是众圣徒的召会。（帖前一 1。）圣经却从来没有说，召会是‘长老的召会’，也没有说是‘使徒的召会’。换句话说，召会的主人乃是神，是主；所以，我们都该听主的话。然而，召会中的事很实际，需要有人服事；这时，召会的主人不是长老，乃是众圣徒。

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前五章对提摩太说，圣徒是可以凭两三个人的见证，控告长老的。圣经中没有控告父母的说法，却有控告长老的事。我们都认为，应该要听长老的话，因为召会是由长老主持、行政、管理的。那为什么保罗说，可以控告长老？重点在此，全本圣经特别是新约，没有一点意思给我们看见，长老是作主来管制召会的。主耶稣先在马太二十章说了一次，到二十三章又说一次，祂告诉门徒：‘你们都是弟兄，’（二三 8，）所以不可以有人想要为大，来管制其他人；‘反倒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作你们的仆役；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作你们的奴仆。’（二十 26~27。）

在马太福音生命读经训练时，我们很着重的对一班作长老妻子的姊妹说，‘你们有些作长老妻子的，好像丈夫一作了长老，自己就变成“第一夫人”了。这是绝对错误的。要知道，我们中间的长老乃是奴隶；所以，你们的丈夫不作长老，你们还不是奴隶夫人；一旦他们作了长老，你们就变成奴隶夫人了。’

在圣经里很强的说到这事，相信彼得听进了这话；所以，等他老年写彼得前书时，他说，‘我这同作长老…的，劝你们中间作长老的人，…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’（五 1~3。）这里的‘辖管’一辞，原文是指不可作主操权辖管；作群羊的榜样，意思含示长老也是羊，是在群羊里面作头羊，应该率先走在前头，不能乱蹦乱跳、离开羊群。该吃草时，就要带头吃草；该喝水时，就得领先饮水，要乖乖的听牧人的话。这样，后面的羊群就都会跟着。这才是‘作群羊的榜样’。

我们永远要记得，长老不是召会的主人，也不是弟兄姊妹的长官，而是群羊中的一只。他所以成为长老，是因为他比别人听主的话，该吃草时吃草，并且吃得比别只羊都好；到了饮水时就饮水，也比别只羊乖。他乃是在凡事上都作榜样，所以他作长老，也就是作头羊；后面的群羊就要跟随他的带领。这就是作长老的意思；不是操权辖管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。

圣经是很完全的：彼得这段话还没说完，他担心年轻圣徒听见了，就自高自大，不跟随带领，所以接着说，‘年幼的，要服从年长的。’（5 上。）这里‘年长的’一辞，原文与一节的‘长老’同字。这意思是说，不错，长老不是作主辖管你们，乃是作群羊的榜样；但是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羊，他也是羊，就可以不听他的话。反而你们年幼的，还得顺服年长的，也就是要顺服长老。

彼得很有经历，他也担心长老听见了会说，‘彼得明明说，你们都得顺服长老，也就是要顺服我们。’所以彼得接着说，‘你们众人彼此相待，也都要以谦卑束腰。’（5 下。）换句话说，小羊要顺服老羊，老羊也得听小羊的。要彼此顺服，才是以谦卑束腰。彼得的话相当平衡，不是只煎一面的饼，乃是翻一次、翻两次，就把大家都翻成好饼，而不是没有翻过的饼。（何七 8。）

同样的原则，我们应当接受提醒。如果我们把长老搬出来，一直倚靠长老，就是一面烤焦的饼。我们必须是翻过的饼，年轻的顺服长老，长老也和年轻的彼此顺服。这样，召会中的事务就能运作得很顺畅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。

另一面，世界的说法是，大家都要顺服君王；而没有说，君王和百姓要互相顺服。因为若是那样，君王就失去身分、地位，和百姓同等了。今天我们都主面前，最令人担心的一件事，就是有人里面存着这种天然的观念，并且是根深抵固的。有的召会的确有这种光景：一个地方召会一兴起来，就交由长老带领；而长老自认为当家、作主了，就以为什么都是他说的算。这个观念绝对要不得。召会虽然交给长老带领、治理，但长老绝不是召会的主人，也不应该作主管辖。作主的仍旧是主；召会应该由主管理，只有祂有主权。至于长老，乃是群羊的一个榜样。

召会中事奉的等次

新约里虽然题到长老治理召会，但却不那么强调。林前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‘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申言者，第三是教师；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的，治理的，说各种方言的。’‘帮助的’等于跑腿帮忙的，就是指执事和女执事。‘治理的’就是指长老。读经的人在这里遇见一个难处，就是为什么保罗把执事摆在先，长老放在后？这一节用了‘第一’、‘第二’、‘第三’、‘其次’等字眼，指明所题起的职任，的确是有一个次序。

在我们眼中，好像长老比执事高一等，应该摆在前面。然而，保罗在这里的意思，好像执事比长老高，所以把长老摆在执事后面。最后一个是最不好的，就是说方言的。所以，保罗是把作长老的，摆在说方言的旁边。

按照这节经文，神所设立的前三者是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是高等的恩赐。其次，是行异能的，和得恩赐医病的。今天的‘五旬节运动’，非常推崇得恩赐医病，而不重看作申言者说话，也不重看作教师教导圣经。作申言者说话，和作教师教导圣经，乃是我们中间的专长。我们在主恢复里的恩赐，乃是最高等的。我鼓励你们这样尽功用。即使一位小姊妹，都可以带家人得救，那就是作使徒；再向家人多说一点主的话，就是作申言者；如果还会讲解圣言，就是作教师。

然而，我们不太鼓励你们行异能。假使你们真能行异能，恐怕会变得不太正常，甚至幻想自己能飞能变。如果你们得恩赐能医病，就会以为自己成了大善人，有求必应，一祷告病就好了。这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想追求的；但在主的恢复里，主不太给我们这些恩赐，并且我们也不太注重。我们所注重的，乃是作使徒、申言者、牧人和教师。

保罗在这里把帮助人的、治理事的、说方言的列在最后。可能我们会问：‘为什么保罗把长老职分摆在这么后面？’原因是保罗要提防长老高抬自己。所以，我们必须领悟，圣经很提防这件事。主耶稣是第一位提防这事的，祂对门徒们说，他们没有人可以作主，他们彼此都是弟兄；反而谁想要为大，谁就要作众人的奴仆。主的恢复跟随主的榜样，也非常强调这一点。不要以为要全时间事奉的人，必须经由各地的长老审查，所以，作长老的就是有资格，可以批准人是否全时间。好像人把奉献单交上来，还得由长老断定；若不及格，就可以把人事奉主的前途完全断送。我们愿意在这里谦卑的说，长老并没有这个权力。

恐惧战兢，活在灵中

有些长老可能会问：‘既是这样，为什么要由我们审查？’这不是权力的问题；一涉及权力，就会变成一个组织。因此，如果长老们领会得当，就会明白，这是要你们在那里随从里面生命的感觉、膏油的涂抹、那灵的运行。如果你们是这样来审查，就不是一个组织。

然而，我们所担心的，就是有些召会的长老，犯了这个毛病，把身体里那个生机功能的部分，领会作组织里的部分。长老不是组织的一部分，而是生机体里一个尽生机功用的部分。如果你站在组织的立场，抱着组织的眼光作长老，你就完全是个组织的部分。原谅我说厉害的话，若是这样，即使你不是一条假腿，最少也是颗假牙。表面上，你是在这个身体里，但你里面没有那个生机的功能，没有身体的生命；就如假牙和假腿，没有身体生机的功用，因为没有身体的生命力在里面。

认真说，各处的长老，无论国内外，或多或少都在这一点上犯了错，不在生机的功能里，而在组织里作长老。如果你是在生机的功能里作长老，你审查这些有心要全时间的人，看他们到底合式不合式，该不该全时间，你必定恐惧战兢。

关于这一点，保罗清楚的说，‘你们…当恐惧战兢，作成你们自己的救恩，因为乃是神为着祂的美意，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。’（腓二 12~13。）这意思是，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，带着一个生机的功能在那里运行。所以，我们要恐惧战兢的顺服那个运行。为什么要恐惧战兢？因为一不小心，就可能不理睬那个运行而自作主张。一面，作长老的可能觉得自己是个人，有自己的人格、个性、感觉、见地、思路、爱好、选择等；但另一面，也可能看自己相当了不起，所以才能在弟兄姊妹中被安排作长老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若不警醒，就很容易不理睬里面那灵的运行。

所谓生命的感觉、膏油的涂抹、那灵的运行，我们在道理上都懂。然而我们要自问：今天从早到晚，有多少次恐惧战兢的顺服？即使是说个小笑话，就都不是顺服那灵的运行。我们一与别人闲谈，就会失去膏油的涂抹。私底下发怨言，对别人唧咕议论，就是不理睬生命感觉的表显。我们都得承认，这些情形我们都有，特别是在配偶和家人跟前。这就是为什么十四节接着说，‘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’怨言是出于情感，多半发自姊妹；争论是出于心思，多半起于弟兄。什么时候姊妹们对丈夫不啗咕了，弟兄们与配搭的不争论了，他们就真的是属灵到家，顺服在他们里面神的运行。

按我的观察，没有妻子不爱丈夫的。实在说，圣经并没有吩咐妻子要爱丈夫，因为神早就知道，妻子都是非常爱丈夫的。圣经乃是说，作丈夫的要爱妻子。丈夫主要的毛病，多半是不爱妻子；因为事实如此，所以圣经才这样吩咐。另一面，没有一个妻子不爱丈夫的，但妻子最大的难处，就是不顺服；反而都是丈夫顺服妻子。圣经没有吩咐丈夫顺服妻子，因为丈夫都顺服妻子。妻子爱丈夫，丈夫顺服妻子；这几乎是铁定的原则，是我们都会犯的毛病。所以，圣经才会更正，要作丈夫的‘爱’，要作妻子的‘顺服’。

妻子就是因为爱丈夫，才会嘀咕；不爱就不嘀咕，越爱就越嘀咕，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发怨言。在召会里也是这样，姊妹们很少不嘀咕长老。长老最吃不消的，就是姊妹们来在一起，唧咕议论一番。一面，她们把长老抬得很高；另一面，她们又常常唧咕议论，埋怨长老。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

不错，我们应该顾到生命的感觉，接受膏油的涂抹，顺服那灵的运行；但事实上，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十次最少有八次是不予理会。所以，十次当中顺服两次，就是很属灵的基督徒了。

老人们治理召会时，有一个最大的危险，就是他们的治理不是凭着那灵的运行。当然他们也不会凭着恶意，更不会有坏意；但他们就是不凭着那灵，而是凭着自己。有的长老非常有性格，有思路，有眼光，有见地，有干才，有爱好，也有自己的选择；但十次当中，差不多只有一、二次，他对召会的带领、治理，是顺从那灵的运行。在召会中，特别是老人们在治理召会时，还没有敬畏主到一个境地，有一种感觉：‘我在治理召会时，非常怕自己的眼光。因着敬畏主，我真是怕自己的眼光、见地、主张，怕这个“我”出来主持。’反而老人们几乎都觉得：‘我是相当明白真理的，亮光也很清楚。所以，按理既是这样，我就要严格执行。’请记得，若是如此，那是执行真理，而不是顺服那灵的运行。

可能长老会说，‘难道要我不执行么？’你若不执行，也不是顺服那灵的运行。不过，在许多场合里，的确你不执行倒比执行好。因为你不执行，乃是里面还有考量，这会给那灵在你里面运行的机会。这里的重点是，好些人一作了长老，差不多就向那灵的运行关了门；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事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就不愿意有‘集中权柄’的带领。

所有全时间交出来的人，千万不要以为有所谓的‘同工团’在审核你们，决定你们合格不合格。说得好听，那是‘集中审核’；说得严肃，那是‘集权’，把权柄都集中在几个人身上。那完全、绝对是不合圣经的。所以，我们才定规所有要出来全时间的，都该由你们所在地召会的长老审核，这才是正确的原则。

然而，饼是需要翻过的。所以，另一面我们也非常担心，一旦将有心全时间的人交给各地长老审查，有的长老会照着一贯的作风，实行这个原则，而不是照着我们的认识，恐惧战兢的怕自己不在灵里。那样的审核不是生机的，而是组织的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所担心的是，各地长老的审核，不是跟随灵，而是仅仅考虑外在条件。

二千年来，召会在地上所以不能增长，不得强壮，不能都为主所用，其难处都在这里。况且，正因这缘故，才演变出一个结果，必须倚靠组织；好像若不倚靠组织，就不能行动。然而，真正的召会，不能在组织里；所以，这是极大的一个难处。我们不能要组织，乃要生机；然而，我们在生机方面的操练不够，成长也不够，习惯更不够。所以作来作去，都还不是生机的；讲来讲去，都不是用一口真牙，而是用装进来的假牙，这是最为难的地方。

所以，本篇信息的负担，是盼望大家都存敬畏主的心。各地作长老的，一定要学习在每件事上敬畏主；不是在去不去打牌、喝酒等类事上，而是在跟随灵的事上。我们相信，各地长老在生活的许多事上，都很敬畏主；但在跟随那灵的运行，顺从膏油的涂抹，摸着生命的感觉这样的事上，还不够敬畏主。他们大部分还是以对、错，好、坏，作决断的根据。要知道，审查全时间的奉献单，不能仅仅根据好坏、够不够资格，而是必须在主面前存敬畏的心，学习跟随灵，顺服膏油的涂抹，明白生命的感觉。中国字很奇妙，所谓的‘灵’，有时是指灵不灵。老人们一凭着灵，因为这灵是活的，不是死的，所以就真是灵了；同时，其中没有掌权、辖制的味道。

因此，我们请各地长老服事资格审查的事，不用‘审核’的字眼，而是说‘审查’，意思是请他们查看，并不是指他们有权柄定规或拒绝。我们所以这样反覆的说，是因为我们要作翻过的饼。同时，圣经也是这样记载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。如果是个组织，只要立好规章，事情就很容易执行；但我们是生命且生机的，所以很难一拍就敲定。

召会生机的学习

我们都知道，现在最赚钱的行业是行医；但医生真难作。中国有句俗话说，‘久病成良医。’我生过肺病，几乎致死，也得过严重的胃溃疡；但我在养病的过程中，学会了许多常识。我就发现，医生所知道的也是相当有限。不要说苦读十年，就是二十年，他知道的仍是寥寥无几，原因就在于身体这生机体实在

太奥秘，是很难理解、很难明白的。要了解一个台子很容易，只要用斧头、榔头敲敲打打，就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然而，我们却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人，因为生命太复杂、太难了。

圣经也是这样。表面看来圣经都很浅显，如‘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’，（约一 1，）‘我是…光’，（八 12，九 5，）‘我就是…粮’，（六 35，48，）‘我所赐的水’，（四 14，）‘我就是…门’等。（十 7。）好像圣经的话很清楚、很浅显，但要能把圣经读懂却不容易。你越读就越觉得，圣经实在很难懂，因为它专讲生命的故事。同样的，我们对于召会的带领也是为难在这里。

五十多年前，我就被主兴起来带领召会，在召会中替神说话。那时无无论什么问题，我都能头头是道。比方谁该不该结婚，我立刻能告诉他。谁是好的婚姻对象，我也能立即点出来；弟兄的对象该怎样，姊妹的对象又该如何。起初我真是有胆量讲，并且讲得头头是道，但后来越讲越觉得不对劲，因为我所讲的主不兑现。所以十多年前，我就不敢再讲了。以后，人若问我怎样选择一个最好的对象？我只能说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使得有些弟兄姊妹们大失所望；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我从没有害他们。现在美国谈论最多的，就是关于婚姻的事，但他们讲得越多，离婚的就越多。

我多年带领各地召会，并为主说话；我能见证，我越带领就真是越不懂。比方一位小弟兄，人看他好的不得了，将来可能会成为最大的使徒。谁知道过了五年，他完全钻到世界里，怎么拖也拖不出来。有的人你怎么看都不行；但过了五年，他是最爱主、最为主摆上的。所以，这完全不在于人，乃是在于神。我们对召会的带领，就是这么为难。

比方某地召会兴起来了，不能没有长老，否则无法治理。但是到底事情谁说了算，什么时候聚会，什么时候看望等，都很容易引起争论。有的圣徒很古怪，赞成半夜聚会，因为那时他才有空。这种种情形都说出必须有长老来安排、治理；但要安排长老也很为难。我们为主工作的人，出去传福音、带人得救后，最为难的一件事，就是设立长老。长老怎么设立？应该设立谁？这真是使我们恐惧战兢；即便如此，我们仍有设立不当的可能。而且长老既设立了，就不能随便声明改立。

因此，不仅作长老的难，设立长老的更难。为这缘故，我们都得学习，不依靠自己，而要在主里恐惧战兢。长老们千万要记得，决定每一件事，都不是轻易的事。尤其是审查全时间者，那个责任太重大。这就如中国人所说：‘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’那个责任实在重大，稍有错失，可能就断送了一个青年人一生事奉主的前途。

这不是警告的话，乃是要我们众人都学习，看见主恢复里的见证，绝不是一个组织，乃是生机的一个功能。我们绝对不要组织。所以，各处长老作任何事时，尤其在审查全时间的事上，更要完全在生机的功能里。审查之前要祷告，审查的过程中也要祷告；若有不了解之处，就要等候，并重新考量。总之，一定要祷告，并且一直祷告。即使你们感觉这人不合式，在告诉他时，还得经过祷告。这样，就不至于给他一个错误的领会，以为自己这一生再也不能全时间。你必须给他一个领会，他现在不合式，是因为生命还不够长大，或者主在环境中没有这样的安排。如此，你所给他的，不是一个拒绝，乃是一个生命的带领。这就完全不是组织的，而是生机的。世界里的组织不是这样，乃是够资格便批准，不够资格就驳回，并没有生命的带领。我们在召会中，则完全是按照人的情形，给与生命的带领。

我们所以要各地长老审查这事，是因为全时间者是你们所在地召会兴起来的人，他们一切的情形你们应该清楚。我们无法审查，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或者不一定知道得这么多。所以，按原则说，应该由各地召会的长老定规这事。我们惟一担心的是，各地长老定规这事时，不是那样在主面前恐惧战兢，随从灵里的带领，给这些青年人生命的帮助。即使觉得他们现在不合式全时间事奉，也不要给他们一个被拒绝的印象，而是给他们一个被成全的感觉，让他们明白时机未到，他们的属灵光景还不够成熟。这样的带领是极其需要的。

所以，我们才不厌其烦的说，长老在一切事上，都得跟随灵。即使停止一位圣徒擘饼，甚或把他从召会的交通中隔离，都得恐惧战兢，随从那灵的带领，不能只是按圣经的字面，就任意断案。虽然他的确犯了应当被隔离的罪，但如果悔改还可以原谅，若不悔改才要隔离。我们不能像法院一样，若是那样就成了一个组织。我们要记得，一个圣徒即使犯了罪，仍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；我们必须用生机的功能应付这个问题。所以，总要多方敬畏神，多方恐惧战兢。这是长老治理生机一面的学习。

身体生机的学习

至于全时间者，一面应该学习绝对的随从圣灵的感觉、膏油的涂抹、那灵的运行；另一面，也要学习身体生活。在身体中，我们不能单独。比方一位弟兄在高雄服事，他实在爱主，愿意学习随从圣灵的感觉、膏油的涂抹、那灵的运行；但是，他还得恐惧战兢，怕自己里面的感觉不是圣灵的感觉，而是自己爱好的感觉；不是膏油的涂抹，而是兴奋的涂抹；不是那灵的运行，而是自己心血来潮。这些都可能仿冒，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自己，乃要学习倚靠身体。

怎样学习身体生活呢？就是把自己交在身体的交通中。比方你有负担要到高雄校园服事，就必须先和高雄的圣徒交通，把感觉交通出来，看他们怎么想法。如果他们认为很好，你再去找长老交通。这意思不是要长老作决断，从他们得印证；乃是因为长老们学习较多，你的感觉不一定准，所以必须和长老们有交通。

你去和长老交通时，长老若不在灵里，就会如同坐在宝座上，什么都不听，即刻下断语说，‘你的年纪不够，我们也没有缺额，你还是去带职业吧。’这是什么长老？这是组织里的长老，是‘作官’的长老，‘衙门’的长老。我们要请求作长老的，给我们一点恩典和怜悯说这话，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，有那一处召会的长老不是作官的，有那一处召会的长老室是不像衙门的。

有的人听我这样说，可能很支持我，因为我替他出了气。若是这样，他也是在同样的水平上。换句话说，若在一个召会里，大家都不在灵里；作长老的如同在衙门当官，作执事的像是当差的；当圣徒们来与长老交通时，一切就等于‘零’，等于对牛弹琴，没有果效。

这是两面的学习。全时间者要学习生命的感觉，顺服膏油的涂抹，摸着那灵的运行，并和长老们多有交通。长老们也得同样的学功课，因为大家是在一个身体里，彼此互相作肢体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长老，人可不可以事奉，都得经过你的同意、批准。有的长老很骄傲，认为自己是长老，没有他的批准，人就不能事奉。圣徒若不听他的话，就是混乱次序，等于不听召会的话。他便要警告说，那是犯了马太十八章所说，不听召会的罪；若不悔改，就要把那位圣徒看作外邦人和税吏。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。

一位年轻圣徒清心、爱主，愿意全时间服事；虽然他不一定准确，却实在愿意学功课。当他去见长老的时候，长老必须在灵里对待他。长老若不在灵里，一切就完全毁坏了。长老一在灵里，摸一摸就能知道这位圣徒可能太火热、太兴奋，于是告诉他：‘请你再回去祷告；同时要安静下来，不要太火热。’他听了之后，如果里面起反感，认为长老不属灵，不在灵里，不冷不热，反而要他安静下来。所以，就决定不听长老的话，执意要去服事校园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毁坏身体的生机。

今天我们在主的见证上，最大的一个需要，就是无论年长、年幼、或是长老、全时间者，都得恐惧战兢，让主的身体在这里，能尽生机的功能。虽然没有组织，却有一体的行动；不是团体的规律，乃是身体的行动。惟有这样，才能带进主的祝福。

我们绝对相信，主是祝福我们的。如果我们走组织的路，也许能作成功，但我们不能那么作。因为一走组织的路，我们就失去了主恢复的见证。我们所走的路，乃是身体的路。身体的路就是生机的路；生机的路，需要各肢体都活在生命里，都在膏油的涂抹之下，都顺服那灵的运行。这不是一面的，乃是多面的，包括所有信徒在内；只要你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就必须学习这条生机的路。

身体交通的学习

比方在高雄召会，大家都操练活在灵里。这时忽然台北召会缺人服事，和高雄召会有交通。高雄的长老们，就去找原来有负担作校园工作的那位圣徒，对他说，‘现在台北有需要，你是否有负担去台北服事？’那位圣徒可能说，‘我没有负担。’长老就说，‘请你再祷告看看。’那位圣徒可能说，‘我不用祷告，因为我很清楚圣灵的感觉，膏油的涂抹，那灵的运行。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，谁也不能改变。’这种态度就不对了，生机的功能就被打断。以弗所四章四节说，‘一个身体和一位灵，’所以主的灵就是身体的灵。主的灵是在身体里；你若抹煞身体生机的功能，主的灵就不能运行得通。

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主要是行动的问题，不是工作的问题。祂的运行一不通，身体的功能就破坏了。比方我们身体上有血液循环；一旦血液的运行不通了，我们身体上各种生命的功能，就被破坏了。因此，我们要一直恐惧战兢的活在灵里。不要以为开始得好，有生命的感觉，膏油的涂抹，那灵的运行，就完全是对的。只要有一件事，或一段时间，你不活在灵里，生命的功能就被你戕害了。

圣灵乃是身体的灵，不只在高雄召会运行，也在台北召会运行，更是在整个身体里运行。祂在台北运行，台北长老就有一个感觉，要和高雄召会交通，请求派人前来帮忙。这时，若是长老和你交通，你就必须再次寻求主在你里面的引导。或许之前你有引导，但你怎敢说，圣灵现在不会在你里面，再有进一步的运行？可能圣灵借着这个机会，要把你从高雄的校园，运行到台北的校园。这的确是可能的。所以，当人与你交通时，你必须向这交通敞开，不该拒绝或坚持。

我们中间完全没有组织，一切都在身体的交通里。然而，这不是说台北有需要，就找高雄要人；高雄长老一看，高雄有二十多位全时间的，调三、四位去绝没有问题。这完全是组织的作法。已过我们几乎就是落在这种情形里，一切的调动都照安排；好像人人都很听话，但里面生机的功能不多。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件事。

盼望以后我们小心使用‘调动’等类的字眼。一切的活动，乃是由于身体里有一个生命的灵，祂在这里运行，所产生自然的结果。祂可能运行到高雄，要高雄的长老有一个感觉，和台北交通说，‘我们这里全时间的多了几位，不知道台北是否有需要？’这是很甜美的。

两面的学习

作长老的对待全时间者，有两种可能性。第一，锦上添花。比方在高雄的长老，就希望高雄召会在每一方面都蒸蒸日上，能在台湾众召会成为拔尖的。这当然不能说不对；无论谁作长老，都愿意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召会作得更好。因这缘故，也就愿意把全时间的‘省’下来，留在当地尽功用。

第二，人就是人，长老也是人，都有自己的爱好。凡作事温温柔柔、慢条斯理的长老，看到急躁、快的人定规感觉为难。所以他就会祷告说，‘主，请你不要感动那些性子急躁的，请不要感动他们写奉献单全时间。否则他们即使写了，我也不批准。’这个长老所喜欢的，就是温温柔柔、慢条斯理的人全时间。然而，请千万记得，在地方召会里作长老，必须把自己的爱好完全放下；否则，他的治理就是完全照着自己的个性，而不是照着身体上生机的功能。所以，这是相当为难，相当不简单的事。

可能在一个地方召会里，有五位全时间者，其中两位是那儿的长老最不喜欢的；所以，一有机会就想要把他们调走。但是同工们不赞成，暂时调不走，就只好留下来，找寻别的机会。这些情形，都是杀死身体生机的功能。你们不要以为这形容得太过；其实，这都是事实。然而，这并不是说要长老包容，无论全时间者作得如何，都一概包容。这又可能落到另一种情形中，变成身体上的一个‘负担’，甚至是一个‘肿瘤’；这样，身体生机的功能就相当被破坏了。所以，无论是长老、全时间者、或是其他人，都要学习身体生机的功课。

另一面，全时间者也要常常向主敞开，寻求那灵即时的运行。有时不一定台北需要人，也不一定高雄的长老感觉你应当到台北；乃是你自己向主常常敞开，主在你里面有个运行，给你一个感觉，要你去台北。这时，你就要把这个感觉交通给长老。长老可能会认为，你在校园工作上作得很好，盼望能锦上添花，就不愿意你去。这时，难处变成在长老身上，这也是破坏身体生机的功能。

如果长老同意你到台北，你到了台北却又碰了钉子，因为那里作校园工作的，并不赞成外地来的全时间者。这的确是存在的事实。一个全时间者要从外地加进来，是很不容易的事；即便是勉强‘挤’进来了，也不算是‘嫡系’的，而是‘旁支’的。好像只有本地出来的这一班人，才是创办人、发起人，并且本地有本地的作风，外地来的既不明白，也不太适合。当然，他们也不敢拒绝别人来，因为表面上都在一个身体里，同作一个见证；但是有意无意间，他们总是暗示人：‘你到我们这里来，实在不太适合。’这也是相当破坏身体的生机功能。

正如我们肉身的身体可能会患多种的疾病；基督的身体也是一样，什么病都可能有。所以，要保持健康、不患病，就需要我们在生机上多方学习，十分注意。特别是彼此来在一起时，能在主面前敞开交通，这常常会叫我们得医治。这个交通就如同身体上的血液循环，能新陈代谢的帮助我们不至患病，并且能维持主明亮的见证。

第十七篇 基督身体的生机功能（一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祷告：主阿，我们再次向你俯伏，并从深处仰望你。我们生来就是天然的人，落在各种遮蔽中，求你再次揭开一切幔子，使我们看见你和你的心意，并能认识你的道路。主阿，我们在此等候，承认我们仍然不够清楚，但愿你来眷顾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你面前。引导我们，给我们应时的口才，使每一句话都是发表你自己。主阿，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，一直维持我们与你之间的交通；使我们灵里贫穷，有清洁的心。主，我们俯伏并承认自己一无所知、一无所是，我们所要的就是你自己。主，因着弟兄姊妹都愿意把一切摆出来，交到你的祭坛上，我们实在觉得，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不愿错过了你的同在。

求你带领我们，向我们说清楚的话，引导并开启我们，倒空我们，并用你的心意填满我们，使我们去旧换新，能够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主阿，求你眷顾我们，遮盖我们，为我们抵挡那恶者和他的控告，抵挡他的攻击和搅扰。特别是在我们的的心思里，除去一切纷扰的思想，给我们清明的心思；怜悯我们，给我们清楚的话，使我们越说，就看见你的路越明亮。阿们。

不是组织而是生机

本篇信息的负担，是要特别交通到基督身体生机的功能；这是一件太大的事，也是一个太大的需要。基督的身体是一个生机体，在这个生机体里，有一种生机的功能。当使徒们过去以后，召会作为基督的身体，那个生机的功能逐渐往下去。因此，把召会当作一个组织，自然就有人认为召会是在人群中的一班人，集合在一起有所行动。若是把这个组织当作一种宗教，彼得就是这个宗教的元首，是这个组织的首领。人要找这个宗教，定规找彼得，因为他首当其冲站在前面。用人的话说，他是第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。

从人的眼光看，召会是个组织；然而，从神的角度和眼光看，召会不是一个组织，而是基督的身体。这个身体的头不是彼得，乃是基督；彼得充其量不过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。作为肢体，有的人小一点，可能是小指头；有的人大一点，可能是膀臂。然而，不管是小指头，或是膀臂，都只不过是肢体之一，都不是头。

关于基督身体的头，天主教承认基督身体的头是基督；然而基督升天了，他们认为，祂在地上就需要一个代表，这个代表的第一位就是彼得。天主教将那个代表封得很高，不仅是指基督的代表，更是形同父亲。所以教皇的英文名称叫作 **Pope**，意即父亲。他们封彼得为第一任代表，从彼得一直推下来，就有一代又一代的教皇。天主教说基督在地上有一个代表，就是彼得，而这个代表乃是召会的一个父；这是极大的异端。

我们研究天主教，不仅是为着找出异端的错误，也是为要以此为借镜，作我们的鉴戒；因为在不知不觉中，我们会落到同样原则的错误里。这异端是更正教原先所要推翻的。路德马丁改教之初，并没有意思要推翻教皇制度；他乃是看见人得救完全是因着信，不是因着行为。因此，他当初的负担，是要把天主教那种因行为修行而得救的异端推翻。他是从推翻修行得救的异端发展下来，才引起了否定教皇制度。

借此我们得知，历代召会在地上的确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些事奉主的人，看召会是个组织，还是个身体？是个组织的团体，还是生机的身体？或许我们对这问题能正确的回答，说，我们看召会绝不是组织的团体，而是基督生机的身体；但我们却可能仅仅在道理上清楚，在实行上未必如此。

比方，姊妹们在道理上常是清楚的，她们的头脑不见得比弟兄们差，但一到行动时，姊妹们就容易糊涂了。所以，圣经不许姊妹们作头，这是最大的原因。姊妹们头脑聪明，许多时候，作太太的都比先生聪明，但一到行动时，她们就容易糊涂；反之，弟兄们在行动时，往往是镇定的。

关于基督的身体是生机的，在道理上大家都很清楚，但在召会事奉和行动时，就很有讲究了。我们是在身体里，还是在团体里？当我们行动时，怎样的行动是在身体里，怎样的行动是在团体里？这个问题相当关键。因此，所有全时间事奉者，今后在事奉上都需要清楚，如果你的行动是组织的，那就是堕落，落到团体里；如果是生机的，才是守住立场和地位，是在身体里。

今天，我们有许多全时间者，还不清楚事奉应该听谁的话。如果你谋得一个教员的职位，到学校就职上班，一定知道该听谁的话。现在我们许多人都全时间了，是否知道今后该听谁的话？谁是我们的教务主任？你若回答是‘主’，这是对的；但是二千年来，召会对于听主的话这件事，至今还没有定论。比如，天主教教导，听教皇的话也是听主的话；长老会说，听从长老的制度，也是听主的话。他们都是听主的话，但什么才是真正听主的话？历代以来，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。

实行上的例证

因此，我们觉得这问题若不解决，下面就没路可走，其余的事无法定规。所以，我们宁可花一点工夫，先和大家交通这事。或许一时之间我们还不一定能解决这问题；但不要着急，神是很有忍耐的，祂的忍耐比我们宽大多了。神看千年如一日，祂能等候一千年，像等候一天一样。

关于生机与组织，大家的学理很多，但实行上并不清楚。学理是在学校读书得着的，等到真正上场办事时，一定要把学理摆一边。今天许多研究所毕业生，进到社会却不一定成功，就因为自己没有学会此事。按实行来说，究竟怎样的行动是组织的？有的人说，‘组织就是拉着架子，下达命令。’这样的定义有点近，却很野蛮。而怎样的行动是生机的？有人说，‘生机就是不拉着架子，是弹性的、柔软的、谦卑的。’试问，一张台子摆在这里，一点不拉架子，你们能不能说它是生机的？橡皮筋很有弹性，能不能说它是生机的？穿在脚上的鞋，天天压在脚底下，不像帽子在头顶上，是最谦卑的了，难道鞋子是生机的么？有的姊妹说，‘凡自动自发的，就是生机的。’事实上，有些外邦人作事也是自动自发，不枯等命令。

因此，在学理上，你们都知道全时间就是活在主面前，让主的生命自然的活出来；也知道基督的身体是活的，全部肢体都要尽功用，每一部分都要活起来。然而在实行上，你们并不一定如此。我们要举几个实例来说明。

以长老为例

假设有位弟兄想要全时间，在他所在地的召会，就有长老审查的问题。我们已经交通过，审查的事不要集中办理，乃要就地办理。现在有一位青年弟兄要全时间事奉主，需要经过审查，作最后的决断。若是当地的长老觉得，这事既已托给各地办理，他就站在长老的地位上，定规这位弟兄可以不可以全时间。请问这样站在长老的地位，以长老的身分定规，是什么作为？是组织的。那么什么叫作生机的呢？生机的意思是，作长老的没有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是长老，也没有意思站在长老的地位上，处决什么事。他会觉得他只是的主的召会中接受托付，因而根据他与主的交通，和里面生命的感觉，以及膏油的涂抹，并那灵的运行来行事。他甚至不觉得自己年长或年幼，也不觉得自己是长老或不是长老，仅仅根据他里面生命的感觉和灵的运行来作。他没有一点念头，觉得这是长老出的主意。

我们一旦以长老的地位，长老的名义，或长老的身分作事、说话、处理事情，那就完全落到组织里了。我们在召会中事奉，不能以长老的地位、长老的身分，乃必须在灵里，听里面的感觉。

以青年姊妹顺服年长圣徒为例

另一面，若是一位年轻姊妹想要全时间，她可能认为自己既年轻，又是个姊妹，应该一直听年长圣徒的话；年长圣徒说什么，她就作什么。如果她的感觉一直是这样，一直留在年长圣徒、年轻圣徒的感觉里，那就在组织里。什么样的光景不是留在组织里呢？她应该觉得：‘我知道自己的地位是姊妹，也很年轻，应当顺服年长圣徒；但我所以顺服年长圣徒，是因我活在与主的交通里。在这个交通里，主一步一步带领我，我摸着膏油的涂抹，随从那灵的运行。’这样，自自然然的，她绝不会不听年长圣徒的话。这样的听话并非因她是年幼的，要服在年长圣徒之下，乃因为她活在灵里，活在生命的感觉里，活在那灵的运行下。这样的顺服才是活而生机的，不是组织的。

以中国人的修养为例

从前中国人在家庭里，都教导女子要三从四德；那完全是组织的。中国的社会讲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也是组织的。这些东西是好的，没有主耶稣的人，都需要这些。表面看来，为着维持国家的秩序，为着在社会中作正当的人，在家庭里作正派的分子，我们好像都需要那些东西，但那些都是组织的。所以在召会中，我们不讲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；我们乃是操练照着灵而行。我们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未得救的人里面没有主，没有三一神，也没有三一神的分赐，更没有那灵在里面运行、涂抹；我们得救的人却有。我们和外邦人不同，就在于我们有这位三一神，祂是分赐的神、涂抹的神、运行的神、膏抹的神；我们有这一位奥妙的神在我们里面。

召会不是一个组织，乃是一个身体，是一个生机体。在这个生机体里，最叫我们与人不同的，就是我们里面有三一神作我们的生命。不只在召会中是如此，对我们平常的生活、家庭问题也是如此。我们在家里爱妻子，顺服丈夫，照顾儿女，表面看也是修身、齐家；但事实上，我们是蒙主怜悯，天天跟随在里面运行的三一神。当作丈夫的对妻子说话时，里面没有一点意思说，‘我是头，你要听我的话。’若是那样，就是组织。作丈夫的只觉得三一神在他里头，他要随着三一神的运行说话；这就是生机的。

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身体上的每一部分都在活动，这就是生机的。假若我们是个机械人，我们所有的活动就都是组织的，完全是组织的团体。因此，在我们的事奉里，一定要学习生机。

事奉上生机，不作‘机械人’，不要组织

假设某弟兄是台北召会的长老，在他尚未被安排作长老时，他在召会中无论怎么行动，都没有‘我是长老’的感觉。有一天，几位年长弟兄与他交通，要他配搭在长老的职分中，他里面立刻冒出一句话：‘我是长老。’从这一天起，他在召会中举止行动，都会想到：‘我是长老。’他到执事室，也会想到：‘我是长老。’虽然他口里不说，但他一直惦记着这事。这样的生活行动是生机的么？不是！这样的生活行动都是组织的。那位弟兄的事奉，十之八、九就成了‘机械人’。有时，他与主交通的确不错，很可能就在那时候，他忘了自己是长老，那时就是生机的。

我们要自问，在实际的召会事奉中，我们是作机械人多，还是生机事奉的多？姊妹们来事奉，当然不是作长老；但在整洁时，你一有‘长老安排我整洁楼上’这样的想法，你就是作了机械人。在已过的聚会中，我们曾经说过，最叫我们为难的，就是设立长老这件事。一位弟兄在没有被设立为长老以前，是很好的弟兄，常常操练在灵里，并且很生机。然而，当要他进入长老职分的话一出来，他就成了机械人；一个生机的弟兄，变成机械人长老。不要说在召会里作长老，即使是在属世里，也是一样。人一旦被安排负责带领，就会变质；没有安排以前很生机，安排以后就成为机械人，自居在所安排的地位上。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难以避免的事。

今后在各排里，没有排长、副排长，也没有负责人、召集人；因为一有安排，大家就成了机械人。一九七六年在美安那翰，我们盖造了一个可容纳四千人大会所。我们在其中没有太多的安排，但有人趁虚而入，进来安排，结果就有了一个金字塔的组织。本来弟兄们都很生机，组织一来，个个都变成机械人了。有一天，在长老聚会里，我告诉弟兄们，从那天起要把所有事奉小组完全取消，所有的小组统统拆光。长老们就问：‘这样如何能事奉呢？’我说，‘谁有心，就来事奉；谁没有心，就不事奉。谁在灵里，就来事奉；谁不在灵里，就不事奉。’这意思是，我们不要机械人。从那天起，我们的事奉更活，事奉的人数也不见得减少。

这是要给大家看见，我们生来就在组织里。堕落的人一坐下来就是组织，并且在组织里；一旦与人成群，也就是组织。然而在圣经里，神不要组织，乃要生机体。因此，到了启示录，就不题长老，只题召会的使者；谁是生机的，是在灵里，是在生命里，谁就是召会的使者。我们众人都需要清楚，我们的事奉不是机械人，乃是生机体；我们的事奉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，其他的事情就容易了。

基督的身体不是组织，乃是生机的

使徒和长老的关系

基督教因着受到主恢复的影响，才留意圣经上所说，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，有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、得恩赐治病的，还有帮助的、治理的、说各种方言的。（林前十二 28。）我是生在基督教里，从小每个主日听道，却从未听见牧师说到什么是使徒、申言者、教师、长老；他们都不传讲这些。等到主的恢复在中国兴起，倪弟兄带头讲这些东西，才把这扇门打开。今天在所有的基督教里，特别是中国的基督教，也讲使徒、长老、教师等；但他们对于什么是使徒、长老、教师并不清楚，即使是我们中间的圣徒也不一定清楚。不仅我们中间的圣徒不一定清楚，连我们的同工也不是每一位都非常清楚。究竟使徒和长老，长老和使徒，全时间同工和长老，是怎么回事？彼此有怎样的关系？这是各地的同工、长老需要清楚明白的。

耶路撒冷是地上第一个召会，一面是由主设立的，另一面是由头一班使徒传福音设立的。在行传二章中，彼得同十一位使徒站起来，向众人传福音，就有三千人得救；这三千人加上原来一百二十人，就是耶路撒冷召会。（14~41。）所以，第一个召会是由第一班十二位使徒设立的。在此我们需要注意，圣经是否题到在耶路撒冷设立长老的事？若是没有设立长老，又怎么会有长老呢？这个问题虽不容易答覆，但我们却能看见，那些设立召会的使徒，自然变作长老。因为那三千人、五千人，都是借着他们传福音得救的；他们也是站在那一百二十个人前头的，他们就是那地的长老。

比方有一个大家庭，老祖父去世后，剩下十二位兄弟，还有第三、第四代子孙。当大家来在一起，谁是长老呢？自然是第二代那十二个儿子；这不需要人设立，人人都清楚。召会在五旬节成立，带了三千人、五千人得救，也不需要设立长老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心里有数，彼得及十一位使徒就是长老。好比一位弟兄娶了妻子，生了孩子，孩子长大后，不需要开会设立一位父亲，孩子自然知道父亲是谁。

从我得救以来，我读这本圣经已经六十年，可说是读透了。别的事我不一定都懂，但圣经我的确懂一点。读圣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有人反对我所写的东西，然而我看看他们所写的，就发现他们虽然讲圣经，却不知道自己所讲的是什么。我以此劝告大家，千万不要以为把圣经读十遍就懂了，其实还差得远。

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看设立长老的问题。耶路撒冷召会没有长老的设立，那里的长老是自然产生的，就是十二位使徒；他们就像家里的父亲，不需要设立。那么圣经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开始设立长老呢？乃是保罗第一次出外尽职，经过小亚细亚几个省分，很快的在一地一地兴起召会；回程时，他去路司得、以哥念、安提阿召会，坚固门徒，并选立了长老。（徒十四 21~23。）保罗在行程中，先经过那些地方，传福音兴起召会；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回来，前后不到一年，就在各地召会设立长老。

为什么保罗必须在召会中设立长老呢？因为各地都有一班信徒一同聚会，成为召会；他们虽然幼稚，还是召会。然而保罗和他的同工，却不能留在那里，他们都需要离开；但信徒在一地一地聚会，不能没有人管事，所以有了设立长老的必要。这些召会都是在一年之内建立的，因此，在这些召会中所选立的长老，自然不可能很成熟；他们被看为长老，必是因为他们在信徒当中较为成熟。所以，为着使地方召会免去错乱，使徒就在召会中设立长老。实际上，那些长老不是长而老，因为得救都不到一年；乃是相对于其他的圣徒，他们比较成熟，所以被设立为长老。

青年全时间者

在使徒行传中，当保罗第二次尽职作工，来到路司得，那里的召会向保罗推荐一个青年人提摩太。提摩太在保罗的同工中，算是第一个青年全时间者。提摩太不是保罗一手带起来的，乃是一个地方召会带起来，推荐给保罗的。在提摩太前书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‘不要轻忽在你里面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，同众长老按手所赐给你的。’（四 14。）这里的长老就是路司得的长老，他们是不是长而老呢？正如前面所言，这些长老乃是相对上较成熟的。保罗不是一个人全时间者接手，他乃是带同那地的长老一起接手。就接手而言，提摩太是在那些长老以上，还是长老在提摩太以上？不管这些长老是否成熟，他们的手都按在提摩太头上，那就证明提摩太是在他们以下。

另一面，保罗却告诉提摩太，要设立长老。在开头时，提摩太这位全时间者好像一个学徒，当然在长老以下；等到他毕业，作了使徒，就可以设立长老了。原本在他开始全时间时，他是在长老的接手之下，等到了一个时候，他有地位设立长老，也就能给长老接手。（五 22。）甚至信徒对长老的控告，也题到提摩太那里。（19。）这表明，若是长老有问题，还要被告到提摩太跟前。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当有长老犯罪，提摩太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乃是严正的责备，不是私下责备。（20。）保罗不搞政治，责备的时候是当众责备，与我们今天的作法不同。保罗是当众严重的责备，让其他长老听见，叫他们受警告。可惜今天在召会中，这些光景都给人的手腕顶替了。我们都要手腕，但是保罗不要手腕。

申言者和教师的兴起

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，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，他们是谁设立的呢？乃是圣灵兴起来的。（徒十三 2。）我们若仔细读圣经，就会看见这事。例如巴拿巴，他原先是个利未人，（四 36，）属于祭司的支派；他得救后，圣灵就兴起他。行传十三章告诉我们，他是申言者和教师之一。我们很难断定他是申言者，还是教师；他作申言者和教师不是人设立的，乃是圣灵兴起来的。另外一位，是反对召会的大数扫罗，当他被主得着以后，整个人转变，传起耶稣来了。其他的门徒都怕他，独有巴拿巴与他接触。巴拿巴就带着他，两个人一起尽职；所以，保罗也成为申言者和教师之一。他们两个人都不是人设立的，这很强的证明，申言者和教师不是由人设立的。不像今天的牧师，还要人手按立。

在圣经里，申言者和教师是圣灵设立的。我们很难找出圣灵何时设立他们，等到他们在安提阿过召会生活，就是在安提阿的申言者和教师。当他们一同事奉主时，圣灵就说要分别巴拿巴和扫罗，去作主召他们所作的工。（2。）他们一出外尽职，就是使徒；因此，这里的使徒也不是人设立的，乃是圣灵分派的。他们去传扬福音，就有地方召会兴起来；接着，他们就设立长老。

这样我们看见，有了召会，有了长老的设立，在地方上就兴起青年人，他们愿意爱主，要全时间事奉主，就如提摩太一样。然后，在这个兴起的召会中，设立长老的使徒带同当地的长老，一同为年轻的全时间者接手。而后，年轻的全时间者在工作上有了分，逐渐老练，也就可以接手设立长老。若是那地方的长老犯了罪，当地圣徒还可以到这位同工那里，控诉这位犯罪的长老。

圣灵生机的作为

在此我们看见，圣经所记载的这些历史，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首先，在行传十三章，明明的记载：‘圣灵说，要为我分别…。’（2。）接着又说，‘他们…被圣灵差遣。’（4 上。）这就表明是生机

的。其次，保罗在各城设立长老；表面看似似乎是组织的，但他却在二十章告诉我们：‘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。’（28。）这表明那是圣灵的作为。所以是圣灵设立那些长老作全群的监督，为着牧养神的召会。保罗在十四章设立长老，到了二十章他能说，长老是圣灵设立的；这就证明保罗设立长老时，一定是在灵里，所以他才能说，他的行动就是圣灵的行动。他不自居是主所差遣的使徒，所以有地位设立长老；若是这样，保罗所设立的长老，就不是圣灵设立的。

今天我们对于长老的设立，也许还不到一个地步，能说我们所设立的长老，就是圣灵设立的。另外还有一个凭据，就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‘将那借我接手，在你里面神的恩赐，再如火挑旺起来。’（提后一6。）保罗所挑旺恩赐的火，就是他和众长老为提摩太接手，提摩太所得到的恩赐。那就证明保罗和众长老接手时，恩赐临到提摩太身上，这表示有圣灵的运行。换句话说，保罗和长老的接手不是组织的事，乃是生机的，是基督身体生机的行动；因此，借着他们的接手，就把基督身体上属灵的恩赐，灌输到提摩太里面。这也证明那些行动，不是组织的，完全是生机的。

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，保罗嘱咐他：‘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。’（提前四12。）提摩太是年轻的使徒，却能设立长老，也能责备长老，甚至停掉长老的职分。保罗鼓励他不要胆怯，因为神所赐给他的，不是胆怯的灵，乃是能力、爱、并清明自守的灵；（提后一7；）保罗要他把那个恩赐如火挑旺起来。（6。）当保罗写提摩太书时，所有吩咐提摩太的话，都是凭着这个恩赐。这个恩赐在提摩太灵里，不是胆怯的，但需要如火挑旺起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凡是在这本书中保罗所吩咐的事，提摩太都不是根据自己作的，乃是根据这个挑旺起来的恩赐，就是根据焚烧的灵作的。那不是组织的行动，乃是一个生机的作为。

不仅如此，保罗还说倘若他耽延日久，提摩太也可以借着保罗所写的书信，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（提前三15。）我实在愿意众长老将这活神的话听进去，像提摩太一样，接受保罗的话，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活神的召会。所以，在活神的召会中，在活神的家里，当然不能有组织的行为，而要有生机的行动。神的家就是活神的召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也是大哉！敬虔的奥秘，这是众所公认的，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（15~16。）这家是活神的家，是在肉体里显出神来；这个家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我们在神的家中活动，绝不能根据组织，乃要根据生机的行动；就是根据神在肉身上奥秘的显现。这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

我们实在盼望各地长老在带领召会时，不能忘记我们是在活神的家里，不是在组织里，不是在公会里，更不是在社会团体之中。我们在活神的家里，这家就是神显现于肉体。因此，你作长老的一切行动、判断，都得是活神的行动、显出，也必须是生机的。这是我们该有的基本认识。我们从历史看见，使徒怎样联着长老为年轻的全时间者接手，而后年轻的全时间者又怎样能设立长老，并能指责长老，停止长老的职务；这些全数不是组织的，乃生机的。

关于实际的应用—打破组织的思想

我们要回到实际的应用上，来看这么多青年人出来全时间，在事奉上到底该听谁的话？假设我们是在路司得的召会，我们有同工带领，以及许多提摩太全时间事奉，那么我们要听那些人的话呢？有的人会说，要听那些为我们接手之人的话。然而，接手的人包括了长老，所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因为全时间者在开头时，是在长老的接手之下，而后他们反而成为设立长老的人。但这里的重点是，神要打破组织的思想；先是长老们给年轻的提摩太接手，过不了多久，当提摩太还没有年长，保罗劝勉他不要叫人小看他年轻，也吩咐他为长老接手。长老为他接手后不久，他就能为长老接手；在此，神将组织的观念完全拆毁。

长老为提摩太接手之后，很快的提摩太又为长老接手，这就是反组织。提摩太能得救，可能都是长老们传福音，为他施浸的；末了，还将他介绍给保罗，与保罗一同为他接手。按规矩，提摩太起头事奉主时，是长老们接手的，长老们是前辈，提摩太是后起之辈。这些都是组织的思想，但主的作为却推翻了组织。在路司得召会接手的长老，不能设立长老，反而这位被接手的小提摩太，能设立长老。不仅如此，假使在路司得的长老犯了罪，圣徒们还有地位和资格，可以告到提摩太跟前。若是那里有位长老不以为然，认为提摩太是他传福音带得救的，是他施浸、介绍给保罗的，并且是他接手的，他可以说是提摩太的恩人，提摩太是晚辈，那就是组织的观念。若是一位全时间弟兄，是某处召会承认的，当地长老就认为自己是他的恩人，他是晚辈，这也是组织的观念。神的作为很特别，祂翻掉了组织的思想，也翻掉了组织的作法。

基督的身体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提摩太不是保罗自己带起来的人；提摩太乃是路司得召会带起来，而后介绍给保罗的，那是生机的作用所产生的。保罗接受这位青年全时间同工，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他带同长老一起接手，也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他给人接手时，是随从圣灵的行动，并且有长老与他一同接手，是身体的行动。所以，身体上有一道水流，流到这位全时间者身上，成为他的恩赐；这些都是生机的，不是组织的。今天许多按立的事，完全是组织的事，给人地位和名誉，而没有任何生机的作用。然而，在基督的身体里接手，却有生机的作用。

所以，当保罗和众长老越接手，这个身体越行动；在生机的身体里、在圣灵里，生机的血轮就流动，传输到新的全时间者身上，变作他的恩赐。结果，恩赐长大就发生作用，使提摩太能出来接手，能设立长老，这都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作用。那不是仅仅按着地位，使圣徒能到提摩太跟前控告长老，那完全是生机

的作用。提摩太是在身体的生机里，接受前面长老的接手；也是在同一个生机里，为后起的长老接手；更是在同一个生机里，责备犯罪的长老。这些都不是组织的事，完全是生机的事。

同样的，在台中召会兴起来的青年全时间者，不需要台北的弟兄们审查，自然就由台中基督身体的那一部分，运行生机的功能，断定他们可不可以全时间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不是组织的，乃是生机的。此外，这件审查的事是否生机，还在于台中的长老们如何行动。如果长老们是居于长老的地位，以长老的身分作事，那就是组织。若是他们在身体里，以作为身体上的肢体而有生机的行动，运用灵和这些青年人接触，供应他们生命，那就是生机的。在青年全时间者那一面，他们是在台中召会兴起来，也由台中的长老们审查、印证，他们既然接受印证，自然应该顺服长老们。然而，长老们必须学习在安排上，不是自居长老的地位，作组织性的安排，乃是在身体里有生机的功用。青年们接受安排，也不是感觉自己是年幼的，长老们怎么说怎么算，那就是组织的。双方面都要在生命里，在膏油的涂抹下，在台中召会一同事奉配搭。

主的恢复要走生机身体的路

今天走样的基督教全是组织，他们在组织里，成立一个委员会，先作出预算，而后筹资雇人。若是雇不到人，就送青年人去受神学训练，再分派他们工作。我们不能走那条路，不能用那一套。我们是主的恢复，就是要恢复基督的身体，从组织的团体恢复到生机的身体。今天我们有同工们，和各地的召会，以及青年人兴起来，要全时间事奉；可以说，所有的资源都出来了。我们不要走组织的、团体的路，乃要走生机的、身体的路。我们若是走团体的路，是组织的，就是回头开倒车，很快就会变作公会。我们要把这个重点，向弟兄姊妹陈明得清楚，我们不能走回头路，我们只有生机身体的这一条路；我们一定要勇往直前。这就好比要求所有在身体里的人，个个不再用假牙咀嚼，乃要动用真牙齿；个个不再用假腿走路，乃要用活的肢体。

这件事的关键，大部分是在长老们身上；作长老的关系重大。长老们在行动上、存心上、观念上，都要忘掉自己是长老；长老不是官员，不是作官。长老的存在，仅仅是因为在召会服事方面，需要有安排，以免混乱。长老不能代替申言者，也不能代替教师。单就长老而论，仅仅是个职分；基督的身体尚需大量的生命供应，所以，不要把长老的名义和地位看得太高。其实，长老不过是个小小的管家，管理一些召会的事务。比如安排聚会、聚会的时间，在聚会带领上有点作为等。圣经清楚明言，长老不要辖管人，乃要作群羊的榜样；（彼前五 3；）要忘掉长老的地位、长老的身分，更不要使用长老的名义，只要作群羊的榜样。这样，我们就不会重蹈基督教的覆辙，也不会再走组织的路，而会让我们里面的圣灵有地位，产生生机的功能。

同时，青年的全时间者需要好好学习，在召会中配搭，不能像在家里听从父母的话，在学校听从师长的方法一样。要知道，三一神就在你们里面，祂是你们的生命，是你们的主；祂是活的，在你们里面时时引导。你们要操练活在主里面，而后在你们行动时，不在宗教组织的行动里，乃在基督活的身体里，作身体的一个活肢体。这样，你的一切行动，都是生机的功能，也都是生机的作用。若非如此，你立刻就变作机械人。盼望大家都不要作‘机械长老’，也不要作‘机械全时间事奉者’，乃要作生机体的活肢体，一切生活行动都源于生机的功能。

与主成为一灵，发挥身体生机功能

林前七章十二节保罗说，‘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…。’保罗大胆的表明，不是主说乃是他说。我们可能质疑，这是生机，还是组织？按组织说，哥林多的信徒可以要求保罗住口，直等到元首基督说话，他才可以说。我们在事奉上，对于属灵的事，认识得还不够透切，以致有些自认为属灵的观念，其实都是组织的。比方有一件事你没有作，因为你说主没有叫你作，所以你若作了就是组织的。我们也常说，祷告要通，交通要透，才能有行动。然而，按照哥林多前书这里的例子，保罗似乎并没有祷告透，因为不是主说，乃是他说。在此，我们要打破我们错误的观念。保罗没有我们那么属灵，他也没有装作属灵；他明白表示不是主说，乃是他说。到了二十五节，论到守童身的人，他说，‘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，就题出我的意见。’自己的意见是可恨的，保罗没有主的命令，还题出自己的意见；保罗似乎不如我们属灵。如果我告诉你们：‘弟兄们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我将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…。’恐怕大家都会摇头，不能赞同。

到了七章末了，保罗说，‘然而，按我的意见，…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。’（40。）这是十分奇妙的。保罗有神的灵说话，为什么不是主说话呢？这在理论上似乎讲不通。然而，这里的意思是，不要在组织的地位上行动；也不要仅仅说，‘主这样说，所以我这样作。’这些都不够。主没有说，是保罗说。主没有

命令，但保罗发表意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有神的灵，他是与主联成一灵，是完全在灵里行动的人。所以，在灵里行动的人，不顾组织的地位；在灵里行动的人，不顾宗教的观念。他与神联结为一，说话、行动都是这个身体生机的功能；这不是保罗有什么地位，也不是他照着什么宗教道理，完完全全是他与神联结成为一灵，而有生机的功能。

我们对于属灵的事，需要有更深刻的认识。可怜的基督教仅仅教导人守地位、听命令，所以是组织的。当我讲话时，全身都在动，却没有那一个部分有守地位、听命令的观念和思想。这完全是生机的功能。相信经过这些交通，你们都能清楚，一切的事奉不是守地位、听命令，乃是有主的灵，有神的灵。就如保罗所说：‘我想我也有神的灵了。’我们若与神成为一灵，就没有守地位，也没有听命令，完全是尽生机的功能。若是这些我们都清楚了，我们就要蒙大福，并且绝对没有难处。同时，我们就知道该听谁的话，也就是听生机功能的话，我们就活在身体里了。

第十八篇 基督身体的生机功能（二）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身体生机的功能

在人群团体中，一切的活动都是组织的；因此，他们也以组织的办法，培植他们的青年人。而在召会这一面，为着开展的需要，我们要如何产生工人呢？在圣经里，我们可以从保罗和提摩太身上，看见典型的榜样。彼得不能作为典型，因为彼得是主耶稣在肉身时所设立的使徒，如今我们没有主肉身有形的同在，自然不能以彼得为典型。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，主耶稣在肉身里设立十二使徒之后，首先被设立的就是巴拿巴和保罗。巴拿巴和保罗，是由升天的元首在灵里、在祂无形的同在里设立的。所以，今天若有人要被设立为使徒，只能以保罗为典型，不能以彼得作典型。此外，巴拿巴和保罗被设立时，没有人为的成分，也就是没有组织的成分，完全是生机的作用。

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，蒙了呼召。（徒九 1~6，二六 12~18。）他得救后，就热心事奉主，显出生机的功用。主仅仅告诉他，要差遣他到外邦人那里去；除此之外，并没有告诉他要怎么作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，主怎样设立并安排他。在此我们看见，新约写作的笔法，不向我们揭露工人如何设立、如何作工，因为那些会成为组织的记载。

保罗遇见主，得蒙拯救以后，他里面自然有主和祂的生命，可以生机的跟随主往前。然后，亚拿尼亚来寻找保罗。亚拿尼亚不是受人差遣去寻找保罗，他完全因着自己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，就在灵里尽生机的功用。他为保罗按手，告诉保罗该怎么作。（九 10~19。）以后保罗有负担，就往耶路撒冷去。可是耶路撒冷的门徒们，却留在人的感觉里，不敢与保罗接触，因为他曾经逼迫过召会。结果巴拿巴就去与保罗接触；那样的接触并非彼得召开会议指使的，乃是因着他在身体里的生机功能。（20~28。）

行传九章以后，保罗离开耶路撒冷，回到大数。十一章的记载给我们看见，从耶路撒冷分散出去的门徒，一直往北传扬福音，经过撒玛利亚，到了外邦地安提阿，各地信主的人都被兴起来。而后，也是因着身体生机的功能，巴拿巴从耶路撒冷去访问安提阿的信徒。在那之后，他转往大数，将保罗带到安提阿，他们两人就留在安提阿。到了十三章，我们看见，保罗是安提阿召会里申言者和教师的其中之一。可以说，保罗是由巴拿巴成全出来的；在初期，是巴拿巴带领着保罗去开拓。

在行传十三章中，安提阿召会有五个申言者和教师，头一个是巴拿巴，末一个是保罗；那里没有题到长老和执事。他们一同事奉主，圣灵说要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作工。（2。）在此我们看见，乃是圣灵在作事。他们出去行动的时候，圣经就称他们为使徒。（8。）他们第一次的行程，结束于十四章，回到安提阿。（25。）在第二次的行程中，保罗来到路司得，遇见了提摩太。（十六 1。）

其实，路司得的召会是保罗在第一次的行程中建立的，却已经设立了长老。（十四 6~7，21 下~23。）不久之后，保罗再从那里经过，他们就把提摩太介绍给保罗。按照提摩太书，保罗和路司得的长老，曾经一同为提摩太按手。（提前四 14，提后一 6。）因此，提摩太可说是个‘小’提摩太，一个年幼的全时间者要事奉神。他是由地方召会产生的，且由使徒带同地方召会的长老按手，而后又介绍给使徒。那个按手并不是封立；封立就是组织。那个按手表示联结与交通；在那样的联结交通里，有一种灌输。因着这个灌输，生命的灵就传输到提摩太里面，使他得着属灵的恩赐。

提摩太属灵的恩赐，开头时并不显明。然而很快的，到了行传十七章，他们在希腊的时候，提摩太就显出了功用。在十八章，就是当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时，西拉和提摩太的名字都在里面。（一 1。）帖撒罗尼迦前书称保罗、西拉和提摩太为使徒。（二 6。）在行传十六章，提摩太还是个小提摩太；到了十八章，他成了使徒。以后，在提摩太前书，对长老们的书面控告，也呈到他面前；这表示他能处理控告长老的案件。（五 19。）这给我们看见，小提摩太完全被成全为一个使徒，其中间隔的时间并不太长。

成全青年人的路—以身体为保障

现今我们有许多青年人，都要出来全时间服事，我们究竟该如何成全他们呢？青年人交出来，就如同提摩太一样，路司得召会乃是把提摩太交出来，介绍给使徒。在此，成全的路很清楚，就是使徒带着长老，长老配着使徒，一同来成全；这是身体的成全。身体成全青年人，身体就是保障。

路司得召会把提摩太交给保罗，保罗就带着路司得的长老为提摩太按手，将提摩太摆在召会之下，摆在长老之下。若非如此，即便使徒将人成全出来，也会使他从身体脱节，或使他向着召会、向着长老骄傲。我们要看见神的智慧，和圣灵在这里的工作。保罗没有自己为提摩太按手，那不是身体的原则；他乃是带同路司得召会的长老，为提摩太按手。这表明提摩太被成全，乃是使徒带着召会，召会配着使徒的成全。提摩太

被成全以后，竟然也能为人接手，并且能处理控告长老的案件。然而，他不能向长老们或召会骄傲，因为不久以前，长老们才为他接手。这个互相的关系很重要。

历史的鉴戒

一九四六年我到上海，年底就在上海住下，一同配搭那里的工作，并带领那里的召会。当时有一班青年人还是学生，在我的职事底下受带领。一九四九年我到了台湾，工作上也安排这班受我带领的青年人，来到台湾。现今我感觉遗憾，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的成全，不像保罗在提摩太身上的成全那么完全；他们缺少了一些成分。工作将他们交在我手中受带领，他们也陆续来到台湾。我将其中三位交给高雄召会，由曲弟兄和丁弟兄带领。可是不到一年，负责弟兄就向我反应，无法带领他们。他们自称是受倪弟兄带领的，其实这话并不正确。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八年，倪弟兄有六年没有尽职。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，上海召会才得着恢复。初期只有一百位左右的圣徒，到了第二年，我们把召会传福音带到上海，才开始有百位数的人受浸。到了一九四七年夏天，上海已经分成了十七家擘饼。所以事实上，他们在那时候，都是受我带领的。当时交通大学福音的门开了，曾有一次我们在交大礼堂传福音，大学生和教授一共到了七百位。

一九四八年春天，上海召会带进一个复兴。当时全中国，从华北、东北、以及内地到汉口一带，还有南到广州，各地负责的人都愿意到上海，看看上海召会的复兴。然而那时，倪弟兄的职事还没有恢复，他住在福州。我就到了福州，帮助恢复倪弟兄的职事，并且与他一同回到上海。在那些恢复的聚会中，我们很有主的同在。因此，倪弟兄就定规所有在场的人，一起到鼓岭山上受他的训练；我则继续留在上海带领召会。到了第二年，就是一九四九年，战事吃紧，政府机关就从上海一带迁到台湾，我也就到了台湾。

由此可见，他们宣称自己是受倪弟兄带领，完全不是事实。因着高雄弟兄们的反应，我就把他们调到台北，并且安排他们的住宿、饮食，继续带领、成全他们。然而，我对他们的成全，没有像保罗成全提摩太一样，是带同长老们，所以他们与召会是脱节的。过不多久，他们表示悔改，于是我们再度接纳他们。然而，至终他们还是出去了。当时他们都在全台湾的召会中，占了重要的服事，包括台南、台中、和台北三会所等处。今天回头看，他们是生了骄傲的心；因着骄傲就自成一派，看不起其他同工。无论我们想如何把他们挽回，都不容易。

到了一九五四年、五五年，有人想邀请史百克弟兄来台；五五年史弟兄就来了。五七年他第二次来，结果出了事。我们回头看问题发生的原因，乃在于我们的成全不完全；其中缺少一些成分，因此叫青年人生了骄傲的根。他们不像提摩太，所以发生难处。史弟兄来过之后，那班人就说自己看见荣耀的异象，看见丰满的基督。那件事是我们在台湾最大的一个创伤；并且直到如今，还留下非常惨痛的后果，叫基督的身体有了分裂。

现今我们有这么多青年人，我们必须慎重考虑，该如何成全他们。否则，成全如果有漏洞，就会产生难处。这好比我们教育儿女，教导学生，又如我们在果园里培植果树。栽植果树若稍有不妥，就会产生难处，虫子会来咬，空中的飞鸟会来吃，甚至有风暴刮来。所以，根据我们已过的经验，对成全青年人这事，我们要非常关心，甚至要恐惧战兢。青年弟兄姊妹都有极大的前途，若是成全的过程不够完全，众人没有保障，没有保护，就会有破洞漏口，难免有祸患；并且那个祸患会为他们一生。

从那班人闹事至今，已经超过四分之一世纪。当初我曾郑重、善意、和平的对他们说，‘你们这样分出去，一定是分而再分，分无止尽。’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的预言完全得着应验。在他们几个人中，没有二位是互相合作的，都分开了。因着他们破坏了基督的身体，制造出分裂，结果只有分而又分，并且把自己破坏了。当初他们不是没有亮光，也不是没有看见召会。他们讲召会立场时，都讲得很响亮，知道身体只有一个，召会只有一个，出现在一地一会。那时，他们说自己看见了异象，好像是不得了的人物，然而今天呢？他们个个都到了美国，在美国，他们的道很难讲下去，因为在美留学的华侨学生，个个都相当有思想。他们可能带这些人得救，但是到末了，他们没有办法讲召会。因为只要他们一题起召会，这些得救的人就会质疑。所以，召会的道他们讲不下去；他们师出无名，那是很痛苦的事。

这如同一个女人结婚后离了婚，要再嫁是很难的。所有离婚再嫁的人，都怕人问她们婚姻的问题，那是一个疮疤。这些闹事的人从前都在这里，可说是在召会中‘结婚’的，而后他们与召会‘离婚’。不过，他们蒙主怜悯，仍然愿意读我们的书。这好比还留着天棚上一个窗口，叫雨可以降下。

当初他们表明，是得到史百克弟兄的帮助，看见并认识了丰满基督的异象。他们实在不该骄傲；即使保罗这位头号使徒，他也没有骄傲，也没有不把别人看在眼里。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乃是极大的错误，也是极为不堪的。

青年人要惧怕骄傲

青年人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；我们中间会有相当的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为主所重用，来承担主所给他们的托付。然而，青年人需要害怕自己的骄傲，因为当主重用他们的时候，骄傲会成为他们的试探。

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到香港时，带来香港召会的复兴。他打电报给我，要我去那里带领召会、长老、同工和执事的事奉。在那次复兴的流中，有一次聚会我不在场，倪弟兄公开对几百位弟兄们说，‘李弟兄虽然这样被主重用，但是他不骄傲。’请原谅我说到关于自己的话。倪弟兄说这话，是要警告当时在场的人；因为他们都把自己交出来，定规盼望自己会有前途。对一个真实交出来的人，主会怜悯并成全，使他作个很有用的人；然而，难处在于，等到一个人有用时，他就很容易骄傲。骄傲是个大蛀虫，会把你这棵树蛀掉。

那几位闹事的弟兄所犯的毛病就是骄傲。当他们在我们中间时，只听我一个人的话，并没有把其他同工们看在眼里；这就是骄傲。你们必须记得，不论主将来给你们多少恩典，多少恩赐，多少成全，使用你们有多少，你们都要像路加十七章所说的，在工作完成之后，还要到主面前说，‘我们是无用的奴仆，所作的本是我们应当作的。’（10。）即使你看见了基督的异象，也不必认为别人没有看见。那几个闹事的人说别人都没有异象，是太骄傲了。如果你看见异象，又认识主的道路，不用张牙舞爪，也不要登广告，只要安安静静，在你所在的召会聚会中跟从灵、供应基督。

试想，若是我们中间有这样的弟兄，在一个地方召会兴起来，虽然他举止行动无声无息，各地召会能够不知道么？各地召会必然闻风而来，到处都欢迎他。如此一来，不仅他个人蒙大福，召会也要因他蒙祝福、得供应、得建立。然而这时，他不能骄傲，也不能寻求往国外发展。事实上，不必他去寻找，出路都会自动为他们打开。求主用宝血遮盖我，我在这里带领召会，或许地位说一点话，我从来没有寻求什么出路。关于我到美国工作，乃是因为我在一九三八年接到两张支票：一张作为我的路费到美国，一张作为我一年的家用。当时我告诉奉献的人说，我没有这个引导。等到过了二十年，一九五八年，因着神主宰的安排，我被请到伦敦，到丹麦，才路过美国。

如果你有基督，能供应基督，就不必去找出路，反而一地一地都会来找你。约瑟那里有粮，世界各地就都到约瑟那里余粮。目前全球五大洲，都向主恢复的见证开启。只怕你们没有那一分；若是你们都有一分，不必你们找出路，我们立刻可以把你们送出去。目前可送的地方太多了，送三、四百位到南美洲都不嫌多，欧洲也有多处等着我们。所以，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有点恩赐，能作一点，对召会有些供应，就高傲起来；这是绝对不可以的，倒要一直留在谦卑里。

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，不要自成一派

这些年来，我常把弟兄们闹事的事件，拿回来重新考量，因为那给我们的创伤太大。他们所犯的另一过错，就是自成一派。这几个人来在一起时，无话不说；但和别的同工见面时，却无话可说。请记得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就是在身体里，在肢体当中，不可以自成一派；在身体里不能再有一个小身体。身体里若有一个小身体，那就是毒瘤。至终，他们的光景的确成了一个毒瘤，残害了基督的身体。

所以，无论你们在台中也罢，在伦敦也罢，在香港也罢，都不可以得着你们周围的少数人，全然为着你们。那就是在身体里，再有一个小圈圈，那是非常危险的。姊妹们不要以为，你和某某姊妹从小认识，彼此非常投机，甚至你不能和母亲说的，都能对她说。如今那些都过去了，需要埋葬。在宇宙中，你是在一个身体里；在这个身体里没有小圈圈，只有一个大圈圈；在这个身体里，没有什么是更亲、更近的。

我这个愚妄人向你们作见证，从我在烟台开始服事主以来，五十多年了，我没有任何亲密的人。张弟兄与我接触五十多年，刘弟兄同我在话语职事上配搭，许多人可能认为，他们一定和我很亲近。若是你问刘弟兄，恐怕他要说，和我近一点，比较常喝‘酸辣汤’，很难喝到一点‘豆浆’。我在美国也是一样，没有亲近的同工。

有几位从前在我们中间的同工，现在已经出去，都指责我不对，只有他们对。奇妙的是，这些对的人，都无法合在一起；他们没有两个人能在一起同工。反而我这个不对的人，却是桃李满天下。我的同工很多，数以百计，甚至数以千计，但我和任何同工都不亲近。我常常不给他们‘豆浆’喝，反而给他们‘酸辣汤’。如今，我们即将再加数百位全时间者，就是我们的同工又多了几百位；请你们众人都预备好，我没有‘豆浆’给你们喝。

一个身体、一个工作、一条恢复的路

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身体只有一个；主今天就是要恢复这一个身体。不要认为我是控制人，独霸天下。已过我们在上海，倪弟兄在那里带领召会，一些有恩赐的人进到我们中间。这些人能讲一点道，也能作一点工，也都知道这条路是对的；然而他们清楚，这条路完全给倪弟兄‘占据’了，他们留在恢复里，无法开创自己的天下。所以至终，他们有几位都从恢复里出去，作了名传道人。许多中国的名布道家，都是从

我们中间经过；有的成立这个团体，有的成立那个工作，有的在美国得了名誉博士学位。原因何在？因为他们都从我们这里经过，知道这是主惟一的一条路，然而他们却都想要独创自己的天下。

在此只有一条路，一个身体，一个主的恢复。倪弟兄出来时，是开创山河，相当艰难；今天我们是继起者。主给我恩典，使我能向你们夸口，当倪弟兄在带领的时候，我是一味的服从，绝无异议。虽然我和他只相差两岁，有些人曾亲眼目睹我如何对待倪弟兄；我能见证，我对他从没有意见。在同工聚会中，我从来没有异议。职事工作上安排我作什么，我就去作，没有意见。我常对人说，我能够服一个人，就能服一百个人。倪弟兄给我这一条路，叫我能服他。

一九三四年，倪弟兄在杭州结婚，要我作他的宾相。这个婚姻给他掀起了很大的风波，于是他来到上海。当时我人在上海；我们相见时，我就给他一点安慰，对他说，‘倪弟兄，我们两个人之间，没有人的友情。我所以走这条路，是你带领的，我看见这是主的一条路。请你放心，即使今天你不走这条路了，我还是要走。我走这条路，不是因为你和我的关系；我走这条路，是因为这是一条主的路。即使连你都不走了，我还要走这条路。’盼望青年弟兄姊妹，也能看见这事，都能对我说，‘李弟兄，这一条路是你带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也告诉你，即使你不走了，我们还是要走。’

宇宙间一切的事情，只有一是，没有二是。主只有一位，神也有一位。以弗所四章给我们看见一个身体，一位灵，一个盼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浸，一位众人的神与父。（4~6。）今天基督教的光景，完全是背道的情形，有许多的分裂，成为多元的；但主的召会是一元的。我们并非霸道，也不是不分享，我们乃是在这里作一的见证。我们要看见主的召会就是一个，主的身体是一个，主的恢复也是一个。若是我天天给你们喝‘豆浆’，你们就说这是召会；有一天，我给你们喝‘酸辣汤’，你们可能就会说这不是召会。有的人的确是这样，他们在这里时，讲召会讲得比任何人都响亮；等到他们出去后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所有听道的人，都是有思想的，他们的眼睛也都是明亮的，并不那么容易受骗，所以你们需要师出有名。否则，一旦你们离开这条路，就会无路可走。

那些从我们中间经过又出去的人，都另外再去作了些什么；结果他们所作的工作，差不多都是昙花一现，没有多久都成了泡影。然而，我们却能见证，倪弟兄被囚二十年之久，直到他离世，他的工作并非昙花一现；他虽死了，却仍旧说话，并且他的话一直达到地极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。五十年前倪弟兄带我走这条路，我所以跟随，因为这正是主的路；即使他不走了，我还要走。五十年后的今天，我还走这条路，为此我感觉荣耀。我求主的宝血遮盖，今天全地上，在华人基督徒的工作中，没有一个能和主恢复的工作相比；且看五大洲，这个工作处处在开展。

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，使我有地位说这话。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传道者，在美国人中间讲真理，建造召会，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。我不是个加利利渔夫，我乃是个‘烟台渔夫’，比加利利更小一点。彼得没有学位，我也没有学位，但是主在我们中间的工作，不知道比有学位的大了多少倍。

你们都不是盲从的人，也都受过教育。若是将这分职事里所出刊的生命读经和信息，拿去与华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、或拉丁语的著作相比，或是和已过基督徒的著作相比，你们就能看出宝贵来。所谓不怕货比货，只怕不识货。今天有人暗中使用我们的信息，却不给我们好评，我们只好被逼得作愚妄人，在自己家里说一点真实的话。

主的工作开展至全地，路却只有一条

实在说，这些工作都不是我作的，乃是主作的。我们都算不得什么，即使得了十个学位，也不一定能将全球五大洲都打开。然而如今世界各地，写信邀请我们去访问的不计其数。最近，南韓的弟兄们还一直提醒我们，不可忘记他们。我一点不是骄傲，若是我到欧洲作工，可以整年五十二周，周周到各处讲道。此外，澳洲、纽西兰等地，向着我们也都是完全敞开的。

因此，你们不要受限于自己的感觉，好像给你们‘豆浆’喝就好，给你们‘酸辣汤’喝就不好；同时，也不要期望自己统统交出来，就会‘一帆风顺’、‘官运亨通’。从一九五三年，我进到工作中以来，常是不顺遂。然而，人称赞我，风顺，是这一条路；人批评我，风不顺，也是这一条路。召会就是召会，不是吹西风就不是召会，吹南风就变成召会；其实，吹北风更是召会。这个工作在全地上所以能蒙主祝福，就是因这个工作的口号绝不改变。

我在美国二十多年，从来没有改变我的口号。我不怕人的反对，我在全地喊了五十二年，我没有改变。虽然我们曾将史弟兄请来，他比我大了约二十岁，我很尊敬他；然而一旦我发现他的路不对，我立刻宣布不能走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一切都成了历史，不只他的职事了，甚至在地上也没有那条路了；主的路只有一条。盼望我们都能认清这个，这是我们的负担。我们不愿意你们年轻人进来五年又出去，也不愿意你们今天高兴，过了三年就倒下；你们务要认清这条道路。

这好比你要结婚，必须先认清对方，不能糊里糊涂的结了婚，然后再离婚。只有一位主、一个召会、一个身体、一位灵、一个生命，也只有一条道路、一个交通。在台湾岛上只有这一个；在全地上，也只有这一个。主今天的确实证实了这件奇妙的事。在全地的众召会中，不论你走到非洲、南美、或是澳洲，处处都是这个见证；见证这是一个行动，大家同有一条命，同走一条路。若是你在这条路上出事，就得谦卑下来，马上改过、规正，不要再挣扎。你若想要挣扎着出去，再开一条路，那是行不通的。

新约圣经的例子给我们看见，巴拿巴原是带进保罗的人，而后因着体贴人情，顾及他的表弟马可，就和保罗分开；（徒十五 37~39；）从此以后，使徒行传里再也没有提及巴拿巴的名字。这是一件严肃的事。他不是与保罗分开而已，乃是从主的道路上岔出去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有那样的观念进来时，你要了解，你不是和我分，也不是和弟兄们分，乃是与主的道路分。这一分，你就会无路可走；你依旧是得救的人，依然是神的儿女，但你在事奉主的路上，无路可走。路只在这里，只有一条。

一切都为基督的身体

所以我们要学习，在这条路里没有骄傲，也没有亲近的人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我们亲近的人，我们是众肢体，大家一视同仁。我所以和刘弟兄接触多，是因为文字的工作；我所以和张弟兄接触多，是因为工作上责任的关系。二者并非因着友情。我和大家不是友情，乃是有身体里的爱；可惜限于时间的因素，没有那么多实行上的关系，不能有太多的接触。甚至有的人写信给我，我也没有工夫覆信。若是你们要得到我的覆信，最好像打简短的电报一样，只有几个字。不是我不读，乃是因为没有时间，加上眼力也不好，还得配合助手的时间才能读。

我对你们都有爱，但我与任何人没有特别的感情；盼望你们众人也是如此。即使你们从同一个地方来，天天住在一户姊妹之家、弟兄之家，也不要将那里的弟兄或姊妹，看成超级、特别的，与其他弟兄姊妹不同。不要以为你是从某处召会来的，对那里的召会就有一个特别的味道。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特别的味道，但要永远记得，我们的工作不是为着特定的地方，而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我们工作的果效，不仅是为着一处地方召会，更是为着全地的召会。

你若到国外就会看见，凡是主在台湾所作工作的果效，不论台北、桃园或台中，都会影响美国。所以，今天你在桃园，要感谢赞美主；明天你到台中，也要感谢赞美主。一切都是为了主的召会，都是为了这个大家庭，都是一样，没有两样；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有时，我们谈起高雄，所有高雄的弟兄姊妹，都替高雄说话；谈起花莲，花莲的圣徒都为花莲说话。若是花莲的弟兄姊妹不为花莲说话，为台中说话；台中的不为台中说话，为台北说话；台北的不为台北说话，为安那翰说话；安那翰为南非说话，南非为高雄说话，这是何等的美！

我们在这里，不是为着自己的工作，也不是为着自己所在地的召会，乃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盼望弟兄姊妹都肯学习，把这个铭刻在心；这样，你们就会蒙保守，一生走在这条路上，不和任何人发生难处。

千万不要在召会中重这个，轻那个，看亚波罗比保罗高，看保罗比矶法高。众人都一样，最小的圣徒能供应我们，最高的也能供应我们，一切都是主的安排。主若安排一个大膀臂，感谢主；主若安排一个小手指，也感谢主。我们要一视同仁，没有轻重，没有高低。恩赐大的是我们的弟兄，恩赐小的也是我们的弟兄，似乎根本没有恩赐的，更是我们的弟兄。这样，我们都会蒙保守，免去一切难处。此外，当你们一同作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说你和某些人能同工，和其他的就没有办法。你该和任何人都能同工，不能拣选；只要一拣选，就会出问题。

分排上的实行

至于实行方面，我们要稍微题起分排的事。分排的事我们曾经实行过，可惜逐渐的，在无形中，我们把它摆到一边了。经过几十年相当的观察，并且研究其他基督徒团体的作法，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在一个大的地方召会中，非注重排的实行不可。排是我们基本的单位。

最近有一本书，说到基督徒团体的基数时，用到打桩的比喻；对此我们十分赞同。一个大召会必须有排，排就是基础，据此可以往下扎根。一栋建筑物牢靠不牢靠，站得住站不住，全在乎底下的桩打得如何。同样的，大召会在台北能不能站住，全在乎这个‘排’如何。往上一面，需要拔高我们的水准，拔高我们的程度；往下一面，需要扎根，需要立定基础。这个基础就是我们的分排。

以台北来说，共有一万一千多位圣徒，但最多只有五千人经常聚会。我们要把这些人，按着居住的地方分成四百排。在他们住处附近，将八个、十个人聚集成排。这不是照属灵的程度定规，也不管老少或强弱，只照住处的远近分配。并且人一进到排里，其中没有排长、副排长，也没有负责人和召集人，每个人都是一样。这个作法是根据已过的历史经验；过去因着安排有排长、负责人、召集人等，其他没有被安排的人，就觉得自己没有责任，结果在排里尽功用时，就会有分别。这等观念我们现在都要除掉。我们需要

给人一种印象，排里的每一个人，在主眼中，在主的召会里都是一样；个个都是宝贵的，都是有用的，也都应该事奉。

推动这些排的具体方法，乃是要从事奉的人中，将分家负责人、作话语出口的、全时间事奉的，包括全时间和半时间者，都用上去。首先，我们需要抽出人力，去推动这四百排。在初期，社会各阶层的福音，还不需花太大的力气；等到我们把排的基础打好、作强了，就可以借着排，再往前作社会各阶层的福音。因此，将来要作社会各阶层福音的人力，现在可以先用在推动排的这一面。

四百排若按照地理区域划分，可分作八区，每区有五十排，人数将近五、六百人。在开头时可能不太容易，需要花多一点时间，或投入更多人力。因着这是一部大的‘老爷车’，许久没有发动，我们这些在车上的人，都得下车推车。这个原则各处都可实行，只是作法不要太呆板。

目前我们有五十位全时间者，分在五大工作项目里，包括推动排聚集、分家福音、社会各阶层、校园工作、儿童工作。若是呆板的将人平均分配，一个工作分十位，就只有十个人来推动排，这在开头是非常不容易的，所以要多调配一些人力。其次，若是一区里有五十排，总数有五、六百人，我们要安排最少五十位事奉的人，来推动这些排。换言之，就是一人推动一排，每个人都进到一个排里面。在进到排里之前，这五十个人必须有彻底的交通，研究如何推动排。他们要实际的将聚会的光景、弟兄姊妹生活的情形，以及各排属灵的程度，透彻的研究过；然后再一起祷告，寻求主的引导，找出正确的对策，定规如何进到排里，一排一排的带领他们。

找出人的光景

故此，务要先将人的光景找出来；而后再祷告寻求方针，看如何带领他们，寻找一条出路。每一排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，但原则上可以将方向找出来。我只能在原则上建议你们，首先要寻求主的引导，煽一煽排聚会成员里的那一点火苗。其次，不要盼望作快速的工作，否则欲速则不达。头一次只要将众人召聚垂听；给众人一个自由的机会，轻轻松松的与人谈话。其中，不要祷告太多，千万不要相信祷告多就蒙垂听；有时祷告多，反而不灵。大家聚会聚久了，若是再搞一套，就会带进规矩来。好比豆浆虽然好喝，但是喝久了，也不太好味道。不如让排里成员的感觉轻松，或许反而好一点。你们要能听得懂我的话，不要领会错了；有时我们在聚会中的敬虔，也是有一点装作，因为我们在家里并不一定是那样。因此，我们还是需要自然比较好。在排聚会时，不必装作，但也不可放肆，只要大大方方、自自然然。

如果在排聚会中，你发现有人装作祷告；这时，你最好拿起茶杯喝点茶，让众人感觉舒缓一些。然后，你既不唱诗，也不祷告，就说，‘弟兄姊妹，真感谢主，我们能坐在一起，是主给召会一个新的带领，成立了这个排，叫我们众人彼此能有更多的认识，更多的交通，也能彼此互相供应，彼此托住。我生病了，你也知道我生病了；你有难处，我也知道你有难处。我们都能彼此体恤，互相帮忙。’相信借着这样的话，会使众人里面装作的难退去，他们会觉得松了一口气。要知道，分排聚会不是从大礼拜改成小礼拜，乃是要众人尝到新鲜的味道。这会使排聚会的成员松一口气，好像炭火原本已经快熄了，现在借着新火苗，又着起来；这样，下面的交通就容易了。

重实际，积极作，不着急

在初期的交通中，切记不要谈太多属灵的事。我们中间的道已经够多，在召会这个大家庭里的孩子，都吃得肥肥壮壮，里面都相当有积蓄，不必再给太多的道理和属灵材料，反而要给他们多一点的实际和实行，并要给他们多有机会说话。渐渐的，你可以告诉他们：‘我们这次的安排和从前不同，既没有排负责，也没有召集人，大家都一样，聚会也不一定固定在谁家。’你这样作一作，人里面差不多就活了一半。他们会感觉这个排的聚集很有味道，也愿意来，甚至下次就能带别人来。接着，你就可以前去推动并恢复那些久不聚会的人。总之，这是一个引端，就是用‘露水珠’引河水，盼望能引进江河的涌流。

我们众人都要为此好好祷告，特别是所有预备要全时间者，更要好好协同长者们，一同推动排聚会。至于其余的工作，都可以暂时缓一缓。切记在排里面，不要将空气又弄成一个小礼拜，那样作就是组织的；我们必须生机。在事奉上、在工作上，我们要切记只积极的作，但一点也不要着急。今天作出来是好，后天作出来也是好，总不要太计较时间；然而，务要积极的作，一点也不可松懈。这是一个蒙主祝福的原则。

第十九篇 推动小‘排’的路

[上一篇](#) [返回目录](#)



召会首要作的就是推动‘排’

前面信息中，我们已经交通过分排的事。以台北召会为例，台北召会已经分成四百多排。接着，首要作的就是推动‘排’的往前。目前台北召会事奉的人，包括长老、同工、执事、话语出口、各项服事召集人、全时间及半时间服事者，差不多是四百位。可以说，无论老练与否，每个人都要进到一个排里。

我们已经点出来，今后召会的行动，主要是借着‘排’。小排的工作，主要是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，推动家庭福音，然后再推动校园福音工作、高国中生福音工作、儿童福音工作、和社会各阶层福音。换句话说，各项工作的基础都在于‘排’；排乃是召会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和基础。所以，我们要从基本作工，就得推动排的往前。小排先推动了，一切工作就能很顺畅的运行。排一推动起来，自然能把久不聚会的带来，也很容易使他们得着恢复。同时，也能带动家庭福音的开展。然后，就能积极推动校园福音工作、儿童福音工作、以及社会各阶层福音；如此，就能带进召会的繁殖扩增。

分排的原则—按地理区域

在开始排聚会的实行时，由于经历的限制，人手相对不足，所以不要把人手分散著作。现在有四百排，等于每一个有事奉的人，包括长老、同工在内，都要受安排亲自去带领、推动一个排。换句话说，因为排太多了，所以‘军长’、‘师长’等都要当排长用；如果人手还不够，就从‘小兵’里挑人升作排长，让他们去带领排。如同一部大车，不是不能行动，而是行动得很慢，所以若想要动得快一点，最好大家一同来推。当我们一去推动，就会发现那一部分零件不行，那一部分零件有毛病，出了什么问题。换言之，我们一推动就能发现问题，然后才能对症下药，才能有许多调整、修理。这样，这部车就能上高速公路，速度就能合乎我们的理想。

因此，凡是有事奉的弟兄姊妹，都要去带领排，但不是去作排负责。实际上，你们并不是排长，乃是去带领排，去负责煽风点火。有的排火还没有点着，你就去点火；有的排火似乎将灭了，你就去煽火。总要把圣徒里面的火点热并挑旺起来。

分排的原则，不分弟兄排、姊妹排，也不分年长排、年轻排，或在职排、学生排，而是完全按照地理区域，把弟兄姊妹分在一起。比方这一家住在这一条街，周围附近还有几家弟兄姊妹，差不多有十位、八位，他们就可以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排。成员可以有弟兄，有姊妹，有年老的，有年少的，完全不分。等到众人去推动排的时候，也是不分弟兄或姊妹，只要按地理分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弟兄去推弟兄排，姊妹去推姊妹排；同时，也不用考虑人选适合不适合，只要按地理远近来推动即可。

推动‘排’往前的具体实行

要推动小排，首先必须打破老观念，除了按地理区域分排外，什么都不用考虑。套用中国俗语：听天由命。这是为了排除先入为主的观念；为此，我们必须再三实验，好摸索出一些原则。这如同中国老式婚姻，不是先介绍认识，然后经过更多的接触、审查，以后才结婚；乃是直到进入洞房，把面纱一揭，才看见对方的长相。

请不要研究、疑惑这样作有什么好处。这个作法的好处，是能帮助大家埋头努力。我们在主面前经过诸多的考虑，认为应该这样作，最大的原因是大家都吃了太多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个个眼睛都很明亮，到一个地步，几乎无法作事。凡是作医生的都知道，人的眼睛太清楚，医学常识太多，可能连饭都吃不下；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，没有一顿饭是绝对干净的。瞎子却安心吃饭，并且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年纪越长，越不敢和长老、同工们议事；尤其是与年轻的这一班人，他们的眼睛太明亮了。每次我有所题议时，他们立刻有人会说，要考虑这个，要顾到那个。比方聚会前我题议，需要有四百位弟兄姊妹带领小排。立刻有弟兄问说，‘包括姊妹在内么？是不是姊妹只该带姊妹排，不要带有弟兄的排？’这证明他们的眼睛太明亮，考虑太多，以致事情推展不开。

我在你们中间，资格老一点，你们还看重我，所以我说话时，还能够说了就算数。其他无论什么人来台北，说话可能都会引起争议。可以说，人要到台北召会讲道，真是难；同时他们有如一层厚冰，表面上好像没有难处，底下却还有问题。然而蒙主怜悯，他们都肯接受我和我所讲的道，在这件事上他们的确没有意见。

带领、安排小排的原则，要真正百分之百的‘听天由命’。盼望你们千万不要衡量说，‘这是老人排，很难带。那一排姊妹多，九个人当中有八位年长姊妹，所以最好请年长的姊妹去作。’这样的想法完全错误。反而若是可能，年长姊妹应该去带少年姊妹，年轻的姊妹能去带年长的那一排姊妹。

话虽如此，我们仍旧不赞成安排。一安排，就不是‘天作之合’；这是中国旧式婚姻里的金句，意即上天作的媒，把两人配在一起，是最好的。所以，长老们不要去配；最好你们全都不要管，让那四百多排和一切有事奉的人，一个配一排。惟一需要安排的，就是还得根据地区分。目前台北有二十几个会所，经常聚会的有四、五千人，分成四百多排。会所有大有小，排的数目也不相同，有的甚至只有十排、八排。盼望这四百排大致能分成八‘区’，每区有五十排。接着，我们必须研究，如何按地理合‘排’成‘区’，好使主的行动顺利推展。

目前还不到分区阶段，首先我们要把排推动起来。推动以后，长远来看，长老和同工们不能一直带排，乃要将排再合成区，每区有五十排，由十几、二十位长老或同工经常去推动。好比在推一部老车时，开头需要全体动员，都去推动；等到把老车推动，开上公路了，就可以把人撤下，去作其他的事。同样的原则，现在在这四百多人都去推动排，等到推动之后，继续留下来的，可能不需要一百人。

推动小排的示范

至于排要如何推动，这可能需一点示范和讲解。比方一位同工去带领、推动一个小排；很不凑巧，这排有十个人，其中九位是姊妹，只有一位弟兄。这时该怎么作呢？首先，在开头时，你不能讲长篇大论的道理，而要把大家当作一家人，带着亲密关切的问候。同时，要注意‘细拉’不可太长，总要避免空气沉闷。

由于聚会的习惯，许多同工、长老在小排里，还是像在作礼拜，总爱拉起一个聚会的架子。对他们而言，那只是把大聚会改成小聚会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即使是好饭，只要吃得太久，谁都不愿意再吃。我们召会聚会之多，可说是全世界闻名。然而我们又不能不聚，好像人吃饭一样，三餐饭是一定该吃的。然而，如果水饺已经吃了六个月，天天吃、每顿吃，即使是最喜欢吃水饺的人，也会害怕再吃。按我所知道的，我们的弟兄姊妹中，十个有九个怕聚会；但又不能不聚会。所以，小排从头一次起，就要避免把聚会的空气带进来；主要的，就是避免讲道的习惯。

小排最重要的是在开头。你们不要想该怎么开始，往往就是那段开场白害了事。小排不需要开场白，不要聚会的那一套形式，连属灵的辞句如‘阿们’、‘感谢主’等也不要。你一到场，就很自然的和弟兄姊妹话家常。主要的一个秘诀是：不要当作一个排聚会，也不要当作什么聚会；只要像是回到家，和家人话家常一样。不要想特别的话题，也不必作准备；因为一准备就害了事，即使不是落到作礼拜里，就是落到形式化的光景里。一开头你可以很自然的问：‘姊妹，好像从前没有见过面，请问您怎么称呼？’或者可以问他们的兴趣；但千万注意，不可空泛的说，‘今天天气真好。’这样很容易就岔出去。同时，也不要专对一个人说，而要说几句话就转到别人。不要以为这是小事；这一排能推动不能推动，和这些都很有关系。

这样的交谈不是漫无目标。可能十分钟后，就到了一个关口。借着这个关口，你们要设法达到带领、推动的目的，以成功所要作的事。要成功什么事呢？第一，要把众人都煽起来，把他们里面的火挑旺起来。其次，要带领他们都事奉。第三，挑旺他们的负担，去恢复久不聚会的人。第四，推动家庭福音。第五，推动社会各阶层福音。

因此，在开场白之后，不能漫无目标的一直谈下去。我们的目的是要知道他们属灵的光景，然后煽动他们里面的火。这完全要看我们的技巧，以及里面属灵的感觉如何。作的时候要有智慧，不能直接说，‘我们不仅要和你们彼此认识，更重要的是要煽你们的火，好把你们激动起来事奉主。’若是那样，有时会激起反效果。

另一面，这又像打篮球，运球到了篮下，就要赶紧投篮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在小排里的一切行动，都像在运球，到差不多的时候，就要直接投篮得分。因此，不要讲什么道理，或是老生常谈的话，而要智慧的引到目的，带他们到推动小排实行的负担里。

这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却不容易。我们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常常是聚一个没有结果的会，原因就在于球一直打，却没有人会投篮。有事奉的人，常常听道、讲道多了，结果讲一件平常事，也习惯摆出讲道的方式。有的篮球队真会投篮，拿到球后三两下就投进篮框。我们都要学习如何投篮，直接达到我们的目的。

以恢复久不聚会的圣徒为例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问：‘姊妹们，我们附近还有那些弟兄姊妹？他们的情况如何？’这样问既能激发大家都说话，又能直截了当的达到目的。他们会一个个简单的开口，彼此讨论交通。然后，我们再适时的问，他们不来聚会的原因，这就会引大家说得更多。然而要注意的是，不要讨论、询问得太太多，免得小排整个陷进去；乃要智慧的一个个点到为止。然后，鼓励大家接受负担，去看望、恢复这些圣徒。这样不言而喻，就能引到轨道上。接着这么一个好的开头，后面就可以作许多事，并且都不是斗拳打空气，而是打到重点。

等到小排聚会末了，我们总得再拉一下，给一个好的结果。最少，我们要给排里的成员一个感觉，挑起他们的负担，煽动他们里面的热火，然后有实际的行动。比如有人题起一位住附近久不聚会的姊妹，我们就可乘机说，‘我们可不可以花几分钟研究，有没有办法挽回这位姊妹，使她恢复聚会？’等众人都说了之后，我们可以接着问：‘姊妹们谁有负担，能去看望这位姊妹？’这就是具体的结果。他们肯接受负担，去探望一位久不聚会的姊妹，证明他们里面的火被煽动，已经烧起来了。这样作二、三次之后，必定能把每个人都烧起来。

你们无须把这个题议，看为最好的作法。你们如果有更好的方法，也可以提供一同研究。这个题议的作法，没有宗教仪式，没有作礼拜的一套，没有开会的那些规矩，更没有官样文章，等于什么都没有；只是让大家很自然的来在一起，目的是达到使排里的人都能起来事奉。我们总要先恢复久不聚会的，然后再作福音工作。

因着排是按地理区域分，所以很可能一位小姊妹会被分到‘年长排’，和四位年长弟兄、五位年长姊妹一起聚会。故此，我要告诉所有青年人，特别是要全时间事奉的，首先一定要操练有胆量。第二，要操练自然而不法场；在面对任何场面时，都能不动声色。

一般来说，不只青年姊妹，即使是青年弟兄，也几乎都怕出场。中国有句俗语：在家是好汉，出门像条虫，什么都不是。现在你们都得受训练，回家可能什么都不是；但一到聚会中和弟兄姊妹在一起，胆量就要很大。事奉主的人，一定要操练胆量大。这不是要你们胆大包天去作坏事，而是见到生人不怕生，敢于为主说话。比方见到总统，一面你要尊敬，但另一面你也不要怕，而敢说话。如果不操练这事，你们就很难事奉主。若是你们不敢见人，或者见到人不敢说话，如何能事奉主？

第三，你们要操练发言，但不能说话像小学生那样。年轻人，特别是姊妹们，总要记得，既然要事奉主，就得学习胆大。胆大不是随便什么事都作，不是到处作不应当的事。胆大的意思是不要怕与人接触，不要怕任何场面。即使你们年岁小，也不要害怕，总要态度自如。同时，学习发言不像小孩子说话，要大大方方，有条有理。

你们既要事奉主，就非得接触人，非得开口说话不可。所以这几件事，你们一定要好好操练。你们若能学得好，定规有事情发生。

考量合式的带领者

初次聚小排时，自我介绍是很好的开头，然而要很自然的引进来，不要落入‘等因奉此’的情形里。一切的形式仪文都得丢掉，不然很难作下去，同时也会白费工夫。

相信台北召会有许多弟兄姊妹都能各带一排。长老要选出合式的人，把排交给他们带。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可以跟着学。带领的人好像木匠师傅一样，不只要把木器作好，还得带徒弟跟着学。此外，长老们也要留意，我们中间许多‘人才’都很‘隐藏’，等到在小排中尽功用时，他们就会一一出现。他们会显出他们确实是打篮球的老手，比‘教练’打得还熟练。这样的弟兄姊妹，都够资格去带一排。

具体带领的学习

具体的说，我们去推动排，和排里的人接触时，有几件当作的事。第一，要把他们里面的火煽起来，挑旺他们；如保罗所说，把他们里面借主所得的恩赐，如火挑旺起来。因这缘故，我们必须知道，他们真实属灵的光景。然而不要直接查问，乃要借着接触他们，与他们说话，来了解他们。所以，我们不要说得太多，倒要引他们多说话，最好是能叫每一个人都开口。

一个人的谈吐，往往能让人知道他在那里，他的程度如何。比方一个高中毕业的人，谈吐就像高中生；大学毕业的，谈吐就像受过大学教育的。不仅如此，一个人的谈吐也能让人察知，他这个人慎重不慎重，懂事不懂事，聪明不聪明。同样的，我们到小排里，必须能听别人的话。即使我们无法在一开口时就懂得他的情形，但起码他说过三、五句后，我们也能明了大概，知道他的光景如何，爱主不爱主等。

第二，我们推动排的目的，在于配合召会的行动。比方整个排都动起来了；那时召会可能有一个负担，要各排都明了一个特别的、重要的真理。这时，长老们就会预备材料，先让各排推动的人明白，再由这些人把真理带到排里去传输、供应、推动。

第三，排要推得动，开头一定要把人都作活；故此，我们必须引导排里的每个人都说话，甚至还要制造机会给他们说话。有的人不肯说，也不敢说，或者不愿意说，我们就要在与他的接触中制造机会，让他说话。这是个基本的秘诀，使他里面的火能烧起来。好比一个炉灶，上面的烟囱不通气，下面的灰门又没开，结果气通不了，火就烧不起来。我们必须去通一通，把底下的灰门打开，上面的烟囱能流通，火就烧得旺。一个人若是闭口不言，我们要挑旺他就毫无办法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设法叫人开口。同时，在制造机会时，不要问太难的问题，也不要问涉及他本身的问题，那会叫他难以答覆。我们可以问：‘这里附近还有那些弟兄姊妹？’这样的问题人都容易开口回答。只要他们一开口，我们就能知道他们的情形，然后再从这里引到正题上。

第四，推动排的主要目的，是要恢复久不聚会的。有时推动得并不顺利，也许还需要经过两、三次聚集，才能使弟兄姊妹明了。所以，在我们谈及这事之前，应该先有点资料。为此，执事室作了关于久不聚会者的情况表，要按着排分出去。我们已经有了资料，就能和他们好好交通。然而，不要像公司开会那样严肃，乃要像和家人话家常一样，自然的谈及这个题目，关心起久不聚会者的问题。

这几件事是推动排的时候一定要作的。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情形，了解他们对于周围久不聚会者熟悉不熟悉，然后帮助他们清楚了解。能作到这几件事，整个小排就等于在我们手中了。这时，我们就可以一再的接触他们，在他们身上一步步的作工，直到排被推动上了轨道。然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排不是一直交在我们手里的，我们不过是推动者；一旦推动上了轨道，我们就得放手。这时，这个排就不再需要我们去推动，而要由他们自己往前去。

聚会的研讨往前

问：刚开始推动排的时候，推动的人是否要经常聚集，彼此研讨怎样往前？

答：这个题议虽然好，但要提防一点，就是我们聚会的时间、次数已经相当多了。如果再召聚，无形中又加了一个聚会；这需要相当的考虑。当然，能常有一个聚集，彼此研讨怎样推动排的往前，的确是很需要的。若是两面顾到，只要偶尔聚集一下，彼此教导、操练，也就可以了。这好像打球一样，教练只给一点指导，主要还是靠球员经常练球。所以，首要的事是快快把排分好，带领的人也安排好，然后通知他们赶快去推动，并且有所研究。

问：对于小排的情形，是否要有记录？排聚会的时间怎么运用？

答：能记录小排的情形最好，但无须缴交一分报告，乃由各排自行合式统计即可。这也是小排推动往前的一个方法。至于排聚会的时间，要按现实情形定规。他们的时间多，就可以长一点；时间不多，就短一点。这都不必硬性定规。

问：目前是以分会所，还是以区分排？是不是负责弟兄们要注意推动小排？

答：在主的恢复中，我们一直学习一件事，就是从基层作起，不要集权，不要集中。所以，排不必向会所报告，否则就变成集中的原则，那会削弱排的行动。一面，各排要自成一个单位；另一面，各排里的带领者要一直在灵里有交通，在灵里保守合一。

问：各弟兄、姊妹之家的成员怎么分排？以前事奉体系是专项，这些人怎么分？

答：专项不必谈。大家去作的时候，自然会产生一个结果，然后随时作调整。至于弟兄或姊妹之家的成员如何分排，原则是一样，分排不顾一切，只顾地理区域。然而，也可考虑现实情形，稍作调整。假使一个弟兄之家有十一个人，可以自己单独成排；或者与周围住着的十几位圣徒，合计将近二十位，分成两排，就可以把这弟兄之家一分为二，由他们去照顾两个排。

问：目前台北召会各专项，和大专校园工作比较成形，相当有规模。如果按目前作法，可能形同倒退，这个亏损很大。

答：推动小排时，自然会产生种种情形，需要按现实情形灵活调整。既然大专校园工作相当不错，就不要拆毁，可以归到校园专项工作，照著作。这由你们自己研究决定，并不会抵触分排的原则；总归每个人都要进到小排，或是按地理区域分，或是按专项分。小排作到一个光景，这些结果和情形自然会产生出来。

问：小排的目的是否需要定准一个目标，以福音为重，不以造就为重？

答：小排的功能是综合性的。你们只要把排推动，煽火、挑旺起来，自然就能担起分项的事奉。另一方面，不要期望太多，只要下功夫好好推动；因为有的排推动得快，有的排比较慢，不能一概的要求。

问：小排是在圣徒家里，轮到谁的家就得预备茶点，甚至请吃饭，这要注意什么原则？

答：开头最好先不要请吃饭，那样作是‘劳民伤财’。预备茶点是需要的，但不要由一个家负责，乃要几家轮流，或一同配搭预备。

问：原来有姊妹小排，现在有新的小排，姊妹小排是否停止？

答：这在于姊妹们的负担。如果姊妹们在小排之外，觉得应该要有时间一同聚集祷告，这是很好的。如果她们觉得时间不够，不能作那么多，自然可以停止。原则是不要划一。我们肉身的的生活也是这样，一旦划一就有诸多难处。有的人生肺病，只能吃一种饮食；有的人生胃病，要吃另一种饮食。强壮的人是一种吃法，体弱的人又是另一种吃法。所以，我们鼓励大家吃饭，却不划一饮食。现在召会推动小排，圣徒们愿意怎么作，可以有一定的自由。比方，有三个人早晨一同晨兴，下午再来在一起祷告，这都可以；不要因为有了小排，把这些都停掉了。这该由圣徒们自己定规。

问：小排是否该有一点追求？不然一直话家常，可能谈几周就乏味了。

答：这不必定规，乃在乎带领的人如何往正路上引导、推动。当你们把他们的火煽起来，就可以往事奉、成全的目标去。好比开车走一段不熟悉的路，如果路线先定得太远，可能就不太实际。我们需要一段一段的开，把这一段开过了，再决定下一段如何走。球类运动也是如此，无论那一类球赛，教练都是教球员一点一点的练习，直到达到某一个地步，再决定下一阶段该练什么。现在我们先练这一段；如果三、五周能练得很好，那真是主的大祝福。

这实在不难作到。我向大家保证，只要火一点燃，就必定烧起来。如果烧不起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点火、煽火。排一被煽起，火一定厉害的烧起来。好比几块木头在一起，你点着一块，必定会烧到其他几块。排里一烧起来，人人必定会尽功用，自然也会去恢复久不聚会的。所以我们只要烧得好，久不聚会者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。

因此，我请求大家能忠心、爱主、有恒心，不要求快、求功、贪功。只要积极的作，不管结果如何；这是一个基本原则。现在四百人都肯起来，去推动那四、五千人，即使不天天作，一周只作一次，连作三、五周，也能把全召会四、五千人都烧起来。所谓‘积少成多’，大家都肯这样作，就是不得了的事。

感谢主，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都有了资格；因着经常聚会，听了许多道，都有了点属灵程度，同时都爱主，也会祷告。这都是我们的本钱。现在这个火很容易烧，因为炉子已经预备好，甚至火柴都已经堆上去，只要大家煽煽火；有的甚至火已经烧起来，只需要众人去继续煽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已过不够注意小排，多少有点听天由命的味道。现在主带领我们，要好好去推动小排。相信排里的人，有的比我们还会作；因此，我们仍要注意观察。有的排很强，似乎不需要人带，可是因着作法老旧，仍需要我们带他们有新的作法。同样一班人，改成新的作法，就会有更好的果效。